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一)

小山勝清 著
金溟若 譯

四季出版公司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一)

小山勝清 著
金溟若 譯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㉖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一)

小山勝清著
金溟若譯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㉖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

小山勝清著
金溟若譯

第一冊

出版前言

宮本武藏是日本家喻戶曉的傳奇性人物，由於其所處時代距今將近四百年，後人對其生命事蹟之描述難免穿鑿附會。坊間有多種不同的版本，最常見的有吉川英治著的「宮本武藏」八卷；柴田鍊三郎的「決鬪者宮本武藏」少年篇、中年篇、壯年篇；及小山勝清所著「是後的宮本武藏」六卷等。

本公司於去年九月推出，柴田鍊三郎著「決鬪者宮本武藏」上下册，一時造成搶購熱潮。該書是自武藏的幼年生活開始，由十三歲時首次比武涉入武壇，到成爲全日本最著名的劍客，最後與另一著名的武士佐佐木小次郎比武決鬪爲止的前半生浪跡生涯。

出版後，許多讀者紛紛來信希望本公司能陸續出版有關「宮本武藏」的譯本，尤其讀者們對於武藏與小次郎決鬪後的生涯，以及晚年這段時間的傳奇經歷，甚感興趣。本公司乃決定再度推出小山勝清著的「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前三卷（原名「是後的宮本武藏」）此書由武藏與小次郎在水邊決鬪後的劍道修業生涯開始敍述，其間經歷各種障礙、挫折，終於以不屈不撓的精神造就他兵法上的優越造詣，儼然是「決鬪者宮本武藏」的續篇。

讀過柴田鍊三郎的「決鬪者宮本武藏」的讀者，再讀小山勝清的「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當可從字裏行間中體會出二者的差異，尤其對於宮本武藏，武士精神的描述，由於二位作者筆觸的不同，讀者的領會，難免有所不一，此外細心的讀者，或許可自二書中尋出若干引證史料不同的地方，如果

以之作爲消遣之餘的一種研究，亦未嘗不是一件趣事。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原書共六卷，本書係已故教育家金溟若先生於生前所譯，惜因故未能譯完，所餘後三卷，本公司已商得名家繼續譯出，將於近期內出版，以饗讀者。

本公司編輯部

三版贅言

金恆煒

先父譯的「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在六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出版之後，到了十月就再版了，現在送到讀者手中的，是第三版。

其實，算上五十二年先父自費刋佈問世的，這應當是第四版了。

從自費印行的第一版，到六十六年的「再版」新出，中間隔了將近十五年之久。父親生前所着、所譯的書，雖然不斷的出版、再版，而他老人家的墓木已拱，由於他作品的流傳，使得許多讀者，一直不知道他已做古，常常有信及電話來，「人壽有時而盡，未若文章之無窮也。」大概就指的是這個吧。

這一本小說——依父親自己的說法，只是「雅俗共賞的大衆讀物」——雖然是他以遊戲之筆翻譯出的，同時在翻譯的過程中，帶給他許多快樂，十五年後的今天，仍有這麼多讀者樂於閱讀，樂於推介，相信九泉下的他，一定也滿含着喜悅。

先父自費出版這本書的動機，當初完全着眼在能够暢銷的把握上，不幸這個把握比他的預期晚了十五年——退一步想，這種預期到底還算挨得上：「雖不中不遠矣」的邊（比起人生其他許多預期，總算

是有個收穫），這樣想來，也許還可堪告慰吧。一個以搖筆桿為職志的「作家」，想要身兼「出版商」，往往以「悲劇」（失敗）收場，因為這兩種行業有隔山的「溝」存在。當然，有的「作家」走上出版之路，却成就了好幾幢房子的「小富」、「中富」，可是焉不知他之所長原在「陶朱」，寫作反是他走錯的行業。如果有人兼長寫作與賣書，實在是一個異數，在文學史上很難找到例證。法國的大仲馬，據說擁有一個「寫作工廠」，他僱用許多人，在他的主持下，寫了許多煌煌鉅作，給他身前身後，帶來了不能計算的名與利，我懷疑將來還有人能有他這種成就。

這本書在出版、再版的前前後後，都有一些回響。六十六年再版之前，還有人在方塊上介紹過這本書——雖然這位「方家」依照慣例，只是把原序照字依句抄了一遍，但他的推許，仍躍於文字；再版之後，也有人藉此書投射了自己强烈的批判意識——這種批判意識其實是可以藉任何文章來做其情緒上的發洩；也有人把這本小說與柴田錬三郎的「決鬪者宮本武藏」，拿來對比，以探索書中主角的風貌，而做出一個不當的結論——這在於他不明瞭「歷史小說」的特性，他也沒有看清楚小山勝清這本書的長處，同時，暴露他對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不甚了了。

歷史小說的寫作者，必需具備兩種本領：一個是對史料的透視能力，能够透過史料探勘到歷史的眞相，嚴格點說，在這一方面，幾乎有與史學家「老吏斷獄」相比擬的工力，另一方面，歷史小說寫作者，必須有小說家的心眼與技巧。只具有小說家的才力，而冒然去寫歷史小說，常常只是搬運歷史上的某一個人物，或某一歷史事件，去鋪陳推衍，整篇小說根本缺乏「歷史感」。就這一方面來說，小山勝清

比柴田錬三郎來得高明，柴田常常誇張了他小說主角所處的環境，雖然在十七世紀日本的農村與漁村確實有這般强悍的風俗，比如近親相姦，比如强暴，把這些突現得觸目驚心，而不捕捉主角內心的思維狀態，便犯了大忌。再說柴田更把 oreal sex 惡形惡狀的描繪一番，增加了這本書給讀者以「色情」的感覺，對主角內在外在的刻劃則完全落空，更屬蛇足了。

小山勝清這本書的長處，在於作者能把握宮本武藏的心靈活動。宮本武藏一直企圖通過行動來導引出思想，由行動走向認識「武士道」的神髓。在這一點的着力上，小山勝清可以說是賡繼吉川英治「宮本武藏」一書的精神而來。

日本武士道的神髓安在？一位日本學者曾加以加析，認為此種精神與中國宋明儒的精神相契合，他歸納出三點特徵：㈠忠君；㈡禪定；㈢道德感。從這一個角度來衡度小山勝清，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在情節的推衍中，一步一步把武藏追求的「武士道」的歷程與心態，曲達盡致。

貫穿吉川英治全書的經緯，便是澤庵和尚把一個桀敖不馴的頑石，點化成「劍聖」的過程，敎給了武藏「禪定」的工夫，憑此，讓武藏走上追求「武士道」的路徑，從「劍道」體觀「人道」。小山勝清筆下的武藏，正與吉川所寫的武藏血脈相通，也可以說小山能把握住吉川寫書的精神，賦予了武藏的下半生涯。

就「武士道」而言，有兩種迴異的形態，一是「仕宦型」，一是「浪人型」。武藏則是「浪人型」的典範，他不但不隸屬任何一位諸侯，甚至，他把仕宦也當成阻在他求道路上的障礙，而要一刀斬斷。

所以就武士道精神中的「忠君」一項，武藏是欠缺的。「浪人型」的武士，更着重於「禪定」與「道德感」的追求與磨鍊，就因爲武藏把此二特徵，發揮得淋漓盡致，更造就了他卓絕的形像。

以上拉雜瑣談，不過是想廓清一些觀念，其實任何一本著作，都有其長與其短，而做爲一名書評家，必須對他所批評的書——該書作者，寫作的動機，書中所涉人物，人物所處時代、社會、環境……有充分且同情的了解，才能言而有中。

吉川英治的「宮本武藏」，無疑的佔有此類書籍中的經典地位，當初父親之所以沒有譯吉川本——前面說過，父親譯這本「雅俗共賞的大衆讀物」，完全在於暢銷的把握上——就是當時已有人譯了，而且出版了第一册。譯筆縱然極壞，但也只好舍此取彼（小山勝清本）了，這固然是「劣幣驅除良幣」的結果，但也無可奈何。

另外一個遺憾是，本書只譯完前三卷，留下後三卷一直讓讀者引頜企足，好在我們已商得研究日本史的李永熾先生繼續接下這個工作，以李先生對日本史精湛的才識，必能讓喜愛此書的讀者，在最近可以得遂窺其全豹的心願。

本來這本書的三版，我不想也沒有必要寫什麼東西，先父在此書的前言後語中，已有精闢的說明，「四季」發行人葉聖康先生堅持要我有所告白，聊綴數語，是爲可有可無的贅言。

再版序

金恒杰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是先父自己出版的，賣完之後，不時有人打電話來，探詢何時再版。先父自己也曾計劃過再版的事，但終於因爲事忙，這個計劃還沒有來得及實現，他竟遽然與世長辭了。

宮本武藏的故事，在日本應該是屬於通俗的大衆化的故事吧。像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之類的小說，它一方面爲廣大羣衆所喜愛，一方面却又具有超出故事性以上的道德意義。這些文學作品爲人生提出一個價值，許多人物便圍繞着這個價值浮沉掙扎着，爲它死，爲它活。三國揭櫫的是「忠」，水滸是「義」；而宮本武藏所精煉出的是一個「劍道」。

提出這樣的一個理想，應該是人對自己的提昇要求。要自己在吃喝玩樂之外還有更高一層的存在意義。這些故事這樣長遠地爲廣大的人羣所喜愛，爲我們的祖先和我們的後代所喜愛，自有它們所以然的條件的。要消滅這些作品，是不可能的，除非消滅了人，我想。

先父翻譯這本小說的動機正在這裡。像他這樣的一個人，翻譯這本書也是可以理解的。今天能够將它再版，他的子女們都感到十分高興。本書的再版，全由三弟恒煒策劃，在上面化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我謹代表我們幾個兄弟姐妹在此向恒煒表示謝意。

目錄

出版前言……編輯部……一
再版序……金恒杰……三
譯者的話……九

第一冊

第一章 展翅……一
第二章 波瀾……七
第三章 旋踵……二〇
第四章 首途……三四
第五章 分道揚鑣……四〇
第六章 刀與槍……五一
第七章 南蠻船……六二
第八章 教徒武士……七五
第九章 黑夜風暴……八五

第十章　滿天雲霧……九四
第十一章　追蹤……一〇三
第十二章　女兒心……一一四
第十三章　南行……一二八
第十四章　熊本……一三九
第十五章　岩戶觀音……一五〇
第十六章　底流……一六四
第十七章　圍剿……一七五
第十八章　轉進……一八九
第十九章　劍聖藏人佐……一九九
第二十章　纖月古城……二一四
第二十一章　劍與土……二二三
第二十二章　四浦鄉……二三三
第二十三章　人身供奉……二四二
第二十四章　狒狒丸……二五三
第二十五章　逆風……二六四

第二十六章　山靈……二八一
第二十七章　密使……二九一
第二十八章　秋風……三〇二
第二十九章　騷動……三一二

第二冊

第三十章　妖魔……三二一
第三十一章　心照不宣……三二九
第三十二章　狂飆……三五六
第三十三章　屆期……三七六
第三十四章　山雨……三八二
第三十五章　荒野……三九五
第三十六章　迷路……四〇五
第三十七章　劇變……四一四
第三十八章　復活……四二三
第三十九章　歲月如流……四四二

第四十章 天外天……四六〇
第四十一章 浪人館……四七三
第四十二章 伊　織……四九一
第四十三章 漩　渦……五一二
第四十四章 因緣際會……五三五
第四十五章 江戶城……五五〇
第四十六章 撲火飛蛾……五七一
第四十七章 萬里一空……五八六
第四十八章 京　寓……五九五
第四十九章 宿　緣……六〇七
第五十章 幽　居……六二三
我譯宮本武藏（代跋）……六四四

譯者的話

日本慶長三年（西曆紀元一五九八年・明仁宗萬曆二十七年），梟雄豐臣秀吉，妄覬囊括朝鮮，進而鯨吞大陸，遂於是年春，以加藤清正爲大將，率大軍十四萬人，涉海西指。五月，秀吉病歿伏見城；加藤悄然引軍退，事乃寢。

越二年，德川家康蹶然而起，關原一戰，徙秀賴（秀吉子）母子於大阪城。於是芟夷羣雄，開府江戶（今之東京），晉封征夷大將軍。迨慶長十九年，大阪城破，秀賴母子死之。家康遂取代天下盟主，襲內大臣、晉位關白（輔天皇而掌全國軍政大權之重臣）。自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奠定江戶德川幕府二百五十年之基業。

宮本武藏就是生於豐臣、德川兩權交替之際的鄉士（退伍歸農的武士）之家。少年投軍，爲豐臣家大將浮田中納言麾下一小卒，參與關原之戰，幾瀕於死。大軍潰散，流浪各地，訪明師，精業藝，奮然有所作爲。不數年而名噪全國。

武藏孔武有力，然性卞急，動輒殺人，勇於私鬪。後經聖僧澤庵之點化，捨匹夫之勇而習萬人敵，潛修孫吳兵法，兼習內典，頓悟武士道之哲學精髓，乃有劍聖之譽。

晚年寄身細川家，死於九州熊本，故其地有關武藏之文獻特多。本書作者小山勝清，熊本人也，竊慕武藏之爲人，乃就地取材，考文獻，訪遺蹟，作成是書。雖謂小說，然紀事務求翔實，以不背離史實爲主旨。且文筆多采，激昂處庶幾史公之游俠；寫兒女私情，則又纖麗細膩，俗不傷雅，別具風

格。

德川初期，日本海禁肇開，耶穌與天主兩教，隨商舶而東漸，風靡一時，識者憂之。其間宗教與政治錯綜，外交與內政汩沒，糾葛繽紛，爭端迭見。且德川開府之初，豐氏大名（諸侯）被廢滅國者九十有二，勾心鬪角，恩怨相纏，頗多可歌可泣之事。而九十二國麾下武士，旣失憑藉，不願易主而事者，流離失所，浪跡天涯。所謂浪人者，挺而走險：上者行俠，下者標刼，相習成風。凡此種種，作者於武藏行誼中交織羼入，於當時之歷史背景曁社會動態，均有明確之襯托；雖傳武俠，實歷史小說之佳構。

宮本武藏乃日本人心目中武士典型，如吾國之有壯繆關羽，故有關宮本武藏之小說，在日本殆不可勝數。其中著名者僅二，餘皆不足道。一爲吉川英治所著，成於昭和初；故事自關原之戰始，迄乎武藏與名劍士佐佐木小次郎戰於小倉之船島（今之巖流島）而一舉成名止，敍武藏十七歲至二十一歲，凡五年間事。電影之「宮本武藏」，即取材是本。另一卽譯者所據小山勝清本，昭和三十二年（民國四十七年）初版；故事始於船島之鬪迄武藏之死，隱然爲「吉川」本之續，書名亦曰「是後之武藏」，今譯者就內容更名「巖流島後之武藏」，以淸眉目也。

至書中所諷示之「武士道」精神，一言以蔽之：「止戈成武」是也。見仁見智，唯在讀者。

癸卯六月，譯者於臺北市

第一章　展　翅

一

據小倉城主細川家的傳說，慶長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宮本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的決鬪場面，當天的情形是這樣的：

武藏的小船一早從下關出發，但出現在船島（現在的巖流島）的港灣，已比約定的辰初（上午八時）遲了兩個小時的巳正（上午十時）了。

船島只是蕞爾的不毛孤嶼，沿海灘有一片百餘坪的大草原，就是今天預定的比武場地。上首布幔中坐着細川家的長老長岡佐渡以下，官方的公正人。布幔兩邊，有幾個親兵壓着陣脚。

小船進了岬嘴，破浪前進。

武藏兀坐在船上，凝神注視着布幔附近。船愈近，幔中官人的神色也隨之緊張，目光咄咄逼人。這其間，隱藏着一片劍光。武藏正用眼在搜索着小次郎。

巖派劍士佐佐木小次郎，現在是小倉城主細川忠興侯的座上客，被譽爲九州的麒麟。他的劍術與宮本武藏相伯仲，同是日本全國響噹噹的人物。

由武藏而聯想小次郎，同樣的，提起小次郎之名而令人聯想武藏。這兩個從少年時代卽以劍術知名，有着相似經歷的劍客，可說是命裏注定的兩個剋星。

這兩個同是沒有門閥背景，不屬於任何諸侯門下的流浪武士，卽所謂浪人，除了單憑自已的實力和手上的寶刀向名門劍豪挑戰，去打垮他們以博取英名之外，別無飛黃騰達之路。宮本武藏自與京都的名師吉岡兄弟比武以來，所會過的著名劍客五十餘人，從未落後。另一方面，佐佐木小次郎也曾威懾各國劍豪，最後打垮了將軍家的敎師小野次郎右衛門，大小場面也從未失手。

這兩個在世路上向同一方向邁進的青年劍士，一半也因爲世人對他們兩人的論評所引起的是是非非，無形中各抱着略似私怨的敵愾心。

小船靠海灘只剩下二十來碼了。

「啊，糟了！」

船老大一聲呼喊，接着船底響起與砂礫厮擦的「兹兹」聲。與這同時，從對面的布幔中跳出來一條壯漢。武藏定睛細看：那漢子穿着猩猩紅血一般的無袖外掛，下着熟皮色嶄新袴子，脚上是深藍色布襪子，裹在草鞋當中。頭上漆一樣的黑髮垂肩，長刀攔腰橫抱。好一個軒昂的年輕好漢，直向海邊疾奔而來。

「啊，佐佐木教師！」船老大慌忙提醒着叫道。

「哦，是小次郎，我知道！」

武藏驀地站起。他的裝束是純白的羅綾夾衫，腰繫京都有名的西陣緞角帶，一條用紙捻搓成的細帶，連兩袖轉背上縛成交叉的十字。大小兩刀都沒有佩帶，只在腰帶前揷把短刀，左手上倒提着四尺二寸的木刀，還是今天早上在下關的船埠上檢來一根用舊了的櫓，親手削成的。這把木刀現仍保存在肥後熊本的金峯山麓，松尾村的雲巖寺中，決不是普通人能使得動的傢伙。

「老大，誰耐煩呀，掉轉頭來……」

武藏撩起夾衫，拍的跳進了水中。水深沒脛。

二

武藏在急流的早潮中踏水前進，一邊從腰帶間抽下布巾，打前額到腦後繞上一匝：這是據細川藩士的記錄「二天記」上的記載。

這一舉措，說明了雖那麼勇猛的武藏，當時多少也顯得緊張的樣子。武藏見小次郎從布幔中飛奔前來的刹那，他便窺破了小次郎的用意：

「哦，小次郎是打算趕到水邊迎擊的呀！」

他在心中盤算——倘而如此，地利上是絕對

歸於小次郎了。針對小次郎的這一如意算盤，他才冒然跳入水中。但走不了幾步，便心中暗暗叫道：「好險！」他悔恨自己爲爭小利而失去心的平靜之愚不可及。也許這正是小次郎的詭計，故意疾馳而來，以乘人之虛而入。

太陽隱在雲層中，武藏是背着太陽的。

「忙什麼！」

武藏把自己五尺九寸的高大軀體，踏着日影，一步步，慢慢地向前跨去。距岸二十步許，小次郎已站在水邊，拖着三尺二寸長的寶刀「長光」。他高聲喊道：

「喂，武藏——」水已浸及脚踝骨了。

「啊——小次郎嗎？」

四道目光相遇，像散着火花，但意外地誰也沒有孕着憎恨的色彩。奇怪的是，幾年來懷着決鬪的心互相追求的兩條好漢，今天一旦相見，彼此間毋寧互相讚嘆着似的默爾相對。

武藏今年二十八，小次郎二十六歲，兩人的高矮相同。武藏的臉冷冰冰地蠟一樣蒼白，小次郎則微泛桃紅，顯得美艷。

假如處在不同條件，另一環境之下，這兩個青年人也許不會決鬪，彼此尊重對方的技藝，甚至成爲很好的朋友。不，今日這一天倘能延後半年，也許永遠沒有決鬪的一天罷。到那時，小次郎會正式接受細川家的命官，而武藏最近也有出仕某家的成議。一旦各有其主，便不容許輕易拿性命來斷拼的了。

可是，現已勢成騎虎了。轉眼之間，兩人的眼中都閃動着憎惡與反感的兇燄。這正是久久鬱積着的鬪志的潰決。現在已不在技藝上的較量，而在追求着對方的血，在追攝着對方的靈魂，眼中燃起殘殺的火光。所不同的，則是小次郎兇光外露，其熱如火；武藏則深秘胸府，其冷如冰。

「武藏！」

「………」

「哼……武藏！」

小次郎滿含着輕蔑的語調，傲然叫道。

三

「武藏，爲什麼不遵守約定的時間，難道是一個兵法家所應該的嗎？好不要臉……」

占着絕對有利地勢的小次郎，乘勢毒駡。

小次郎不僅在劍術上稱雄，在舌辯上也不輸人。他那滔滔的雄辯，足以壓倒聽者，播弄着聽者，而且能贏得聽衆的信任與尊敬。而他的毒詈，則力能穿透對方肺腑，有着不戰而慴服對方的魔力。

「哈哈哈……這就是你的殺手鐧吧。你道我不知道嗎？武藏！在一乘寺下的松林中，在三十三間堂前，可憐名門吉岡一族，就是遭了你的這一手暗算而消聲滅跡的呀！可是，不要丟人了，你那一手要用在我的身上！武藏，你道——你那類似兒戲的策術，能讓巖派的劍士輕輕地上當嗎！」

小次郎咯咯地笑着。但突然，他緊握住左手拖着的長刀刀柄。是時，剛從雲中鑽出的太陽，閃耀的陽光刹時射進他的眼中。站在眼前的武藏，在小次郎眼中驟然長大了一倍，像要猛撲過來似地。小次郎反射地叫道：

「來罷！」

武藏默爾，靜靜地把櫓做的木刀舉上眉心。

「來呀！」

小次郎驀地長刀出鞘，但用力過猛，左手上的刀鞘竟脫手而飛，跳到海中，逐浪而逝。

武藏見此，不覺莞爾而笑。他無意中找到反擊的藉口。武藏雖一聲不響忍受着小次郎的毒言惡詈，心中是不會愉快的。

「小次郎！」

「什，什麼？」

「決鬪上，你已輸了！」

「什，什麼……」

「勝利的決鬪，決不會拋去刀鞘，命運是早

已注定了！」

「你，你這傢伙，發什麼囈語……」

小次郎對這意外的反擊，氣得臉色鐵青，全身震顫。他早已忘却在水邊迎頭痛擊的最初計劃，拍地一聲，一隻脚已經跨入水中。

武藏爲制先機，擧木刀，咄咄而進。

這兇猛的氣慨，震懾了小次郎，不覺連連後退。三步，四步，五步……刹時間，武藏高大的身軀，蹴水而出。

小次郎彎腰擧刀，望着剛冒上來的武藏眉心，一刀斬下。同時，武藏的木刀也向小次郎的腦門，迎頭劈下。

咯地……鈍重的一聲。武藏縛頭的布巾飄落地上。

小次郎搖晃着向後倒退兩三步，仰面朝天，拍達倒下去了。

四

這確是，說時遲那時快，閃電的一擊。小次郎憤激之餘，稍一大意跨前一步，武藏乘虛電擊，決定了這場的輸贏。

過去好多次重要的決鬪，武藏常以一擊致對方於死命。今天，武藏也一樣地在等着這一擊斃敵的良機。

決鬪的勝敗關鍵，間不容髮。小次郎那兜頭一刀，刀尖也曾挑開了武藏頭上所裹布巾的結子，布巾飄然落地：也可說名下無虛士的了。

從這一點，我們不難窺知武藏所以特地拿舊櫓削成四尺二寸的木刀的用意了。換句話說，三尺二寸的「長光」和四尺二寸的木刀，在長短上決定了勝負的契機。

決鬪於焉結束。小次郎是倒下去了。在衆目睽睽之下，誰都不會懷疑，長岡佐渡以下，擔任公人的官人們，吶一聲喊，迎上前去。但到了半路，佐渡攔住了衆人，叫道：「等着！」

奇怪的是，武藏仍擺着決鬪的架式，擧着木

刀，對躺在地上的小次郎貫注全神，一步一步逼近。

「難道說，小次郎只是偶然跌倒的嗎？」

這一疑念，使在場的官人們頓時又緊張起來。

可是仔細看，小次郎的腦袋確被擊破，湧著出來的鮮血，染紅了他的頭臉。唯一沒有斷氣的證據，只是眼仍瞪着，胸膛仍在不斷地起伏，但勝負之數，可謂瞭如指掌的了。

「這又何必……」佐渡心中躊躇，正想喊道：「勝負已分，武藏住手！」

佐渡正待開口，刹那間，小次郎猛然抬頭而起，他的「長光」劍直向武藏橫掃過去。武藏雙脚一擧，乘着騰空而起的反撥之勢，手中的木刀一擊而下。小次郎的長刀，只把武藏的袍脚撕斷三寸有餘，但武藏的木刀，可憐，陷入了小次郎的胸膛。

小次郎仍仰身倒下，口鼻間血如泉湧。但死的形相，旋即瀰漫在他的臉上了。暫時間，武藏仍凝刀而立。過不多久，他才俯身而下，先用手掌去探小次郎的口鼻，再則湊近前去聽他的呼吸。當然，早已斷氣了。

武藏倏地站起，朝那些全身的血液像冰凍住了似地，臉色蒼白地排在沙灘上的官人們一拱手，立即回身向來時的海中踏水而下。佐渡茫然，望着他的背影。

在決鬪這一刻間，潮水已轉變了方向，朝下關那邊廻旋而去。船頭乃掉向港外，武藏輕輕一蹤而上。船老大在全身發抖，戰戰兢兢地說：

「老，老，老爺，恭，恭，恭，恭喜您。」

「哦，快！」

武藏還是鐵青着臉，沒有一絲笑意。在他，非待安全抵達下關的船埠上，還不能視爲完全的勝利的。

第二章 波瀾

一

細川忠興侯（字三齋）從丹後的宮津調放豐前，作了食祿三十九萬石的領主，坐鎮小倉，是慶長五年之間的事。當時的小倉，還是沒有一條整齊街道的寒村。但自慶長七年忠興的築城工事發動以後，有了急劇的發展。慶長十三年，已擁有城樓一百四十八座，以五層的天主閣爲中心，東西十八町，南北十二町，已是全城七千煙灶的堂堂大城了。

忠興妃玉子，當關原大戰之前，在大阪的玉造樓爲石田的隊伍所包圍，自殺而死，就是著名的格拉西亞夫人。忠興本身雖不是基督教徒，至少是基督教的保護者。夫人亡故，迄今未曾續弦。世子忠利，自幼爲德川人質，現仕將軍秀忠（德川家康之子，德川幕府第二代將軍），住在江戶。

忠興如其父幽齋，以精於茶道的風流人物著稱。外表上似很隨便，但到底是歷經沙場的健將，外柔內剛，凡事頗有主見。不知緣何，他頗不滿於江戶的長子忠利，時常出些難題使之發窘，脾氣好像相當執拗。

「來人呀，已經過了巳刻，還沒有人來報訊嗎？」

今天，忠興已焦躁地不知問過好多次了。當然，他關心着今天早上辰時一刻擧行的，佐佐木小次郎與宮本武藏的決鬪。不僅忠興一人着急，在座的家臣們，誰都等着勝負的消息。

小次郎南下九州時，乘機延聘爲本藩兵法顧問的，原是忠興自己的主意。就時間論，雖僅不到一年，但小次郎的人望出衆，所有府中的年輕一輩都拜在小次郎的門下，而年長一輩的藩士和高級官員，對他的劍術和人品，一齊推崇，譽爲

天下無雙。忠興是自豪的，視小次郎爲得意家臣，稍有閒暇便特召進府，以聽他多彩的兵法理論爲樂。

這時，武藏突向小次郎提出決鬥的要求，但他既已接受細川家的延聘，便非徵得主公的允許不可。於是曾拜在武藏之父無二齋門下，現任細川家長老的長岡佐渡，受了武藏的囑託，特向忠興請示。

忠興當場便批准了這件生死搏鬥的比武，固然是爲了堅信小次郎可操必勝之券，同時也爲了平時已從小次郎口中聽到武藏的行藏，知道他爲江戶的忠利所支持。他之所以立卽首肯，這也許是更重要的另一因素。

但決鬥的日期愈接近，忠興却愈感不安了。從各方面傳來的消息，他知道武藏未必如小次郎口中所說的，僅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鄉下兵法家而已。

「佐佐木敎師，不能大意呀。」

不安的情緒，慢慢地瀰漫於門人之間了。他們並有了協議——萬一事出無奈，唯有以多取勝，一齊去圍攻武藏。忠興爲了維護大藩的體面，一切務求公正而深爲戒備，但內心却暗中計算着：

「假如武藏敢於詭詐而採取卑劣的手段，那麼……」

二

佐渡從船島回航，一逕上城來謁見忠興。決鬥的大概情形，早有飛船前來報告了。在座的家臣們戚然無聲，一齊注目着這位唯一偏袒武藏的佐渡歷階而前。

忠興是滿臉的憤懟，也不等佐渡落座便開口了。

「佐渡！決鬥的情形已經知道了。武藏比約定的時間遲了一個時辰，是眞的嗎?」

口氣是夠嚴厲的。

「這點……」

只回了這麼一句，佐渡顯得很窘的樣子。事實上，從昨天開始，佐渡一直都在焦急中煎熬着。決鬥交涉中，他於四月十四日把武藏從歇足的船行老闆小林太郎左衞門家接到自己的府邸來住。決鬥定於十三日辰時一刻，場所在船島。小次郎預定那天乘坐特別裝置的忠興的坐船直往武場，眞是難得的殊恩了。爲使武藏不要顯得太寒酸，佐渡也準備那一天用自己的坐船送武藏前去的。佐渡是細川家的長老，家臣的領班，年僅三十五歲，享祿二萬三千石，性情剛毅，深謀遠慮，連忠興都讓他三分。

而武藏却於那天黃昏後悄然離開了他的府邸，找遍全市，也杳無蹤影。

這一變故早已傳入細川府中，盛傳着「武藏因怕小次郎而逃走」的謠言。

最後佐渡偶爾想起下關的船行，當卽派人去一問。果然不出所料，武藏竟悠閒地待在船家，並給他捎來了一封信：

——辱承厚愛，知明公翌晨擬以坐艇送武藏前往武場，隆情銘感無已。然小次郎與武藏旣勢不兩立，今小次郎若以君侯坐船前往，而武藏擅用明公船艇，儼如敵對殊多不便，期期以為未可。明晨自此扁舟逕發，及時踐約，幸祈鑒亮，並致謝忱不一。

看了這封回信，佐渡不僅放下心事，且對武藏的摯情，深爲感動。如前所述，今天在決鬥的現場，佐渡竟比小次郎更爲着急，且曾兩次派船敦促。

而於一個時辰之後，好不容易見他乘潮而來，却又把連場地都平好的武場撇開不用，在沙灘上草草結束了輸贏，不讓人有開口的餘裕，回頭昂然而去。

這在佐渡，恰像眼看幾乎已到手的樹鳥飛走

了的獵師一般，悵惘地望着武藏的背影。但旋卽，他頓有所悟，不覺點頭叫道：

「哦，原來如此！」

佐渡好不容易領悟了武藏的戰略，把不愉快的情緒一掃而光了。但現在要向盛怒下的忠興說明武藏戰法的正確而贏得他的諒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佐渡，怎麼樣？」

「這點，殿下……」

佐渡被逼，只得向前躬身回道。

三

忠興認爲武藏假如稍有違反兵法家的作爲，就讓小次郞的門人去圍攻武藏也不爲過，可謂名正言順的了。而其他的家臣，也大半這樣想。

於是，他們把第一疑點，故意放在決鬪的時間上——

佐渡當然也明白個中的關鍵。

「關於這點，殿下，武藏的延誤時間這點，我是比任何人都憤慨的，看情形，我甚至願意代天誅戮。但現在想起來，却也難怪——不，武藏是合乎兵法之理的，堂堂的擧動。」

「什麼？堂堂的擧動……不錯，與吉岡一門決鬪時，聽說武藏也曾故意躭誤了時間。但世間的評論，說是乘敵之虛爲堂堂的兵法家所應有，讚美的人有的是。可是佐渡，這次的約會不同，不是雙方口頭上的決定，而是小倉三十九萬石的城主，我這忠興從中作主的呀。所以嚴於戒備，爲的就求雙方的公正。而現在，雖說是乘敵之虛的兵法上的戰策，但膽敢違反原先的約定，不僅對小次郞，簡直是對本藩的放肆哪！嗳，是嗎——佐渡！」

忠興毫不放鬆地追問着說。

「一如尊諭……」

佐渡躬身說道：

「這次殿下的用心，眞可謂公正無私，足以

訴諸神明的。但那些血氣方剛的門人，竟隱身島外，準備萬一業師戰敗，歸途中在海上截擊……」

「什麼，居然有這等事……」

「當然，這也許是無稽的謠傳，但在武藏，却莫可等閒。一個兵法家，對此謠言事先愼重考慮，也是勢所必然。所以武藏的遲到，是故意的……」

「等着，佐渡！捱着時辰，又怎能對付伏兵呢？」

「這是，殿下！今天潮落恰在巳正，過了這個時辰，潮水便繞過船島橫腰，向下關流去。那一帶又是出名的急流，小次郞一倒，武藏立卽乘潮向下關順流而退。這其間，間不容髮，眞是閃電流星一般的進退，不讓人有絲毫可乘之隙。」

「哦——」

忠興不覺沉吟。宿將出身的忠興，經此提示，便知武藏這一進退的火候，與自己在戰場上的兵法是相吻合的。於是，一天陰霾便歸烏有了。

「原來如此——武藏眞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哪！」

忠興不禁深爲讚許。

「佐渡！不要難爲武藏，你要好好安排！」

「謝殿下！」

佐渡倏地回身，轉向家臣們嚴肅地高聲呵道：

「各位想已聽見，萬一對武藏無理取鬧，則有損武道聲譽，亦卽本藩之恥，萬勿輕擧妄動，致干不便。佐渡特向各位再三申明！」

九鼎一言，衆人一齊躬身稱是。

四

佐渡却並不因此便認爲本藩輿論業已平息，對武藏的反感和誤會已經氷釋。但主公忠興的心情能够轉變，是比什麼都重要的。最初陰霾四佈的這一次大決鬪，似乎將要功德圓滿了。佐渡心中得意，且引以自傲。

眞的，自己府中的家臣與不相干的流浪兵法家決鬪，竟能如此公平嚴正地處理的諸侯，那裏再能找出第二個人來呢？——到底不愧是名將足利以來的將門之子，忠興的聲望因此提高，長岡佐渡的存在也將隨之而顯了。

只是有點不放心的，是武藏的去向。那天是那麼走了，終不成就此一去不同，也不來辭行？他多少有點不安。

「今天一定會昂然再進小倉城，到我家來辭行的。」

佐渡如此堅信，派出心腹守候在街頭巷尾要衝的地方，以備萬一。黃昏時分，他多少帶着期待的心情回來，僅收到了武藏的一紙來信。

——此次能與小次郎如期完成決鬪，非常愉快。此皆忠興殿下，尤賴明公策劃方克臻此，至深感銘。特此馳函。敬申謝忱。

信中的大意如此。佐渡的預期落了空——

「唉，不見得吧？」

他皺着眉頭自語。但武藏的所作所爲，非至事過境遷，是不容預測的。卽如前天的悄然離府，不辭而去，當時有人推測他是怕了小次郎而乘機逃走，事實上却爲了替忠興與佐渡的君臣感情着想。但事後細想，一半也爲了決鬪當日行動自由的一種藉口，佐渡欽佩武藏的深謀遠慮，好像連自己也在他的播弄中而感到心焦。不，不僅止此，連見他的面都微有惴惴不安之感。

信中僅僅表達謝意，並未提起是否再來小倉。佐渡對武藏視同胞弟，但自武藏孩提時在他的父親無二齋家分手以後，就是這次小倉聚首了。而現在，他却自告奮勇，居於保護人的立場。

「唉！這傢伙不是輕易能够了解的。」

佐渡苦笑着，在自問自答。

「伯伯！」

紙門外輕聲叫道。

「喲，阿慾，進來！」

佐渡的臉，刹時開朗。一個少女推門進來，坐在佐渡之前，鮮艷如花，髮香輕勻，年在十五、六之間。

「伯伯，够累了吧。」

「哦，今天有點。」

「不過，總算放了心。伯伯，說給我聽哪，決鬪的情形……」

「好的好的……不，等等，你去請伯母他們都來，我想大家都等着要聽的哪。」

「噯——」

少女柔順地站了起來。

佐渡微笑着，深深地望着她的背影。

五

這裏那裏，一堆堆圍在火邊的年輕人。殘月朦朧，照着壯烈的場面。有憤恚的，有憂戚的，眼中閃着異樣的光彩，緊綳着嘴。遠處的怒潮和近灘的濤聲，宛如輓歌的哀調。

「等我的消息，不要挪動……」

佐渡臨去的囑咐，佐佐木小次郎的遺體被抬進布幔，直到夜晚。這其間，門人都趕了來了。其中也有原埋伏在島外，却被武藏贏了先機給丟下來的青年。

他們從那些留在島上戒備的，曾是公正人官員的口中，聽到決鬪的情形，覺得洩氣。同時對業師那樣的工夫，而竟不堪武藏的一擊，又不禁心中駭然。可是，他們的意志並未消沉。他們深信武藏的延誤決鬪時辰，是離背武士道的違法舉動。深知忠興心意的他們，在等待着主公「圍剿武藏」的命令而遲遲不來，簡直有一刻千秋之感。

他們已經無話可談，默默地，只是時時有人像偶爾記起來似地，鑽進布幔給亡師靈前上香。好不容易聽到搖櫓的聲音，一隻小船慢慢靠近。

「來了，使節來了！」

衆人一齊跑向海邊。不久船靠了岸，主公的

近臣有吉內膳，帶着護衞下來了。

「殿下面諭，佐佐木的門人和親故聽眞！」

內膳向衆人環視一匝，繼續着說：

「佐佐木小次郞的遺體准予就地葬在船島，葬禮定明日巳時擧行，葬殮金一封，着親屬具領。」

「唉，葬在這個島上？」

四邊響起吃驚和不滿的聲浪，內膳毫無表情，冷冰冰地接着說：

「再者，這次決鬪，雙方毫無可議。因此，不准因私怨對武藏輕擧妄動。凡本藩所屬門人，一俟葬禮結束，着卽回城，各歸原職。非本藩所屬的門人故舊，禮畢遣散，爾後與本藩無涉，以上，凜遵無違！」

內膳傳達完了命令，一直向布幔中進去了。

最初把小次郞推薦給忠興的，聽說就是這位內膳。他也許在布幔中，正對着已是隔世之人的小次郞而感慨無涯吧。

大家都茫然木立着。世間的事，常爲生者祝福。——年輕的他們，還是想不通這個道理。但主公的命令，是絕對的。

夫復何言——他們之中，多半都抱着這樣的心理。突然，一個人開了口，呻吟着說：

「不錯，對有名的兵法家暗下毒手是非法的，可是，堂而皇之約期決鬪，該不是輕擧妄動罷？我來向武藏提出決鬪！」

「什麼！儍兒，你？」

「哦——憑本領來決鬪，不見得就輕易落敗。」

說話的，是小次郞的得意門生寺尾新太郞。

六

寺尾新太郞是本藩食祿千五百石的寺尾軍兵衞長子，年方二十三歲，豪爽俊逸，有一雙充滿着熱情的眼睛。自幼學劍於新陰派門下，十八歲時已有本藩屈指可數的能手之譽，自進佐佐木之門

，技藝更有進境。

假如小次郞不是故意阿諛的話，新太郞早已領悟燕子翻身的絕技，不久可得巖派秘傳，可謂已近高人地位的劍客了。

可是，新太郞不是好高騖遠的浮薄青年，只是他聽了小次郞決鬪的經過，認爲小次郞的失手是由於心的動搖，若論眞憑實學，小次郞可有六分勝算。他自信靠自己的實力，也能打個平手。

「寺尾，眞的嗎？」

「當然，生死已置之度外！」

同門中多半替他擔心，但在勢頭上，誰也沒有開口。不，新太郞的這一決心，毋寧使他們激動，大家奮然而起，視武藏爲蔑如了。

可是，這次的決鬪假如公然向主公提出，誰也知道沒有獲准的希望。於是，決定非到決鬪當天，大家不可對外宣揚，決鬪的戰書，也從船島立卽直接送交武藏。

對有吉內膳，當然也是嚴守秘密的。

被推定去送戰書的，是山東四郞太和加賀山勢助二人，乘小船偸偸地直達下關。時間不算很晚，但海邊的船頭行，小林太郞左衞門的店門，大門早已落鎖，裏面也是靜悄悄地。

「喂喂，請開門，我們是小倉來送信的。」

裏面大概還沒睡，聽見有人叫門，矮門隨卽打開，帳房迎了出來說：

「是那一位……請進來坐。」

兩人雖都是十七八歲的年輕小伙子，知道是細川家的家臣，帳房還是很客氣地把他們請進店堂。

「我們是巖派劍士佐佐木小次郞的門人，請你把這封信轉交給宮本武藏先生。」

四郞太說着遞過書信。

「噯，是佐佐木小次郞的……」

帳房愕然。

「回信由我們帶去，請你把這個意思轉達武藏先生。」

勢助插口說。帳房拿了書信匆匆進去，旋卽地板吱吱作響，走出來一位披髮白衣，高架子的漢子。

「我就是武藏——」

是嘶啞而低沉的聲音。

「寺尾新太郎先生的信，已經拜讀過了。決鬥的地點在船島，時間十五日巳時，悉遵台命。回信另再迗呈，煩先轉告。」

「是。」

「就這樣——」

兩人不敢再說，慌忙走了。

「勢助，寺尾哥有沒有見過武藏？」

「哦——沒有。」

兩人身上發毛，對望着說。

七

小次郎的葬禮，按着規定的時間，於十四日在船島舉行。把小次郎葬在這裏，倒不是不近人情的，把死於非命的人就地埋葬，使他的靈魂能得到永遠的安寧，倒是日本民族傳統的習俗。

葬禮不够盛大，要是與他生前的豪華顯達生活對照，眞太冷落了。君侯沒有派代表致祭，有地位的大人物也很少參加。這倒是世態之常——權威是現實的：巴結活人，趨奉未來。對死者、逝者流淚，大多是無權無勢的平民。

來迗葬的，由寺尾新太郎領頭，差不多都是年輕的門人，也有十幾個別藩來受業的浪人。小次郎的故舊只有三人——寄養弟子明智勇馬（二十一歲），用人鴨甚內（三十五歲）和一個名鈴姑的年輕女性。明智勇馬是小次郎的養子，明智光秀的房族。鴨甚內和鈴姑的寄住小次郎家，時間相前後，而且這兩個人都身家來歷不明；尤其是鈴姑，像是女傭，也像是小次郎的情婦，是謎一樣的女人。

葬禮在蕭條的氣氛中完成，一代劍豪佐佐木小次郎已成古人，只剩下一拱黃土。迗葬的人們

逐漸離去。堅毅沉着，默默追悼恩師的寺尾新太郎也去了。抱着小次郎的遺髮坐上最後一隻小船的，是勇馬和甚內及鈴姑三人。

「啊，今後，我怎麼打發日子呢……」

望着漸漸遠去的小島，隨着白浪起伏的小次郎的墓碑，鈴姑黯然自語。

「眞的，沒有這回變故，鈴小姐不是馬上就是佐佐木夫人了嗎？」

甚內搖擺着古怪的腦袋。

「是我沒有這個福氣。唉，我恨透了，恨透了武藏！甚內哥，明天新太郎的決鬥，你看怎麼樣？」

「當然，沒有第二句話，是武藏的勝利。」

「唉，沒有第二句話？」

「那還用說，什麼高人哪，秘傳哪，只是老爺給戴的高帽子；碰到武藏，怕不是同娃兒一般。」

「唉！多可憐……甚內哥，明天的決鬥倒不如取消了。」

「不，這樣很好，多殺一人，多一個寃鬼纏着武藏也好。我也總有一天會被他殺死的。殺死也好，跟一羣寃魂去咒死武藏。」

「唉，甚內哥——」

「嘻嘻嘻，咒死他……」

「甚內伯，鈴姑姑，我今天就動身，訪求名師練了本領，去同武藏決鬥。」這時，交叉着兩腕默坐在船頭上的明智勇馬，突然抬頭說道。

八

小次郎的喪事雖了，小倉城却仍在亂糟糟的興奮情緒中。這也難怪，兩位名聞全國的劍士，在藩侯的主持下眞刀眞槍決鬥，確是空前的壯舉。近藩的武士和浪人是當然的了；連那些好奇的商人和農民，也向小倉如潮湧來。但這羣觀衆，不要說進入武場，連接近武場都不可能。可是多半仍不心死，住在旅館裏不肯動身。寺尾新太郎

向武藏挑戰雖然無人知道，但小次郎的門人將乘武藏進城辭行時圍攻武藏的謠言，却是甚囂塵上。即或不然，急欲一睹名震寰宇的武藏風采，也是人之常情。

本城人是絕對偏袒小次郎的，至今仍替小次郎惋惜，對他寄以無限的同情。但期望武藏在小倉出現的心理，則人同此心，也與外地人一樣焦躁着。

可是，喪葬當天武藏沒有出現，第二天還是不見他的影子……這樣一來，外地的來客和本城的住民，都一齊憤慨起來，像被武藏騙了似地。尤其是同情小次郎的本地人，便趁這機會向武藏下總攻擊了。他們的武器只是一張嘴巴，但平空製造的謠言，有時竟也具有殺人的威力的。

「你看，武藏到底是個軟骨蟲，怕了弟子兵，終於逃跑了。他的打贏佐佐木教師，也只是靠暗下毒手罷了。」

從這樣的謾罵開始，各色各樣的惡言毒咒，便像煞有介事一般盛傳開來了。

那天夜裏，城內武士街的小次郎邸宅中，會集了寺尾新太郎以下全體門徒。他們昨天空等了一天，始終沒有得到武藏的回信。今天，新太郎亦曾耑程前往船島，當然也沒有碰到武藏，很失望的回來。新太郎不是虛張聲勢，倒是正式向武藏要求決鬪的；心中雖甚憤恚，可也別無良策。大家猜度着說：

「據說決鬪後，當天武藏便致函佐渡公道謝。從這點推測，他是不願與我們門人放對，早離開下關了。」

他們直守到深夜，才離開小次郎的私邸。明智勇馬，早於昨天飄然首途，登上旅程。現在留下來的，只有甚內與鈴姑二人了。

「武藏賊，竟溜走了！」

甚內牙癢癢地說：

「鈴小姐，俺們也慢慢的動身吧。怕什麼，像武藏這樣胚子，無論跑到那裏也不會失落，我

們死盯着就是。」

「好罷。這樣一來，武藏在我是殺夫之仇呀！可是，甚內哥！你準備用什麼方法去打倒武藏呢？」

「我仍舊用的是借刀殺人。」

「嗳，『仍舊』是什麼意思？」

「哈哈哈……是呀，我還不曾對鈴小姐說過。不，連小次郎老爺都給我瞞住了。俺原是被武藏殺死的有馬喜兵衛的家臣哪；多年來我侍候小次郎老爺，也爲的是想借老爺的力，手刃武藏呀。」

「咿啊，你你……我也自謂够靱够狠的了，但你，你也……」

鈴姑不覺毛骨悚然，把她那對細長深陷的兩眼睜得大大地。

第三章 旋踵

一

一早，城內便盛傳着武藏懼怕寺尾新太郎而從下關遁走的消息；大概是門人中的什麼人，以爲事情已告一段落，放寬了心，宣揚出去的吧。

「啊哈……儒夫！」

「軟骨蟲……哈哈哈。」

哄笑聲到處爆發。他們的期待落了空，但心的重荷也輕鬆了。外來的旅客，各自打點回家。城廂裏回復往常的悠閒。

就在這時，武藏突然出現了。

還是那件白綾夾衫，腰掛黑鞘的大小雙刀，赤脚草鞋，身高五尺九寸。肌肉結實，黑髮垂肩。長臉盤，聳顴骨，臉上略泛青光，膚色潤澤如玉。丹鳳眼，細長如畫。與衆不同的，是兩眼中斂着一層黃光。據傳說，武藏小時曾無緣無故挨了父親無二齋一頓好揍，說是「眼神可惡！」

武藏的兩眼具有天生的威力，像會攝人魂魄似的，有如從深淵中發射出來的一股光芒，令人不寒而慄。

而今天的武藏，從他那巍峨的全身中，像發散出與他的眼神一樣的光稜。他沒有擺着架式，只是隨隨便便，靜靜地，慢慢地走着。但望見他的，誰都會在心中驚叫一聲：

「啊，武藏！」

隨着把話倒吞下去，噤口結舌地躲開了。商人和武士，很少有人認識武藏，見過武藏的，但都直覺地知道「這就是武藏」，惴惴地望着他漸漸遠去。他們一看便知道，懼怕小次郎的門人而遁走，只是天大的謊言，——這才是誰都不曾見過的了不起的好漢。

武藏帶着小林家派來替他肩着行李的小厮，從大路上一直進城，正走向城內松丸館住宅，去

拜訪長岡佐渡。

小次郎的門人中最初見到他的，就是前次替新太郎送信到下關小林家的兩個青年。他們兩人，一溜煙跑到小次郎的住宅。

「鈴小姐，寺尾哥在嗎？」

「寺尾先生不在這裏。你看，今天只有我和甚內兩人……怎麼了的？你們兩位。」

「不得了啦，武藏來了！」

「什麼，武藏？」

鴨甚內不覺挺直了身體……

「一回兒，快到那邊來了。」

「走呀！」

匆匆忙忙跳了出來，他們在空壕邊的柳樹下佯佯地與武藏擦肩而過，再回轉身來望他遠去。

「看見了嗎，鈴小姐？」

「啊……好高大的漢子！小次郎先生也够高的了，但與武藏比起來，簡直只是一個普通的常人。這樣才够勁哪，也值得我拿性命去拼上一拼？」

。可是，像甚內哥那樣借別人的力量，我才不幹呢。我要用這雙手，親自下手穿透他的胸脯哪。哈哈……」

鈴姑嬌艷地笑說。

二

「伯父，我給你拿茶來了。」

「……哦，滿好。」

佐渡啜着悠姬給他親煮的茶，津津有味地。好一回兒，他默默地，悠閒地坐着。

那天以來，佐渡盡量避免去想武藏是否再來小倉。他知道想也沒用，徒增懊惱罷了。對他那樣的怪人，只有聽其自然。

可是，他的內心還是期待着的。明知道是捉摸不定的，謎一樣的怪漢，但佐渡對武藏仍抱着親人般依依之情。

加之，忠興也每天問道：「武藏還沒來嗎

而今天，已是決鬪的第一天了：心想武藏不會再來，心中非常不快，連上衙去謁見君侯都鼓不起勁來。這才燕居書齋，要姪女悠姬替自己煮茶解悶。他閉目養神了一回，突向悠姬叫道：

「公主!」

「阿喲，不要這樣叫哪。」

悠姬嬌羞地回道。

「哈，哈，哈……不，有時會想着這樣叫的。去年上京謁見的時候，也像今天一樣，你煮的茶，我與興秋殿下相對品茗。就在當場決定，把你作爲親姪女兒，接了來家。」

「可不是嗎!當時我還捨不得離開京城，但想起爸爸堅定的決心和深厚的慈愛……可是到了這裏，能做伯父的姪女兒，現在我眞替自己慶幸哪。伯父，請你永遠，永遠，叫我阿悠……」

「哦，不錯，阿悠是我的姪女，是已死的嫂子的紀念，是姓長岡的我家女兒。我想讓你的那分天才盡量發展，同時也是我奉獻給失意的興秋殿下的情誼……」

佐渡興奮地，眞摯地說道。

現在，府中和家中的上下人們，都以悠姬爲佐渡的親姪女，稱她悠小姐；但事實上，她是主公忠興侯的次子，興秋的獨養女兒。興秋是細川一族中唯一忠於豐臣的一人，在細川家當然是一個叛徒。關原戰後，被父親忠興驅逐出門，絕了父子之情，以浪人之身隱居京師。

他今年三十七歲，長佐渡二歲。佐渡的夫人是興秋之妹，郎舅之間是肝膽相照的莫逆之交。興秋做了浪人之後，佐渡每次上京引見，必定去叩訪他的隱居之家，一年四季，還偷偷地派人送錢接濟用度。

三

去年九月，佐渡代表忠與上江戶將軍府謁見的時候，順路去叩訪興秋。兩個知心的朋友，彼此不提時事，只是叫阿悠煮茶品茗，閒話故舊。

這時，興秋突然一本正經地說：

「佐渡，你能不能把阿悠接去?」

「什麼，公主?這又爲何……」

「身如漂萍，前途的命運不言可喻。做父親的，實在不忍這孩子也跟着自己慘淡一生。」

興秋的慈父之心，深深地使佐渡感動。前年悼亡，現在興秋只剩下父女二人相依爲命。他是愛子心切，才能下得了這樣哀痛的決心的。

「阿悠，到佐渡家去罷。」

興秋又朝阿悠說。阿悠一瞬不轉，呆呆地望着父親。這以後，三人又商量了好久，阿悠終於點頭，答應到佐渡家去了。這不僅是爲了自己，也爲了給父親自由，能無掛牽地朝着信念邁進。

佐渡也答應了。這是，他不僅爲興秋的慈父之心所打動，也爲了悠姬得天獨厚的才氣。不論書法、繪畫，她都使業師光悅爲之驚嘆不已。佐渡愛惜她的天才，很想在險惡的世路以外，讓她發揮天賦之才。

佐渡就此到了江戶，一個月後，歸途再訪興秋，把悠姬帶回小倉。當然，對於悠姬的身世是嚴守秘密的，對忠興也只說是前年亡故的嫁在烏丸家的胞姐遺孤，給蒙混過去了。他禮聘本藩的學者，文人，負責悠姬的教育。

她的美貌和才能，很快便在府中傳開，成爲青年們憧憬的對象。寺尾新太郎就是其中之一。

可是，佐渡對悠姬，却寄以無窮的奢望：把她教養成才色兼備的女性，遣嫁大國爲王侯之妃。

這時，佐渡把對武藏的牽掛也丟開了，笑嘻嘻地望着悠姬。端坐在幽暗的書齋中，望着佐渡笑容可掬的悠姬，儼如一朵含苞待放的鮮花。

突然，悠姬打破了靜默。她說：

「伯父，宮本先生不知怎樣了?」

佐渡像從美麗的夢境給驚醒過來似地，皺着眉頭。

「武藏嗎……早已不知動身到那裏去了吧

。」

「噯？……不，我不這樣想。一定會來拜候伯父的。」

「哦，是嗎，爲什麼？」

佐渡對悠姬的話，是從來不願輕輕地抹煞，一定加以考慮的。

就在這時，門外有人叫道：

「老爺，宮本先生求見。」

四

「什麼，武藏……快請！」

「是！」

佐渡掩不住臉上的喜悅之色。他笑嘻嘻地說：

「阿悠，給你說中了。可是，你怎麼知道呢？」

「我，是我向武藏先生祈求的，心裏……不是嗎，伯父想同武藏先生見面，我也想聽聽京城裏的消息。」

「哦，心裏……」

「噯，是的。我一直相信自己的願望會達到的，他會到這裏來的。」

佐渡對這少女心情的純眞，感到喜悅，也爲悠姬的心思邃密而吃驚。也許是她的心願眞個感動了武藏罷，他想。好在悠姬只是個十六歲的小女孩，假如已是十八、九的小姑娘，他也許不會讓她與武藏見面了。

旋卽，武藏被領到茶室，深深地低頭致敬。

「武藏，來得好。今天吧，明天吧，一直盼望着……武藏，近前來坐！」

「是……那個時候都承相爺的玉成……」武藏申謝着說：「原想就那麼離開，也許反是知恩感恩的道理；但突然又改變了主意，專誠來拜謁了。遲誤之罪，請您包涵。」

「不，原是一直惦念着的，但來得恰好，不早不遲。你大概也有聽到的，比武剛結束時，小

次郎的門下很有些風風雨雨的傳說，那也不過是一時的衝動，本藩該不會有輕擧妄動之輩吧。屢次進退得時，欽佩之至。阿悠，給武藏也來盞香茗，慢慢地聽聽當日比武的感想罷。」

「噯，——」悠姬靜靜地點上茶爐，送上一盞到武藏面前。

武藏呷了一口，端容說道：

「今天晉謁是向相爺道謝，但另有一件事想請示尊裁。」

「哦，另有一件事？」

「是的，一位自稱佐佐木高足的藩士，向武藏提出比武的通知。」

「同你比武？」

「自稱寺尾新太郎的一位武士。」

「什麼，寺尾！」

「唉——」

悠姬也不覺低聲驚叫。

寺尾新太郎是佐渡一直眷顧着的，在他的家中能自由進出，而且寄以很大希望的青年武士。

佐渡呻吟着，不覺衝口而出：「這個蠢才！」

五

武藏遞上新太郎的來信，說：

「收到了這麼一封信，想來這位必定是貴藩世襲的家臣，原想置之不復，就此離開的。但回頭仔細考慮，就是一走了之，武藏蒙上儒夫的譏諷倒無所謂，深怕因此誤了那一位的一生，因此左右爲難，來請示相爺的裁奪。」

佐渡的眼中閃過感激的眼光。

「武藏，難爲你想得周到。不錯，那個人確是本藩世世代代的家臣，主公以下，連我佐渡都另眼看待的一個青年。刀劍上雖不是你的敵手，可也不惡，是佐佐木門下出類拔萃的人才，不知怎地想入非非，竟會向你挑戰的？是啊，這一失脚不給他矯正，不僅是他本人，竟是本藩的不幸。總之，向主公諫明，善爲處理罷。」

佐渡領武藏到了客廳，說：

「武藏，不要拘束，隨意休息一回。阿悠，對這位先生不必隱瞞，慢慢地請敎京裏的消息也不要緊。」

這樣說着，便匆匆走了。

隨即送上來茶點糖果。而且不僅悠姬，連佐渡的夫人也出來陪着武藏。全藩都偏袒着小次郎，只有這一家人是支持武藏的。正因爲這樣，顯得格外親熱，武藏那一身異樣的裝束，在這一家人是不以爲怪的。

當然，武藏也放寬心來接受這一家的溫情。他對各種問題：寺尾新太郎的事，與小次郎比武的經過，近日京裏將軍府和大阪豐臣家的動靜，細細地解說了一遍。

不久，夫人離席，只剩下悠姬一人時，她的眼中閃耀着光彩說：

「武藏先生，我在京裏會同 先生見 過面的。」

「在京裏？」

「去年五月間，在光悅先生的茶會席上。」

「噢——那麽是我跟澤庵和尙去的二十一日茶會。」

「是的，江月和尙、信海和尙、松花堂的昭乘先生、茶屋的四郎六郎先生，也都出席的。」

「可是，爲什麽你會在京？」

「我是與秋的女兒。」

「什麽？與秋殿下的！」

武藏張大眼睛，驚叫着說。

「……那時，我跟光悅 先生學 畫和書法。」

「畫和書法……」

武藏也喜歡畫的。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從師學畫，只是把旅途中所得山水花鳥的印象，隨便畫在手頭的紙上。

「武藏先生，那時你離開了後，大家都在談論着你。」

悠姬目光炯炯地說。

六

「哦——談論着我……」

武藏微笑着說。悠姬却一本正經地——

「武藏是沒法敎導的漢子，難親近的漢子，獨自闊步的漢子……」

「哼——」

武藏臉上的微笑沒有了。

「……是決鬪的惡鬼，是劍術的毛蟲，不知愛，不知情，冰一般冷酷的人……」

「你也這樣想嗎？」

「是的，這樣不是太好了嗎？戰鬪，一生在戰鬪中的好漢——常勝不敗的好漢——那樣的一個人，決不屈服於任何人，是孤獨的，冷冰冰的好漢。我喜歡這樣的人。武藏先生，你以後也比武的吧，而且絕不會輸的吧。」

武藏眨着兩眼。這樣天仙樣美麗，又是天眞的少女，竟會說出這樣話來，是做夢也想不到的。而她的話，包含着不可思議的熱情，其中透出高潔的芬芳。

過去，武藏曾幾次受過女性的傾心相愛，但他把那些愛情一概謝絕了。是因她們的愛不能鼓舞他的勇氣，反使他的心情沉重，失去鬪志。女人，只是祈求愛人的平安無事，拖向庸碌的生活圈子裏去。——根據自己的經驗，武藏是這樣想着的。

而悠姬的熱情，却與她們的完全不同。武藏覺得悠姬說的話，給了他異樣的激昂。但他立即把情緒抑制下去。

「只是個十六歲的女孩，少女的夢，夢中的幻想……」

武藏的心中這樣嘲笑着。於是他笑着說：

「公主，我也許有一天會被打敗的。不，也許，也許與小次郎決鬪的那種場面，今後再也沒有了。」

「可是，江戶不是還有柳生一家嗎？」

「不錯……」

「武藏先生，請你去決鬥，而且贏了回來！」

「可是，戰鬥不僅單指比武。在我，人世就是一個戰場，我想戰贏他們。」

「我也要戰鬥的，但我還沒有戰鬥的力量。武藏先生，你能幫助我嗎？」

「得看時候，也許……」

武藏不知不覺這樣回答；他似乎又被拖進少女的夢中去了。風雲際會的細川侯一族中，唯一的反動者與秋的女兒，表面上德川和豐臣兩家在目前雖相安無事，但戰禍的端兆已瀰漫於京阪一帶，在這位少女艷麗的臉龐上，武藏像隱隱地見到前途的陰霾。

七

寺尾新太郎被召喚到主公忠興面前，受到重重的申斥。佐渡却從傍安慰着說：

「新太郎，你不肯偷襲而向武藏堂堂挑戰，其志可嘉。但你要曉得，連師傅小次郎都不堪一擊，你們怎是武藏的對手！哪，你該懂得主公的心意了吧？」

待新太郎垂頭喪氣悄然離去之後，忠興便說：

「我要見武藏，立刻宣他上來！」

佐渡勸告他說；

「不，殿下！這樣做對小次郎會顯得忘煞薄情，給別人也不好看。往後再等機會……」

話雖不錯，但佐渡的不肯給武藏引見忠興是另有理由的——是怕武藏那一身奇裝異服和怪相會引起忠興的反感，留下不良的印象。

幸好忠興接受了佐渡的意見。

辭別主公後，佐渡在另一室裏召見寺尾新太郎以下五個青年：山東、和田、宮脇、野田，都是佐佐木的高足，而且都是來日肩負細川家的崢

嶸青年。

新太郎受了主公的申斥，對武藏的決鬥雖斷了念頭，但心裏並不服貼。佐渡看穿了這一點，便對青年們說：

「現在我給你們引見武藏，隨我來罷。」

他偕同五個青年，逕回自己的府第。

武藏仍端坐在客廳中。

「武藏，把年輕人帶來了。寺尾、山東、和田、宮脇、野田——都是小次郎的高足。有什麼兵法上的話，說點給他們見識罷。」

「眞難得，幸會幸會，我就是武藏。」

武藏雖盡量溫柔地，環視了青年們一周，但武藏的這一瞥，像箭一般，把青年們火一樣燃着的敵對心，一瞬之間消於無形了。

只有新太郎一人，仍支撐着不爲所屈。

「我就是向先生請求比武的寺尾新太郎，可是主公不答應，不許我如願以償。」

新太郎挺着胸，昂然說。

「唉，那眞可惜。」

武藏把視線投注在新太郎的臉上，突然說道：

「不過，難得你有此願望，就在這裏比劃比劃罷。」

佐渡和青年們，都不覺愕然相視。

八

新太郎的臉，像是刹時蒼白了。

對武藏言決鬥，無異乎「死」的宣示。

「寺尾先生，來罷！」

武藏把腰刀連鞘伸出，雖依然端坐不動，但一股殺氣，如箭般逼向新太郎而來。

「恕罪！」

新太郎一躍而起，拔出大刀，擬在眉心正面。

佐渡以下在座的人們，誰都凝神屏息，張大了兩眼，那裏還有開口的分兒。

武藏兩手緊握着腰刀，靜靜地站起身來。要進擊就趁現在，新太郎心想。但就在這一瞬間，武藏的腰刀輕輕地向前滑了過來，新太郎的刀尖上像被一股潛力給壓住了。當然這只是一種感覺，武藏仍同他隔着四五尺，沒有挪動半步。

新太郎用全身的力氣想把刀向上擧，但手上如有千鈞之重，刀尖只是往下沉。他的兩眼已掙得通紅，額上的冷汗直往下淌。

武藏的腰刀突然一震，新太郎覺得手上一輕，刀尖向上微蹺。他抓住了這一瞬良機，擧刀過頂，用盡全身力量朝武藏頭頂砍下。

鏗鏘一聲……新太郎倒向武藏脚邊，大刀脫手而飛，在空中劃了一個圈子，倒挿在地板上。武藏用刀鞘的尖端，輕輕地壓住新太郎的肩頭。

「寺尾先生，恁地?」

「啊，先，先生……」

新太郎悲痛地叫道。

「好！」

武藏從他肩上輕鬆地抬起腰刀。

「各位，大家一齊來罷！」

說着，倏地跳下院子。青年們面面相睹，但勢成騎虎，已是欲罷不能了。

「一齊上前！」

佐渡也跟着喊道。

「好罷！」

不知道誰這樣叫了一聲，一齊跑到了院子裏。

「來罷！拔刀！」

「……」

四個人默默地拔刀出鞘。在他們面前，武藏兩脚平分，腰刀出鞘，拿在右手上，短刀提在左手，瀟洒地站開門戶。

「呀呀，雙刀流！」

佐渡張大了眼睛，一直想見識而沒有機會見到的，武藏的雙刀流。武藏運用雙刀的動機，一說是從他的父親無二齋的十字術中變化而來；一

說是從雙手擊鼓的手法中化出。武藏的雙刀這時已相當出名了，但他實際上却很少使用。與小次郎比武前，佐渡也曾提起雙刀流的事，但武藏却紅着臉說：

「不，這刀法還不曾完成，還得研究磨練，還得下工夫，將來也許自成流派。」

九

不曉得什麼時候，悠姬也出來坐在佐渡傍邊了。她的臉色蒼白，張大的兩眼像凍住了似的，貫注在武藏身上。

四條白刃圍成半圓，逼住了武藏的雙刀。這四個青年，雖够不上名人，但都是相當有成就的劍士，一旦受挫的鬪志既已重燃，形成了必死的反擊。當然哪，白刃出鞘的勝負，落敗就是死亡。

半圓在緩緩地移動。從枝葉間漏出的夕照，映在白刃上閃耀着白色的火炎，但武藏却把大小兩刀倒提在手上，刀鋒朝着地面，輕輕地，悄悄地站在當地。兩臉半閉，眼睛細瞇。那稍帶黃色的目光，像鬼火般射着異彩。

「嘶——」

隨着一聲怪異的吼叫，武藏前滑四、五步，小刀平伸，刹地擧起大刀。

「和田君！」

武藏向正面的和田平作叫道。他的聲音並不高，但有着足以貫穿對方胸膛一般的潛力。

「啊——」

和田的大刀脫手，身軀也隨着緩緩地軟癱在地上了。這一瞬間，他的錯覺上好像武藏的大刀砍進了自已的腦門。是的，假如武藏就此再進半步，揮刀向下，和田的腦門無疑的已被砍作兩片了。

「山東……」

武藏聳身向右，左手的小刀前伸，大刀向回拉至脇下。

「啊——」

山東彌七隨聲撲倒，雙膝落地，左脇下好像捱了一擊。

就在這時，宮脇也許找到了機會，怒叱一聲，從橫裏揮刀疾進，朝着武藏砍下。但「擦」地一聲，宮脇的大刀，被武藏交叉的雙刀夾住了。他仰面朝天倒了下來，而在下一瞬間，武藏却迅即轉向野田，雙刀交成「八」字，疾身而進。

「輸，輸了！」

野田以全力向後躍退，雙手據地。武藏靜靜地雙刀入鞘。

「各位，這該交代清楚了吧。」

說着，他又轉向佐渡施了一禮：

「請包涵放肆。」

佐渡和悠姬的臉上都回復了血色。

「武藏，雙刀的絕藝，佩服之至。各位，武藏若沒分寸，你們早沒命了，不要辜負他的一片熱情才好。」

他又回頭朝着悠姬：

「阿悠，武術的精妙，你也吃驚了吧。」

說着，莞爾而起。

十

那天晚上，在佐渡的府邸裏，以武藏為主客，新太郎等也相聚一起，開了一個小小的酒宴。佐渡的夫人和悠姬也都出來殷勤招待，雖然樸實，但賓主盡歡，極為愉快。

青年們對於武藏的劍術，人品，已是五體投地。師傅的小次郎雖强，是人所不及的天才，但武藏則是超人。天才是人的頂點，是有界限的。但超人則是超越那頂點和界限的存在。青年們對武藏的感想如此。失了師傅固然悲痛，但得超人劍士的知遇，却使他們沸騰起感激的心情。

他們像少年一般，目光閃閃地，提出許多兵法上的疑問向武藏請益。武藏也不厭其煩地，一件一件給以滿意的回答。

「先生，我們滿以為先生與佐佐木先生決鬪時會使用雙刀的，為什麼只用單刀——而且是木刀呢？」

不知誰提出了這樣問語。

「這是……雙刀是以寡敵衆的利器，但有時則以雙手一刀才能發揮威力。與佐佐木先生的場合便是。佐佐木氏是把長刀之利活用到頂點的名手。運用長刀，他是天下無雙的高人。要出奇制勝決非雙刀所能濟事，唯一的方法，就是奪彼長刀之利——意即使用比他更長，更重的武器。所以我才利用廢櫓，削成四尺二寸的木刀。我用這個長傢伙，使佐佐木燕子翻身的絕技也無從着力。武藏的勝算，在那個時候便已穩操左劵了。」

一座肅然，聽者莫不深為驚服。

暮春的夜晚，在昂奮、愉悅的歡聚中漸漸深沉。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大家都在歡樂的熱情中陶然而醉了。

第四章 首途

一

因佐渡的斡旋，武藏與寺尾新太郎等五人締結了師弟之盟。當天深夜，待婦女們退去之後，在淨室內另外設席，釃酒神前，結爲師弟。

其時，武藏對青年們悄然說道：

「我們雖結了師弟之約，但不曉得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給你們親自指點。但讓我們的心，緊結在一起罷。有一件事特別付託各位的，就是佐渡先生的事——佐渡先生當然是細川家的柱石，希望各位能爲佐渡先生的股肱，同爲主公出力。還有，是悠姬公主的事……」

說着，他滿含深意地望着佐渡。

佐渡頷首接口說：

「哦，讓我對你們推心置腹說明罷。這是絕對不能讓外人知道的，阿悠雖是我家夫人的姪女，但不是我的血親，是主公忠興與殿下的二公子與秋殿下的獨女。」

青年們因事出意外，愕然驚顧。武藏接着說：

「反抗德川的興秋殿下的公主，能把她迎養在自己府邸中的佐渡相爺的果敢，實在是彌足珍貴。縱觀大局，德川、豐臣兩家的糾葛是無法澄清的。換句話說，總有一天，會有禍患降臨於悠姬公主，甚或相爺的身上。武藏囑付各位的，就是萬一變生不測之時，請各位能爲相爺的左右手，同來守護悠姬公主的安全。」

「是，我們竭力而爲，死而無悔……」

青年們激動地答道。

「聽了你們的諾言，我也放心了。像武藏剛才說的，在這種驚濤駭浪中撫養阿悠成人，眞非容易。萬一這一消息外洩，傳到將軍家去，連我都不能置身事外。但我爲報答與秋殿下的知遇，

同時也爲了發展阿悠的才能，那孩子確是不可多得的才女，是不能讓她埋沒的。」

佐渡和武藏又談了些悠姬的才能及爲人。之後，佐渡突然變換了話題問：

「武藏，今後作何打算？」

「相爺，我想趁這機會到九州各地巡廻一番。九州是自古以來的武勇之地，一定有隱姓埋名的兵法家，我想去向他們請益劍術，磨礪自己。再則，踏遍山川大澤，鍛鍊身心……」

「哦，那也很好。」

「可是另有一件未了之事，須得先訪一趟築前的黑田家。」

「黑田家？」

「是很早以前曾提起仕宦的事，昨天也有信使專程來到下關。」

「唉，仕宦？」

「現在想起來只是無稽的夢想，那時倒認眞地想進宦途，迎妻室，過一個安定的生活的。哈哈哈……」

武藏不覺寂寞地笑了。

二

武藏是沉默寡言的人，尤其是自說身世，眞是絕無僅有的事。今夜却說順了口，滔滔不絕地一瀉千里：是因爲戰勝小次郎得償宿願而心情輕鬆？也許是因佐渡一家溫情的鼓舞？

「你想，我也是人子，也有女孩兒家傾心我這到處爲家的人。」

武藏囁嚅着說：

「是童年的同伴。但我是一個兵法修業的人，過的是流浪的生活，是在生死搏鬪的世界中過活的人，怎能談得上兒女私情。後來那個女孩子也登上流浪的旅程，去年秋間，在備後鞆津的旅館裏偶爾重逢，已是病得奄奄一息了。我覺得她可憐，當時便想迎娶爲妻……」

「唉，武藏，你居然也有那樣的軟心腸。」

佐渡很感興趣地揷口說。

「是的，當時眞是這樣想的。而且下決心與小次郎的比武倘或僥倖不死，前往早有成議的黑田家出仕，好好地定居下來。」

「啊，武藏這倒是正路，讓黑田家把你奪去雖然可惜，但本藩目前又不能立卽用你，黑田家却也不錯。武藏，這是一件好事情，待你出仕後，媒人由我佐渡來做罷，立卽把那女郞迎娶過來。」

武藏搖頭說：

「相爺，開頭我不是說的嗎，那只是無稽之夢。我這次到黑田家，就是爲的辭去前議的仕宦一事。」

「哦，那又爲的什麼呢？」

「以前，我以爲打贏了小次郞，我的修業可謂告一段落了。但現在看來，比武就像山峯一樣，過了一山，前面又有一山，在那山脚下是煞不住自己的脚步的。」

「這樣，那個女孩子眞太可憐了。」

「這是沒辦法的事。我是以劍爲生的人，我所走的是險惡的戰鬪之路，只容一人踽踽獨行的小道，是要離開親人的冷冰冰的一條羊腸鳥道。」

「原來如此……」

佐渡靜靜地點頭。青年們不覺肅然起敬，注視着兵法家嚴厲的臉。

這些話，悠姬在隔室中都聽見了。她不是有意來偸聽他們的談話，是到隔室剪燈檠的燈芯，偶爾駐足聽到的。

「我也要走這樣的路！」

悠姬心想。連綿的山脈，美麗地閃過她的眼簾。

三

翌晨，武藏布袴革靴，把僅少的行李結成包袱斜繫背上，完全以一個武藝修業的遠行武士的打扮，辭出了佐渡的府邸。

這是一個新的出發！

自從打垮了命中注定的尅星佐佐木小次郎之後，給武藏帶來了新的轉機。昨天爲止的修業，唯在追求强敵以一決雌雄，爲此而身心不懈鬪志益然。但時至今日，似漸見鬪志消沉。不，非是鬪志消沉，是他再也找不到像小次郞那樣足以鼓舞鬪志的强敵了。

於是，在他的心中湧起優裕與自信。假如武藏也如其他普通的兵法家，也許會像他前夜對佐渡說的，出仕爲官，過起平靜的家庭生活來了。

但天生的鬪志與對寶劍的熱愛，注定了他的命運，讓他向另一戰鬪的天地中邁進。

他那戰鬪——他自稱爲「修業」的——對象，也許就是他自己的心靈？也許是整個宇宙，整個社會？也許是神，是佛？也許是權勢？

他的前途，當然是波瀾起伏，困難重重的。而最可憐的，是在備前軻津養病，一心期待着武藏佳音的，名叫阿通的薄命女郞。但今日的武藏，再也沒有餘裕顧到那些個了。

佐渡一家，送武藏到大門口。

「武藏，你當然自能檢點，樹敵太多，路上千萬小心。」

「是，武藏自會留意。」

「寒暑不一，路上保重。」

「相爺也自珍重……」

「武藏先生，回來時請你務必再光臨……」

悠姬也依依不捨地說。

「謝謝你，後會有期……」

武藏跨出大門，寺尾新太郎等五弟子已等在門外，是來送師傅到郊外的。武藏闊步向前，他的異裝再度散發出隱隱的殺氣，威嚴四佈，行人側目。

可是他的臉上却比昨天開朗光彩得多了。佐渡府邸中的一天一夜，在武藏是與小次郞比武一樣，有着重大意義的。佐渡一家人對他血親一

般的愛，溫暖了武藏孤獨的心田，在他是一生所未有的經歷。而最使武藏驚異的，則是悠姬的出現。

悠姬在武藏幽暗冰凍的心田一角，燃起了一盞小小的燈火。那決不是世俗所謂的愛情之火，但那是微微溫暖着心靈的光。武藏雖不自覺，但也無端的感到快樂，而在那快樂之中，隱現着未知的世界。

到了城外，與門弟子寺尾新太郎等分手後，武藏便獨行踽踽，沿着海岸前去。

這時，行裝打扮的鴨甚內和鈴姑兩人，不知從何處猝然出現，喁喁私語着，若隱若現，跟蹤在武藏後面。

四

「眞奇怪！」

鈴姑望着武藏的背影，悄然自語。

「什麼事奇怪，鈴小姐？」

「我是說我們的遭遇，小次郎倘能再堅強些，打贏了武藏，我是武術教頭的夫人，你便是總管，平平安安的過日子了……不過，我可不是捨不得，儘發牢騷。我眞想在那冷酷漢的胸口上，給挖穿一個大窟窿！甚內哥，我聽到武藏的傳說……女人是修業的大敵，決不留戀……」

「眞是的。我的主人有馬喜兵衞被武藏擊斃，是十七年前，當時那厮還只是十三歲的猴崽子，却害得我家破人散。好不容易到京裏攀上吉岡家的總管，那小鬼也跟蹤而來，又弄得我投奔無門。從那時起，我便認定武藏是我不世之仇了。他眞是沒有淚，沒有血，人類的公敵呀……可是，鈴小姐，到長崎跟洋人去學短槍，倒是個了得不的主意哪。」

「哼，這也是沒奈何呀。叫我這連短刀都沒有拿過的女人，除此還有什麼辦法呢？」

鈴姑原是結城中納言秀康城下街的一妓女，那年與小次郎偶然邂逅結下孽緣，自京都、大阪

、江戶，一直服侍着小次郎，做了他的陰影裏的女人。做小次郎的正式太太，鈴姑是做夢也不曾想到的。所以小次郎接受細川家的邀請時，鈴姑也斷了念頭，以爲緣份已盡。但想不到小次郎竟專使接她前往，並答應她看機會扶爲正室。

「甚內哥。」

鈴姑一瞥甚內說：

「你的主意，不是也了不起的嗎？」

「你是說高田又兵衞？」

「是呀，年紀雖輕，却是槍法的名手。」

「可不是嗎！同小次郎先生能打個平手哪。從那時還不到兩個月，一定仍在九州的什麼地方，待我找到他，說服他去對付武藏……哈哈哈。」

甚內高興地笑着說。

高田又兵衞是伊賀的浪人，自少隨寶藏院掌院胤榮習槍，胤榮死後，與現在的掌院胤舜同被推崇爲當代使槍的雙絕。當年二十五歲，從四國到九州，與小次郎交手後，就此南下。

這確是難惹的好漢，武藏怕也不易對付，難怪甚內發出快意的笑聲。而且甚內的口袋中，除了這一着棋，還有着許多張王牌哩。

「鈴小姐，縱使高田落敗，長崎還有霞石太衞門，肥前深堀有雷電十五郎，矢部有築紫朱門，肥後的相長，則有丸目藏人佐徹齋。尤其是徹齋，是上泉伊勢太守的四大天王之一，一般傳說，他的劍技勝過同門的柳生但馬。鈴小姐，你假如不快些練成短槍的名家，怕會坐失良機，不能手刃武藏的。」

甚內不覺又與高彩烈地放聲大笑。

第五章　分道揚鑣

一

慶長五年，築前五十二萬石的領主黑田長政所坐鎮的福岡城，明治年間與當年中日海運要港的博多灣合併，就是今日的福岡市區。

武藏進了福岡城，首先去拜會的，是早先替他向黑田侯拉攏的該藩重臣平賀賴母的府邸。一直跟蹤武藏而來的鴨甚內和鈴姑兩人，看實了武藏的落脚地，便掉頭向博多灣方向走去。他們也曾聽到武藏有出仕黑田侯的消息。

「甚內哥，不曉得確不確實，說是武藏要出仕……」

「這——個，以武藏過去的作風，大有可疑。」

「我也這樣想，第一，武藏壓根兒不是塊做官的料子。」

「可不是嗎，那副妖怪一般的模樣，要用他的人也得考慮考慮……」

兩個人不知不覺到了碼頭。博多灣本來是日本與大唐的交通重地，曾經盛極一時。謙倉時代（元至元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東征日本，也以博多一帶為目標，沿海商民逃避一空，頓成廢墟。及至豐臣秀吉討伐島津南下九州時見此情況，深為惋惜，乃接受島井宗室、神屋宗湛等獻策，重整博多灣，漸復舊觀。

這時已近黃昏，港灣中帆影點點，碼頭上却很少人跡。兩人在港灣中搜索了半晌，甚內突然叫道：

「啊，在那裏，在那裏！」

「不錯，有菱形十字的標誌，不會錯的。」

「喂——呂宋船！」

甚內向一艘拖駁高聲呼喊。

「喂——」

對方有了答應，一個彪形大漢走出船頭。甚內望了望四面，悄悄地在胸前畫了十字。船上的大漢點頭，坐上舢板，向岸邊划來。

那大漢上岸後，鈴姑對他低聲說：

「我是替小倉的長倉幸太夫先生送信給菱屋的十兵衞先生的，請你帶我上船去。」

大漢向他們兩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才點點頭說：

「那麼，請上船罷。」

鈴姑回頭望着甚內說：

「甚內哥再見，到長崎再會……請你珍重。」

「鈴姑也珍重。」

鴨甚內眨着眼，看着鈴姑跳上舢板，被送到呂宋船上去了。海面上映着晚霞，是一片的紅流。

二

平賀賴母告訴武藏，本藩權要內定以三千石延攬武藏，主公黑田長政也有了委派武藏擔任兵法總教習的心意。

「多謝關注。」

武藏只是淡淡的道謝，並沒有表明自己的本意。

這仕宦一節，也非武藏所干求，是對方所提出的。而所謂內定，實在只是「內定」而已，最後的奪決，還有待武藏與長政侯見面之後。

雖說早有成議，但雙方見面後如不協調，還是不算數的。所以當時決心出仕時，武藏便曾對居間斡旋的平賀賴母表示：

「一切待謁見黑田公後再從長計議……」

而絕意仕宦的今日，且看長政侯的態度，回絕的措辭自有不同。武藏是絕對不肯與人言質而失去行動自由的。

不數日，長政侯有了正式召見的意旨。那天早上，賴母特為武藏定做了一套禮服。

「這倒不必。」

他一口回絕，仍穿着隨身的白綾夾衫，頭髮也未整理，只是用五指向後一梳，隨隨便便跟著賴母上城。

那裏有這個打扮上殿謁見的？長政侯是戰國時代出色的名將，而且是出名的急躁性子。今天的謁見果能順利與否——賴母對此開始感到不安了。

是正式召見的排場。長政侯與世子忠之居中，家老以下的家臣兩邊侍坐；其中不乏天下知名的豪傑之士。他們正襟危坐，在等着瞻仰這位一劍擊斃小次郎而享譽全國的劍客。

不久，平賀賴母在大廳外俯身稟道：

「作洲浪人宮本武藏應召求見。」

長政侯的目光如炬，沉聲說：

「准予晉見，着即上殿。」

這時長政年方四十有六，適當盛年，目光烱烱，儼然是馳驅戰場的名將風度。

賴母回頭叫道：

「宮本氏請進。」

內侍打開殿門，百餘雙眼光一齊向門口掃射。在衆目貫注中，武藏悠然出現，直視正面的長政，前進三四步……站在賴母傍邊，俯身稟道：

「在下宮本武藏，承君侯寵召，不勝榮幸。」

他那氣慨，沒有一分的空隙。長政侯無言，默默地只用如電的目光凝視着武藏。家臣們被武藏那身奇異的服裝，不敵的氣慨，修偉的身軀所懾，肅然凝神注目，悄然無聲。

三

「武藏，近前。」

長政侯好不容易開了口。

「恕罪。」

武藏挺身，前進，直至長政侯前，端容就坐。

「武藏，聽說你身經五十餘次決鬪未嘗失手

，可是眞的？」

長政侯的語氣犀利，一開頭便隱含着責備的口氣。

「是，仰君侯鴻福。」

武藏的聲調，還是一樣的低沉。

「在京都與吉岡家決鬪時，在一乘寺擊斃少年又七郎，不也太過殘忍了嗎？」

「年紀雖少，也是敵方的一員大將，若謂過錯，罪在調遣又七郎的吉岡一族。」

「哦，在船島與小次郎比武時延誤了約定時刻，又作何解釋？」

「若謂因此而精神動搖，我不得不爲小次郎婉惜。」

「小次郎已是一劍而倒，再加上第二劍，豈非超越比武的限度？」

「小次郎，不愧爲天下第一流的劍士，身雖倒地，鬪志未埋，那時武藏如稍有大意，早在他的長刀下飲恨終身了。兵法家的比劃，是以生命爲孤注的，非至最後一瞬，勝負仍未可卜，是不許有一絲一毫姑息的。」

這時的武藏，也像他所說的話一樣，毫不姑息，臉凝秋霜，有咄咄迫人的劍氣。

「哦，好武藏！」

長政侯不覺自語，再給武藏銳利的一瞥，回頭吩咐近侍說：

「拿酒盃！」

內侍獻上金盆，上置朱紅描花的金漆大盃和酒注。長政侯親自灑了滿滿一大盃清酒，一口而盡，把酒盃遞給武藏說：

「武藏乾杯。」

武藏雙手捧杯，也一飲而乾。

長政侯顯得很滿意，轉爲和顏悅色地問：

「武藏，今後意將何往？」

「萍蹤浪跡，隨興所之，打算在九州各地周遊一趟。」

「哦，博多灣，太宰府，箱崎，本藩領內名

勝極多，慢慢地消遣罷。」

「多謝君侯。」

「那麼前途珍重。」

「祝君侯安康。」

武藏深深一禮，靜靜地站了起來，也與來時一樣，視兩座如無人，目不傍顧地翩然自去。

四

武藏去後，平賀賴母慌忙上前：

「殿下，武藏任命一節？」

長政侯裝聾作啞地說：

「什麼，武藏？你不曾聽見嗎？」

「是。」

「你還不明白嗎？哈哈……命官一節，早已作罷了。」

「是。」

「俺不歡喜這樣的人。他那態度、面相、眼神……沒有一件討人歡喜的。各位以為如何？」

長政侯環視着家臣說道。

母里太兵衞上前進言：

「殿下，太兵衞與主公同感。也許這是近今年輕兵法家的通病，裝模作樣，自視不凡，令人莫測高深。」

母里是黑田家的豪者，屢建戰功的得力之臣。

「其他各位，有何意見？」

「是的，總而言之，像他那個樣子，是難作大藩家臣的。我們原是聽說工夫了得，才向主公推薦，可是今日一會，眞是聞名不如見面……」

家老中的一人如此回答。環顧一座，大多數——尤其是權要大臣，差不多觀感皆同，沒有一個對武藏表示好感的。

「忠之，你以為如何？」

長政侯回顧世子忠之問道。忠之久居江戶，最近才返國不久。他亮着眼睛問道：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新時代兵法家。」

長政侯不覺也亮着兩眼。

「哦，新時代的兵法家！也許是的。誠然是不可多得，是萬人選一的兵法家，我也這樣認定。他早已見到我無任用之意，隨機應變，無懈可擊，確是敏捷練達之士。」

「父親，在我看來，武藏本人原無仕宦之意……」

「什麼？武藏本人……？」

「是的，看他那一身打扮，目中無人的氣慨，雖然語卑辭謙，但他的心目中卻自視與父親處在對等的地位……」

「哦，不錯。那麼今天的這一回合，是為父的落敗了？」

「不，假如父親的語氣流露了任命之意，那便被武藏占了先機。父親的應付也恰到好處，且能制敵先機，可謂棋逢敵手。今日之會，我以為是平分秋色，眞是難得的盛事。」

「是嗎？哈哈哈哈……」

長政侯不覺豪爽地放聲大笑。

話分兩頭，武藏從宮中下來。回到平賀的府邸，便忙着整理行裝，準備上路了。

平賀賴母垂頭喪氣地到了家門。見到武藏：

「唉，武藏，武藏氏，足下的出處，主公的心意，教賴母如墜五里霧中……」

說着，不禁搖頭嘆息。

五

武藏的仕宦沒了下文，使黑田侯府下的青年們大感失望。青年們雖從前輩口中，批評武藏比武的作風而難免有些風言冷語，但他們對這位名聞全國的年輕劍客，仍抱着新奇的憧憬和仰慕之情。這一點，他們與出身佐佐木小次郎門下的，小倉城細川侯府下的青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雖說後來細川藩下的青年，也在武藏的實力之前傾心相愛，俯首聽命。

他們偶爾相聚，便提出此一事來。

「是重臣們沒用。」

「主公垂詢時，他們推薦在前，據說竟沒有一個人稱讚武藏的。」

「殿下和世子都對武藏的實力十分讚賞，否則怎會當庭賜酒……假如重臣們能助一臂之力便好……」

「唉，後藤又兵衛辭退在前，現在又坐失武藏。」

「說來說去，是武藏的來頭太大了。」

青年相聚，就以武藏為話題而罵重臣的無能。後藤又兵衛雖也是黑田的家臣，但是位儕王侯的大人物，前年聲言不滿主公長政的作風，戈矛槍砲全副武裝，堂而皇之退出福岡城。他原是傾向豐臣的；他的專橫和不滿主公長政的論調，也許只是借為投奔大阪城的一種藉口。

「可是各位，像武藏那樣的兵法家，也許再無第二次相見的機會，我們趁早趕了去一覩風采，聽聽他的談論。諸位以為如何？」

「是極，是極。但不知是否仍在平賀府邸？」

「不，昨夜聽說轉到同族的武田家去了。」

「那麼，我們趕快前去罷了。」

這些青年，是城內練武館裏的首腦人物。

但說這話時，武藏已辭別武田家，沿着博多灣的砂灘，正向名島那邊緩步而去。這一帶海邊，正是白砂如雪，翠松似蓋，風光明媚，令人心曠神怡。洗刷砂灘的浪花，受着玄海的巨浪推動，勁强有力，間以松籟濤聲，又令人歡欣鼓舞。

武藏身在其中，想起自己長長的流浪，想起宇宙的遼廣，感慨萬千，頓與「羨天地之無窮，渺滄海之一粟」的感懷。

「要使自己更偉大，更曠達，憑着這把寶刀，踏破天涯海角……」

他撫着寶刀伯耆安綱，踏着如雪的砂灘，昂首闊步而前。

這時，突然從松風浪語間傳過來一陣年輕的呼聲：

「先生！」

「宮本先生！」

六

武藏愕然回顧，戛然停下脚步。

一羣年輕武士，向他飛奔前來。

「先生，眞對不起，無端躭誤了你。」

「我們都是黑田藩士。」

「無論如何 想見先生一面，當面請你 指點。」

他們仰望着武藏說。他們的眞情，打動了武藏的鐵石心腸。他亮着眼，臉上浮上微笑。

「那眞難得……我們談談罷，就在這裏。」

武藏點頭，邀青年們進了綠草如茵的松林之間，在草地上團團地坐下來。

「先生，兵法的精神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一個高高的青年先開了口。

「唉，這一層連我都未曾領會到，要不，我只能够根據自己過去所踏的路，奉告各位『克敵制勝』一語。制勝之道，克敵之法——我以為就是兵法的根本。至於如何斬荆闢棘，到達那個境界，就得看人人的緣法了。」

「這是什麼意思？」

「譬如說，我們為了制勝，便非苦修磨練不可。為了修練，便非得屏除欲念，絕意愛情，忍受困苦，超越生死不可。何況我們憑一把劍來斬荆除棘，所開拓的是未知的新世界，是未知的人生，而且是深不可測，永無窮極的。」

「先生，對於人生，你也曾有過苦惱嗎？」

一個紅臉的青年問。

「當然有，而是苦惱的連續。我為了克服那些苦惱，才不斷地奮戰。」

「結果怎樣呢？」

「我在不斷地向前邁進，但不知是否制服，苦惱仍在我的腦中蠢蠢欲動。」

「有沒有愛過女人呢？」

「有的，但我把愛情一刀斬除了。」

「先生，聽說決鬥時奪取了不少人命，關於這一點呢？」

另一個青年問道。

「人命是可貴的，我深深地感到罪惡。可是兵法之道是嚴酷的，同那些罪惡感也非宣戰不可。」

「兵法，究極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我從來除了克敵制勝之外沒有想到別的，但每經一戰，似乎打開了人生的另一扇門扉。這些門扉，也許無止境地繼續下去，但假如讓我的夢有實現的一天，我會發現宇宙的至理，到達自由無碍的境地，創造絕無苦惱的人類世界。我想拿這種境界，作爲自己兵法修業的終極目的。」

「先生。」

最年長的青年，蒼白着臉問道：

「先生以爲殺戮決鬥的那一邊，才有天國嗎？」

「也許是的，你是？」

武藏給那個青年投以銳利的目光。

七

「我以爲只有愛才會領我們進天國，那是唯一的一條路。」

那青年滿溢熱情的說。

「你是基督教徒嗎？」

「我不是敎徒。但我以爲他們所說的是眞理，頗爲動心。」

武藏瞑目頷首，但立即張開眼睛說：

「我也在京裏聽過神父講道。他們所說的愛和佛敎的慈悲，我以爲都沒有錯。也許有那麼一天，我會去追求上帝的愛，或者去求我佛的慈悲

。但目前不成，我的人生是把一切托付於劍的，擋住在我的面前的，都是我的戰鬪的對手：上帝也罷，佛陀也罷，也無論愛與慈悲……我是被詛咒的人，但這是沒有辦法的，那不逞的反抗，正盤據着在我的心靈深處。」

靑年們以驚嘆、讚美的目光凝視着武藏。在他們的眼中，武藏已不是一個兵法家、劍客，簡直是一個苦行的頭陀。

對一切事理都輕下判斷而諄諄告誡的前輩；一心立功沙場的豪傑；安於妥協與曲從而自詡賢明的老臣；爲環境所左右而奄無生氣的中年人；不問上帝，佛老，不問任何政權，俯伏在既成權威之下而一無疑義的諸侯國君；這些人們與武藏之間，有着多大的距離呀！武藏，他面對着人生而一絲不苟。在他的面前，沒有妥協，不容許有絲毫的含糊。沒有感傷，也沒有陶醉。

他是多麼堅强的一個人呀！但青年們，因而領悟了武藏的苦惱，他的孤寂。

「先生！」

其中一人像突然驚醒似地叫道。他的手中擎着酒餅。

「先生，請你與我們同乾一杯。」

「謝謝你們的厚意。」

武藏從另一青年手中接過杯子，注上滿滿一杯。

青年們輪流把盞，互相乾杯。

「先生巡廻九州，敬祝健康……」

「我們也誓必奮戰到底——磨練劍術……」

青年們口口聲聲迸發出激昂感動的言辭。

武藏蒼白的臉上，染上一片興奮的紅潮。

「謝謝各位。與佐佐木小次郎決鬪之前，我沒有與各位青年見面的機會，周圍的人們都敬遠着我，說武藏是冷酷的，可怖的人，而我也沒有與青年談心的餘裕。我本來沒有師承，也沒有弟子。現在我才知道，唯有青年們蓬勃的心靈，茁

壯中的靈魂，才是我的朋友。我祝福各位，永遠年輕，永不衰老……」

武藏說着說着，無端想起小倉的青年們和堅强的悠姬，也想起臥病在納津的阿通。

松風颯颯，呼嘯在樹梢。

第六章　刀與槍

一

話分兩頭，鴨甚內在博多灣與鈴姑分手之後，找到幾個曾在佐佐木門下的藩士，透露了自己的心意，分途去打聽高田又兵衛的行蹤。結果，知道又兵衛正逗留在肥前鍋島侯領下的小城。他獲知武藏出仕黑田的事已成過去，便興高采烈地比武藏先一脚離開福岡，西下肥前了。

甚內曾親眼看見又兵衛與小次郎的比武，雖不是眞刀眞槍，而且勝負未分，雙方各無傷損，但對又兵衛槍法的矯捷，氣勢之烈，小次郎都爲之咋舌，嘆爲「天下無雙」。

因此，在甚內想來，以又兵衛的實力去對付武藏的劍術，是綽綽有餘的。再加上又兵衛出身的寶藏院，曾於數年前吃了武藏一次大虧，被擊斃一個門徒。當時又兵衛雖已離院，這一事該不會不知道的。

「嘻嘻嘻，憑我三寸不爛之舌去說動又兵衛的鬪志，煽動他用眞刀眞槍去向武藏決鬪………」

甚內一路走一路想，越想越得意，不時發出會心的微笑。但他唯一擔心的，是決鬪時的鎭定，又兵衛怕會不及武藏的練達。

又兵衛有着兵法家獨特的激昂氣慨，容易激動，是說一不二的剛直青年。他沒有小次郎那樣的深謀遠慮，也沒有武藏那麼冷靜沉着。

「且不管這些，有我甚內爺爺亮着眼睛跟在後面，再也不會像小次郎那次一樣大意的了。」

甚內摸着自己的下巴，翻來覆去的推想，自問自答地安慰着自己。

多年來跟蹤着武藏，甚內自以爲對武藏決鬪時的作法已十分清楚。船島比武時，他並不是沒有想到武藏會出奇制勝，但對小次郎的實力太過

相信，在計謀上也以為小次郎未必不及武藏，所以默不作聲，沒有給小次郎提醒，以致鑄成大錯。

那天夜裏，甚內在二日市歇脚，第二天從築紫越肥前的基山，加快脚步，當天夜裏趕到了鍋島侯三十五萬七千石的城下佐賀。落店後，知道高田又兵衛住在小城的藩士松限玄道家中，指導着他家青年武士的槍法。

第二天早上，甚內換了衣服，置辦禮品，到了小城。

小城距佐賀三里，是鍋島勝茂次子，肥前太守元茂的封邑。一條白皚皚的大道，橫貫築紫平原，蜿蜒地直通西北。遠遠地望見背枕的連山，籠罩在五月的炎陽下。

二

距小城的城下約半里許，甚內聽見背後馬蹄得得的聲音。他本來是個胡賴漢，加上蹄聲距離尚遠，便仍悠然向前，不以為意。想不到馬的速度竟出乎意外地迅速，逼至身後來了。

「啊啊！」

甚內慌忙避開。同時，三四個騎馬的武士，箭射般掠過他的身邊，如飛過去。

剛在這時，領先的武士頭上所戴麥桿笠，被風刮了下來，滾在路邊。疾馳中的馬上武士，當然沒有工夫回頭去檢。而在這同一瞬間，另有一騎疾如流星般掠過甚內脚邊，馬上的騎士微傾上身，用左手把它撿上。

「呀呀！」

甚內的眼睛一亮。就在那一俯仰間，一眼瞥見，馬上騎士的側面非常面熟。

「啊，對了！是高田又兵衛。」

甚內不由自主地急急趕上去，大聲地呼喊：

「高田先生！高田先生！」

可是，馬背上的人正在迎風而馳，當然無法聽見。人與馬，瞬刻間隱在滾滾的塵土之中去

了。

甚內緩下脚步，心中盤算着說：

「眞了不起，好騎術！確是騎術中的大坪流派。哦，這個年輕小伙子，工夫竟出人意外的了得！」

甚內自己雖無一技之長，但對於武藝上各門各派的識別却有相當成就，一見便知道高田又兵衛的馬上工夫是大坪流派，眞也不易。

人家只知道高田又兵衛是有名的槍手，殊不知他對大坪流的騎術，實已到達高人的地步。這次在小城，這件事不曉得怎麼被人知道的，終於擔當起城主元茂的騎術教練，剛才就是陪着元茂作遠程馳騁回來——落帽的武士就是元茂。

躊躇滿志的甚內，進小城後先不落店，就此一直到了松限玄道家。

「請老哥通報高田又兵衛，說是前佐佐木小次郎家總管鴨甚內專誠拜謁。」

他向門口一說，便被領進客廳，又兵衛也就出來了。他的年齡才二十五歲，眉目秀麗，肌肉堅實，是一個爽朗明快的青年。

「呀，甚內哥！」

「高田先生，恕我疏闊。」

「唉，想不到佐佐木先生竟遭此不幸………」

兩人相對而視，感慨無涯地默然了半晌。

「可也眞難得，承你遠道枉顧。」

「是呀，到博多知道您老駐馬小城，便急急地趕了來了。」

「哦，眞是難得。我也急急乎想知道與武藏決鬪的詳細情形。那麼樣的一位高人，竟在武藏一擊之下失手，眞令人不敢相信。甚內哥，不必客氣。這裏的主人玄道先生很有義氣，在城裏名氣高，人緣極好，不急的話，就在這裏躭擱下來如何？倘或有意，可請玄道先生斡旋，弄個一官半職，未嘗不可。」

又兵衛對鴨甚內寄以極大的同情和厚意，竭

誠相邀着說。

三

武藏與小次郎間決鬪場面的解說，甚內的陳述是極爲精彩的；當然攙雜着若干虛構的事，加醬加油數說着武藏比武時的詭詐，藉以煽起又兵衞對武藏的敵愾心。

他是一眼便看出來的，又兵衞對小次郎寄予同情，對武藏滿懷着敵意。旣然如此，現在就得讓他理解武藏的戰術，萬一誤認武藏爲儒夫，以爲他的獲勝是單靠卑劣的手段僥倖而得，難免使他重蹈小次郎的覆轍。

但甚內以異常的熱情所陳述的那些一言一語，隱藏着堅靱强烈的壓力，飄漾着奇異的魔力，使又兵衞爲之感動，喚使了他的鬪意。

最後，甚內抬頭加重語意說：

「您可明白了吧？佐佐木先生所以落敗的原因……武藏的做法，是自始至終不逸出理路的，他從提出決鬪向小次郎挑戰的那一刹那，便開始進入戰鬪，綿密地立下計劃，把握一切勝利的條件，而於對陣的一瞬間，收到全盤的成果。」

「原是，但以佐佐木小次郎那樣的人物，竟也沒有注意及此，眞是可惜。」

又兵衞惋惜着說。

「可是：高田先生，事前看破武藏的計劃，眞是談何容易！若以常人的頭腦，可謂絕不可能。譬如說，那時武藏會帶木刀出場，當時又有誰能預料得到呢？」

「哦——」

「那麼，怎樣才能對抗武藏呢？唯一的方法，是讓武藏不能有一刻策劃作戰的猶豫！」

「不錯，但不給他猶豫的時間，不是等於突襲了嗎？」

「正是。」

「那不是比武，而是暗殺了。」

「不，不同的。是與武藏站在同一的理路上

，從提出決鬪同時，立卽開始戰鬪。用這唯一的方法，制敵先機。」

「但是，不過……」

「高田先生！」

甚內搶先，用深沉的聲調說道：

「不要把決鬪看得太容易了。武藏是賭着生死來決鬪的。一旦落敗，就此斷送了一生。所以，他是非得抱着必勝的決心不可的，武藏的超人頭腦，便是緣此而產生；包括行動之前，虛虛實實的部署。這樣的決鬪，才是眞正的決鬪，是貫注全身全靈，死而無悔的大丈夫的勝負。我以爲武藏的想法是正確的。」

「那當然。」

原已紅潤的又兵衞臉上，更染上一層興奮的緋色。

「高田先生，聽說武藏先探筑前、筑後的名勝古蹟，經由佐賀城下前往長崎。這樣說來四五天內該會到佐賀了。」

「當然，決不讓武藏安然過去！」

「戰鬪是早已開始了。高田先生，早定作戰的方針罷！」

又兵衞是早已成了甚內的囊中之物了。

四

武藏在佐賀城內露臉，正如甚內的預料，是第五天的午後。他在落店打尖之前，先在城廂裏兜上一圈。

佐賀本來是龍造寺家的領地。鍋島直茂繼爲領主，是天正十二年；現領主勝茂是鍋島家第二代的領主。居城稱「龜甲城」，面積二十四萬坪，繞城一里，是一個堂堂的大城。

鍋島家雖有不少能征慣戰，馳驅沙場爲主公出力的豪傑之士，但在兵法家方面，却很少堪與武藏匹敵的第一流劍客。

「哦，好一條大漢！」

一路上他好幾次碰到擦肩而過的武士，這樣

順口讚嘆着。到了大手門前，武藏偶然發現一個浪人跟蹤着自己。是三十五、六上下，相貌古怪，眼神詭詐的中年人。

「呀，煞是作怪。」

難怪武藏起疑，那正是視武藏爲不世之仇的甚內，三天前便在街頭巷口張羅着等待武藏的出現了。

「什麼人呢？眞怪……」

武藏拚命地思索，但怎麼也記不起來。

武藏打垮有馬喜兵衛是十七年之前的事。甚內當時名甚太郎，那以後兩三年來，甚內雖盯着武藏不放，但從來不曾正面出現過。但在武藏，他的面孔該不是全然陌生的，這便引起武藏的疑心了。

「好，待我抓住了他來問個清楚……」

到了街角轉彎處。武藏佯爲轉彎，倏地旋踵回頭。兩人剛好迎面相對，武藏正待伸手去抓對方的領子時，不期甚內更快，深深地向他一揖：

「請問先生，是不是宮本武藏先生？」

武藏被爭取了先機，顯得尷尬，可是腦筋一閃，却給他想起來了。他佯裝不理會的樣子，坦然回道：

「不錯，我是武藏。」

「爲了想見先生一面，小的三天前就在此專候了。」

「那又爲了什麼？」

「小的是槍術家高田又兵衛的總管……」

「什麼，高田又兵衛？可是寶藏院流的槍手，伊賀的又兵衛？」

「正是。敝東又兵衛現正寄居在此小城街上。」

「那麼，又兵衛先生等待武藏，又有何貴幹？」

「詳情都在這一封信中，敬請臺覽。」

甚內抬頭望着武藏，遞上書信。

五

武藏拆開信封：

——為兵法修業敬請教益，明二十八日巳刻（上午十時）在佐賀至小城途中專候……

書中大意如此，筆法至爲遒勁。

雖無一面之緣，但武藏是早就知道又兵衛的：高田又兵衛吉次，字宗伯，世傳是寶藏院始祖覺禪坊胤榮的嫡傳弟子。但事實上，胤榮的直系中村市右衛門，才是又兵衛的直接師傅。

中村市右衛門是紀州家的家臣，胤舜繼胤榮衣鉢，號稱寶藏院流，市右衛門便自立門戶稱中村流，是槍法中的名人。又兵衛跟他學槍法，少年時便嶄露頭角，到了二十歲，一般的人都說，實力已凌駕其師右衛門了。

他曾到寶藏院登門拜訪，當代院主胤舜以下，同門中竟無出其右者。於是他登上當時兵法所必經的，武藝修業的旅程。

武藏本來早有與又兵衛見面較量的意思，現下收到這封戰書，可謂正合其意。他便掉向甚向說：

「知道了。請轉達貴東，明天辰刻（八時）由這裏動身直走小城，請他在路上一待。武藏決不食言。」

「是是，小的就此告辭。」

武藏望着「嘻嘻」笑着離去的甚內，心中感到無名的憎厭。

「怪東西，正是甚太郎，該不會錯吧？」

武藏邊想邊走。這個人身上發散出來的妖氛，像死纏着自己似地。

那天晚上，他住在旅店中，翌晨辰刻照約定的時間離開宿店。像武藏那樣精明仔細的人，對又兵衛的選擇路上爲比武場地，而且不預定地點一事，當然經過一番的考慮；但武藏對此，却未作惡意的解釋。

「又兵衛到底與衆不同，不曉得會怎樣出現

？」

武藏的心中，毋寧抱着期待而滿懷興趣。

武技的較量，原是出生入死的輸贏，但武藏却以之爲樂。他覺得神經緊張得有如拉緊的琴弦一般，而從那緊張中傳過來音樂一樣悅耳的節奏，該是生命躍動的旋律吧？而另一旋律，則由大地深處湧起；也許是地球運行的律動吧？這兩種旋律，不久便融化爲一。武藏踏着這合一的旋律，昂然闊步着。當他陶醉於這一旋律中時，不會感到絲毫不安，也不會有一點恐怖。不，他會湧上足以踩平大地一樣的力量。

「喂，又兵衞！」

武藏在心中暗暗地祈求，希望這個好敵手是一個堅强的勁敵。

六

天地萬象，與武藏踐踏大地的蹬音節符相合，一切在武藏的掌握中，一切俯伏在武藏的脚下。他凜然朝着必勝的前途邁進。

武藏的這一心境，是累積幾十次的生死搏鬪而自然獲得的三昧境。這樣時候，假如有人向他挑戰，眞可謂無妄之厄了。

小城漸近，已不到小半里路了。

這時，遠遠地從身後響起「得得」的蹄聲。

蹄聲漸漸逼近，但武藏仍闊步而前，絕不回顧。

「哦，是又兵衞……」

武藏自語着，一邊數着馬蹄的一起一落——突然，他煞住有力的脚步。

武藏微笑着。他把馬蹄的旋律完全控制在自己的脚下，他不必回顧，但背後飛馳着的馬，明明白白地浮上他的眼底。

馬蹄已迫近他的背後。

拍，拍，拍……捲起塵土，括起旋風，以驚天動地之勢奔馳而來。

可是，武藏仍兀然不稍返顧。剎時，一陣砂

塵把武藏吞噬了。

「武藏，看槍！」

馬上一聲大吼，槍尖隨着聲音，從馬背騰空而起，宛如閃電，像是從武藏脊背直貫前胸似地。但間不容髮，武藏跳出半步，槍尖只是掠過武藏的脇下。同一瞬間，武藏手中的大刀一閃，跟着是「卡」的一聲輕微的振動。

「輸了！」

留下一聲沉痛的絕叫，馬上的騎士宛如離弦之矢，掠身絕塵而去。

武藏停步不前，用手背揩着額上一顆顆如珠的汗漬。他緩緩地，把視線移向地面上，從槍頭上齊根被削下來的槍尖，倒挿在沙土之中。武藏俯身檢了起來，拂拭去塵土，看了半晌說：

「哦，正是十字槍！」

槍尖成十字形，是很別緻的。寶藏院流的槍原是一條鞭的筆管槍，是又兵衞看見掃帚脫頭後，偶有感觸，因而別出心裁發明了十字形的槍尖。但又兵衞很少用它，練習時都是用着筆管槍，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又兵衞是十字槍的創始人。

但武藏却知道這件事的，不，是昨夜把有關又兵衞的傳說下工夫細作檢討時，偶然記起來的。假如武藏大意，不知道槍尖的奧秘，也許會被那横伸而出的槍尖，招致意外的挫敗。

「哦，好一個又兵衞！」

武藏望着消逝於砂塵滾滾之中的馬上武士，讚嘆地說道。

七

甚內幫着又兵衞出的主意，就是出奇制勝，從疾馳而奔的馬背上，用十字槍給武藏以閃電式的突擊。使槍的名人，用他別出心裁的十字槍，利用得意的馬上工夫，出其不意的突襲——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良策呢？

「好一個又兵衞！」

武藏的這一讚嘆，亦即指此而言。

又兵衛的一槍是銳不可當的，堪稱天下無雙的槍法。在他疾擊的剎那，奪去了武藏的心膽，使他額上的汗珠涔涔而下。但這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襲，竟也無法擊倒武藏，眞是個可怕的劍客，無法測知底蘊的實力。

站在樹蔭下偷窺着成敗的甚內，目擊武藏的絕技，也不覺為之咋舌，驚得呆了。垂頭喪氣地回到松限玄道家。到了又兵衛房中，只見他把沒了頭的槍桿橫在地上，悄然交叉着兩腕。

「高田先生，辛苦了……」

甚內覺得很不好意思。又兵衛鐵青着臉，倏地抬起頭來：

「甚內哥，我是完全失掉自信了。不只是為了落敗才說這樣的話，寶藏院流煞手鐧的一擊，不知道武藏是怎麼躲過去的，至今還想不通；這是使我最痛心的一件事。」

「哦。」

甚內無話可答。

「加之槍尖被削，眞是丟人透頂了，只能自愧技藝未精，致有此辱……」

又兵衛說着說着，不禁悄然落淚……

「高田先生，嘻嘻嘻……」

甚內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放出他那厚顏無恥的本色，突然嘻嘻地放聲而笑。

「為了這一點點，為什麼這樣灰心呢?武藏也不過恃一日之長罷了。兵法的道路是遼遠的，你的年紀還輕，再加上幾年工夫，何愁武藏不……」

正說到這裏，女僕推門進來，送上一封信和白布小包。

「是武藏送來的!」

又兵衛亮着眼光說。白布裏包着的東西，便是被削下的槍尖，他一看就知道了。信封上署着宮本武藏的名字。他急忙拆開信封：

——馬上十字槍，武藏私儀久焉，心

領不宣。閣下槍法天下無儔，如假以歲月，自必出神入化，遠凌古人。武藏謹括目以俟，延跂為勞也。

字體如舞龍蛇，筆鋒渾然有力。

又兵衛讀信之後，不覺渾身而顫，熱血沸騰，奮然而起。

「甚內哥，我決定明天就離開這裏，過去貪圖一日之逸，深為慚愧。」

「贊成，可是到那裏去呢?」

「離開九州到本州去。」

「那麼從此分手了，我還得南下長崎，有熟人在那裏等着哪。高田先生，預祝你堅強成功，打倒武藏。」

「當然以武藏為目標，必定拚命努力!」

又兵衛的眼中，燃起自信的火燄。

據古書上的記載，武藏與又兵衛的比武前後數次，這只是第一回合而已。

第七章 南蠻船

一

「鈴小姐，哪——手再伸出些。」

麥德勒斯船長用流利的日本話邊說着，輕輕地抓住了鈴姑的雙腕。鈴姑的手上，緊緊地拿着一把短銃。

所謂短銃，就是今日的手槍。不過當時的短銃，只是把火藥蕊的後膛縮短了些而已，雖說西洋的出品比較輕巧，那裏比得上今日的白朗林那麼玲瓏呢。

「凝神屏息，睜開眼睛。………」

鈴姑聽着號令，瞄準着縛在帆柱上的木板靶子。粗壯的船員們，圍在兩人身邊，嘻嘻地笑着。

「好，放槍！」

鈴姑撥動扣板機。

轟隆——一聲奇大的爆響，震動着港灣，凝成隆隆的回聲。子彈貫穿了靶子上紅心的附近。

「好呀！」

船員們拍着手，齊聲喝采。麥德勒斯也咧着嘴巴笑了。

「鈴小姐，進步得很快。那麼今天就此結束，到船艙裏呷茶去罷。」

麥德勒斯把手輕輕地搭在鈴姑肩上，擁着她走下船艙。船員們有的吹着口笛，有的踩着甲板，歆羨地閃着貪婪的目光。

這裏是長崎內港，西班牙商船赤鷲號的船上。赤鷲號進港已逾兩月，貨物裝卸後仍停泊港內，沒有啓碇出港的模樣。

雖號稱商船，但船艙裏滿裝了彈藥武器，船員的人數可也不在少數。船長麥德勒斯，年約三十四五，紅毛，鷹鼻，碧眼，濃髯，不愧爲赤鷲號的船主。看他腰上所佩的長劍，不是軍人，便

是海盜的頭目罷。

從甲板上走下狹仄的船梯，進了船長室之後，麥德勒斯先讓鈴姑坐下。船艙雖小，裝飾却很豪華。正面壁上，懸着西班牙女王伊麗莎白的肖像畫，到處掛着各種武器和猛獸的爪牙。櫃架上擺滿了飾品，有金銀的盃子，景泰藍的盤碗，珍貴的中國陶器。

麥德勒斯敲響桌上的小鐘。隨卽，一個穿着藍滾邊的絲綢上衣，天鵝絨褲子的少年，推門進來。雖然是南蠻打扮，但相貌却是日本人。

「船長，有什麼吩咐？」

「煮兩杯咖啡。」

麥德勒斯啣着煙斗，噴出一口煙霧。

「鈴小姐，你所說的殺人鬼，叫做武藏的武士，還不曾出現嗎？」

「是的，過不了多久一定會來的，到時候自有同志會來通風報信的。」

鈴姑嬌艶地笑着回道。

二

鈴姑今天的打扮，是西班牙式的洋裝，顯得很合身，襯托得更爲美麗。胸前掛着銀製的十字架——儼然是一個天主敎徒了。

鈴姑是經小倉細川家的藩士，也是天主敎徒的長倉幸太夫的斡旋，再附函致博多的船主，同是敎友的菱屋十兵衞而搭上呂宋號的。細川忠與因夫人格拉西亞是虔誠的敎徒，因這點因緣而維護着天主敎，常與傳敎士親近，接受西洋的學問和技術，作爲政治上的資鑑，小倉城著名的希臘式建築物天主閣，就是傳敎士所設計的。因此當時細川藩的藩士而皈依天主敎的，頗不乏人。

鈴姑從博多到了長崎，因十兵衞的介紹寄居在傳敎士哀爾難度神父家中。而且藉辭「加天誅於天主敎之敵，殺人鬼宮本武藏」來說服哀爾難度神父，請他介紹給赤鷲號船長麥德勒斯學槍，將近一個月了。

「鈴小姐，你以前說的，武藏到長崎會給你通風報信的人，也是武士嗎？」

麥德勒斯意味深長地問道。

「是的，當然也是武士。」

「是不是有本領的武士。」

「雖比不上武藏，但許多有本領的武士，都幫着他的。」

「在長崎也是嗎？」

麥德勒斯雙目發光，交叉着手腕沉思着。「請。

「鈴小姐，那個人來了，請你立即給我介紹。」

「那當然。」

「那麼今天請先回去，請你轉告哀爾難度神父，說我今夜造訪。」

麥德勒斯牽了鈴姑的手，走上甲板，命令水手放小船送她到南蠻碼頭去了。之後，他叫部下送來望遠鏡，向港灣東邊對準了焦點。

那裏泊著另一艘南蠻船，是荷蘭的商船。

「喂，副長！」

他用西班牙語向站在一邊的副船長霍塞叫道。

「你看白龍號——」

副船長霍塞接過麥德勒斯的望遠鏡，看了一回說：

「哦，日本的武士……唷，有十四、五個在船上，是怎麼一回事呀？」

「馬上會讓你知道是什麼事了。哈哈……這倒有趣。」

麥德勒斯聳肩叫道。

三

這環抱在翠綠色叢山之中的南國城鎮，重山宛如屏風，港灣深不可測，海水像溶着靛青一般。天然的良港長崎，扼着九州的咽喉，前途展開着一片平原。

那時的長崎市民，多半是天主教徒。海邊、

山腰和城內，到處聳立着教堂的尖塔。塔尖上的十字架，在南國的薰風中閃爍着。

鈴姑所寄居的哀爾難度神父的天主堂，建築在碼頭附近的海邊，佔地半畝。教堂之外有三間住宅。

夕陽映得海面通紅，遠遠近近蕩漾着教堂的鐘聲。是晚禱的時間，市民們陸續走進天主堂，跪在聖壇上的瑪利亞的聖像前。婦女們的頭上罩着白布。在她們之中，鈴姑也恭恭敬敬的雙手合掌，跪在當地。

哀爾難度神父的禱告，教友的唱和，最後是神父的講道。晚禱告畢，信徒們靜靜地離去了。也有婦女請神父替自己的嬰孩祝福的。

「鈴姑！」

哀爾難度神父叫道。

鈴姑答應着走上前去。

已經沒有人了。夕陽西沉，幽暗的聖壇上搖晃着蠟燭。哀爾難度神父溫柔地微笑着，以虔敬的神情，把手放在鈴姑的頭上。

「主喲，請你降福給這個迷途的羔羊！」

哀爾難度神父先用日本話這樣說着，再用鈴姑聽不懂的西班牙話替她禱告。

禱告之後，相偕進入餐室。那裏擺着沒有裝飾的櫃架和餐桌，鈴姑點燃了燭臺上的洋蠟。日本傭婦——一個年老的婦人，送上來湯和麵包。

在餐桌上，神父溫柔地望了鈴姑一眼，鈴姑受不住良心的苛責，不覺紅了臉。她對自己的身世，編了一套美麗的謊言，對武藏的事也隨口兩出，欺騙着這位善良的神父。

可是哀爾難度神父却對鈴姑的話毫不置疑，全般信以爲眞，從那天以來，便愛如自己的女兒了。

這過分的善意，雖以鈴姑那樣的女人，也覺得過意不去，感到內咎。

「神父，你老離開本國有幾年了？」

「這個——離國是二十多年了，在日本就已

經十年。在本國，我有一個同鈴小姐上下年紀的姪女兒，跟你很像。」

「啊，姪女兒——」

鈴姑張大了眼睛叫道。她像瞭解了哀爾難度神父愛己逾恒的那種心情。

四

自幼死別父母，在孤兒羣中長大，但氣高性剛，在人間的荒濤中奮鬬過來的鈴姑，是很少眷念已死的父母的。而今，因自己與他在本國的姪女相像而竟垂愛逾恒的，哀爾難度神父的滿含着情愛的眼光，想不到竟煽動起鈴姑的鄉愁，對他惹起慈父般的溫暖。

鈴姑的信教，當然只是爲了一時的權便，決不會對上帝有理解，有信心的。她更不會了解哀爾難度神父，爲了傳播主的愛，離家別土遠到數千里外的日本，忍受着不自由的生活的那種心情。

「可憐的老頭兒！」

鈴姑的心裏，像見到不幸的父親一般，反覺得神父是太可憐了。

那天夜裏，以赤鷲號的船長爲首，來了四五個西班牙人。他們在天主堂裏集會，像有什麼重要的會議似的，把鈴姑打發出去。待他們叫鈴姑進去時，已是更深夜沉了。

「鈴小姐，你那位同道的武士，不曉得什麼時候可到？」

船長又提起白天一樣的問題。

「這個，雖不能確定，明天應該來了。」

鈴姑所說的同道，是指鴨甚內；但船長爲什麼對於甚內如此關心，就非鈴姑所能了解的了。看情形決不是單爲了武藏的問題。

「似乎有什麼不尋常的大事將要發生了？」

鈴姑望見哀爾難度神父和列席的來客們，臉上都含着沉痛的神色，慢慢的起了疑心。五位來客：是較哀爾難度年輕的另一位神父，兩個年約

四十的中年商人，赤鷲號的船長和同樣束裝的另一青年。

他們叫鈴姑替他們燙酒，直呷至拂曉才與辭而去。

客人走了之後，哀爾難度神父凝視着鈴姑說：

「鈴小姐，我們更艱苦的試煉時期，終於到了。我們將被驅逐出日本。」

「唉唉，神父！誰呀？」

「日本政府。不，背叛教皇，傳播邪道的新教徒們。還有，英國和荷蘭。」

「不過，假如被日本驅逐出境，神父不是可以回國，與家人聚首了嗎？」

「啊啊，故鄉……可是我是獻身於主的。而且這裏有許多信徒，我們是非得留在日本，勇敢地迎戰不可的！」

哀爾難度神父說着，隨即踏着堅定的脚步，走進了禮拜堂。

五

哥倫布發見新大陸之後，西歐各國向全世界瞪大了貪婪的目光。那不僅是爲了發見新天地而躍躍欲試的探險家，爲淘金致富而冒險犯難的貿易商，連天主教也與之呼應，奮然而起。要把全人類概括於一「神」之下的天主教本來的性格，此舉是必然的。當然，在這三者的幕後，各潛伏着國家的權力，爲之後盾的。

這三者打成一片，形成三位一體向遠東開始進軍，是在十五世紀的末葉。最初出現於日本的，是日本天文十一年葡萄牙的一艘商船。天文年間，正是上杉謙信與武田信玄爭霸的日本戰國時代。繼而天文十八年，聖法蘭西斯可·撒比哀爾在鹿兒島登陸，沿途托鉢，傳播着主的福音。

同時，以此爲契機，南蠻貿易也隨之揭幕，而天主的宗門就從九州而近畿，爲各地大名（諸侯）所接納，得織田信長之庇護，一時昌盛起來

了。

傳教士最初訪問長崎，是永祿末年。藉他們的引導，葡萄牙商船於元龜元年進入長崎港。自此，貿易與宗教互爲表裏，長崎竟成南蠻各國的門戶，有了迅速的發展，全城幾盡成教徒。天正八年終成教會領域，爲日本的小羅馬了。

後來豐臣秀吉雖數令禁教，從教會手中沒收土地入官，但天主教的勢力並未因此稍戢。直至慶長十七年——鈴姑寄居哀爾難度神父的天主堂中的時候，市民的大多數還是皈依天主的。

但那個時候，事實已在醞釀着了。不僅德川幕府漸具決心禁壓天主教，而西歐各國的宗教風雲，也强烈地反映到長崎的港灣來了。

馬丁．路德所揭宗教革命的大纛，他所創的新教，使君臨羅馬的教皇的權威起了動搖，於是改宗皈依新教的英帝國與荷蘭，和崇奉舊教的西班牙與葡萄牙，形成尖銳的對立。

而且這一騷動，不僅局限於宗教，終於發展而成國與國的對立。英、荷兩國爲爭奪制海權和通商權，對一直稱霸海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採取了果敢的攻勢。

這一風雲，遂使這迴環於碧海青天之下的海岸線，教堂的鐘聲響徹雲霄的國際港灣，捲入世紀的風暴圈中去了。

第二天鈴姑去船上練靶回來，甚內於中飯後突然到天主堂來找她了。

「鈴小姐，啊啊！」

一見面，甚內驚訝於鈴姑的奇異打扮，不覺驚叫了起來。

「喔喔喔，你看我這一身的打扮怎麼樣？」

「哦，與南蠻人一模一樣。」

「可是怎麼了？武藏與高田先生的比武——」

「又兵衞不是武藏的敵手……哈哈哈。」

甚內苦笑着說。

六

甚內與鈴姑是站在教堂的門口說話的。聽到高田又兵衞勝不了武藏，鈴姑並不惋惜，她是堅信着自己總有手刃武藏的一天。

「哦，到底不成。而又兵衞的性命呢？」

「不，只是被斬下槍尖，沒有毫髮損傷，敗得很乾脆。不過這樣一來，高田先生也發憤繼續修練，前途必定大有可觀。」

甚內對此也是處之泰然的了；在他，高田又兵衞只不過是他手中的王牌之一罷了。

「那麼他本人呢？」

「武藏嗎！那傢伙從小城繞道唐津，到長崎還有兩三天吧。可是鈴小姐，你的短銃練得怎麼樣了？」

「神父給我介紹了西班牙船赤鶩號的船長，天天上船去練打靶，兩丈遠近的死靶，準有把握了。」

「啊，那眞了不起。」

「嗨嗨嗨，雖算不得什麼，像武藏那麼傢伙，站在我的槍前可不是同草人一般，一槍了賬……不過太容易了，眞不過癮哪。」

「不錯，現在有武藏這樣一個目標，給我們鼓起勇氣來倒也提得起勁，武藏一死，便會洩了氣似地。」

甚內說着，突然瞪眼問道：

「不過，鈴小姐……你終不至於也愛上武藏吧？」

「嗳，什麼！」

鈴姑紅了臉，但立卽瞪着甚內說：

「甚內哥，你這是什麼話，也太欺人了。武藏是我的仇人，是殺死小次郞的人哪！」

「哈哈哈……是我不應該，說溜了口，該死該死。鈴小姐，在博多同你分手之後，覺得太寂寞了，常常浮上你的影子。」

鈴姑聽了甚內的話，忍不住高聲地笑了起

來。

「不要笑哪。」

甚內很不高興地張大了眼睛。

「鈴小姐，我是爲了一心要打倒武藏，不僅不討老婆，心目中就不會想到女人。今後還是一樣的。旅途中想起你來，決沒有一點邪念。」

「對不起，甚內哥。」

鈴姑一本正經地道歉着說。

「不，倒用不着道歉。」

甚內原已醜怪的臉，變得更爲醜怪，恨恨地說。

「閑話不提了罷。甚內哥，請你替我向神父道謝；我給他們說，我們是生死與共的同道哪。」

「好罷。」

鈴姑領着甚內進了教堂。

七

甚內在哀爾難度神父面前，照着鈴姑教導，把武藏說成殘酷的殺人鬼，人類的公敵。

「……像剛纔所說，小倉的城主細川忠興殿下，是天主教的保護者，而被武藏殺死的鈴小姐的丈夫佐佐木小次郎，是皈依天主教的，一個虔誠的信徒。據我打聽的結果，武藏是奉了京都所司代（首都警備司令）坂倉勝重的密命，爲殺盡天主教徒武士而南下九州的。他這次到長崎來，當然也是爲了這個目的……。」

哀爾難度神父對他的話，也像聽了鈴姑所說的一樣，毫不置疑地相信了。他嘆息着說：

「我是主的僕人。日本政府對天主教無論怎樣迫害殘殺，是不容許我親自拿起武器報復的。可是，在我的本國，爲了保護聖地，也曾組織十字軍，與異教徒作過戰來的。你們兩位沒受洗禮，還不是教徒，希望你們能做天主教的守護者，與那個甚麼武藏奮戰到底。唉，沒有辦法……眞是無可奈何的事。」

見了神父之後，鈴姑又帶甚內趕向赤鷲號。路上，鈴姑告訴甚內說：

「甚內哥，麥德勒斯船長急著要同你見面，我覺得情形有點古怪。」

「怎樣古怪呢？」

「好像有什麼秘密的事，要同你商量的樣子。」

「哦——」

「你看，前面這一艘就是赤鷲號，那邊看得見的是白龍號，是荷蘭的商船。船長對那艘白龍號好像很不放心，叫部下時刻用望遠鏡監視着。而且最近，好像從江戶來的武士，老在碼頭一帶轉來轉去。看樣子，這個港口好像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哪。甚內哥，當心不要給捲入漩渦。」

「不錯，赤鷲號是西班牙船。西班牙與荷蘭不睦，在小倉便聽說過的。弄得不好，這裏也許會來一次大風暴。這倒有趣，討伐武藏，也可以利用南蠻人哪。哈哈……」

甚內亮着眼睛，豪爽地笑着，但突然——

「唏——」

他用手指豎在唇間，壓低聲音說：

「鈴小姐，咱們給人跟蹤了。」

「啊啊，那個人是常在這裏看見的。」

「不，確是密探。」

「眞的嗎？」

「據說幕府已經下決心禁壓天主教了。據傳說，京裏搗毀了天主教的寺院，江戶也在發動整那些天主教徒的「旗本」（將軍家直屬武士）了。攪得不好，被當做教徒，也許是無妄之災啦。可是剛才我給神父編的謊言，說武藏是奉命專到長崎來殘殺天主教武士的話，也許會弄假成眞呢。哼，眞是越來越有趣哪，嘻嘻嘻……」

甚內壓低了聲音笑着。

八

在西班牙赤鷲號的甲板上——甚內滔滔不絕

地，把對哀爾難度神父說過的話，又復誦了一遍。船長麥德勒斯頻頻點頭，同他搭訕着說：

「不錯，一點不錯，這樣說起來，那個叫武藏的武士，正是我們的敵人了。好的，我們幫着你們打倒他。短銃也奉贈給姑小姐。不過鴨甚內先生，你也請加入我們的工作。」

「是怎樣的工作呢?」

「對荷蘭船白龍號宣戰。」

「為什麼同他們作戰呢?」

「為主，而且為了無數信主的日本人。」

「為什麼你們自己不同他們作戰呢?」

「當然，我們也戰的，但有很多日本武士參加白龍號那邊哪。而且，明後天又有另外一艘荷蘭船進口了。」

這雖是甚內意料之中的事，但船長竟信了鈴姑的話，把自己當作有本領的武士，倒眞是够滑稽的。

「好吧，我會同長崎的同志來協助你們。」

甚內慨然答應下來。船長的臉上顯得很高興：

「謝謝你，謝謝你，將來當然大大地酬謝各位。那麼我們到客廳去詳細地談一談罷。另有幾個人，我想替你介紹一下。那麼，鈴小姐，甚內先生，請罷。」

麥德勒斯仍然殷勤地牽着鈴姑的手，走下扶梯。

船艙是寬達丈餘見方的廣廳，鋪着厚厚的地毯，桃花心木的椅子、桌子、壁上各懸着南洋各地的珍奇武器、樂器、動物的牙。

那裏已經坐着幾個先來的客人，穿着整整齊齊的日本禮服，從頸圈向兩肩垂掛着白綾的布條子，胸前掛着十字架：是天主教武士的正規打扮。

鈴姑好像熟識他們，微笑着向他們注目為禮。

「我是佐佐木小次郎的及門弟子鴨甚內。」

鴨甚內挺胸昂然地通過姓名之後，接着——

「我是高山右近的家臣、古河與一。」

「有馬晴信的家臣、石田右門。」

「小西行長的遺臣西野種秋。」

「我是天草的浪人、木山源之進。」

「前德川家康旗本、水野次郎。」

一個接着一個，各通報了姓氏。

今天甚內是主賓，他在大桌子正面與鈴姑比肩就坐。桌的左右兩側，一邊列坐着天主教徒的武士，另一邊則是船長麥德勒斯以下，副船長霍塞和幹部的士官們。大宴會於是開始了。

黑人和中國人的侍僕，陸續送上來盛在銀盆中的菜餚，玻璃盃中注滿了血紅的洋酒。廣見世面的甚內，對這個場面也頗為驚訝，尤其對於所用的刀叉感到困惑。

酒過數巡，船上的士官便漸漸露出船員的本色，喉嚨提高了，舉止也粗獷了。有的搖搖晃晃站了起來，高聲放歌；有的拍着桌子，議論風生。

這時，隨着朗朗的笑聲，走進來七、八個藝妓。

宴會到達了最高潮了。

有人彈着豎琴，士官們便紛紛起立，攬腰擁着妓女，合着琴聲跳起舞步來了。

副船長霍塞早就醉眼朦朧地瞪着鈴姑，這時突然站起來轉到鈴姑背後。

「鈴小姐，請你跳舞——」

手隨聲至，他輕輕地抱起了鈴姑。甚內見了顯得很不高興，而對面的船長麥德勒斯，那鷹隼般的兩眼霎時閃上兇光。他流露了本性，倏地站了起來，抓住霍塞的手腕，把他拉開了。

「副船長，退開!像你，也配與日本貴婦跳舞!」

「什麼!」

霍塞凛然把手擱在腰間的劍把上。這兩人平日不睦，早就等着這麼一天了。

『哼，來罷！你這小子。』

「你這老不死！」

兩人刹時間，各自拔劍在手。

第八章　教徒武士

一

船長麥德勒斯，年齡四十前後，目光烱烱銳如鷹隼，八字鬍髭尖端如針，有着磐石般的軀幹。他原是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將官，也曾侍衞宮廷，是西班牙有名的劍士。

對方副船長霍塞，三十二、三歲，自小搭乘商船，是正正式式的船員出身。據說也曾參加海盜船，從南洋至中國沿海，稱霸海上，是一個性烈如火的獷野漢子。

而且這兩人都曾參加西班牙突擊隊，去征服非律賓、印度的殖民地，揮劍斬戮土人迭建奇功的勇士。這樣兩個人，平時既已不睦，現在又爲了爭奪鈴姑，當然無法相安，終有決裂的一天的。

「麥德勒斯！」

「霍塞！」

其他士官們，各替自己的朋友吶喊助威。當時西班牙船員的好勇鬭狠，並不亞於日本那些以決鬭爲命的武士。

刺、斬、劈、閃，兩把鋒利的長劍，倏而纏在一起，倏而分開。兩個執劍的人前後左右，輕盈地在地面上滑脫着脚步。傍觀的人看得目眩神迷，無從辨其高下。

甚內用一隻手迴護着鈴姑，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這場決鬭，慢慢地引起興趣來了。鈴姑最初有些膽怯，竦着兩肩，但她的眼中不久也閃起快意的光彩來了。

「有趣得緊。」

甚內不覺自語着說。

「是呀，又是一種劍術。」

站在他傍邊的有馬的家臣，石田右門輕聲地答腔說。

「霍塞，加油！」

「麥德勒斯，最後五分鐘！」

士官們狂熱地叫喧着。

可是不久，實力的懸殊終於流露出來了。霍塞的臉色漸漸地變成鐵靑，一顆顆珍珠般的汗沿着兩頰淌下來，胸前急激地起伏着。麥德勒斯却神色不變，甚且臉浮微笑，咄咄迫人。

但窮鼠反嚙，這時被迫退到壁角的霍塞，突然目透凶光，向前進身，連人帶劍驟施捨身的一刺。

「呀！」

圍觀的人不覺同聲驚叫了起來。霍塞的長劍，像是貫穿了麥德勒斯的胸脯。但間不容髮，鏗鏘一聲，散開一陣的火花。同時，霍塞的長劍脫手落地，從肩胛上冒出一片血潮，隨卽搖晃着倒向壁角。

兩三個士官跑過去，抱住了霍塞。

「扶他出去，不曾刺準要害……」

麥德勒斯兜着下巴，轉身朝着鈴姑用滑稽的姿態，深深地鞠了一躬。鈴姑報以微笑。跟着是一陣熱烈的掌聲。

「爲勝利者麥德勒斯祝福！」

一個士官舉盃叫道。

「西班牙王萬歲！」

麥德勒斯也舉起酒盃。

「乾盃！」

大家一齊歡呼乾盃，正在這時，門靜靜地被打開，門口突然出現了兩個人物。

「喲，索路德主敎。」

「十兵衞！」

麥德勒斯叫道。

甚內也隨口輕叫着。

二

船長麥德勒斯迎上前去，緊握住了索路德主敎的手。

「主敎，什麼時候到的？」

「剛才，是搭十兵衞先生的呂宋號來的。」

「喲，那眞勞煩你了，十兵衞先生。可是，主敎，情形怎麼樣？」

「商領亨特力克．蒲爾瓦搭荷蘭船金星號，明天可以進港了罷。他帶有國王莫里玆的親筆函件。」

索路德主敎目光炯炯地，答道。

「哦，不出我們所料。」

麥德勒斯昂然說。索路德繼續著說道。

「那封信是給府駿的家康的。信中的大意是：西班牙的傳敎士表面上以傳敎爲幌子，事實上另有目的，是借着天主敎的宗敎改革，煽動日本國民的分裂、鬬爭，捲起內亂。而荷蘭則不然，只是以貿易爲目的，不牽涉一切宗敎——約略如此。」

「哦，這也不出吾人的預料。」

「是啊，可是前信拜託你的事如何？」

「準備就緒了。共有日本敎徒武士約五十名，加上有名的劍客數十人，是這位鴨甚內先生拉攏的。」

麥德勒斯把甚內給主敎介紹了之後，說：

「不過敵人似乎也警覺到我們的計劃，集中了幾十名浪人武士，還有一個叫做宮本武藏的稀有劍客。」

「那麼，代官（地方官）的村山等安方面呢？」

「他還是中立的。似乎已經接到家康的密諭，要他壓制我們的傳敎士。但長崎的信徒力量還相當雄厚，就是代官也不敢怎樣斷然處置。當然我們却不能大意。主敎不在的時候，京都的天主堂被毁，神父也被放逐了。聽說江戶，駿府兩地，已對敎徒下手了。」

「哼，都是荷蘭人的陰謀，假如國王的信再讓他送到家康的手上，不僅我們敎會，西班牙所有的勢力，顯然會從日本一掃而光。那麼襲擊的

步驟呢？」

「這樣的：第一策，我們的船到口外等金星號到時，把它擊沉。但這樣一來，可能對荷蘭引起全面戰爭。」

「那當然——」

「第二，等它進口後。由日本武士裝作海賊去襲擊，奪取書信。不過找尋書信却有困難。」

「不錯。」

「第三，等商領蒲爾瓦帶着函件上岸之後，看機會去襲擊。」

「哦，我以爲第三策最妥。」

「是的，卑職也以此爲上策。」

麥德勒斯環顧着一座說。

三

甚內與鈴姑從船上下來，已是黃昏時分了。那時長崎港灣的海岸線比現在曲折，有好多地方仍是崖壁，連石牆都未築成。南蠻船的遊艇，是停泊在後來的荷蘭會館的出島附近，用石牆圍住了岩壁。街道也以這一帶最整齊，荷蘭、西班牙、葡萄牙和中國的商館都建在這一帶街上，來往的行人最多。

「鈴小姐，今晚的場面眞够駭人。」

「喔喔喔……船長和副船長，兩個似乎都入了老娘掌中……」

「不錯，但對這兩人你的心中如何？」

「傻話！不過，我替副船長難受。」

「靠不住，你這個人本來就喜歡男人的；是漢子，一見就愛。」

「嗨嗨嗨……也許如此，我覺得男人總是比女子好打交道。無論多麼醜的男人，也總得有可愛的地方，容易親近。甚內哥也是的。」

「嘻嘻嘻……眞的嗎，鈴小姐？」

「你的臉確是古怪。可是，你的心底閃着智慧和强有力的光，是很美麗的。」

「假如你這是眞心的話，全世界能發現我甚

內的美的，怕只有鈴小姐一個人了。說老實話，不說別人，連我自己都憎厭自己的這副尊容哪。」

「不要氣餒。」

「哦，嗨嗨嗨………」

「可惡的只有武藏！我想起武藏，便熱血沸騰，祇想一刀把他刺死才稱心意。」

「武藏也是好俊一個漢子。」

「就因這樣，更撩人肝火。」

「不過，明天武藏也該到了。有鈴小姐的短銃和天主教徒武士，這次武藏也難逃厄運罷。還有西班牙第一流的劍手麥德勒斯，一定要說服他同武藏放對，那才好看啦。」

「可是甚內哥，你給他們拉攏的劍客怎麼樣，那是眞有的嗎？」

「當然，當然。在本城新橋設壇授徒的霞又太衞門，是與小次郎有八拜之交的豪士，我未來見你以前便同他說好了。還有住在郊外深堀的雷電十五郎，他的兒子源太郎是基督徒，也已經說妥了。」

「甚內哥，你眞是名不虛傳。」

鈴姑當面稱讚，仰頭瞥了甚內一眼。甚內咧開嘴巴，得意非凡。

「鴨甚內先生！」

這時，後面有人叫道。回頭一看，正是到赤鶩號去時途中所遇的兩個怪武士，微笑着追了上來。

「奇怪？連我的名字都曉得，這兩人到底是什麼來路呢？」

甚內感到意外的訝異。

四

「鴨先生，記不起來了嗎？哪，我們曾在佐佐木先生大阪的公館裏……唉，是三年前了。」

「啊，是的，岸孫六先生！」

「哈哈哈……是的，我是孫六。眞想不到會在這裏碰到你。說老實話，在先也心裏疑惑，不敢相認。」

佐佐木小次郎來小倉之前，曾寄寓大阪。當時小次郎的家中常有各國的浪人進出，岸孫六就是其中之一，自稱大和的浪人。小次郎看他可疑，一天借故將他擊倒，終於追究出他的身分。據他的自白，原來孫六是以忍術（日本武術之一種，修習內功，練氣隱身，並以輕功見長的武藝。）稱著的伊賀派之一，是京都所司代，板倉勝重的爪牙，專責偵察浪人動靜的秘探。

才智出衆的小次郎，笑着不再深究，反而利用他來偵知勝重動態。他後來突然失蹤，不知所之。那時，甚內已經打進小次郎家中，是同他見過好幾面的。

孫六哀悼了幾句小次郎之後，斜眼望了望鈴姑。

「可是鴨先生，你是幾時做了天主教徒的？」

甚內連連搖手說：

「那裏，那裏，我怎肯入教！這一位太太是小次郎的夫人，我們兩人爲了報武藏之仇，才化裝作教徒的。」

「這次是——」。

「是武藏快到這長崎來了。」

「什麼？武藏……」

「是的，受了西班牙人的爪牙，呂宋號的菱屋十兵衞的請托，來殺荷蘭的特使蒲爾瓦。」

「鴨先生，這是眞的嗎？」

「爲什麼騙你？我們化裝作天主教徒去接近西班牙船，原是爲了想得一把銃去殺武藏，無意之間却得知了這回事。」

「哦，承你見告，這倒是一件大事。上頭（指德川家康）年前聽英國人亞當說，葡萄牙和伊斯柏尼亞兩國，利用傳教士，有占領日本的陰謀。因此起疑，今年三月毀了京都的天主教堂，整

肅了江戶、駿府兩地的教徒。但北有伊達侯，九州有大村、有馬、黑田、細川、鍋島。中國（日本的）方面，則有福島、淺野等諸侯，都是袒護基督教的。要使他們諒解，還得蒐集確切的證據。而最近的消息，荷蘭王給上頭送來親筆信。我的任務，就是從旁暗中保護特使。以西班牙船赤鶩號爲中心，天主教徒的武士正在策動要襲擊特使，是早已知道了。再加上武藏出頭，這就棘手了。這，這却怎麼好呢？」

岸孫六交叉着兩腕，急急的說。甚內却拍着胸膛：

「岸先生，山人自有妙計，今晚到尊寓拜候詳談。」

「那是求之不得，敝寓在川口肥前屋。那麼，晚上專候。」

孫六別後，甚內輕聲說道：

「這是天賜良緣。武藏！看你孤立無援，四面楚歌，又將奈何！」

他自鳴得意地呼呼竊笑着說。

五

那天晚上，甚內依約到川口町的旅店肥前屋訪問孫六，經密談之後，由孫六陪同前往桶屋町，訪問專對南蠻貿易的一商家，錦屋全兵衞。店面不大，裏進却極深奧，穿過兩面倉庫的小街，到了一座獨立的大院。

孫六把甚內帶進其中一間大廳。

「哦，這是荷蘭一邊的浪人罷。」

甚內環顧一座，心中暗想。兩三個南蠻人周圍，團團坐着四五十個浪人，都是面目猙獰的大漢。他們一齊朝進來的兩人瞪著眼睛。

「我來向各位介紹。這一位是全國聞名的劍豪佐佐木小次郎先生的高足，鴨甚內先生。」

孫六對大家這樣一說，武士們便同聲歡呼着向甚內表示厚意了。小次郎在九州的聲望是够大的，雖敗於武藏而死，仍威名未衰。

「斯畢克司先生！鴨甚內先生是我老朋友，從今天起加入我們這邊，請你多多親近。」

孫六又把甚內介紹給了荷蘭商館長綽克司．斯畢克司。

「啊，是你的親友。鴨先生，多多親近，將來重重酬謝。」

綽克司笑容滿面地說。過去所見的西班牙人，都是些軍人出身的船員或傳敎士，令人望而生畏，而綽克司却是純粹的商人，態度和善可親。

「甚內先生，久違了。」

這時，一位年約三十二、三歲，目光銳利，身軀巍峩的大漢趨前叫道。

「啊，眞是意外，筑紫榮門先生！」

甚內驚喜地叫道。筑紫是在筑後的矢部鄉設有武術道場的一刀流劍客，去年甚內曾隨小次郎去訪問過他的道場。兩人雖不曾比武，但小次郎却推他爲九州屈指可數的高人。現在居然碰到他，在甚內可謂意外的收穫。

通名報姓之後，甚內便奮其雄辯之舌，把武藏專程來長崎暗殺荷蘭特使的事說了一遍，激起浪人打倒西班牙覆滅天主敎的仇恨之火。對於擊潰武藏一節，他說：

「事關機密，一切策劃請交給鄙人與岸孫六先生一手辦理。」

這一建議，馬上得到全體在座武士的同意。

離開那裏之後，甚內的工作並非就此結束；他注意着左右前後，悄悄地去叩新橋後街上菱屋十兵衞的住宅。十兵衞不是平常的船夫，他是船主，同時也是貨主，是專做南蠻貿易的商人。所以他的住宅，是很堂皇的大邸宅。而在那裏，聚集着爲主的榮譽，爲西班牙而作戰的天主敎武士。

但在這裏，在這十兵衞住宅中的武士們，却非常文靜，說話的語調也顯得很低沉，笑聲幾不可聞。他們的眼中一樣的燃燒着情熱，而在眼睛深處閃爍着鋼鐵般冷峭堅强的神光。

還其中，也有在赤鷲號上見過的古河、石田、西野、木山、水野等人。他們把甚內介紹給其他同志，說他是與殘殺天主敎敎徒的武藏爲敵，支持天主敎的武士。

「鴨甚內先生。剛才說到一半，請恕我先說下去——」

高山右近的遺臣古河與一，向甚內道過歉之後，環顧着一座說：

「各位，荷蘭人的陰謀約略如上。現奉索路德主敎的指令，向各位轉達下面各條款：

一、我們的國體定名爲日本天主敎武士團。

二、我們爲守護天主敎的宗門而戰。

三、我們目前的任務，是擊破荷蘭人的陰謀。

四、我們對敎皇和西班牙國王誓矢忠誠。」

古河說到這裏，再向一座環視一匝。

六

那裏是三四間房間，拉開隔柵的推門倂作一室的大房間。一面臨海，正面懸着瑪利亞的畫像，銀製的燭臺上燃着蠟燭。

甚內在這裏所見到的，與剛才所見的，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在錦屋裏集會的那些浪人們，禀承神國日本的傳統，豪放爽快，大言壯語，是放聲高笑的活潑武士。

「各位可明白了嗎？」

在座的人各在胸前畫了十字，誓死服從。甚內不覺凜然，全身發毛。

古河的亡主高山右近，是與有馬，大村，小西等同是熱烈的天主敎大名（諸侯），爲信仰犧牲了生命與地位的殉敎者。會集在這裏的天主敎武士多半是他們的遺臣。織田信長是支持天主敎的，豐臣秀吉當政之後開始彈壓敎徒，放逐了功臣高山右近，在長崎磔死二十六名神父和信徒。德川家康內心雖不喜歡天主敎，但爲求貿易之利，不取高壓手段。及至荷蘭人出現，便流露出本性

來了。島原之亂雖是二十六年以後的事，但這時在長崎，天主教徒早已武裝起來，以暴力抵抗着家康的高壓政策了。

第九章　黑夜風暴

一

一陣海風從脚下捲着上來，武藏把蓬鬆的亂髮向後一掠。

「噢——」

他長嘯一聲，煞住了脚步；晴空下的長崎港灣，在他的脚下展開着。

這裏是火見嶺的頂巔。從博多到長崎共有六條通路，其中四條都是翻山越嶺的羊腸鳥道。武藏走的，是從唐津至大村，經由諫早。今天早上，他從矢上的驛站出發，越火見嶺進入長崎。

環山中的港灣，深湛碧藍的海水上，靜靜地點綴着色彩鮮明的唐船、南蠻船，還有御朱印船。小帆船在它們之間穿梭似地來去。

在這醒目的景色中，武藏看見一艘南蠻船正在進港。

「唷，是用小船拖着的哪。」

武藏無意間自語着說。

「是南蠻船吧。」

站在他一傍的盲法師接口問道。那是今天在路上偶然相遇，與武藏結伴同行的琵琶法師；穿着退了色的黑衣，背着琵琶，在胸前掛着偌大一個布袋。已有四十開外的年紀。瞎了兩眼，但感覺靈敏得驚人，靠着一根手杖，在彎彎曲曲的山路上獨行自如。武藏從後面正想越身而過時，他突然說：

「這位武士，咱們一起走罷。」

就這樣，兩人一路上結了伴。他很博識，尤其關於長崎；武藏一路聽到了許許多多長崎古今的掌故和情形。

「是的，有五六十艘小帆船，拖曳着三桅的南蠻船。」

「灣裏風力不强，南蠻船的船身大，是沒法

自身駛動的。」

「怪不得。」

「武師爺，到了這裏，等於已到長崎，休息一回兒再去罷。」

「啊，好的。」

兩個人在路邊的岩石上坐下來，從那裏可以望見山下的市街。武藏凝視着山下：沿着海岸展開着一條如帶的平地，房屋直伸建在山岡上，而山岡則由許多山谷劃分開來。這複雜的地勢，深印入武藏的腦中。在武藏，地上的一切莫非戰場，每到一處，他的腦中會不自覺地研究地勢的。

「武師爺！」

默默地把瞎了的兩眼朝着港灣端坐着的琵琶法師，突然開口說：

「我來彈一曲琵琶給你聽罷。」

「哦，好罷。」

法師從背上取下琵琶，調了弦線。乒乒乒彈奏起來。口中吟着「壇浦會戰」的歌曲。想不到他的聲音竟那麼圓潤動人，彈奏的手法也極神妙。

二

武藏凝神閉目傾聽着：他那節奏、音調、手法，雖稍帶「夷曲」的情調，但確是「平家琵琶」的正宗。安德天皇落水的悲歌，簡直扣人的肺腑。

突然，法師的歌聲戛然而止，停住撥子，傾耳凝神而聽。

「法師，怎麼了？」

「怪！」

法師把琵琶從膝上移下，豎在地上，仍舊傾耳諦聽着。

「奇怪！」

「怎麼了，法師？」

「有危難迫近。」

「對誰？」

「對你……不，也許對我。」

「怎麼知道的？」

「從琵琶的音調中。」

「怎樣知道的？」

「那可說不出來了。」

「不錯，法師能從琵琶的音調中，武士能從劍影中……好，看我的——」

武藏半開玩笑地，邊說着，摘下腰間的大刀，連鞘豎在地上。

「我的敵人……」

他低聲自語着，微閉雙目。佐佐木小次郎，吉岡兄弟，有馬喜兵衞等以往生死搏鬪過來的劍士，在他的眼底載現載消，而最後浮上了一個面龐，好久好久不曾消滅。那是醜怪的臉，有着蜘蛛絲網一樣糾纏不清的，令人噁心的目光。那是在佐賀城內，自稱高田又兵衞的用人，給他送信來的漢子。

當時他雖佯作不識，但那人確是十多年前，視自己為主人之讎而死纏着他的鴨甚太郎。假如有人想加害於我，除非是他——武藏這樣下了斷語。

「法師，知道了：危難一定是向我而來的。」

「也許是的，劍氣已逼緊了。」

「法師，我們就此分開罷。」

「那也好。」

「那麼，前途再見。」

武藏霍地站起來，看了周遭一眼，離開小路踏進山中。山不深，山勢也不峻。武藏踏着枯枝，向山脚一步步走下去。

法師仍兀坐着，靜靜聽着漸漸遠去的，武藏的脚步聲。

「哦，是一位了不得的武士。殺了不少人，一定是有名的劍客。」

直至武藏的跫音完全消逝了後，法師才自語着背上琵琶。檢起拐杖，托托托望前而去。走了

不到半里，從路傍的樹蔭背後轉出來四、五個浪人，倏地跳到法師面前。待他們看清是個瞎子時，像洩了氣似地。其中一人却說：

「武藏賊，眞慢！照理這時候應該來了。」

三

武藏到長崎的年月，文獻上雖無明白的記載，但武藏晚年出仕肥後的細川家之前，年輕時曾周遊九州各地，却是研究武藏的專家們所一致確認的。而且參諸爲武藏所擊斃的，矢部的劍客筑紫榮門的傳記，據一般傳說都謂死於此時，則武藏之來長崎，也該是這個時候，是不會錯的。

而這時，以筑紫榮門爲首的，荷蘭一邊的浪士團，除守護今天進港的荷蘭船之外，另選了五、六個頂兒尖兒的劍客，由榮門親自率領，埋伏在火見嶺上守候着武藏。這是甚內的指使；甚內自己當然也參加在這一行列之中的。

但是這一羣人却上了武藏的當，空跑了一趟。武藏不信神秘主義，在他獨特的座右銘中是對一切事物是「百無禁忌」的。今天仍有不少人迷信這個，禁忌那個的，何況當時；但武藏確切是個徹底的理性主義者。

但在琵琶法師的第六感的提示下，點醒了武藏的靈臺；而他的明智，很快地便抓住甚內的影子。

「看情形是讓他溜走了。」

甚內一黨知道自己上當，已是日暮時分；是派到前途去探聽的人回來之後，方才恍然知道又被武藏得了先機。那個人確實探聽到武藏到了山頂之後，才與法師分手的事實。

「武藏賊，一定繞山間小路進城的。可是，怎麼會知道的呢，眞像鬼一般的傢伙。」

離開火見嶺，與榮門等分手之後，甚內邊咒詛着，走下石蹬的山脚。

「這樣一來，最重要的是打聽武藏的落脚地……有了，去找岸孫六，這才是他的拿手本領

！」

夜是靜的，兩邊民房的板門縫中漏出來的燈光，朦朧地映在石板路上。不久，他到了一株楠木的蔭影下。

這時，甚內不覺背脊上被澆上冷水似地，全身顫抖。於是，他不自覺地回頭看去。

「呀！」

這一瞬間，甚內的脚，像被釘住在地面上。距他不到十步的路上，挺立着長身亂髮的武藏。他那詭異的兩道目光，像兩柄利刃，直貫甚內的胸膛。越山而下的武藏，早已繞道等在山脚，一直盯在甚內的背後，想抓住甚內的眞相。

這一意外的出現，使甚內毛骨聳立，驚怖欲死，簡直嚇得他魂飛魄散了。

「啊啊——」

一瞬間，甚內像小孩似地大聲驚叫着，喪魂失魄地拼命前奔。他好不容易，到了路上已有行人的街頭。

「噓——」

他吁了一口氣，回歸意識。但當他回頭一望——

「啊，糟了！」

甚內不覺又矮了半截。離他不到五步，武藏仍跟蹤在他的背後，悠閒地走着。

四

甚內恐怖得又想提脚前奔，但拼命地忍住了。在大庭廣衆中飛奔，也眞太難看了。而且在這人來人往的大街上，武藏終不成敢下毒手？甚內心中躊躇，一面催快脚步，找到了一個橫巷，便不顧一切閃身沒入黑暗之中。眞個是茫茫乎如喪家之犬，急急乎如漏網之魚，他連頭都不敢反顧，向前疾奔。左彎右轉，只是揀暗地裏竄去。那麼聰明自期的甚內，竟被死神追逼得無路投奔。

他已經跑過了三四座橋樑。沒命的前奔，跑得流汗浹背，氣喘如牛。

甚內跑得筋疲力盡，煞住脚步。向後偷偷地掉頭一看，嚇得他拔步又跑。武藏如影隨形，還是同樣的距離，像拉着一根無形的繩子，緊跟在他的後面。

眼前又到了樹下。長崎後來雖以石橋多而稱著，但當時多的是木板橋。只是眼前的這座却是石橋，是葡萄牙人所築的眼鏡橋。正跨上橋墩，甚內仰頭一望，不覺驚喜而叫：

「這可好了！」

他與迎面而來的三個天主教徒武士險些撞個滿懷，趕緊煞住脚步。

「啊，怎麼了？鴨甚內先生。」

站在前頭的，是高山右邊的遺臣，古河與一。

「哦，武，武藏！武藏趕來了！」

「什麼？武藏！」

三個武士不自覺地緊張起來，望着前途。

「是那個嗎？」

「不錯。」

武藏像疾風般飛奔而前。

「殺！吉野，倉田……」

古河與一居中，兩人從左右包抄着拔出腰間大刀。

但對着武藏，他們的動作是太慢了。還不曾立定脚跟，武藏那六尺昂藏的身軀，已如閃電一般撲向三人。

「唉啊！」

首當其衝的是居中的古河，一聲悲鳴，撲地倒了；從右肩斜劈胸膛，血花四濺。一轉手，武藏的長刀直奔右邊的吉野，從腦門直下，像剖竹子一般分爲兩爿。剩下的倉田，好不容易彎腰擧刀。

但攫住他這由靜而動的一瞬之虛，武藏的血刃輕輕地挑他的右腕。趁着倉田脚步一晃，從左肩一刀劈下。

「啊啊，不成！」

不讓甚內有喘息的餘裕，他回頭拔腿再奔。

「什麼人？報上名來！」

武藏這才開口，沉聲一吼。甚內那裏還敢答腔，只是沒命的奔馳。武藏不捨，隨後追去。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到了一個坡脚時，甚內不知爲何，突然停步，回頭叫道：

「武藏！」

甚內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但他的聲音却沉着得像發自另一人的口中一般。

「武藏，忘了嗎？俺是有馬喜兵衞的家臣，吉岡武場的總管，最後曾是佐佐木小次郎的僚屬，鴨甚太郎，今改名甚內爺爺的便是。」

五

「噢，是甚太郎。可是，吉岡的總管，小次郎的僚屬，倒是初聞！」

知道是甚太郎，武藏反而很有興趣的望在甚內臉上。但這只是一瞬之間，武藏的眼中立卽又燃起那奇異的光芒，封向甚內背後。那裏站着十多個浪人打扮的武士；甚內就是因爲見了這一羣人，才敢於停步回頭的。

這時，一個壯年的武士挺身向前。

「武藏，來得正好，今宵依正義之名取爾性命。」

「報上名來！」

「筑後，矢部土著筑紫榮門的便是。」

「筑紫榮門，聞名久矣。甚太郎，不，甚內，看我取他！」

武藏昂然，他的身軀就像一座岩石似地，兀然不動。

「來罷！」

榮門的白刃出鞘。同時，圍在他的身後的一羣人，也一齊拔刀而前。

「退後，讓我一人對付他！」

榮門制止着說。

「什麼，你一個人……榮門，不礙事嗎？」

「當然！」

「甚內，你以爲如何？吉岡的總管，小次郎的僚屬，你應該有數！」

「哦哦……」

甚內低沉地「哦」了一聲，睜大了兩眼。

「武，武藏，住嘴！」

榮門勃然怒吼。

「榮門，好不知進退，何必玩命！」

「你，你這……」

榮門放低馬步，兩腕兀自發抖。

「算了，榮門。」

武藏倏地旋踵，大踏步地走了。

「噯啊！……你，你這無賴！」

榮門高聲呵嚷：

「等着武藏！」

他提着大刀向武藏追去。在五六步外他擧刀過頂，剛到武藏背後便劈了下去。這眞是魯莽的進攻，正跌入了武藏的陷阱。在這間不容髮之時，武藏驀地停步，只見他輕輕地扭動腰眼，跟着是手上的刀光一閃。

榮門仍是提刀的姿態，搖晃了兩三步，撲地倒了。從他的小腹，汩汩地湧出鮮血。

「蠢才，叫你不必枉自送命……」

武藏從懷中拿出紙來拭淨刀上的血跡，靜靜地納入鞘中。

甚內和圍觀的武士們，被武藏這俐落的刀法驚呆了，鐵青着臉站在當地。

武藏慢慢把目光轉向甚內。

「甚內，再去找些强大的兵法家來，譬如佐佐木小次郎，或則高田又兵衛那樣的……」

六

那天夜裏，長崎城內是一片血腥氣。不單是武藏，西班牙一邊的天主教武士團與荷蘭浪士團的激戰，到處搬演着。

甚內直至深夜才回到桶屋町的客棧中來。鈴姑也偷偷地離開哀爾南度神父家，住在甚內的鄰

室。

「甚內哥，大事如何？」

鈴姑浮着譏刺的微笑，迎着甚內問道。

「嘻嘻嘻，全般失敗。」

甚內苦笑着說。

「哈哈哈，手刃武藏的，捨我其誰？」

「哼，眞了不得的自信。可是，鈴小姐，我的手中還留着好幾張王牌哪。」

「那麼，武藏呢？」

「這一點請你放心，我一直跟到他的落脚地，看他進了街尾小島村一個叫做正覺寺的一向宗的寺裏。可是，眞不簡單，武藏的眼睛眞快，簡直是個惡魔。」

甚內邊說着，頹然躺在床上。

第二天早上，街上像什麼節日一般熱鬧。今天是新進口的荷蘭船卸貨的日子，泊在港灣正中的荷蘭船金星號的四邊，一早便圍滿着許多小船，裝滿了大大小小的貨，往來於南蠻碼頭之間。碼頭上擠着許多商人和看熱鬧的人羣。也有裝扮入時，塗脂抹粉的妓女，等候着船上下來的船員。

在那些人羣中，間雜着怪樣的武士，目光如電，不時望着港口的金星號。當然哪，那些正是天主教武士和荷蘭一邊的浪人。京都所司代板倉勝重的密探岸孫六，今天是商人打扮，也擠在人羣中。甚內和鈴姑却始終沒有出現。

但過了午時，武藏却到了。仍是那身白綾夾袍子，腰挿大小刀，脚下草鞋，昂然出現。看慣南蠻人奇裝異服的長崎人，對武藏這一身打扮也不禁愕然，趕快讓出路來。天主教武士和荷蘭浪人也一眼而知這人便是武藏，隱隱騰着殺氣。但大白天，在這衆目睽睽之下，誰也不敢動手。岸孫六也只是投以銳利的一瞥。

武藏對這碼頭風情感到新奇，東張西望了一陣，旋卽掉轉脚尖，朝街上走去。到了唐人店前，進去買了唐墨和毛筆。從唐人店出來時，他浮着愉快的一臉笑容。

第十章　滿天雲霧

一

武藏直至入夜之後才逭回正覺寺。那是孤零零搭在荒野中的一間茅屋，事實上只是一間草庵；但在當時的長崎，却是獨一無二的佛門壇場。

住持的道智和尚是六十開外的老僧，與武藏在京都認識而成知交。「一向宗」本來可以娶妻成室，但道智一直獨身，只與一個啞巴的用人，一同過活。

「遊與這樣好，等着你吃飯哪。」

道智和尚親自搬出酒菜，款待武藏。當時的長崎市民，差不多全信了天主，這寺裏的檀越，眞是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可是道智和尚還是堅強地守着這唯一的佛門壇場。

海風拂過草原，從窗戶流瀉進來。飯後，武藏拿出白天所買的唐墨和毛筆。

「和尚，你看這錠墨怎麼樣？」

「唷，這是唐墨，好像的東西。不過你去買墨倒眞是難得的。」

「我想繪畫玩兒……。」

「繪畫？那更奇了。」

「祇不過是外行人塗鴉畫幾筆，打發時間罷

「原是呀，祇不過是外行人塗鴉畫幾筆，打發時間罷了。」

「不，現在不成。我只是好像會有什麼時候用到它，經過唐人店時順便去買了一支。」

「哦，這樣，那也好。對佛家，我也希望你這樣——總有一天會產生信心，這樣想便好。」

「哦，這個……當然我沒有懷疑神佛的存在，但委身神佛，在我這一生怕是難做到了。我是被詛咒的，有時且與神佛爲敵。」

「與神佛爲敵？噯，那倒有趣。」

道智和尚微笑着，他是對任何事都是逆來順受的。

「聽說——」

道智和尚換了話題。

「昨天晚上，城裏有好多人被殺。」

「和尚，說老實話，我也殺了四人。是到這裏時，在半路上，爲了自衞，沒奈何哪……」

「噢。也好也好，那也好！你走的原是這條路……。」

「和尚，也許還得多殺幾個哪。」

「殺罷。我倒也想看看你的手段。」

在南蠻碼頭閒步時，武藏感到層層的劍氣裏住在自己的四面，如虹鬭志便隨之湧着上來。

可是，奇怪的是到了唐人店前看見筆墨時，偶爾想起繪畫。而且同時，小倉悠姬的模樣兒，如影般浮上眼簾。

二

道智和尚又換了話題。

「武爺，記得曾有一位婦人苦苦地戀慕着你的。」

他指的是阿通。道智和尚原是西本願寺的知客僧。當時的武士中稍有頭腦的，爲了修身潛性，居常與各宗派的高僧交往，或研茶道，或談禪理，也是那時侯的一種風尚。在京都時，武藏也同很多僧侶爲友，道智正是其中一人，所以知道阿通對武藏的哀戀。

瞑目沉默了一回，武藏的臉上閃過一瞬的苦惱。

「她在備後鞆津養病。我們兩人終須走的各自不同的兩條路，現在不提也罷。」

「是的，是的，那也無可奈何。」

「和尚！」

武藏突然端容叫道。

「我在這裏，怕會給你帶來麻煩。一個視我爲深仇大敵的人，與這裏的武士結夥要取我的性命，似乎非得我不甘心。而且竟是意外的勢盛…

……不，一股難以逆料的殺氣，正充塞着這個城市。我想就此告辭了。」

「哈哈哈，這點不必考慮。」

道智和尚若無其事地坦然說：

「武爺，襲擊的目標不只在你哪。小庵曾兩次被暴徒突擊，縱火……」

「你說的暴徒是——」

「城裏天主教的嘍囉哪。別處是佛教徒搗毀天主教寺院，這裏却適得其反。他們視這裏是耶穌的聖地，而我們則是衊蔑聖地的異教徒，哈哈，哈哈哈……」

「原來如此。」

「異國的火焰正逼近這裏而來，像武爺你，正是異國劍尖所指的目標。唉，等着看罷，很快便分曉了。」

道智和尚正激昂地說着，外面有了腳步的聲音。

「道智師！」

「是座頭（盲音樂師的尊稱，相當我國春秋時代的『太師』；又法師首座亦尊稱『座頭』）嗎？稀客早回來了，快請進來相見。」

門開處，進來一人。

「啊，琵琶法師！」

武藏不覺低聲叫道。

「嗨嗨嗨，眞的回來了。武爺，昨天請恕唐突，想不到您與道智師竟是舊識……」

是在火見嶺上分手的，那位敏感的琵琶法師，邊說着，向武藏叩頭行禮。

「昨天多承見告，幸好托庇無事，便到和尚這裏來了。法師與和尚親近，竟也出我意外。」

「武爺，你剛出去，他便來了。我再給你們介紹罷，我們這裏稱琵琶法師為座頭，這一位是座頭田原森都，原是天主教的魁首，現在一變而成天主教翻觔斗的始祖，好有趣的人物。」

道智和尚笑嘻嘻地說。

三

據說：正覺寺原來叫做三壽庵，是天主教的寺院。驟聽時也許覺得這庵名有點不倫不類，但天主教傳入日本已有六十三年的歷史，擁有信徒八十萬人，已經相當日本化了，所以有了這樣的寺名。

三壽庵的院主，是長崎天主教大亨，座頭田原森都。

慶長十二年五月初五，三壽庵裏突然來了一個老僧。那個時期，佛教與天主教之間的論戰盛行。當時，老僧與森都兩人，辯論了三天兩晚。到了第三天深夜，正在激辯之中，森都突然一聲怪叫，「拍」地翻身倒地，打起滾來。好半天纔掙扎着起來，他說：

「是我錯了！天主是邪教，佛教纔是正宗。從今天起，我決心皈依佛門。」

就這樣轉宗佛教，做了佛門弟子。

當時的老僧，就是今日的道智和尚。[illegible]次日，森都把三壽庵讓給了道智，飄然離開長崎，登上茫茫的旅程。這就是道智說的，天主教翻觔斗的始祖。據說後來有許多天主教徒都陸續改入了佛門。

天主教的寺院三壽庵從此改名正覺寺，成了「一向宗」的壇場。這以後，城裏天主暴徒曾幾次前來騷擾，並被縱火焚毀了兩次。

道智和尚出身九州的名門，肥前的領主龍寺一族，後為有馬家養子，曾隨加藤淸正出征朝鮮，屢建軍功。俗名有馬伊賀守道知，出家後改名道智，入京都西本願寺為僧，也是一個崢嶸人物。

座頭森都，過了幾年的放浪生活，因家康當面的囑咐，接受了勸喻天主教徒的任命。這次他再度出現在正覺寺，談話間提起武藏。

「啊，那人我也碰到的。」

「他到我這裏之前像殺了人，而且昨夜好多

處有了廝殺，死了不少人。」

「事出有因，必定有什麼大事在蘊釀着，待我進城打聽了來。」

剛纔他就是從城裏回來的。

森都卸下背上琵琶，放在一傍。

「道智師，這可清楚了。眞是一大騷動。荷蘭國王呈書家康公，以這呈遞書簡使節爲中心，荷蘭一邊的浪人團和西班牙一邊的天主教武士團勢成對立，還有一個叫做鴨甚內的詭秘人物，率領城內武壇的劍士參與其間，而且一致以這位武藏先生爲敵對的目標。」

「唉唉，對武爺！」

道智和尚駭然叫道。

「那個叫做甚內的對我仇恨甚深，這些想是他的策劃。但倒也有趣得緊，像和尚剛才說的，異國的劍鋒，武藏等着見識見識。」

武藏若無其事地，坦然說道。

四

那天深夜，黑漆一般的昏闇裏，黑頭巾，黑裝束的十六個武士，遠遠地圍住正覺寺，踏着如麻亂草逼近前來。

他們進了籬笆，緊靠着前後門包圍過來。

雖說是寺院，只是僅有一椽的小庵，早巳燈火全熄，闃無人聲了。

這時，站在前門的一人，突然高聲叫道：

「宮本武藏滾出來！」

隨着這一聲喊，一衆人大刀出鞘，嚴陣以待。庵中寂然，沒有回答。

「宮本武藏！道智和尚！座頭森都！快滾出來……」

「何人呼喚？所爲何事？」

回答的聲音竟逼近門後。一衆愕然後退一步，舉起手中的大刀。

同時門戶洞開，人隨聲出。等在門邊的兩吧

白刃，從左右一齊劈落。鏗鏘一聲，黑暗中散開一陣火光。

「啊呀！」

「唉唉！」

隨着兩聲慘叫，從左右撲上來的兩人，同時仰面倒地。在這兩人之間，遠行裝束的武藏，手提雙刀，靜靜地站在當地。

「什麼人？報上名來！」

聲音低沉，但鋒利如劍，震人胸膈。

「我們是天主教武士團，以主之名，來誅汝天主教之敵，殺人鬼武藏！」

他們圍成半圓，向武藏逼近前來。

「什麼，天主教武士團，西班牙人的爪牙！」

「非也，我們不是西班牙人爪牙，是主的使徒。」

「主的使徒？爲什麼要來送死？」

「這賊徒，居然褻瀆上帝！兄弟們，一齊上！」

一個人從正面舉刀撲來。武藏用小刀輕輕一挑，右手長刀迎頭而下，砍進了對方的肩膀。

「膿包，還是叫你的上帝前來罷！」

武藏口中毒罵，感到前未曾有的興奮。這次作戰的對手，是世界上的强國西班牙。既然幫着西班牙人，雖是上帝，仍是敵人。

道智和尚手中擎着燭臺從門口出來。他的背後站着森都。

「唉，可憐，可憐……不要再同這人作對了。對這一位，你們再來個百把人，還是枉然。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道智眨着眼，舉起左手。

「各位聽我一言！趁此覺醒，皈依正法。我森都給各位開路。」

森都也大聲喊道。

「說什麼囈語！大，大，大家一齊上！」

剩下的十數人，瘋狂地撲向武藏。

五

他們望着唯一的目標——武藏，團團轉動着。同時，黑漆中閃過一道白光向武藏襲擊，可惜功夫懸殊太甚了。在武藏的眼中，他們的一舉步，一投手都看得清清楚楚，是太紆緩了。他用左劍格、挑，右劍斬、劈，前後左右進退裕如，瞬刻間把那些狂熱的天主武士，劈倒在籬笆之外。

甚內躲在荒草叢中，一直凝神望着這場惡鬪。武藏的眼光像螢火一樣冷峭，甚內的兩眼也同樣燃着火燄。

甚內最初的戰略，因着武藏的明智而粉碎了。他操縱着這如水與油永遠不能融合的兩派武士。

「先除武藏！」

甚內向荷蘭一邊的密探孫六這樣獻策，而把呈遞荷蘭王國書的商領亨特力克・蒲爾瓦的上陸日子給延期下來了。

同時他又向天主教武士團作同樣的遊說，使他們把主力集中於撲滅武藏。另一方面，他又掌握了在長崎設壇授徒的劍客，新橋的霞右太衞門，深掘的雷電十五郎及其子源太郎。不過，要這水火相尅的兩派同時去襲擊武藏，却無兩全其美的方法。

於是他便運用狠毒如蛇的才智，煽動天主教武士團去打了頭陣。可憐這些時代的犧牲者，不上半刻便被武藏追殺殆盡了。與西班牙作戰——最初他是這樣想的；但愈殺，武藏的頭腦愈清，終至於透澈如鏡，一塵不染了。他的腦海中，映出來曾在京都見過，近日已漸模糊的地球儀，而竟如此鮮明。在那地球儀的一角，從西班牙的地圖上發射出如電的殺氣，直傳到武藏的劍上。

而在它的背後，武藏覺得潛在着異國之神。武藏的劍尖，像直對着異國的「上帝」似地。像武藏這樣，以探究劍術爲人生無上妙諦的人，決戰本身就是神，就是得以窮徹上帝眞相的，變相

的修道。

這時，突然括起一陣野風，呼嘯於荒烟蔓草之間。

「武藏！可以罷手了……」

道智和尙擎着被風吹熄的燭臺，從他的身後高聲喊着。這時，武藏矮身一蹤，一左一右，又劈倒了兩個武士。

「放！」

不知什麼人，這樣叫了一聲。

與這一聲同時，一陣烟火的氣味，衝進武藏的鼻子。距他二十多步的樹下，站在人高的荒草叢中，鈴姑正用短銃，瞄準着武藏。

六

擬着短銃的鈴姑背後，麥德勒斯船長半彎着腰，瞪着武藏。武藏像一座石碑似地，兀立不動。

「機不可失！」

鈴姑的熱血沸騰了。

「我這一彈，貫穿武藏的心臟！」

類似陶醉的欣悅，一刹那間閃過鈴姑的腦際。

鈴姑用全力扣下槍機。轟然一聲，短銃噴吐出一陣紅光。武藏應聲撲地。但倏的蹴然躍起，舞動手中雙刀，飄然落在鈴姑的面前。

兩人的距離咫尺，武藏尖銳的耳中，好像明明白白聽見鈴姑，起伏的心臟跳動。

「啊——呀！」

鈴姑被嚇得呆呆地釘在地上。

但她很快地回復意識，强自鎭定。漸漸地，她的眼中燃起仇恨的烈燄。

「武藏，殺夫之仇！我是佐佐木小次郎之妻鈴姑呀！」

「什麼！小次郎的……」

「好罷，你殺，殺死我罷！」

鈴姑挨近一步，武藏後退……

同時，一縷白光自傍閃出，直取武藏的腰眼。

「噢——呀！」

武藏用小刀回手一撩，眼見一條黑影驀地後躍。

「你這異客，可是西班牙人？」

「然也，爲正義助鈴小姐一臂之力。我乃西班牙第一流劍士，麥德勒斯的便是。看劍！」

「這倒有趣。」

武藏小刀護前，大刀緊身，凝神而視。麥德勒斯用的是西洋劍術的架式，右脚踏前，左脚後引，俯傾着上身。左手平肩向後伸出。右手上的白刃閃閃發光；他的右腕微側，劍尖直指着武藏的心臟。

步步逼近過來的麥德勒斯，像閃電般向前刺來。武藏用小刀輕挑長劍，乘機一躍，大刀也跟着迎頭砍下。

麥德勒斯疾如流星般向後躍退，隨即刹時反擊；武藏傍躍避過。麥德勒斯緊接着又是一劍。這次武藏輕輕後躍。麥德勒斯的劍，遊蛇般緊追不捨。武藏虛招一刀。麥德勒斯乘勢大吼一聲，望着武藏左右兩刀交叉而成八字的胸前，一劍刺進。

說時遲那時快，武藏的大刀從斜次裏橫掃而過。

「啊呀！」

麥德勒斯一聲慘呼，長劍脫手落地。而在他那前俯的上身，恰在頸處，武藏的大刀不偏不敧地砍下了人頭。

第十一章 追 蹤

一

這時，正覺寺後燃起一片紅光，是甚內放的火。這是正覺寺第三次的走水了。

武藏草草拭淨雙刀上的血跡納入鞘中，不顧鈴姑瘋狂的哀號，急急趕去。

在這勁風之下，風趁火勢，火助風威，一刹時便火舌繚繞，裹住了整個草庵。這是甚內的信號。岸孫六所率領的荷蘭武士團，正在山岡後埋伏待機，約定了一見烽火便向正覺寺推進。道智和尙把如來佛像抱在胸前，座頭森都背着琵琶，武藏仍是那一身遠行的裝束，背着轟隆辟拍正在燃燒的火燄，靜靜地站着。三人一樣沉着，在他們的臉上，找不到絲毫慌張和恐懼的影子。森都本來是大友家臣田原紹忍的一族，原名武原深藏，也是個出名的武士。

「怎麼樣，先到那裏去暫時安身罷。」

道智和尙回頭望着燃燒中的火焰說。

「不——和尙，大隊人馬快要攻來了，待他們會齊，一起殲滅了再走罷。現在我們一走，他們倒以爲我們逃走，助長敵人的氣焰，以後的麻煩就多了。」

武藏已預感到第二批敵人來襲，阻止着說。

「是極，是極，在這裏讓武爺決了勝負再走不遲。」

森都接口說。隨即，他聳耳傾聽着四面的動靜。道智和森都當然知道武藏不屬於西班牙或荷蘭的任何一方，但他們却也感到今夜的事，決非僅是一場誤會，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兩人除了袖手傍觀之外，別無良策。

地面上傳過來雜沓的脚步聲。

不久，火光中出現了無數的人影，他們手中的白刃，宛如浪頭般衝着三人而來。先頭的四、

五人，已經迫近得只有三五步了。

「武藏聽着，我乃筑紫榮門的門下，棚橋一虎的便是。」

其中一人，叫喚着報了姓名。

「噢——」

武藏應聲拔出大刀。背着火舌兀立着不動的武藏，威武雄姿宛然如不動明王，火焰的呼嘯，就像他的怒吼似地。

被他這氣概所懾服，對方的人羣不覺塔塔塔，搖晃着倒退了幾步。

一步，二步，三步。武藏挺身向前。武士團連連地又向後退。武藏一刀劈死榮門於當地的手段，早已深種在他們的心中。現在他們所恃的，只是以多取勝，相信團結的力量罷了。

武藏提刀在手，雙眼怒睜，一瞬不轉地瞪着人衆。他們又倒退了四、五步。從武藏全身散發出來的騰騰殺氣，像一把鐵槌，粉碎了他們的團結。這班人所恃的只是人多，比不上天主教武士有着狂熱的殉道精神。這樣一來，便鬪志全消了。

「和尚，走罷！」

武藏把大刀「拍」地一聲納入鞘中。

「哦，走罷，座頭……」

武藏朝着狹仄的小路，靜靜地邁步向前。道智和尚和森都隨在他的後面。浪士團向西散開，已靜悄悄地不見一個人影了。但在十多步外，經過一個草叢邊時，武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拔刀向叢草深處一劈。

「唉啊！」

一聲慘號，一條人影連竄帶滾落荒而奔——那正是躲着未去的岸孫六。

緊裹在火焰中的正覺寺，轟然一聲塌倒下來，激起一陣的火沫。

二

餘燼染紅了半空。走了不到半里，是一片松

林。從那裏下坡，便是城內街道。這時，街面和港灣，都深深地沉浸在睡眠之中。

武藏打頭，三人在夜風吹拂中靜靜地前行。

突然，一團黑影攔住在武藏的前途。

「等着，武藏！到這長崎來，你那目中無人的舉動，神人共憤，決難寬貸。好好地拔刀相見！」

「報上名來！」

「死在你手中的佐佐木小次郎的血盟好友，霞右太衛門。」

「深堀的兵法家，雷電十五郎。」

「雷電源太郎。」

這三人中，最後一人，還是尖銳的童音。背後圍着十四、五個黑影，該是他們的門下吧。

「鄭重地聲明在前，同行的兩位出家人，與武藏毫無關涉，切莫錯傷！」

「當然，敵對的只是足下一人。」

「好，那麼……」

武藏稍一挫步，緊閉着嘴巴。他的手沒有觸及刀柄，也不曾挺身聳肩，更沒有運氣作勢的模樣。但一觸即發的劍氣，已凜然瀰漫於夜色之中。

霞、雷電兩人，都是屈指可數的第一流劍客。源太郎雖僅是十九歲的少年，但畢竟是有長崎小天狗之譽的能手。三人形成半圓，咄咄逼近前來。他們是想用那壓人的氣魄，擊破武藏的架式。但武藏的身架，有如銅牆鐵壁，是無懈可擊的。面對這三人，雖以武藏之強，竟也找不到一絲漏洞。

雙方瞪目相對，各不相讓。但以一對三，假如其中一人決心犧牲，有利的還是人多的一邊。

「噯—啊！」

霞右太衛門驀地捨身向前，運用全身勁力向鐵壁猛撲過去。那是魯莽的一擊，右太衛門的大刀凌空而下，但被武藏的長刀攔腰格開了。

這一刹那，雷電十五郎的鋼刀乘虛而進，呼

呼地迎風砍向武藏的頂門。但也被武藏的大刀給擋去了。

源太郎借此沉身一躍，攔腰砍過去。剛格開十五郎凌空而下的鋼刀，間不容髮中挑開源太郎的兵刃，就勢回過刀來向源太郎砍去。

這是武藏得意的一擊，是必死之劍。

奇怪的是這一劍竟鏗鏘一聲，被招架住了。

「呀！」

武藏顫了一下手中大刀，張大了兩眼。右太衛門以為機不可失，從他的身後一刀砍下。武藏輕輕一閃，便躲開了。他睜大了那對奇光閃耀的眼，瞪住在源太郎臉上。

源太郎早已如被毒蛇瞪住的青蛙一般，呆呆地釘住在當地。但你看，他的手上！竟傳了武藏的衣鉢，右手上緊握着大刀，左手提着小刀。

三

這時被武藏一刀擋開，向前踉蹌的雷電十五郎，煞住了步，回頭從斜次裏向武藏進迫。霞右太衛門也掉轉頭來與源太郎並肩而立。武藏還是兀立不動。但無懈可擊。

而這時，四邊起了一陣騷動。

「捕快來了！」

「是奉行所的捕快！」

十五郎和右太衛門愕然，躍後二三步，向山下望去。來的正是捕快，手擎奉行所長柄提燈的一隊人馬，正朝山陂上跑來。

當時的奉行是長谷川左兵衛藤廣。代官司行政，專管理異國的貿易。奉行掌治安，兼握兵符。所以代官得由地方上的士紳充任，奉行却是上頭簡派的大吏，權力遠在代官之上。

左兵衛的內心雖是反天主的，但當時全面鎮壓天主教的命令還不曾正式頒布，而長崎又是天主教徒的黃金城，對天主教的直接壓迫，更需要考慮了。他們取締的對象，毋寧是主家沒落，已無俸祿的那些不良浪人。就德川幕府而論，天主

教是對外問題，浪人纔是內政之癌。浪人就是今日所謂的無業遊民，而且是帶刀的危險人物；幕府的治安對象，是置取締浪人在鎮壓天主教之先的。

像武藏那樣著名的兵法家，或在城內設壇授徒的劍客，雖在黑名單之外，但霞右太衛門，雷電十五郎的武壇裏經常進出的，多半是從各國流浪而集的浪人，很多素行不端的武士，早在奉行所的監視之中。而私鬪更是有違禁令。

「退！」

右太衛門首先嚷着向坡上溜走。

「武藏，今天的勝負暫時寄着！源太郎走罷！」

十五郎慌忙追上右太衛門，跑了。門人也跟着急急忙忙地四散逃奔，沒入黑闇之中。

但源太郎却手提着雙刀，踏着架式動彈不得。武藏仍緊握着大刀站在當地。武藏並無殺死源太郎的意思。這時武藏雙刀流尚未完成，自然尚未自號「二天」，公然的自稱雙刀流。但在自己之外尚有人使用雙刀，却連做夢也沒有想到。

而眼前這個無名少年，却用雙刀擋開了武藏的劍。這使武藏既驚且奇，不覺忘了自己，死瞪着少年。

捕快漸漸逼近前來了。

武藏突然驚覺，隨即和顏悅色的問道：

「你叫源太郎嗎？」

但在這一瞬間，源太郎如突然恢復了自由的小鳥，倏地跳開，掉頭向草叢中飛奔去了。

「等着！等着！」

武藏急急地向源太郎身後追去。

四

跑不上三二十步，見一條黑影從草叢中竄出，看見武藏，急忙忙正擬逃走。武藏邊跑着，舉起手上大刀斜劈過去。

「嗚——呀！」

一聲低沉的慘呼。武藏却不顧這些，望着前面一箭之遙，駝着背飛奔前去的源太郎疾追而去。

這時一陣陣刮起正覺寺的餘燼，在它那搖曳不定的火光中，兩個分開雜草沒命疾走的人，像影子一般給照亮了。

最初是沒路的荒野，越過山岡，橫渡谿谷，到了一條山徑時，正覺寺已遠遠的落在脚下了。

在追逐中，兩人都已把大刀納入鞘中，呼呼地喘着，脚底也慢下來了。

武藏當然沒有殺源太郎的企圖，只是想知道源太郎使用雙刀的詳情。但從武藏的大刀上，眼神中，全身湧出來的那股熱焰似的氣魄，結成一縷殺氣，把少年的魂魄給嚇得搖搖欲墜。

可怖！他只是沒命飛奔。

「源太郎！」

源太郎的脚步遲緩下來，武藏纔發聲呼喊。但那少年未擺脫恐懼心理，聽到呼喊，心裏一震，又沒命地拔腿狂奔。

武藏更不放鬆，默默地隨後追逐。到了上坡路，源太郎的速度漸漸減低了。

「源太郎！」

武藏一喊，源太郎又喘着氣沒命疾馳，像被死神緊追着似地。

這樣緊一步寬一步，跑上山坡到了山崖的頂巔時，源太郎已是筋疲力盡，全身軟癱，蹲在地上了。東方已發白，潑刺的晨風，隨着陽光蕩漾。

「源太郎，爲，爲什麼儘逃？」

調了一下喘息，武藏微笑着走近前去。

源太郎絕望地，喘息着叫道：

「你殺罷！」

隨即閉上雙眼。

「不，源太郎！我不是爲要殺你纔追來的。」

「……」

「有一件事，非得向你問個清楚不可。」

源太郎這纔睜開眼睛，仰頭望着武藏。

「當我向你砍下那一刀時，你曾拔出小刀很巧地擋開了。」

源太郎的眼睛，微微地閃動。

「源太郎，不要氣餒，站起來！」

源太郎顫着肩頭仍在喘氣，但經武藏這厲聲一叱，宛如受魔術似地，反應地霍然站起來了。

「可是源太郎，那時我假如再緊接着砍下第二刀，你又如何抵擋呢？」

源太郎的眼睛霎時發出亮光。

「源太郎，接接看！」

武藏大喝一聲，拔出大刀。刀鋒在晨曦中閃閃發光。

五

現在源太郎已知道武藏沒有殺意，恐怖心理不復存在；而武藏那眞摯的態度，兵法家一絲不苟的精神，宛如電擊似的使他感奮。

這一代的劍豪正在試煉自己——這樣了悟時，他的青年熱血沸騰了。

源太郎默默地拔出雙刀，立定門戶，以剛纔用左劍擋住武藏大刀的姿式。武藏把大刀擬在肩心，他的雙目如電，射在源太郎臉上。雖說只是比劃，用的是眞刀眞槍，武藏手下還是毫不假借的。

「源太郎看刀！」

刀光一閃，武藏的大刀騰空高擧，望着源太郎腦門砍下。拍，一陣火花四散。武藏的刀，被交叉成十字的源太郎的雙刀給擋住了，被夾住在雙刀之間。

「唷，好俊！」

武藏仍那麼立着不動。

「源太郎，這以後怎麼解拆？」

咬咬牙關，源太郎的臉色鐵青，呼吸急促，額角上的汗涔涔而下。他所接住的武藏的大刀，竟如千鈞之重，壓着下來。

「源太郎！」

「先，先生，不成了！」

源太郎好不容易掙出這麼一句。

「好，到此爲止。」

武藏輕輕地抽回大刀。源太郎踉蹌後退，也收了雙刀。

「源太郎，坐下來休息一回。」

「是。」

武藏揩了汗，深深地吸了一口早晨的淸氣。

他待源太郎的呼吸勻了，纔一本正經地問道：

「源太郎，你知不知道我使用雙刀？」

「是的，聽說起過的。」

源太郎柔順地回道。

「剛才你使的雙刀是怎樣來的？別人教的？還是自己發明的？」

「是外祖父木島藤左衞門教的。」

「木島藤左衞門？」

「前年亡故了，是深堀的鄉士。聽說外祖父年輕時，一位肥後相良的兵法家，叫做丸目藏人佐的巡廻到了深堀，曾在那裏設壇授徒，住了一個短時期。外祖父就是那時拜的師，雙刀也是跟那一位兵法家學的。」

「什麼？丸目藏人佐！」

丸目藏人佐——上泉伊勢守門下的八劍士：柳生但馬守宗嚴（號石舟齋，現將軍家武術指南但馬守宗矩之父）、疋田文五郎、神後伊豆守、那河彌左衞門、穴澤淨賢、奧山孫次郎、小笠原玄信齋等八人之中，他與柳生、疋田、穴澤同列爲四天王之一。

只是因他一直蟄居九州僻地，而且退爲小藩之臣，後半世都隱居在球磨人吉，成了傳奇的人物。武藏當然久聞其名，那次訪石舟齋於柳生莊中，也曾從石舟齋口中聽到過他的經歷和軼事。

六

可是丸目藏人佐曾發明雙刀藝倒是初聞，更

引起武藏的興趣。但藏人佐是前一代的人物。

「他是聞名全國的高人，聽說與前年作古的石舟齋同庚，不曉得是否在世？」

武藏自語着說。源太郎却接口回道：

「這長崎城內，有代理相良藩作異國貿易的商館。據近日到商館裏來的藩士說，丸目先生今年已七十三歲，自號入道徹齋（入道，有「居士」之意），整日搬弄泥土，專心耕地的開拓。」

「啊，那麼仍在世！」

「是的，老來更見矍鑠………」

「啊啊。」

武藏滿含喜悅的說：

「源太郎，你從外祖父處學得的雙刀手法，共有幾多架式呢？」

「先生，那還够不上稱什麼架式，只是告訴我亂戰中使用雙刀之利，教了我一手兩手罷了。而用在實戰上，今天還是第一遭，不知不覺間拔出左劍來的。」

「哦。」

「不過祖父曾說，丸目先生本人已得雙刀秘法，不知宮本武藏的雙刀如何？」

「啊，該是這樣的吧。」

武藏迎着剛從對面山峯湧着上來的太陽，雙眸烱烱地站着。對面那座山，從長崎城裏，是隔着後面的港灣高聳着的。

「那好像是島原的溫泉嶽罷？」

「是的，這裏是田上嶺。這條路叫茂木街道，脚下看得見的，是茂木灘頭，到島原、天草去的渡船，便從那裏出發哪。」

回頭下望，是天主教的聖地，南蠻船的港灣長崎，在晨曦中燦爛多姿地盡入眼簾。

「源太郎，累你吃了苦，不要記掛吧。我想去茂木，再轉肥後。」

武藏欷然說。

「是不是去會丸目先生？」

「哦，打算先去熊本，無論如何一訪丸目先

生……」

「先生！」

源太郎肅然端容，雙膝落地叫道：

「請先生答應收我列入門牆。」

「收入門牆？」

武藏給源太郎投以銳利的一瞥，但旋即和顏悅色地點頭說：

「可以，我原想將來在京阪一帶定居下來的，到時候再招你前來。有緣的話，你來找我也好。我與你父本無私怨，幸好雙方各未受傷，由你爲我致意罷。」

「是，謝謝師傅。我一定來找師傅，家父也會爲我高興的。」

源太郎激動地在胸前劃了十字。

七

「喲，你是天主教徒嗎？」

武藏訝異地望着源太郎。

「師傅，不可以嗎？」

「不不，沒有什麼不可以。信仰是自由的，佛祖也好，上帝也好，隨你自己的意思皈依便成。我是這樣想的。」

「師傅是信佛……」

「我嗎？我與佛祖和上帝都沒有緣。」

「鴨甚內先生曾說師傅是爲了撲滅天主教徒才到長崎來的。」

「哈，哈，哈……甚內又宣傳，說我是爲撲滅反對天主教的荷蘭浪士團而來長崎的哪。」

「噯，有這等事……」

「源太郎，甚內說得不錯，我殺天主教徒，殺佛教徒，也殺荷蘭浪士團。對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國人、荷蘭人、誰也不饒。我也許是以全人類爲敵的。愛人和徒兒，也許同樣的視我爲敵。源太郎，我是這樣一個人，你還敢拜我爲師嗎？」

「師傅，我永遠是你的徒弟。」

源太郎說着，不覺悲戚地啜泣起來。

武藏的話，是銳利的，嚴酷的，像冰一樣冷峭。他那魁梧的身軀高聳着，像覆蓋着白雪的山峯一般。而在這位眞純的天主教徒的少年眼中，不知爲何，他是這世界上最最悲哀的，最最不幸的一個人。而竟又是那麼令人可親、可愛的人。

「哈，哈，哈……」

武藏爽朗地高笑着說：

「源太郎，不必難過。我還是愛徒兒的。今後對天主教徒也許會一天嚴厲一天，好好地當心過日子罷。」

武藏輕輕地撫着源太郎的肩膀。

「那麼，後會有期！」

他掉轉身軀，背着長崎，朝着茂木灘頭那邊，橫過山腰，大踏步的走了。不悲別離——像武藏自己說的，他是不再回頭的。

這時，甚內正躺在異人館的一室中接受外科手術。在草叢中挨了武藏的輕輕一刀，把他的右腕給齊根砍斷了。鈴姑站在手術臺傍，給甚內長着膽。

而在另一處的異人館中，岸孫六也正在接受異人的治療。武藏的一刀，打斜砍去了他的右眼。

那天下午，教堂裏的鐘聲低沉地響着，盛裝的神父和穿着喪服的異人，給一羣白頭巾的教徒圍繞着，隨在幾具棺木之後，徐徐地前進。棺中裝的，是武藏刀下送了殘生的麥德勒斯船長和天主教武士的遺骸。

這樣，甚內對武藏的一切計劃，是全綫慘敗了。另一件使長崎市民驚訝不已的，則是剛進口的荷蘭商船金星號，突然揚帆出港了。

荷蘭國王的特使布爾瓦，知道在長崎上陸危機四伏，只得啓碇而去。據官文書上的記載，布爾瓦謁見德川家康面呈國書，是距此數月之後，那一年的八月某日。

道智和尙和座頭森都，當天便趕回正覺寺整理殘燼，準備重建草庵去了。

第十二章　女兒心

一

已是梅雨期了。武藏想趁未雨之前趕到天草，當天便搭上茂木到島原小賓的渡船。

武藏離開小倉近五十天了，但長岡佐渡的府邸中，沒有一天斷過武藏的話題。長崎的風波雖未傳到小倉，但福岡城下與黑田侯的那點關節，小城道上與高田又兵衛的比劃，早已傳遍小倉城下了。

對武藏的一切，佐渡和夫人以下，家臣厮養，沒有一個人不樂得像己事一樣痛快。尤以悠姬，不論如何細梢末節，也會使她亮着眼睛，胸前動悸不已的。

她是才氣縱橫，品性高潔，而且感情豐富，有着繪畫與文學天才的十六歲小女孩。武藏是這位少女夢中的英雄。

古代的詩人在神話或傳奇中，創造各色各樣的英雄人物。悠姬也把武藏塑成夢中的英雄；不知畏懼的漢子，不屈服於任何事物的大丈夫，永遠掌握勝利的男子漢。悠姬更希望武藏是個一生不談戀愛的男人。

「我也決不戀愛！」

在夢中，悠姬曾對武藏且旦而誓。

一天早晨，府邸門口來了一位遠客。出來應門的是一位年輕武士，見了來客，呆在當地。那是一位遠行打扮的婦人，年約二十三、四，雖然憔悴，但掩不住那高貴的風度：肌色如玉，目如點漆，是一位光彩奪目的美女子。

「請問小姐是那一位……」

青年武士畢恭畢敬地問道。

「我是宮本武藏的近親，名叫阿通，專誠求見相爺，敬煩通報。」

「好，請稍待片刻。」

青年武士慌忙進內向佐渡傳達。佐渡正打點上殿，呷着茶與悠姬聊着。

「什麼，武藏的近親，阿通……哦，是了。」

佐渡會意。

悠姬的眼睛一亮，但到底沒有開口。愛慕着武藏，臥病在備後鞆津的女子——這是武藏親口說的，悠姬並沒有忘記。而現在來訪的就是那個女子，悠姬也立即覺到了。只是阿通這名字，在京裏的時候早已聽過，却是以後才記起來的。

佐渡雖未明言，但在武藏未提阿通之前，也早已知道她的名字了。不，早已同她會過幾面的。當時的著名武人，不僅懂茶道，喜參禪，而且樂於親近各種技藝。歌舞伎在那時還是僅流行於民間的新興藝術，但自古傳流下來的能樂及琵琶、鼓、笛等樂器，無一不爲他們所歡迎。他們對於那些各流各派的本家，抱着崇高的尊敬心理。

佐渡初聞阿通的名字，是在京都某一茶會席上，從當時清源派橫笛三名人之一的千草種彥口中聽到的。

二

種彥是已過花甲的矮短老頭。

「眞是罕見的美人，是我以上的吹笛名家，有機會無論如何給各位介紹相見……」

他提起阿通的名字，接着便數說她的身世：

「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我應因幡侯的邀約，歸途因事繞道作州的宮本村。所謂事情，是我學笛時的一位師兄名叫直木近江的，後來離京到了作州，供職在吉野郡竹山城主新免伊賀守家。聽說三十年來，直木一直隱居在宮本村中，所以發心順路去一訪故舊。」

宮本是從姬路經美作，從美作進因州的，作州道上的一個山村。種彥雖滿懷着高興去尋訪故舊，但近江已於七年前作古，妻兒相繼逝世，只留下一個十五歲的女兒，跟着老僕夫婦艱苦地渡

日。

聽了種彥的來意，那女孩兒便堅留着種彥過了一夜。那天夜裏，她拿出父親的名笛吹奏起來。雖說自幼跟在父親近江身邊親手調教出來的，但她那音調的美妙，拍節的準確，尤其是神韻的傳情和深刻，簡直使人不能相信是出於十五歲的少女之口，使種彥蹺舌不下。

假如能讓她繼續進修，種彥認爲她必能臻於上乘，自成家派的。

「早些打點上京，我收你做徒兒，寄住我家，一定把你造就而成有名的笛師。」

這樣口頭上的約定之後，他便回京去了。

轉瞬又是幾年。關原之戰新免家歸附了石田一邊以致慘遭滅門之禍，而種彥也在離亂中把這個女孩子給遺忘了。但關原戰後第二年春，她却突來叩訪種彥了。那時她已十八歲，是米塑玉彫一樣的美人了。那就是種彥所推賞的阿通。

佐渡聽完了種彥長長的一段訴說，不禁想了起來。作州宮本村，正是自己的恩師吉岡無二齋的家鄉。佐渡是無二齋受將軍家的招聘留在京裏時的門人，雖到宮本村去過幾次，但記不起當地有這麼一位名叫直木近江的著名笛師。但對幼時名叫弁之助的師弟，就是今日的武藏，却記得很清楚的。

那以後他與這位師弟便不曾再見，直至去年弁之助突然在京裏出現，名字也改爲宮本武藏，向父祖三代兵法名家稱著的吉岡一門挑戰，接連毀了清十郎、傳七郎、又七郎三人。

那次佐渡仍沒有與師弟把晤的機緣，而武藏的威名則已震驚京洛，被稱爲恐怖的劍士，雷轟當時的兵法家。聽說是與武藏同村的笛師女兒，佐渡當時頗有感觸。

後來在各家的集會席上，佐渡曾好幾次親聆阿通吹笛，而且得知阿通熱戀着武藏的傳聞。

三

最近武藏又親口說起阿通仍未心死，寄住在備後的鞆津養病。佐渡對她很表同情。而武藏却視熱戀着他的阿通爲武藝修業的絆脚石，無情地捨之而去，南下九洲去了。而現在，她竟跟蹤而來。

「那位婦人遠道而來，先讓她盥洗了，領她前來。」

他吩咐應門的青年武士說。

「你也暫先迴避罷。」

回頭又打發悠姬下去。

不一回兒，洗淨風塵，重整脂粉的阿通，被領了進來。她俯伏在佐渡之前。

「啊，阿通，好久不見了。抬起頭來，近前來坐。」

阿通抬頭說：

「相爺容光如舊，阿通深爲慶幸。」

「不，我是老囉。」

「相爺一點沒有變動，阿通纔老了哪。」

「那裏，你還是同以前一樣年輕美貌。」

佐渡望着阿通說。雖是衣着入時，化粧也很巧妙，但不僅掩不住病後的憔悴，而且一眼而知她的心中蘊着苦悶和寂寥的心情。

「喲，相爺眞會取笑。」

「哈哈哈，眞是的。可是，咱們最後是在那裏見的面？」

「是在烏丸老爺的府上，那時相爺的好友興秋殿下也在場的。」

「哦，是了。兩年以前的事了。」

他們都沉浸在回憶中，談了一回兒京裏的舊事。佐渡當然知道阿通爲什麼來訪自己，她唯一想探問的，就是武藏的事。但佐渡故意不提，他以爲提起來反多爲難，不知從何說起。

「阿通，我現在要上殿謁見君侯去了。你在我這裏安心住下去，慢慢的休養。今夜倒要聽你闊別已久的笛聲啦。」

話告一段落，佐渡乘機站了起來。

他吩咐侍女帶阿通到廳傍的一室去。那裏配置着鏡台等化粧用具，爐中生着熊熊的炭火，還有鐵罐等全套的茶具。

侍女把床褥舖陳整理出來，說：

「請躺着休息一回罷……有事請你隨時招呼。」

恭恭敬敬地行了禮，退下隣室去了。

阿通對佐渡的殷勤周到，摯誠的情意，不禁感極而悲，眼中熱辣辣地。他在鞆津養病時，是寄居在下關的船行老闆小林太郎左衞門的別墅中的，所以武藏戰勝佐佐木小次郎的詳情，很快便得到消息。同時回絕了黑田家的仕宦又踏上修業的征途，也傳到她的耳中了。

「武藏的心情眞是令人無法捉摸的。」

阿通雖未痊癒，還是掙扎着起來，拖着病後羸弱的身體，到小倉找尋決鬪時曾充武藏監護人的舊知佐渡家中來了。而在這，武藏也曾躭過幾夜的廳傍一室住下了。

四

下午，從下關小林太郎左衞門的船行裏送來裝着阿通的替換衣服和手邊用具的行李。

阿通是從鞆津搭小林船行的船先到下關，在太郎左衞門的店中過了一夜，第二天才上佐渡的府邸的。她的人緣極佳，到處受人歡迎，款待。奇怪的是，爲什麼唯有武藏竟會對她如此薄情。

得佐渡的溫情，阿通恢復了旅途的勞頓，晚飯後換了衣服，打扮起來要侍女帶去拜候夫人。

「請這邊來，大家等着與小姐廝見哪。」

侍女領她進了客廳。佐渡換上家常便服，正在等着。

「怎麼樣，疲勞恢復了嗎？」

「是的，多承相爺厚意……」

「家裏的人都想同你相見，能不能吹笛？會不會影響你的身體？」

「不碍事的，今夜我會吹得大家都不要聽了

才止，請各位品賞……」

「哦，那才有趣。」

兩人都朗朗地笑着說。

不久，夫人由侍女扶着出來了。阿通慌忙退到下首，恭恭敬敬行了初見面的禮。夫人說的話，也是滿溢着溫情的。接着，悠姬也來了，她的目光冷峭。佐渡開口說：

「阿悠，你該已耳聞的吧，這位是千草種彥的高足——青出於藍的吹笛名家，享譽京師的直木阿通小姐。」

「是的，早已聞名了。」

悠姬的眼中閃過好奇的光彩。

「阿通，我的姪女兒阿悠，其實這只是避人耳目，實在是那位你也認識的細川興秋老爺的小姐。」

「唉，與秋殿下的……」

「唷，你知道家父……」

兩人這才相對而視：阿通原是充滿着厚意的；阿悠也不再是初見面時那種冷峭的目光了。

「那麼，澤庵師也知道的罷？」

「是的，認識很久了。」

「還有光悅先生……」

「那更承措愛的了。」

悠姬與阿通二人，談起京裏的事都覺得津津有味。佐渡和夫人滿高與地望着年齡雖懸殊，但同樣的有着不尋常的身世的兩個少女。待她們的談話告一段落，佐渡方才笑着說：

「阿通，給我們吹一曲如何？」

「是，我去拿笛……」

她到房間裏取出裝在古金蘭袋中的橫笛。笛上刻有「吟龍」二字，是他的父親珍惜的古笛。笛是東方民族最愛好的樂器，長一尺四寸，七孔，能將感情隨着一呼一呼傾訴而出，在任何樂器中，其敏感殆無倫比的了。

阿通半閉着眼，把嘴唇湊在笛上：它那幽幽流洩的音律——旋高旋低，不絕如縷。一回兒低

沉，如深淵之潛蛟；一囘兒高昂，如天馬之行空。聞者爲之屏息。連園中的古木，地下的青苔，也傾耳於她的笛聲似地，悄然，闃然，萬籟俱寂。

「笛聲在向武藏傾訴，在找尋着武藏！」

悠姬的心底，這樣細語着。不僅悠姬這樣想，那雖是一闋古曲，但在佐渡與夫人的耳中聽來，也有了同樣的感觸。

五

可是，到底不愧爲名家，她的笛聲不久便控制住了悠姬的心，引她進入無我之境，早已不復有武藏的影子，只是如醉如癡，使她逗留在藝術的三昧之中了。

阿通連奏了三曲。她的眼中漾着神秘的光彩，容光煥發，兩頰上泛起紅潮。待第三曲，千草種彥所作的「白雲之歌」吹奏成闋時，佐渡却說：

「呀，眞了不起，是令人百聽不厭的。但今夜太辛苦了，早點休息罷。」

「不，我倒一點不覺疲倦。」

雖這麼說，阿通的呼吸，已顯得氣喘吁吁了。

夫人和悠姬對於阿通的絕技，當然也不惜感嘆讚揚之辭的。但這一晚上，終於誰也不曾提起武藏的名字。

翌晨，佐渡上殿去了之後，悠姬坐在走廊上沉思了一囘兒，像下了決心似地，站起來走向廳傍阿通的房裏。

「通小姐？」

「啊，悠小姐，請進來。」

阿通打開門，邀請悠姬進去。

「相爺上殿去了嗎？」

「是的，剛才不久。」

「我也不曾去送……」

「那裏的話……昨夜謝謝你，眞好。你眞

是吹笛的天才。」

「唉，這有什麼了不得的，倒是悠小姐的書法、繪畫、文學，沒有一件不精，相爺着實引以爲豪，而且年紀又輕，將來怕不成爲紫式部或清少納言那麼古今聞名的才女。」

「謝謝你，通小姐！我眞有那樣野心哪。」

悠姬接着給阿通投以銳利的一瞥，說道：

「通小姐，你是不是找武藏先生來的？」

阿通烘然漲紅了臉。

「悠小姐，有什麼好瞞你的，正是這個意思。」

她的聲音低得只能讓自己聽見似的。最初低垂着頭，但，隨即毅然抬起頭來，張大兩眼，胸前急劇地起伏着。

「武藏先生，是你的愛人？」

「是的，我們同在一村長大，青梅竹馬的朋友。關原一戰，主家新免全族滅亡，武藏先生離鄉之夕，兩心相誓，待他在兵法上功成名就之日，自必締結良緣……自後我也立誓以笛立身，不久上京求師。

「這幾年來，我們相見，必以未來的歡晤爲約；別時則心心相印。武藏先生是專心精進於兵法的修業的。我們最後是在備後鞆津的寓途分手。那時我病倒了，武藏先生把我寄托在熟人小林太郎左衞門先生的別墅裏，他自己則爲應佐佐木小次郎先生的比武之約，就此離我而去。」

阿通對妹妹一樣年輕的悠姬，鼓起勇氣追述往事。

六

「那時武藏先生曾同你約定，不是說打贏小次郎之後一心仕宦，同時與通小姐結婚的嗎？而竟……」

阿通禁不住簌簌地落下淚來。

「我知道的，通小姐！」

悠姬也忍不住含淚說道：

「可是通小姐，你爲什麼不伸展自己笛的天才呢？丟開一切，一心爲了藝術……」

「啊，悠小姐！」

阿通吃驚地，仰望着這位天眞的少女。

「你可不是視戀愛比藝術更重……」

「悠小姐，沒有辦法的事。我何嘗沒有這樣想，好幾次鞭撻着自己，可是，可是……」

「唉，何必如此呢？」

悠姬嘆息着說。

「將來，將來你也……」

「不，我是一生不戀愛的，已經發過誓……」

「唉唉！」

阿通不覺破涕爲笑。

「對武藏先生……」

「什麼？對武藏先生……」

阿通愕然反問。

悠姬臉上一紅，但立即大膽地轉口說道：

「通小姐，你不是想知道武藏先生的事嗎？我來告訴你罷。」

「那該多好，悠小姐。」

阿通滿懷高興地說。

悠姬把小次郎比武前後的武藏動態，直至叨訪佐渡的府邸止，詳細地說了一遍。最後她說到武藏與阿通的關節。

「武藏先生也曾把對你的誓約向我們說起過的，但他說那只是癡人說夢。他說贏了小次郎只是跨過一座險惡的山峯，前面仍聳立着修業的另一峯巔。出仕爲官和娶妻成家，都是不可想像的事。」

「唉唉！」

「那時叔父曾說，通小姐太可憐了。武藏先生却回道，那是沒辦法的事，我是以劍爲生的人，我所走的是險惡的戰鬪之路，只容一人獨行踽踽的小道，是要離開親人的冷冰冰的羊腸鳥道。」

「唉，每次，每次，都這樣說着把婚事給延

擱下來的。」

阿通被鼓動勇氣，好不容易自語似地說。

悠姬却毫不容情地繼續說道：

「武藏先生就是這麼一個人，一生不能結婚，也不能戀愛的一個人。所以我也立誓一生不談戀愛了。」

「你也？」

「我喜歡武藏先生，我希望他永遠戰鬪下去，成爲日本第一的兵法家。而我也不輸他，決心成個偉大的女性。」

「啊啊，悠小姐！」

「通小姐，你也把對武藏先生的戀愛斷了念的好，你不是有着吹笛的至高天才嗎……一心一、意向這條路上走去如何？也與武藏先生向劍道前進一般。他一定說，你是他修業上的障碍那。」

阿通忍不住放聲哭了。

七

阿通終於舊病復發，又躺下了。

那麼山盟海誓了的，武藏的心境却又突然轉變——這雖是已够悲哀的事，但尚非全在預期之外。武藏那永無止境的上進心，一直把阿通的婚事給延擱下來了。這次假如依舊如此，阿通暗地裏下了決心，再等待時機。

最難忍受的，是悠姬那不像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的，毫不容情的批判。

「爲什麼不能一心一意專向藝術進展？」

這句話是够刺激的。阿通自己，也曾在戀愛和藝術的夾縫中掙扎過來，嘗過太多的辛酸了。

「武藏是一生不談戀愛，不會結婚的男人。不，非得是那麼一個男人不可。」

這雖是悠姬對武藏的期望和理想，事實上阿通是比誰都清楚的，武藏確是這樣一個男人。可是阿通却把這深埋於心底，緊閉住眼睛，不願目視這樣的武藏。而悠姬則堅强地說：

「你的戀慕，在武藏先生是很大的負擔，是

修業上的障碍，對武藏先生你還是斷了念頭的好些。」

唉，這也是阿通時常想到，而且爲了放棄戀愛，也曾三番兩次下過必死的努力的。可是，可是，違論斷念，毋寧更煽起熾烈的情燄。而且爲愛情奉獻了整個身心，而今一縷如絲的微弱生命，如不投向武藏，又何以滋潤以維此殘生呢？

悠姬只是說明了眞相。但那是冷冰冰的，毫無假借的宣告。知道武藏的人，多半瞭解武藏是對女人無情的漢子，是嚴厲冷酷的鐵漢，但沒有人對阿通率直地這樣表白。他們誰都對這純眞而美麗，爲愛情獻身而又慷然於懷的阿通，寄以滿腔的同情。

而悠姬却把這些話大刀闊斧地，毫無隱諱地宣告了。是什麼力量讓她敢於這樣做呢？

「悠小姐也愛着武藏先生的，也許武藏先生也……」

阿通隨卽直覺地感到了。而這，對她正是致命的一擊。

阿通是被這一擊而潰，再也無力掙扎了。爲了思念武藏，把她從輌津挨着送到此地的生命的殘餘力量，霎時崩潰了。雖在小姑娘的面前，阿通却毫無顧慮地哭倒了。

「悠小姐，你太那個了……太那個了，阿通沒有武藏先生，是活不下去的！」

她失神地，叫起來。一陣嗆咳，湧出一口鮮血。

悠姬驚惶地叫來侍女，她自己也哭着跑回房中去了。她像偷看了出乎意外的，人生的深淵。

「愛情竟一至於此！」

她驚駭，她惶惑，但她仍不屈伏。

「可是，我說的都是事實，這樣對通小姐才是幸福的。武藏先生到底是不能戀愛的，我也一生不談戀愛！武藏先生以劍，我以畫……」

悠姬邊哭着，心中毅然堅强地自語着。

八

那天晚上，佐渡向悠姬問道：

「阿悠，你有沒有向通小姐說起武藏的事？」

「是的，通小姐那麼急着要知道的樣子，伯父又不提起……說了不可以的嗎？」

悠姬反問着說。

「不，沒有不可以，到頭來還是非說不成的。啊，眞可憐！」

「我眞替她可惜哪，有那麼高的天分，通小姐爲什麼不一心一意向笛藝精進呢？任你無論如何苦追，武藏先生是決不會回頭的……」

佐渡微笑着說：

「你的話固然不錯，但斬不斷的是男女情愛，你叫她有何辦法。」

「看通小姐的情形，確是如此。」

「你要憐憫她。」

「是的。可是伯父，我是一生不戀愛，也不結婚的，你說好嗎？」

「哈哈哈……哦，也好，也好。」

佐渡邊笑着，模模糊糊地回道。

悠姬退下自己的房間，先是取出繪畫師傅光悅所繪的畫册，臨册學習筆姿。但突然心血來潮似地，放下畫筆，從書櫃中取出「源氏物語」，一直讀到更深夜沉。

第二天，寺尾新太郞等——與武藏有師弟之約的五個青年來訪。他們被稱爲「武藏五人團」，深得佐渡的信任，視如左右手。照着武藏的囑咐，充任悠姬的護衞。

他們都一樣仰慕着悠姬，但沒有一個人敢懷着男女的私情。在不知何時來襲的暴風之前，守護着這位品格高尙而美麗的少女，這一使命在他們是視爲無上的榮幸，足以淨化他們的心靈的。

他們到府邸時，必定叩訪悠姬。這在悠姬，也引以爲樂的。

他們自己人之間，稱悠姬爲公主，而這稱呼是更能貼合於他們的使命的。

「公主，那天夜裏宮本先生所說的婦人，聽說到府邸來了。」

新太郎首先開口說。

「是呀，通小姐，是京裏聞名的橫笛名人。可是多病多災……眞是可憐。」

他們的談話，從武藏與阿通之間的關係，發展而成戀愛論。他們已是青年，當然瞭解武藏的心境，對阿通深表同情，口氣上是讚美戀愛的。

悠姬給他們一瞥，靜靜地說：

「各位的意見與伯父一樣，以爲我還是小孩子，會不懂這種心情的；眞是氣人！所以昨晚我又把『源氏物語』重讀了一遍。」

九

窗外的綠葉映着强烈的夏日，房中充滿着一片翠綠。

「各位有沒有讀過源氏？」

青年們紅了臉，搖頭不響。要知熟讀論語、孟子等漢籍，但置日本古文學於不顧，是鎌倉時代以來一般武士階級的風尙。

「源氏物語是平安朝時代的著名文學，是女作家紫式部的著作。」

悠姬熱情洋溢地說：

「那時，朝廷裏有一位名叫光源氏的王爺。源氏物語中所描寫的，就是那位王爺從少到老與很多女人的戀愛故事。光源氏人既標緻，而且是個多才多藝，肯在女人身上下工夫的權貴人物。他向一個一個喜歡的女孩子求愛，而那些女孩子竟毫不遲疑地向源氏奉獻愛情。那些戀愛的對象，幾乎全是有才能，有敎養的美女子，讓各位看見也必定喜歡的。……」

悠姬像向五人挑戰似地，又給了他們一瞥。

「那本書上所描寫的，就像我這樣的小姑娘讀了，也會感受到愛情的喜悅，悲哀、寂寞和煩悶

，爲了那些女兒們朝朝暮暮綻開如火的愛情之花，而打動心扉的。

「但隔了很久很久的昨夜，我又把那本書細讀一遍，感到無限的憎惡。以權位與美貌爲武器，一個一個獨占女性的源氏固然可憎，但最令人悲憤的，是那些女性的態度，除了戀慕男人之外什麼都不想。她們唯有針對源氏的愛情生活，勾心鬪角，竭智盡慮。你想，她們的一生豈不是僅係獻媚權貴的，愛情的奴隸，戀愛的犧牲品而已嗎？各位難道說女人只是爲了滿足男人的愛慾而存在的嗎？難道女性就不能同男性一樣，得以經國濟世，建功立業，或則創造藝術了嗎？我要拚命努力決不輸給男人，讓自己成個了不得的畫家。各位會不會反對？」

「不，公主！贊成之至。」

接着，青年們更是口口聲聲地叫道：

「不僅是繪畫，也請精進文學。」

「政治上也請盡量發展！」

悠姬亮着雙眸。

「所以各位，我雖同情通小姐，但站在女人的立場來說，却不能贊同她的戀愛。假如女人的戀愛是那麼沒我的境界，我是不談戀愛的，不，我曾立誓一生不戀愛的，各位知道我的心意吧？」

「知道的，公主！」

青年們聳肩叫道，他們像是受了很大的感動。有着高深的敎養與才能，而且一生不言戀愛的美麗的少女——這才是永遠的處女塑像。他們的心中燃起了聖火一般的赤燄。

而且爲了維護這位公主，拋頭顱，灑熱血，與來襲的風暴作戰。這在他們是無上的快樂，是男兒值得自傲的一件事。

「你們來罷，我們誓死守護這位公主！」

他們像是對着那未來的敵人，胸中湧起沸騰的熱血，在心底怒吼着說。

第十三章　南　行

一

不久進了梅雨期，對病人是最不宜的季節，但經長岡一家細心的看護和治療，阿通漸有起色，心也安定下來，時見笑臉。也有離開床褥，整容化粧的時候了。

「您小姐呢？」

一天，阿通向侍女問。悠姬從那天以後，就沒有到這廳傍的房間裏來過。

「小姐整天閉在房中描畫兒，跟相爺都難得見上一面……」

「噢……將來一定會成著名的畫家。」

阿通微笑着說。她也曾丟開一切，有過專心於精進笛藝的一個時期。她已不再懷恨悠姬了。阿通不會長遠地懷恨別人，是對人只作善意解釋的女人。

「悠小姐只是把眞的事照直告訴我罷了。她是品德高尚的一位公主，才會這樣……」

阿通這樣想。而對悠姬在夢寐中懷念着武藏，尙不自知已投入情網的少女之心，寄以無限的同情。

但阿通仍放不下武藏，她知道自己害的是不治之症，已是來日無多了。

「卽使武藏先生現在要迎娶，也太遲了。倒不如斷了癡心……」

她不知好幾次這樣想。但相反地，戀慕武藏的情焰，較前更爲熾熱。

「只要斷氣前見他一面……武藏先生雖丟開了我，但那只是爲了修業，心底裏還是同我一樣，燃着愛情的火焰。」

另一個阿通的心聲，在這樣呼籲着。

梅雨晴了。日光突然轉强。是夏天了。庭院的老樹上，知了在聒噪。阿通離開病床，細心化

粧了後，到了佐渡前面。

「啊，容光都煥發了。」

佐渡打量着阿通，微微的笑着。

「是，多承你的厚意……相爺的恩典，夫人的深愛，阿通有生之日，至死不忘。」

「不，休提了！能給你這樣的麗人幫忙，眞是高興極了。當作自己的家裏一樣，耐着心性在我家躭下去便好。」

「相爺！」

阿通仰視着佐渡說。

「明天，我想向相爺告辭……」

「什麼，告辭！那太冒險了。」

「可是，無論如何請你……」

「到那裏去呢？」

「……」

「唉，倒是安心地在這裏等着的好，聽說武藏離開長崎南下了，但總得囘京的，不久一定囘來。」

「不，相爺！且不說囘京，武藏先生是不肯重遊舊地的，我知道他的脾氣……」

阿通低頭垂淚說。

二

又過了幾天——

太陽雖未上升，邸宅區的街道已經打掃得乾乾淨淨，晨風裊裊地吹著。天空一碧如洗。

阿通穿着佐渡夫人替她打點的行裝——白地染菖蒲花樣的外衣，織錦角帶，嶄新的靴統。左手上提着竹笠和拐杖，放在繡金袋中的名笛「吟龍」，像短劍似的插在腰間，站在門口。雖是瘦削得弱不勝衣，却美艷驚人。在她背後站着的，也是行裝打扮的另一少女——寺尾新太郎的妹妹阿松。

佐渡後來雖也曾勸阻過阿通，但對阿通的偏拗，却也無能爲力。但讓這位病弱的女性獨自上路，他總覺得放心不下。

給她找一位路伴便好，但男人既不方便，雇人也不放心，他想在府下的女孩中物色人選時，新太郎的妹妹阿松却自告奮勇擔任了這個重任。阿松是從哥哥的口中聽到，而對阿通寄與了深切的同情的。

阿松今年十九歲，也像哥哥一樣堅强，而且是心地溫良的少女。刀法上不輸給男人，體格也結實得堪稱女中丈夫。

今天早晨，是她們動身的日子。佐渡以下，他的夫人、侍女、悠姬，都送了出來。

悠姬的臉微帶蒼白，是木然的表情。其他的人，隱住了哀傷，裝着笑容。

「相爺，各位……」

阿通悲從中來，只叫了兩聲便說不下去了。

佐渡故意朗爽地笑了。

「哈哈哈……阿通，我們等着聽你的佳音。這次碰到，切莫放鬆，拿繩子絡着拉他同小倉來。」

「嘿嘿嘿，眞是的，放大了膽子……」

夫人也笑着給她鼓勵。可是，阿通笑不起來，也許她的眼淚已竭，只是張大着澄澈的兩眼，盯住在每人的臉上。

許是她在想，這是今生最後的一面了。她與悠姬兩眼相接，好不容易微微笑着說：

「悠小姐，祝你幸福……」

「通姊也是的……」

悠姬回眸瞅着阿通，囁嚅着說

「唷唷！」

悠姬輕哼了一聲，搖搖地晃蕩，險些倒下去。不知道這聰明的少女，是受了怎樣的衝擊？

「唉，悠小姐！」

阿通叫道。

「啊，阿悠！」

佐渡從後面抱住了她。然後掉頭說：

「阿通，前途珍重。」

「那麼，相爺！阿通告辭了。」

她用衣袖掩臉，輕步出了大門。阿松向大家目禮了後，用青年人結實的步伐，緊隨在她的後面。

三

武藏是在天草的富岡遇上梅雨的。富岡是位於天草下島西北端上，向海面突出的一個很小的半島尖上的城集。

富岡是天草的大門，與長崎、茂木遙遙相對，自古交通發達。慶長八年，領主加藤清正因故將天草歸還幕府，交換豐前鶴崎爲領地以來，天草便爲唐津領主寺澤所秉領，在富岡築城置治，正是這時的事。

城落成於天和、寬永年間，占有陸繫島之一部。武藏去的是慶長十七年，當時還只是一個不完整的山城。

街道望着巴灣，向沙灘上展開。港灣裏漁船和客船往來不斷，當時已是天草的首府，號稱天草第一的港都，非常繁榮。

武藏住在叫做「福屋」的旅館中。他那魁梧的軀幹，奇異的風采，立即引起當地人的注目，傳揚開來了。寺澤家派駐富岡的守備高畑忠兵衞極愛武藝，而且早知武藏的名望，知道了福屋裏的這位住客便是武藏，派人來專誠邀請他到了公廨。

這裏沒有足與這位馳譽國內的大兵法家匹敵的人才。忠兵衞只是聆聽了武藏的理論，他竭誠招待着武藏。他說：

「務必請你搬來這裏多躭擱幾天。」

但武藏却婉辭了，仍住在福屋中。這個旅館，武藏非常中意，有點捨不得離開。

武藏住的樓上房間，正對着巴灣。環繞着煙雨籠罩下的港灣，是白砂青松交織成弧形的崖岸。海的對面，聳峙着島泉的溫泉嶽。浮在雨中的點點帆影，也是別具風情似地。

雨停後，武藏朝着與巴灣相反的沙灘信步走

去。那裏橫亘着完全不同的海，是一望無際的大洋，不見一個島影。拍岸的波瀾洶湧，一直接連着中國海的洋面。

過去武藏不論旅行何處，到處遭遇敵人，或爲敵人所追蹤，沒有瞬息不感到劍氣；但在這裏，他絲毫沒有那種感覺。與他相對的，只有大自然，只有海，只有山。船和人，也只是大自然中的一景物而已。

武藏找到紙店，買同宣紙，磨起長崎所購的唐墨，描繪眼下展開着的巴灣風景。他所畫的不是寫生。是崖下泊着一艘孤舟——而船就是人。就是武藏自己。在這大自然中悄然浮在水面。但那不是偶然的存在。這是自然與人生融化爲一的姿態——武藏花去了好幾天的時日，所欲描繪就是這些。

四

武藏展着畫紙所想描繪的，是海邊所泊的，闃無人影的一葉扁舟。

「哦，眞難！」

他終於嘆息着放下畫筆。但他並沒有灰心的樣子，眼中閃耀着快樂的光。他的心中隱約地浮上悠姬的影子。他的探究人生，所藉的只是一把劍：透過劍去看人，去看社會，去看世界。但奇怪的是眼底浮上悠姬的臉，便會湧上另一種探求的途徑。那就是繪畫的衝動。

現在接觸到富岡這美麗的大自然，假如不曾浮上悠姬的臉，他也許只知撫劍以求對策罷。藉劍以求得的是眞，藉畫以求得的是美。劍所追求的是永無止境的戰場，筆所追求的是調和的境界。今日武藏所以擱筆，是因他無論如何努力，竟得不到所追求的調和。船是船，波是波，山是山，是各自孤立的。不，這些之間是彼此對立的，互相睥睨的。

「喔喔喔，不成。我畫的船倒像一把短刀，我仍抓不住船的眞相哪。」

武藏苦笑着自語。

可是武藏仍很高興。平時那麼沉默寡言而沒風趣的他，現在却微笑着同女侍們聊天。是女侍們的親切，坦白，率眞，才能使武藏這樣隨便的。

女侍們會毫無顧忌地跑進武藏的房間，用輕鬆的語調，同他閒聊或口吟民謠。

「老爺，太太呢？」

「我只有一人。」

「那麼，討個富屯的女人作太太罷。嗨嗨嗨………」

「那也好，哈哈哈………」

也有時這樣開着玩笑。

他也常想起阿通——

「阿通，今生無緣，假如死後有知，必也………」

這樣滿懷熱情地自語。

五

天草是天主教的海島。這裏本來號稱天草五家：是天草，大矢野，志岐，上津浦，栖本等五氏所分治，都是天主教的支持者。秀吉時代，這五家被宇土城主小西行長借熊本加藤清正的援兵所滅，據爲自已的領地。而小西，也是熱心的天主教徒。

緣此，天草早已來了天主教的神父，在各地建立教堂，設置學林，更有專爲少年而設的學園，是與長崎、島原並稱的日本基督教發源地。

天正年間，從葡萄牙輸入活字印刷機，裝置在「天草學林」中，遂使天草成爲基督教文化在日本傳播的重要基地。

但天草的基督教，只有這一段是黃金時代。小西行長滅亡後，爲反對基督教的加藤清正所領。繼而又在唐津寺澤家統治下漸趨衰敗，教堂也僅剩下志岐、上津浦兩所了。這一年，慶長十七

年三月，德川幕府首先毀滅京都的天主教堂，繼而決心禁教，已有密令到達寺澤家。但天主教在富岡表面上雖呈敗象，實力還相當强大，守備高炽忠兵衞那敢輕易下手。

武藏寄寓的福屋主人夫妻兩人，都是熱心的天主教徒。其子次郎，天天從富岡沿海走十六町，到志岐的少年學園上學，接受南蠻的教育。

那天武藏如厠，在走廊上見次郎看羅馬字拼音的課本，名爲「伊曾保物語」。次郎說，那是把南蠻語翻譯成日本話，再用羅馬字拼音起來的。次郎給武藏讀了其中幾篇，大概都是有關鳥獸等動物的寓言。武藏聽了非常高興，覺得長崎以來不懷好感的南蠻國，也同樣流着人類溫暖的血，是一個可愛的國土。

伊曾保物語，就是今日的「伊索寓言」。童話是母親的歌，人類都從這一個母親生下來的。所以童話能溫暖人的心，能把全人類融爲一片。

武藏想起故鄉，幼時死別了的母親的歌聲，又在耳中復活了似的。

梅雨期快要過去了。

宿雨未淨，武藏却離開富岡的旅邸，沿着海岸線南下。路在聳立的斷崖之上，脚下是拍岸波濤。擧目前望，是渺茫無際的天草灘頭。

從富岡至都呂呂一里十一町，據說是平家敗將所聚的村落。從此前行三十町，爲下津深江；是從建武年間一直聞名的天草唯一溫泉地。到青松白沙的白鶴灣頭的高濱，計程二里九丁。

武藏翻過山路，當晚宿在崎津。

崎津是西海岸第一良港，到天草灘捕魚的漁船薈萃於此，入夜笙歌處處，神女如雲。

從崎津動身，經一町田、早浦、久玉、到牛深已是第二天傍晚了。這裏是天草的最南端，港外環峙着無數小島，水深路險，是天草的南方門戶。同時這裏也是一個漁港，對岸——長崎、薩摩、肥後的漁船羣集於此，是一個極富南國情調的港口。

武藏從牛深搭船，泛舟於一平如鏡的不知火海而北行，於第二天在下島北端的本渡，捨舟登陸。

本渡是天草五家中最强大的天草伊豆守的城下，前年爲小西行長所滅。

天草伊豆守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著名的「天草學林」，就是得他庇護設在本渡的。城陷時一度遷至島原，但小西行長對天主教的忠誠不下伊豆守，時局安定後學林再遷回本渡，置備活字印刷機，除「伊曾保物語」之外，又出版了數十種羅馬字拼音的課本。

小西於關原之戰依附大阪而滅亡後，本渡乃改隸於寺澤家的富岡守備麾下，置郡代（德川幕府直轄地的官名）治理。於是毀學林，逐教師，布教的中心便轉移到富岡鄰村的志岐去了。

在此，武藏又爲郡代某氏所發現，被招待到公廨中去。他們的談話，自然轉到兵法上去了。

「近日的天草雖找不到出色的兵法家。但過去也曾出過這方面的豪傑之士。前本渡城主天草伊豆守的客將，有一位名木山彈正的將軍，當小西襲擊五家之際，僅以五百之衆，突擊志岐城外集結着的加藤淸正的大軍，連捷兩陣，幾使當時以武勇著稱的加藤軍爲之側目而瀕臨崩潰……
…」

郡代某氏似乎非常健談，對武藏侃侃而言。

六

小西行長是豐臣秀吉功臣中之佼佼者。天正十五年三月，征服島津，平定九州後，秀吉以肥後五十四萬石授佐佐成政。及成政失職賜死，乃以加藤淸正及小西行長繼成政之後，平分肥後。淸正居隈本（卽今之熊本），小西居宇土，而天草五家則准其各據舊領，歸行長節制。

天正十七年，小西重建宇土城，下令天草五家分擔賦役。五家則謂：

「吾人曾得太閤殿下（指豐臣秀吉）准予各

安舊領之命令，所謂歸小西節制者，乃專指軍旅用兵而言，今爲修復私城而徵派人夫，礙難受命。」

於是斷然拒絕了小西的命令。小西一怒之下，遂訴諸秀吉。小西善言辭，竟說服秀吉首肯，准其便宜行事。

同年秋，小西遂以三千兵攻天草派之長老志岐麟仙所駐之志岐城。然麟仙殊非庸碌，乘小西軍在富岡登陸之夜，出奇兵突擊，覆之。

小西大驚，求助清正，且親率六千五百衆，與清正所率援軍千五百會師，合圍志岐城。據守本渡城之天草伊豆守種元，獲得軍報，即授兵五百，由客將木山彈正統率，急馳援麟仙。

此時清正將攻城軍事交與小西，他自已則率軍據木坂，專迎彈正。天正十七年十一月某日拂曉，勇將彈正身先士卒，向清正的陣地猛撲過來。與天下的名將加藤對壘，他以爲雖死猶榮，所以拼着性命衝去，把加藤軍的頭二兩陣衝得四分五裂，一直向中軍進迫。但清正不愧爲一代名將，雖眼見節節敗退，仍顏色不變，端坐中軍冷眼觀戰。

彈正是早已望見他了。

「唷唷，前面坐的想是中軍大將，咱乃木山彈正是也，請將軍一戰！」

他邊喊着，舞動長槍，咄咄進逼。

「啊啊，木山彈正來得正好，看我槍法！」

清正驀地站起，捲起他那單鐮式的銀槍。彈正的突擊，勢銳力猛，雖曾使清正窮於應付。但在槍法上，清正當時是號稱天下無敵的名將，不知怎樣給他抓住虛隙的：

「彈正，看槍！」

大喝一聲，他那乘勢而進的一槍，穿透鐵甲，刺進了彈正的胸板。

「木山彈正已死，軍衆們快快回頭！」

他不顧大叫倒地的彈正，隨即傳達命令，揮軍反攻。於是大勢逆轉，乘勝攻下志岐。不久，

本渡城也相繼陷落，其餘三家便擧旗投降了。威震天草的五氏，就此滅亡。

「這個故事怎麼樣？宮本先生。」

「好極，好極。」

「還有，上泉伊勢守四天王之一的丸目藏人佐，也曾在這本渡城住過一個時期，寄寓在天草伊豆守處進修兵法的。」

郡代又提起另一話題。

七

「什麼？丸目藏人佐先生，聽說是人吉相良的藩士……」

武藏感到意外。

「不錯，丸目一族，世代是相良的家臣，而相良家與天草之間，却另有一段因緣的。我喜歡根究舊事，是聽地方上故老說的……」

郡代乘與，抵掌而談；展開另一場歷史上的成敗故事。

天文年間——距慶長十七年的今日，已是七八十年以前，正是武田信玄與上杉謙信戰於川中島的時候。那時的九州，正是肥後的龍造寺，豐後的大友，薩摩的島津三家，勢成鼎立的時代；各懷着進窺中原，制覇九州的大志。而問題却在肥後的向背：誰能取得肥後五十餘萬石的沃野，便能稱覇九州，掌握住了進軍中原的實力與機會。於是這三家便都虎視眈眈，相機而動以謀肥後了。

當時的肥後，菊池和阿蘇兩家均已失勢，分歧而爲五十餘家割據的局面。但雖是弱點畢露，這其間却有兩位嶄露頭角的名將，使上敍三家的野心不能得逞。那就是阿蘇家的舊臣，御船城主甲斐宗運，及謙倉時代以來的名門，人吉城主相良義陽。

這二人曾歃血爲盟，互爲脣齒，由宗運警備大友及龍造寺兩家，義陽則專對島津，阻其北上，使不能越雷池一步。義陽的領地原在球磨人吉

，但當時則爭領八代、葦北、下益等三城。聲勢浩大，天草五家也托庇麾下，爲之誓死効忠的。

「——如此這般，本渡城主天草伊豆守居於相良的幕下。就爲了這點因由，藏人佐纔守寓於本渡城的吧。他在這裏住了兩年有餘，進修兵法，後來投奔在京都洛東一帶充任兵法指南的新陰流始祖上泉伊勢守，上京去了。據老輩的傳說，大概如此。」

郡代所說的，使武藏很感興趣。十七歲離家，十九歲上京——武藏比擬着自己的少年時代。他於十六歲那一年，刀劈但馬的豪强兵法家，十七歲投軍石田一邊的新免家，出征關原，雖打了敗仗，但頗著武勇。戰後回宮本村時與阿通相愛，是他十九歲的春天。

「我正想繞道熊本前往人吉，拜訪丸目先生請教兵法。現在先到了先生舊遊之地，也是緣分。」

「那麼，丸目先生仍舊在世……」

「今年已經七十三歲了，聽說更見矍鑠。」

武藏因此急着要趕路了。他在本渡港口，搭上開往熊本坪井川口下游百貫石的便船。

已是盛夏時節了。在烈日下，海水如靛，綠滿島嶼；而那麼多的大小島嶼，星羅棋布，各盡其姿，煞是奇觀。

第十四章 熊本

一

阿通與阿松兩人，到了距熊本僅有三里的木葉，歇脚在一個寺院中。

「通小姐，今天之內可以趕到熊本了。」

「唉，不曉得能不能與武藏先生相見？」

「通小姐，不要灰心。在熊本碰不到，到薩摩……不論天南地北，我總得陪你前往。」

「謝謝你，松小姐。」

「可是，現在倒不必急着趕路，聽說不到三里的路程了。」

「是嗎，慢慢地走罷。嗆咳起來，又累你擔心哪。」

烈日當空，但綠田上吹拂的風是涼爽的。一路上趕在武藏後面的阿通，心中焦急萬分。血在沸騰，胸在高鳴。

「只要見一面，就此斷氣罷。」

她已下了這樣的決心。離小倉時，雖也只希望見他一面，但心中却想：

「武藏先生的心上，也燃着同樣的愛情之火！」

於是私心冀望着這次重逢，武藏想該不再無情薄義地離開自己而去。而且明知道自己已是來日無多，但對今後的生活，却也有如淡淡的夢一般，浮上眼前。

但現在，連那樣的希望和綺夢都放棄了。不，阿通的生命，已衰頹得再也沒有足以支撐那樣的希望和綺夢的力氣了。

又是山坡了。

「啊，這裏是田原坡，過了這個嶺頭，前途便是平坦的大路了。通小姐，我牽你一手罷。」

「不，我自己會走。」

三個結伴而行的奇形怪相的武士，看了兩人

一眼，越肩而過。不曉得是浪人呢，還是當地的惡覇？

斜坡盡處，到了嶺上。

「小姐，休息一回兒罷。」

路邊上有人叫着。是穿着玄靑痲布直裰的盲琵琶法師，坐在路旁的石頭上，笑嘻嘻地向她們說。

「啊啊，琵琶法師。」

阿通僅見一眼，便對他起了好感。

「眞是的，通小姐，坐一回兒再走罷。」

阿松也立住了。兩人與法師並排坐下。山風刮得枝頭簌簌地作響。

「兩位是到那裏去的？」

「到熊本去的。」

阿松答道。

「像是遠方來的。」

「是的。法師是上那兒去的？」

「我是行旅的琵琶法師。今天在熊本歇脚，明天到那裏就不知道了。請你聽一曲琵琶怎樣？」

法師突然這樣說。

「那太好了。無論如何請給我們彈一曲。」

這次是阿通回答的。

二

「那請聽罷。」

法師從背上解下琵琶。這時從嶺頭那邊過來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搭搭搭跑了來向法師叫道：

「師傅！」

「啊，與市，怎麼樣？」

「一點不錯，刀鐔上的圖案是鑲金的螢火蟲，確是家父所佩，二呎八寸備前秉光的寶刀。一定是大川平藏的一黨！」

「那麼，你決定跟蹤下去嗎？」

「是的，衹是師傅……那批東西像正在計劃着什麼惡計，商量着刼什麼人，說是帶到京町

的武壇裏去。這樣看來，那個京町的武壇，一定是他們的住處了。」

「哦，京町正是熊本的進口。可是，等着攔刼什麼人……哼，果然不出我所料。」

法師這樣自語着。他旋即掉向阿通兩人說：

「啊，對不起您們啦。這個孩子叫做與市，是替我引路的，瞎子單獨出遠門不方便，從長崎帶了來的。」

「唷，從長崎……」

阿通張大了眼睛。

「那麼兩位小姐也是……」

「不，不是的。但我們尋訪的那個人，約一個月前，也在長崎……」

「唉，請等等，大約一個月前，正是長崎有過大動亂的時候。」

阿通顫聲問道：

「啊啊，動亂？是不是有一位叫做宮本武藏的先生……」

「唷唷！」

法師驚叫起來。

「你要找尋的，就是宮本先生嗎？」

「是的，聽說那位武藏先生從長崎南下，我們是從小倉趕了來的。」

「哦哦，我也是爲找先生到熊本去的，聽說梅雨期中正在天草，這時候一定已到熊本了。」

「那麼早到一刻也好，我們邊走邊談罷。」

阿通正想站起來，法師却止住她說：

「等等，剛才說的琵琶還沒有彈哪。」

「可是——」

「無論如何請聽過琵琶再走，不可心焦，前途有無賴的武士在等着你們兩位哪。」

「無賴的武士？啊，剛才從後面趕過我們先去的三個人。」

阿松說道。

「是是，我在這裏聽見那些傢伙的脚步聲覺得奇怪，才留住了你們的。與市是爲了另外的事

，跟着武士後面去打聽了來的……所以，心靜下來，先請聽我的琵琶罷。」

法師——長崎的座頭田原森都，鏗鏘鏗鏘彈著琵琶，奏起拿手的「壇浦」之曲來了。

三

歷史上的哀艷故事，交織而成逝者的哀歌。睥睨羣侯，權傾朝野的平氏一門，到頭來免不了葬身西海而飲恨終天，永遠流傳而成民族的挽歌。

座頭田原森都奏着琵琶，揚聲高歌的，正是平氏末代將軍平通盛陣亡之後，其夫人小宰相是——當時京裏首屈一指的絕代美人，偕同乳娘落海亡命，在阿波的鳴門，主僕兩人雙雙携手赴水殉義的一節。

一闋已了。蛾眉緊鎖，盈盈欲涕的阿通，至此才長吁嘆道：

「唉，太好了。哪，松小姐！」

「是啊，太悲哀了，眞動人！」

「哈哈哈，只是借此消磨時間罷了。」

「啊呀，姐姐，你那不是笛嗎？」

與市睜眼望着阿通的胸前說。

「是的，是笛。」

「那麼，現在請姐姐也吹一曲。」

「啊，有笛嗎……那太好了，務求一曲。」

森都也很興奮地央求道。

「好罷，作爲恭聆琵琶的答禮。」

「通小姐，不要勉强。」

「唉，不要緊的。」

阿通取出橫笛，湊在唇邊。高低抑揚——慢慢地流洩出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悲風，是阿通自譜的新曲。曲名「思夫戀」，寄托着命薄似紙，情深似海的一縷幽怨。

「唷，眞了不得！」

一曲既終，森都眨着不透光的兩眼，感嘆地說。

「眞好，咱只想哭。」

與市也癟着喉嚨說。

「那麼法師，我們緩緩地去罷。」

阿通又想站起來。

「請等等。」

森都邊說着，把琵琶倒竪在地上，靜靜地傾耳諦聽了一回，這纔說道：

「好了，走罷。」

他站身起來，仍背上琵琶。與市接來森都伸出的杖頭。阿通，阿松隨後，四人魚貫向山岡下去。

「我的名字是田原森都，與武藏先生是在長崎面識的。」

森都這纔通報了姓名。

「我是阿通，千草種彥的一門。」

「噢，怪不得。」

「同行的是小倉細川的藩士，寺尾軍兵衞先生的愛女阿松小姐，刀上工夫不亞於男子漢的名家。」

他們邊談着一路下去。

四

森都邊走着，說起少年與市的身世。與市的父親，是長崎奉行的部下，名叫大森伊衞門的微秩武士。去年底被五六個浪人所襲擊，大小佩刀和公文等隨身物件被洗刼一空，飲恨而死。

據奉行所的調查，這批浪人，爲首的名大川平藏，也是頗有名氣的劍客。

當時伊衞門正受命搜查近一二年來發生在肥前各地的，拐誘婦女的犯人。被刼奪的文件，就是有關這一案件的伊衞門的備忘錄。所以大川平藏一黨與拐誘婦女一案有關，是不難想像的。

前面已經說過，最初與日本開始貿易的，是葡萄牙商船。他們從日本輸出的商品中，有着奴隸一項，葡萄牙的商人從日本買得奴隸，轉賣給

南洋各地的殖民地，獲取暴利。豐臣秀吉雖對此提出嚴重的抗議，簽訂有嚴禁的條約，但那只是官樣文章，事實上一直到這時，仍有甘冒法網，做人身買賣的不法之徒。

這次的拐誘婦女，實與此事有關，被誘拐的婦人，都被秘密送上葡萄牙船去了。與過去的人身買賣不同的，只是這次僅限於容貌端整的女人，說明了奴隸的用途，不僅限於勞動而已。

長崎奉行當然傾全力逮捕大川平藏一黨歸案，但從此他們却在長崎消聲匿跡，再也不見蹤影了。假如已經潛離長崎遁跡他藩，便非長崎奉行力之所及，所以伊衞門的獨子與市，爲報父仇而去仰賴以前相識的田原森都，請其協助。

森都現正暗中監視着天主教的動態，故對拐誘婦女案件感到很大的興趣，依他獨特的敏感，斷定大川一黨，不是逃往肥後便是薩摩。而武藏剛好也往肥後去了。他携帶與市同行，是想得武藏一臂之力，助這少年得遂報復殺父之仇的。

緣此，剛纔似屬大川平藏一黨的三人武士，着眼於阿通與阿松二人時，他是早有警覺了。

可是，他們翻過田原陂，過了植木，到京町高原的夾道，這三人幸好始終沒有出現。而且日脚還高。

「啊唷唷，快到一里木的山袱塚了。」

曾在這一帶往返多次的森都，心中像放下了一塊石頭。但自已爲什麼被他們所追襲，却無法想通。阿通和阿松，更在五里霧中。

而當他們剛到山袱塚前時，剛纔的三人却從橫路上突然一躍而出，攔在四人面前。

「滾開，座頭！」

方臉的一個推開了森都，正想伸手去抓庇護着阿通的阿松。

「無賴，滾開去！」

阿松一聲叱吼，聲如裂帛，使人不信竟是出於少女之口。同時，她的右手已擎着光閃閃一口腰刀了。

「呀呀，你這妞兒！」

好險：方臉的向後一躍，手按着刀把。

五

被意料不到的，那阿松的銳利劍氣所懾，方臉漢子也反射地拔出大刀。

「不要傷了妞兒！」

一個紅臉的胖漢和獅子鼻，露牙的大漢，邊嚷着張開兩手，向阿通進逼。阿通倏地抽出懷中的匕首。阿松的小腰刀，霎時間迅如電光般飛上紅臉漢的頭頂。

「啊呀！」

紅臉漢雖向後躍退，但小腰的刃尖早已劃開左頰，血花四濺。

「嗚——嗚！」

他也勃然大怒，拔出大刀。

「你，你，你這個蹄子！」

獅子鼻也搭搭搭向後倒退，大刀出鞘了。

「我們是不會有讎人的，假如是攔路刼財，收起兵刃，施捨給你。」

阿松不愧是全藩的第一女丈夫，這樣說着，一面廻護着阿通退到一里木的界碑前，立定架式。座頭森都，茫然站在界碑後。却不見與市的蹤跡，不曉得跑到那裏去了。

森都嘻嘻地笑着接口說。

「是極，是極！還是收起兵器雙膝落地罷……大丈夫男子漢死在女孩兒刃上，到閻王殿上也沒法交代的呀。」

「你，你，你敢多嘴！」

「雖然可惜，可也沒法。」

「好了，乾脆一刀了斷！」

三個人的刀尖一齊向阿松進逼。

阿松當然是志在必死的，緊了緊手中小腰刀待機而動，但對方的無賴也相當老練，不肯輕易出手。

雙方堅持之下，阿松的呼吸漸漸困難，額上

滲出來一顆顆的汗珠。

「哈哈哈，怎麼樣？娘兒們還是不要玩刀舞劍了罷。放心，咱們不是以殺人爲正業的，乖乖地收起刀來，跟着咱們走，有的是好日子哪。」

「哈哈……不錯，不錯。」

好不容易占了上風的三人，一面輕薄地譏笑，故意引誘阿松動手，想乘機擊飛她的腰刀，生擒活捉過來。

阿松雖明知他們的用意，但見獅子鼻脚步移動，有機可乘，仍禁不住揮刀而下。她那凌厲的刀尖，那容對方擊飛腰刀，獅子鼻好不容易用刀根只能勉强擋了過去。但阿松也失去撤身後退的餘裕，方盤臉和紅臉漢以爲良機莫失，雙雙繞過阿松身後，包抄過來！

這時，脚步沉重地跑過來一個武士，霎時從後面望着獅子鼻的横面一拳揮去。

「呀呀……」

獅子鼻踉蹌倒退。

「什麼人？」

「誰來多管，決不饒恕！」

他們口口聲聲地乾嚷起來。

「下流胚子，膽敢調戲婦女！快快給我滾去？我乃木村又藏是也。」

「唉唉！」

三人面面相覷，倏地掉轉身來，如飛跑了。

六

加藤清正的家臣木村又藏，武士出身的森都當然知之已稔，阿松和阿通，少年與市也是聞名已久的了。秀吉的第二次用兵朝鮮，在清正軍中武功出衆，與同藩的飯田覺兵衛、加藤清兵衛，黑田家的後藤又兵衛等，都是以勇猛善戰知著的名將。

又藏本來只是個權充衛士的微秩武士，爲清正所賞識，漸漸地嶄露頭角，飛黃騰達，終於儕身將領。後來因與封邑的人民不睦，爲清正所黜

，斥逐於主家，蟄居長門國長府附近的海邊，隱身於漁。去年——慶長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清正仙逝。噩報傳來，原是冀望着主公諒解，有召回的一天的，如今知已無望，深爲悲嘆。但逝者已矣，只得依禮服喪一年，今當週年之際，想在六月冥忌趕到墳前一拜，以申主僕之情，從長府乘程前來。在一里木聞與市呼救，纔急急忙忙趕着前來。

當年的又藏年已四十三歲，勇猛中微露着憔悴清瘦，大概是旣悲主公之死，又是一年間服喪未除罷。

「姑娘們好險呀！」

又藏向飛奔而逃的三人望了一回，掉頭對着阿通和阿松悠然說道。

「啊啊，深恩大義，眞是欲謝無詞……」

「說那裏話來，這一點點小事。倒是姑娘好個刀法，雖說是無賴，但以弱女子對付三個武士而毫不見怯，功夫着實了得。」

「不不，說來汗顏，業藝未精，險些兒受那廝們欺負。」

阿松仍氣吁吁地，低頭說道。

「木村先生！」

森都從界碑後面轉了出來，親熱地叫道。

「啊啊，可不是座頭森都嗎！」

「久違了，是專誠拜墓來的吧。」

到處流浪的森都，早就認識又藏，這次從京裏下來，又在他的隱居之處過了一夜。

「不錯，但以被黜之身，悄然避人耳目。」

「足下遭遇，森都無限同情。剛才在田原陂上，仍用我的預感，知道有一位了不得的武士隨後而來，專派與市囘頭迎候，想不到竟是閣下。」

「啊，仍是那琵琶卦罷。」

「哈哈，這是瞎子的一得哪。」

「那麼，這兩位是？」

「這位是千草種彥門下，笛的名家通小姐，

那一位姑娘是小倉細川藩，寺尾家的千金。」

「噢噢，都是有來歷的小姐，讓我陪着你們同到城下罷。」

又藏把草編的涼帽深深地拉了下來。

七

阿通終於踏上熊本的土地。

熊本當然是肥後五十四萬石加藤家的首府，但歷史非常悠久。遠在奈良朝時代，已是肥後平原的統治中心。據鄉土史家的考證，城內出水町一帶，就是昔日國府的原址。

爾後隨着時代的轉變，制度雖有變動，統治者雖有更易，但始終處於肥後首府的地位。可是使熊本突飛猛進，迅速發展的，還得首推加藤清正之力。

清正於天正十六年，以三千石的小藩進而領有肥後之半。被封爲二十五萬石的諸侯時，年僅二十有七。

「什麼，虎之助（加藤清正乳名）做了肥後的領主？哈哈哈……那是一個乳臭未斷的小子，治得了肥後嗎！」

當時各國的諸侯莫不交口譏笑。但信心堅強的加藤清正，到了肥後，進據百年以前鹿子寂心所築的隈本城，威鎭各地的不逞之徒，堂堂皇皇不負厥職。

關原戰後，小西行長沒落以來，剩下的一半也歸了清正，登上肥後國主的寶座。於是重築新城，整頓城廂，改隈本爲熊本，發展而成名實相符的，九州屈指可數的大都。

去年，慶長十六年三月，當京都二條城內危機一觸卽發之際，清正居間斡旋，使幼君秀賴（豐臣秀吉之子）與家康會見，化干戈爲玉帛，促使家康保證了秀賴的身分。但歸途船中病發，於同年六月二十四夜死於熊本城內，享年僅五十歲。

現在由年僅十歲的忠廣襲爵，而由藤堂和泉守高虎，受幕府之命監理國政。但家臣中不乏能

征慣戰，效忠清正的舊臣。加藤家的基石，也與雄大無比的熊本城一樣安穩，不因清正之死而有毫厘的動搖。

阿通等從京町來到出町。

「喲，就在這裏！」

與市突叫道。

「唏——你說大川平藏的武壇嗎？不要東張西望！」

森都的感覺是極靈敏的。

「是的，右首轉角那座房子，門口掛着兵法指南大川平藏的牌子。」

「好好，曉得地址就够了。忙什麼，顧自走路！」

不久，木村又藏停步說：

「那麼各位，我就此告別，還得去本妙寺參拜亡君之墓……」

他約了後期，下陂去了。

過京町到了新掘御門，瞻仰熊本城樓的雄姿。在法華陂下的竹藪內，森都也告別了。

「通小姐，我們的歇脚地還不曾決定，隨後一定給你聯絡。」

「是，法師。一路上多勞煩你了。我們的住處，剛才說過的，高麗門邊庄田與右衛門先生的住宅，問打小鼓的庄田，誰都知道的。」

「是是，我記得的。那麼通小姐，多多保重……」

日脚尙高，天守閣的彩瓦在日光下爍耀。

第十五章　岩戶觀音

一

阿通和阿松到熊本那天，武藏正在距熊本不遠，池龜庄（今之松尾村）岩戶村的雲巖寺中作客。他原是預定從百貫石直趨熊本的，在路上聽到上山進香的老夫婦說起雲巖寺，臨時決定繞道去參拜一番。

雲巖寺以岩戶觀音稱著。以熊本言，在金峯的裏側；從島崎去，須得翻過金峯山麓的高岡，地當河內川溪谷（龜石川）的上游。

這是從熊本去的捷徑，但武藏却繞道河內村，沿溪谷登上山路。鬱鬱蒼蒼的綠葉蔭下，一碧清流，從奇岩怪石聳立的山間潺潺而下。

武藏在渺茫的天草灘頭，在和平的不知火海，沉浸在南國溫煦的情調中，醺醺然一步一步；登上這個溪谷，漸漸地又回復到原來那磨鍊而成的犀利白刃了。

上山一里許，有一座高聳的岩山。岩山邊上所築的一棟房宇，便是雲巖寺。岩上的半腰上，像張着巨口一般的那個洞窟——便是岩戶觀音。

武藏到方丈去叫門，一個老僧答應着出來。

「我是武藝修行的，今來貴寺隨喜，務請和尚方便。」

老僧瞪了武藏一眼，說：

「你從那裏來的？」

「沿着溪谷來的。」

「哦。」

「和尚從那裏來此？」

「哦，和尚也沿溪谷來的。」

老僧回答了之後，張大嘴巴爽朗地高笑。

「好，不必客氣，隨喜住宿，悉聽尊便。」

古來叩訪禪僧的行脚和尚，據說開口第一句問的，就是「你從那裏來」的一語。而且聽了對

方的回答，便知道他的道行深淺。

老僧對於武藏的回答好像很滿意。倘若回答「從河內來的」，也許便不及格，被拒於寺門之外罷。爲探求眞理而窮源究委的修行人，是必須沿着溪谷溯流而來的。

就這樣，武藏便在寺中留住下來了。

雲巖寺是鎌倉時代，一個中國東渡的僧人永與所開的基業。但岩戶觀音的由來更早，是在奈良朝的時候。

二

據「肥後國記」的記載——是中國的佛像和僧徒大量東來的奈良朝時代吧，一艘外國的海船，遇颱風飄來河內的海邊。檣傾楫摧，觸礁覆沒，全船的乘客無一倖免。但奇怪的是船上一尊觀音菩薩的石像，竟在狂濤怒浪中，坐在板片上漂流到了岸上。

村人驚此奇蹟，乃恭迎那尊觀音到了河內川上的福地，安置在那半山腰的洞窟中。自此，岩戶觀音之名大噪，受四方的膜拜。

又數百年，至貞和十年，元僧永與來日，擬在岩戶觀音附近平地建寺，但其處適臨深淵，無法奠基。

一夜，永與和尚夢淵中貝精來告：「我乃本淵之主，潛修於茲甚久，今知上人有擇此建寺之意，願獻此地，自遷西方杉谷安身。謹留龍鱗一片，貝殼一枚爲信。」

翌晨見淵水已涸，淵底果有龍鱗及貝殼，一如夢中所云。雲巖寺於是得以落成。

武藏就住在這個雲巖寺中。住持寒池和尚，已是年逾七十的老僧。這裏沒有護法的僧衆，他只同一個也快到七十的老伙伕和十二三歲的小和尚過着悠閒的生活。有和尚來掛單，便發些難題使之發窘取樂。

他常同武藏閒聊，但沒有問過姓名，也不曉得武藏是何許人。武藏也從來沒有上大殿去參拜

過如來。在岩戶觀音前也是一樣，武藏只是爲洞窟中那一片肅靜的氛圍所陶醉。而且那不僅是洞窟本身所有的肅靜，而是幾百年來千千萬萬參拜觀音的善男信女的一片虔誠，凝結在黑闇之中，形成了冗長的歷史細流。

一天，武藏坐在洞窟前的岩石上，偶然想起曾每天來此參拜岩戶觀音的才女檜垣。檜垣是與紫式部或清少納言等，同是平安朝時代，誕生在肥後的不櫛進士。擅長詩歌，且是舞蹈的名家。曾在當時九州府的太宰府中供奉，後來上京與當代貴顯交往，有才色雙絕之譽。拜倒在她的裙下的高官顯宦雖多，其中她僅傾心於太宰府中的舊知，清原元輔一人。元輔是清少納言的父親，也是當時蜚聲歌壇的詩人。

三

檜垣與清原元輔相識，是元輔青年時代，充任太宰府下僚的時候。兩人因詩詞韻事相傾慕；他們的愛情是高潔清白的。其時元輔早有妻室，姻緣既已無望，相思也更深了。元輔任滿回京，檜垣也隨之入京。

這樣，兩人結爲文字之交，讓火一般的情熱深秘心中，送走了長長的年月。檜垣的文名愈高，同時却把青春給埋沒了，對於家鄉的懷念也愈深。

深秘在胸中的愛情，無論怎樣等待是終究不能開花結果的，檜垣失望之餘悄然離京，遄返故鄉隈本，在白川畔——今日的蓮台寺境內結庵而居。美人遲暮，神韻如昔，而她的詩歌却益臻練達，成爲隈本人士憧憬的偶像。

這樣又送走了長長的月日。某一年，元輔却突然來訪檜垣，是就任肥後的國司，專程繞道而來的。其時元輔年已七十有九，檜垣也是乾癟的老媼了。

可是，一旦燃起的愛的火燄，並不因時間悠久而熄滅，尤其是立誓一生非此人不嫁的檜垣體

內，仍流着處女聖潔的熱血。這兩個年逾古稀的老人之間，愛情的純潔就同水與月一般淒麗。

當時國司的任期只有三年，三年的歲月像夢一樣消逝了。元輔回京時，雖曾幾次勸誘檜垣隨同上京，但她却毅然拒絕了。這位孤獨一生的女性，想在京都人的心目中留下青年時代的美貌，倒不能說她是徒然的虛榮。與元輔分袂時，她曾賦詩贈別，其中有句：

「妾心澄似白川水，寄語君子莫相忘。」

自此她每天參拜岩戶觀音，直至如朝露消逝般靜靜地含笑而死。

武藏從寺裏的伙頭僧處聽到這段哀艷的故事。現在他坐在洞窟前的巨石上，一面哀悼檜垣的身世，同時浮上阿通的影子。

一生之間愛慕着一個男人，爲了他保持處女的聖潔悄然而逝的，檜垣的悲戀。這段哀痛的故事，不禁使武藏聯想起留在鞆津的阿通。

「阿通不曉得怎樣突然離開小倉南下，是不是只是一時的衝動?」

武藏感到了微微的不安。

四

靜靜的夏夜。

據說是加藤清正征韓時從朝鮮運來的木材所建的高麗門附近，一個小巷深處，傳過來一陣陣的鼓聲，間雜着漂渺的笛音。

這裏是有名的鼓手，庄田與右衛門的住宅。裏面正在演奏着觀世流二世，世阿彌正清所作的謠曲——「檜垣」的能樂。

列座的樂師，都是加藤清正在世時，特從京都招聘而來的觀世一門的俊秀。只有笛手却打破前例，換了女性，由清原流三名人的領袖千草種彥嫡傳的直木阿通擔任著。笛本來是獨立的聲樂，但在猿樂或能樂中，却與鼓占着等量的重要地位。阿通的笛，在能樂中是屬於觀世流的。爲了這點緣分，到了熊本，阿通便投奔了鼓手庄田右

衞門家。這時清正公的追悼能樂正迫在眉睫，而充任笛手的中西伊衞門突以急病缺席，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對於阿通的來訪，眞是天上掉下的救星。

阿通雖然病體初愈，加上路途勞頓，而能樂又習慣上不讓女性參加，但經與右衞門的邀請，却慨然答應下來。武藏不知留連何處，不知道是否已來熊本？未知一息僅存尚能有緣見面否……索性把自己的心聲，借一管横笛搬上最後的舞臺罷：阿通這樣想着。而所演出的能樂，又是阿通素所愛好的「檜垣」。

練習和預演已繼續五天了。

阿松每天在街頭巡廻。座頭森都也曾來訪，說是武藏始終沒有出現。

「通小姐不要灰心！松小姐在幫襯，除非武藏先生逃離這個世界，我們一定會把他找出來的。」

「謝謝你，法師爺。可是算了，今生今世是再也……」

「你，你這是從那裏說起！不要灰心，老遠到了這裏，要堅強起來呀！」

「是的。」

阿通含淚點頭。她的心像是更脆弱無力了。悲哀的絕望，像在浸蝕着她的心。但對所演的能樂，她貫注着全神，藉所吹奏的笛聲，把自己融化在「檜垣」之中。

能樂——歌謠中的檜垣，已是老朽憔悴的老婦，正在憧憬着年輕時代與元輔之間的悲戀。

「唉，女人的一生，而竟如此淺短！」

阿通想起快樂的初戀之日，追憶着與武藏把手歡笑，信誓旦旦，充滿着光明燦爛的希望的往日，再回顧今日病體支離的模樣。同在這個熊本，檜垣曾與元輔重逢，而且悄然生別。自己與武藏，又將如何呢？

五

座頭森都，同與市寄寓在細工町一丁目的一家小旅館中，天天揀那些高門大戶挨家彈奏琵琶，等待着武藏的出現。一方面他又多方打聽着大川平藏的身世。

結果，證實了他確是在長崎殺害與市之父大森伊衞門的下手人。而奪取伊衞門愛刀據爲己有的，則是那個結實紅臉的大石要。

同時，他們獲知大川平藏攀上加藤家的監視，現駐於在城的，藤堂和泉守高虎，而由他的斡旋，行將出仕加藤家。

但森都所想知道的，另有重要的一面。那便是他們與葡萄牙奴隸船的關係，是否是誘拐婦女的犯人？雖然大川手下的武士，曾有過企圖攔刼阿通和阿松的事，但僅憑這個還是不能明瞭他們與葡萄牙人的關係的。

森都是反對耶穌教最力的。他自己曾是虔誠的教徒，所以深知耶穌教本身也許只是一派宗教，但與西歐各國侵略東方的魔手相表裏，是非常可怕的。他很想揭穿葡萄牙商人的奴隸買賣，藉以喚醒那些誤認耶穌教國是神國的日本教徒的迷夢。

現在如讓大川出仕加藤家，不僅難以探悉眞相，與市的殺父之仇也更難報復了。

一天，森都離開熊本的市街，循着大津街道東上。加藤清正手植的夾道杉樹，長得很高了。一里木稍上去一點，有一間茶店。森都便在那間茶店前坐了下來，彈起琵琶，招引正在田裏作業的村人和小孩，圍成一堆。

一曲旣罷，森都正在飲茶憩息時，村人們也悄悄地打開話匣來了。

「政坊姐還沒有回家嗎？」

「是呀，說是去熊本看祇園祭的，就此一去不返，已有三天了……到處找遍了，仍無消息。」

「哦，這就奇了。這條街上，半年來一連丟失了五個女娘，也許是被南蠻船販賣人口的人給

騙走了。」

「嘻嘻，眞是怕人。」

「倒是趕快去報案是正經。」

「早已報過案了。但官廳却說，一定跟男人私奔了，不肯受理。」

「唉，那該怎麼辦呢！」

森都聽了這些話，便卽回城，仍向京町一帶挨家打聽。第二天，他在一家店前，聽到有關大川武壇的消息。

「這一帶，沒有比那武壇買酒更多的了，眞了不得。」

「你看他家，進進出出的人太多了。而且不分晝夜，半夜三更轎子進門是常事。」

「可不是嗎！昨夜隔牆聽見院子裏有婦女的喊聲，看樣子不單是練武的壇場哪。」

森都聽見這些話，竊竊心喜。是夜開始，他便扮作按摩的瞎子，整夜監視着大川武壇。

又是幾天過去了。六月二十日——這一天是追悼加藤清正的能樂公演的日子，在鹽屋町轉角的空地上，搭起臨時的舞臺。

六

加藤清正不僅在戰場上以猛將稱着，同時是練達的事業家，是土木工程的天才，也是特出的政治家。所以在他領內的居民，不僅能使之男有分女有歸，且不忘領民的娛樂，給與生活上的滋潤。自藤崎八幡以下，所有領內的神社，每逢節日，祭禮必定豐厚，餘興的節目也務使盛大，鼓舞全境居民，不分士農工商打成一片，以盡一日之歡。

能樂是在清正坐鎭熊本之前便已傳入，分爲本座和新座兩班。清正來了之後，更從京裏招聘來著名的伶人，給以三千石的職秩。今當清正逝世一周年，定於六月二十四的忌日，擧辦官民合作的追悼能樂。演出的節目，有本座的「通盛」，新座的「櫻川」，和加藤家經常聘雇的，觀世

一門的「檜垣」。

本座和新座的節目之後，到了觀世一門的「檜垣」上座時，觀衆已擠得人山人海了。「檜垣」所演的故事是發生在當地的舊事，加上著名的笛手，又是美麗的女性，便格外轟動了。

能樂完場已是日暮，阿通從舞臺下來，且不回後臺，掀開幕幔溜了出去。觀衆仍雜沓未曾散盡。

「呀，吹笛的女演員。」

「是通小姐，眞漂亮喲。」

人羣中發出讚嘆的低語，讓出一條路來。她還是同舞臺上一樣的裝束，手中拿着橫笛。細長的臉上，分外蒼白憔悴，像水仙一般淸高。眼神停滯，滿孕着熱淚。

「武藏先生，請寬恕我罷。我不再妨碍你的修業了。我是……我是罪孽深重的女人。我去皈依佛祖。參拜岩戶的觀世音菩薩……」

阿通低聲地自語着，踉蹌地捲進人潮之中。

想入牛角尖中去了的阿通，已經喪失常態了。

阿松在後臺久等阿通不來，去向鼓手的庄田與右衞門詢問。

「唉，眞的，不見了通小姐，怎麼了的？」

與右衞門這才着了慌，到舞臺去找不到，便派人囘高麗門家中去問，也說沒有回來過。於是，大家鬧成一團。

七

空中懸着半月。

木村又藏從本妙寺下來，到了上京町的陂道和島崎的路口，看見一個女子俯伏在地上，吃了一驚。他彎身一看：

「呀，好面熟的女娘！」

又藏把她輕輕地抱了起來。

「通小姐！通小姐！」

他邊嚷邊搖，阿通才悠悠囘過氣來，靜靜地睜開眼睛。

「通小姐，我是木村又藏哪。放堅强些！」

「唉，木村先生。」

阿通喘息着開了口，但旋卽眼前一陣黑，又暈了過去。又藏躊躇了一下，抱着阿通，急急地向本妙寺趕回。

又藏去了不久，從京町那邊來了兩乘轎子，由五六個武士扛着，蹌蹌蹌趕着前去。攔劫阿通的三個浪人也雜在其中，另一個戴着面具的武士，大家稱之為「先生」的，大概就是大川平藏吧。

他們東張西望，低聲地談着，向島崎的路上去了。若隱若現，偷偷地跟蹤在這一隊人後面的，是座頭森都和與市。森都今天不帶琵琶，讓與市牽着杖頭。

「師傅，走得這樣快，不要緊嗎？」

「放心。這是少年時走過的熟路啊。這裏不是本妙寺的前面嗎？」

「好像是的，高處看得見寺院的瓦背。」

「轎子是不是朝金峯山那方向去的？」

「哦，那麼是從島崎經岩戶觀音，到河內去的吧。」

兩個人邊說着，跟蹤在轎子後面。感覺靈敏的森都，坦然隨着與市趕去。這四五天來，他扮作按摩的瞎子，偕同與市監視着大川武壇。他斷定被誘拐了去的村姑，一定被軟禁在這個武壇，目的當然是賣給葡萄牙人作奴隸的，總得把女郎們送出去。森都看準了這個機會，想抓住大川的罪證，把它送到奉行所去。

於是耐着心性，監視着武壇，竟有出意外的發見。他發現清正的一族，又是加藤家高級決策人的加藤美作與玉目丹後兩人，常在夜深人靜後悄然而來。

「哦——這裏竟是伏魔殿，所策劃的，怕不僅止於販賣奴隸而已吧。」

森都正在興緻勃勃時，今天日暮時分，兩乘轎子抬進了大門。過不了多久，兩乘轎子在一羣

武士守護下抬了出來。森都便不放鬆，一直跟蹤下來了。

八

武藏在夢中聽見阿通呼救的聲音。

朦朧中，他聳耳細聽。

「不要讓她逃走！」

「等着，等着！」

接着，是男人沉濁的聲音。

武藏翻身起來，一把抓起大刀鈎，套上廊下的草鞋，慌忙竄出山門。一個人影從陡坡上滾下來，與武藏撞個滿懷。

「救命呀——」

「怎麼了的？」

是十八九歲小姑娘的聲音。

不讓他有查問的瞬間，五六個武士從坡上滾着下來。武藏把女孩子匿在身後。

「呀呀。」

武士們像碰到牆壁一般，緊急煞步，仰頭瞪着武藏。武藏默不作聲，眼神淡淡地，從澄清的眼底發散出那特有的黃光，直射武士們的胸前。覆面的武士向前一步，開口叫道：

「什麼人？」

「……」

「把女人交出來！」

「說明緣由！」

「看樣子是過路的武人，不必多管閒事，追問什麼緣由，太多事了……」

「那不成，這個姑娘已向我求助。」

「這裏是加藤家的領地，咱們乃奉藩令行事，不是你們毫不相干的浪人强出頭的地方，放明白些，早早退去！」

「奉藩令？」

「是呀，奉的本藩藩令。」

「口說無憑！」

武藏正在疑惑，森都和與市兩人，不曉得什

麼時候繞到武藏的背後來了。

「武藏先生！」

「啊，可是森都？」

「是的，別有緣由，跟着您的後面來了。」

浪人聽見武藏的名字，狼狽地面面相覷。覆面的武士，却兀立不動。

森都從武藏的肩下伸出頭來，向覆面的武士叫道：

「喂喂，您這個人好不要臉，自已拐誘女娘，却假借藩令，好大的膽子！把同胞賣到異國來滿足一已的私慾，長崎以來的畜牲行爲，也應該結算了。」

「什，什麼！」

「大川平藏！該報應了吧！」

「各位，拔刀！」

覆面的武士「殺」的拔出大刀，其餘的也各自大刀出鞘了。

這時，與市跳向前去，高聲喊道：

「咱乃大森伊衛門的獨子與市，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好好地授命罷！」

九

少年與市的喊聲，使覆面的武士爲之愕然一震。雖則森都的叫罵，激得他怒拔大刀，但對方既是武藏，他知道決無便宜可佔。

這個漢子——大川平藏，既在豪俊聚會的熊本城下設壇授徒，手上的工夫了得，更是詭計多端，在惡智上也自出人頭地。在這情勢之下，他把大刀重新入鞘，倏地揭下面具，是一個年約三十四、五，臉色白皙的美男子。

「呀呀，大森伊衛門之子與市聽着，某乃大川平藏，確曾手刃乃父伊衛門，在你是殺父之仇。我雖有心讓你報仇雪恨，無奈有官在身，須取得藩主的許可。你可循正路向官廳申請，我大川平藏決不皺眉。」

大川說過之後，掉向武藏笑着說道：

「這位就是宮本先生嗎？適才冒犯，但不知者不罪，伏乞原宥。關於那位小姑娘，另有難言之衷，眞是一言難盡。既是宮本先生出面，悉聽吩咐，一切拜託了。容平藏回城之後，稟明上司，專使迎請先生進城，讓某等得以恭聆高論，於願足矣。那麼就此告辭……」

大川驀地回身，率着部下揚長而去。對此，與市同森都也無話可駁。武藏雖不樂意，但又找不出理由去趕盡殺絕。

森都無奈，高聲叫道：

「大川先生！轎子共有兩乘，另一個女娘也該留下來交給宮本先生哪。」

「好罷！」

大川立卽答應，吩咐正待起身的另一乘轎子放下，從轎中拖出女人，替她解開手上所縛的繩索和嘴巴上的紮布。然後帶着那一班武士朝山路上走了。

武藏領着兩個女子和森都、與市，循原路回到寺中。和尚也已起來，在起火生爐子了。他看見森都，瞪了一眼說：

「座頭，打那兒來的？」

「我嗎？我從這一個山頭那邊的一座山頭的，再過去的一座山頭的，又前面的一座山頭的……」

「善哉！善哉！哈哈哈……」

和尚不禁朗聲高笑。但旋卽一本正經朝着武藏說：

「客人，今早的事眞够痛快，但以後的麻煩可多着呢。」

「那是求之不得哪。」

武藏坦然微笑。這時，森都却尖聲嚷了起來：

「啊，險些忘了。武藏先生你的好人兒到熊本來了。」

「什麼？」

「那位通小姐，吹笛的名家。」

武藏倒抽了一口冷氣。

十

「我們是在田原坂碰到的，由小倉藩士寺尾家的松小姐陪同着……」

森都把路上偶逢木村又藏而獲救的話，訴說了一遍。

「現住在高麗門附近鼓手庄田與右衞門家，也該有十來天了。」

武藏靜聽着。

他突然問道：

「身體怎麼樣了？」

「外表上也看不出來，只是好像很疲倦的樣子，只靠着一鼓作氣支撐着精神哪。與市，你看怎樣？」

「是的，眞像天仙般美麗，但瘦削得會被風吹倒似地，煞是可憐。」

「眞勞煩你們了。」

武藏自語似地說。他的眼中浮上病骨棱棱的阿通，既然由新太郞的妹妹陪同前來，阿通曾去叩訪長岡佐渡的府邸，是不難想像而知的。

他的思潮起伏，心中又浮上悠姬的影子。對佐渡，對悠姬，都曾說過大話的……但事已至此，索性拋了寶劍，丟下兵法，與阿通同回宮本村去耕種渡日，過那下半世的生涯……。

武藏正在心煩意亂，躊躇不決之際，和尙邊呷着茶，咧嘴笑道：

「客人好艷福，令人羨煞。」

「慚愧！」

武藏紅了臉。和尙正經地接着說：

「可是客人，你的來處非同尋常，擺在你的眼前的盡是劍敵，不讓你有一刻安躭。罪業太深了，太深了！」

「和尙，我決心丟開寶劍。」

「你說去與女人結合嗎？哈哈哈，怕不會那麼容易罷，白刃已在熊本等着你了。送遣兩位娘

子回去是你的事，還得幫着這個少年報殺父之仇。」

森都也囁嚅着插口說：

「武藏先生，想你該已推察，我一直追蹤先生到了這裏，原想請先生助一臂之力，讓與市得報大仇。而送這個姑娘平安回到父母身邊，也非仗先生大力不成。」

「知道了。但我現在只想先同阿通見上一面。」

「當然，一切留待見面之後……」

和尙再插口說：

「但能否如願以償呢？劍光會不會阻止你的心願。」

「我也這樣想。」

森都接口說。武藏嘆息着說：

「沒奈何，擋我者，唯有揮劍闖關……」

「是極，是極。業障太深了，太深了！」

這時，森都從所救的兩個女人口中，獲知前後的情形，竟同自己的預料不差分毫。只是大川的勢力，在加藤家竟是出於意外的強大。

第十六章　暗流

一

「相爺，大事不好了！」

一早，大川平藏晉謁加藤美作，悄聲說道。

「什麼事呀？」

美作皺眉問。他是淸正的堂弟，年方四十五、六，容貌魁梧，現任南關城代，淸正死後領導羣僚，掌握着熊本城內的政權。幕府所派的監理官藤堂和泉守，對他的信任極厚。

「相爺，卑職奉命翻山解送那批貨色，在岩戶觀音附近，其中一個掙脫綁繩逃出轎子。一個女孩兒家原不足懼，但出現了一個難纏的人物。」

「是誰？」

「武藏，前此斬了佐佐木小次郎的宮本武藏。那個從轎子裏逃出來的女人，向路過的武藏求救……」

「哦，後來呢？」

「不僅此也，又跳出一個以我爲殺父之仇的少年和一個古怪的瞎眼和尚。而且那個和尚，竟知道我在長崎的一切案情。」

「難道 說竟也 知道與葡 萄牙人之間的關係？」

「是的，他知道轎中那批貨的來路去脈。」

「也知道同我的關係？」

「不，那可不知道了。知道這個的全日本只我一人。」

「爲什麼不當場斬殺？」

「相爺，對方是威振全國的武藏，五、六個人決非對手。事情鬧大了，我怕反而不美，給武藏面子，把女的交給他了。」

「那也是，殺他不了，倒不如這樣的好。」

大川於是疊着指頭說：

「可是，却也不能讓他活着，不僅對我，於相爺也是有所不便。讓他追究下去，便什麼都知道了。」

「不錯。」

「相爺，這得仰仗大力。」

「……」

「要仰仗相爺的大力。」

「等一等，本藩知道武藏的人不在少數，支使藩士萬一失手，反爲不妙。」

「這個自然，只有利用浪人，但這裏也有非相爺金口支使不動的人物。」

「那又是誰呢？」

「木村又藏！」

「什麼？」

沉着不露聲色的美作，也不覺愕然睜大了兩眼。

「爲參拜先君墓塋，偸偸地入境，他現在本妙寺內。要斬武藏，除他之外沒有第二人了。當然，只要他肯助一臂之力。」

「……」

美作交叉着兩腕，不置可否。

二

大川平藏的推測並沒有錯，座頭森都雖知道大川誘拐婦女賣給葡萄牙人博取鉅利，但沒有警覺到內幕底細。

知道這個的，只有大川和加藤美作及同志數人。及至慶長十九年十一月冬的戰事勃發，森都纔恍然而悟。

加藤美作早是石田一邊反德川的急先鋒。加藤淸正對於時勢的認識非常正確，知道維護豐臣家不是反抗德川，而是志期兩家言歸於好，他的苦心孤詣是世所周知的。美作却抹煞了淸正的意志，與大阪城內的急進分子氣脈相通，暗地裏準備着打倒德川的軍備。

而其手段之一，就是默認大川與葡萄牙商人

的奴隸買賣，乘便從葡萄牙輸進槍械彈藥。美作把這些武器，一部分貯爲已用，一部分送往大阪，以待時機成熟。

所以奴隸買賣尚在其次，一旦陰謀暴露，不啻美作一黨，是有關加藤家存亡的一大事件。雖然武藏未必盡悉底細，但總以斬除爲是。

「使木村又藏斬除武藏……」

不錯，大川的這一提案，爲今之計確爲上策。萬一失手，又藏仍係被黜未准歸藩，只是一個浪人的身分，與加藤家的顏面無涉。

但長於陰謀，深於思慮的美作，經過再三考慮之後，對大川鄭重聲明着說：

「好罷，立刻去召又藏前來。可是平藏，又藏只能從傍協助，正面對武藏挑戰的，還是由你們爲主。」

「當然哪，待我們無能爲力時，再請木村氏出手。」

大川好像放心了。

「那麽，下去等着。」

「美作打發大川平藏走了之後，先召同黨的玉目丹商量了半晌，派家臣本間去本妙寺召見木村又藏。

又藏正坐在阿通床邊。阿通因高熱和疲勞仍未甦醒，昏沉沉地躺着。

她發着囈語，時時叫着「武藏」和「悠姬」的名字。

就在這時，小和尚把信送進來了。

「加藤美作！啊，他怎麽會知道的呢？」

又藏皺着眉心，但感舊之情油然而起。他拆開信封：

——知足下寄居本妙寺，毋任懷念。見函希隨書使來邸一敍，以申積愫。

只是這樣聊聊數語罷了。

三

木村又藏因未能歸藩，以被黜之身，帽簷深

垂，隱藏着面臉，感慨萬分地隨着美作的信使跨進熊本的城廂。美作雖蓄意反叛，但他不是惡人，在藩內有怪傑之譽，頗受藩下愛戴。又藏仕官當時既受其惠，被清正斥逐時也曾爲之庇護，且安慰着說：

「容再設法使主公消除誤會及早歸藩，千萬自愛以待時機。」

清正的世子忠廣只是十齡的幼童，則同宗一族且領袖羣僚的美作，在又藏的心目中，是視同主公同樣地位的。

他對美作先敍闊別之情，繼而哀悼先君清正之死。之後，美作却突然改容說道：

「又藏，有一件任務，請你務必答應！宮本武藏現在岩戶觀音，今天便將來此熊本城內，要你去斬訖報來。」

又藏愕然，反問着說：

「相爺，爲什麽要武藏納命？」

「是有萬不得已的理由的。武藏獲悉本人、乃至有關加藤家的生死存亡的本藩機密。哪，又藏！德川家現雖掌握着天下大權，但在大阪城內，大閤殿下（指豐臣秀吉）的哲嗣秀賴公依然健在。加藤家既是上有幼君，處境之難可想而知……」

美作苦笑着說。又藏點頭。除非是德川直屬的諸侯，餘外都曾受過豐臣的恩典，今日的處境莫不尷尬。本藩內的輿論，也分歧而成兩派，有偏袒德川，也有維護豐臣的。但這一件事倘而引起德川的疑心，覆國傾家乃勢所必然。不知道美作傾向那一方面，據又藏的推察，所謂機密，蓋不外乎此。

又藏是貞忠不貳之士，爲了主家，他會不問是非，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的。但這次的回答却使他頗爲躊躇。

又藏沒有見過武藏，但阿通追蹤着武藏來了熊本，則薄有所聞。阿通仍在昏迷中，但武藏如在岩戶觀音，則兩人的會晤就在目前了。而他却

非去殺那武藏不可。他的心中起了一大疙瘩。

「怎麼樣哪？又藏！」

「是……」

「千萬勿却。」

美作的眼中閃着必死的神光。

「是，相爺！武藏是名聞全國的兵法家，又藏能否制勝毫無把握，自當全力以赴。」

「唉，難爲了你。」

美作的愁眉開展了。他以幫手的名義喚進大川平藏，介紹給了又藏；又藏立卽記起京町的武壇，但這場合不是評論人品的時候。

「那麼請木村先生惠臨小弟武壇，一切待到了那裏再從長計議。」

「承情。那麼相爺，暫先告辭。」

又藏雖隨大川離室，但將到大門口時，一個侍童趕了來說：

「木村先生，相爺請你暫先留下，有話商量，讓大川先生先去武壇等着。」

四

兩人密商了許久。

「怎樣，又藏。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嗎？」

加藤美作重複着說。

「是，都明白了……相爺的遠見，至爲欽佩。」

又藏垂頭答道。

「那麼，前途珍重。」

「是，謹遵鈞諭。」

又藏辭出美作的官邸，路上幸好未遇熟人。出了城門，仍拉低帽簷。到了竹藪前，後面有人呼喚。

「木村先生！前面走的可是木村先生？」

叫的，是女人的聲音。好廝熟的語音，回頭一看，阿松從後面追着來了。

「是松小姐罷。」

「是的，我是阿松，前次多承援救，得以不

死。」

「不不，不必客氣。你是不是正在找尋通小姐？」

「是啊，昨天黃昏，從能樂的舞臺出來，從此不見……」

「這倒不必擔心，今天無論如何要打聽你們住處來通知的。」

「是不是通小姐的行蹤？」

「不錯，昨晚想去買點東西，剛出本妙寺，見通小姐倒臥路上。我抱她到了寺內，得上人的許可，把她寄在寺傍的化城庵裏。」

「身體可好？」

阿松既喜又憂，急急追問。

「雖給她吃了藥，熱仍未退，只是昏昏沉睡。松小姐，趕快到化城庵去。我有點事，不能立卽同去，但你們的事，上人已有所聞，見面後便知端的。早些設法使通小姐清醒要緊。武藏先生住在金峯山背後，岩戶山雲巖寺中，今天也許會去熊本。座頭森都和帶路的少年，似乎都在一起。」

「啊，武藏先生？」

阿松興高釆烈地向又藏告別，急急趕回高麗門，把詳情告訴與右衞門，假如森都來了，要他取得連繫，就此趕往本妙寺去了。

阿松得又藏的指點，先去求見本妙寺住持日遙上人。日遙來自朝鮮，通稱高麗上人。加藤清正出兵朝鮮時，是戰火中迷失父母的孤兒，得清正援救帶同日本，施以教育，後來剃度爲僧，做了本妙寺第二代的住持。這時雖年未四十，但已具大智慧，身示宗教之無國境，無種別，而以慈悲爲懷。

上人見了阿松，隨卽叫小和尚帶她前往化城庵。而且說：

「已由木村先生得悉詳情了，快去看顧她罷。」

五

一個年輕尼姑正用冷面巾抹着阿通的前額。

「通小姐。」

阿松向尼姑目禮了後，低聲叫道。她的眼中簌簌落淚。阿通仍昏昏地睡着，嘴角上時起痙攣。兩頰消瘦，但仍美艷動人。兩眼緊閉，睫毛如畫；面色似玉，罩着兩朵紅暈；嘴唇緋紅，像燃燒着的火焰。

「多謝你了。現在你請便罷，我是來服侍她的。」

阿松拭了淚，向尼姑申謝。尼姑把藥餌等細細地吩咐了一番。

「你的飯我會給你送來的，不要客氣。」

說着便走了。庵的左近，大概是另有尼寺的罷。

阿松時時絞面盆中的冷水去鎮阿通的前額，也拿冷水潤她的嘴唇。又藏曾說，武藏今天能到這裏來了。好不容易見到武藏，這樣人事不省怎麼成呢！

「通小姐須得把心事向武藏先生傾訴，那冷冰冰的武藏先生……」

阿松心裏焦急，想讓阿通早些清醒過來。

阿通時時叫着武藏的名字，有時也叫悠姬。阿松不知道阿通在小倉與悠姬之間的微妙關係，聽見她叫悠姬的名字，覺得訝異。

過不多久，日遙上人偕同一個老尼來庵。他給阿松介紹着說：

「這一位是供奉清正公太夫人聖林院君的妙舜師。」

「我叫阿松。」

阿松肅然回道。

「眞難爲你啦。我住在本寺三樹院裏，現在來給病人增添些氣力，讓她早日痊癒。」

妙舜尼笑着說。

「那麼就請……」

日遙上人自語着，取出念珠，兩目注視阿通，宣誦起佛號來了。妙舜尼也隨聲附和。他們的聲音雖低，但有一股力量，足以威壓四座。靜靜地聽着，聽着，阿松的心底像湧上來一股力氣。她竟忘了看顧病人，自已也雙掌合十，默誦起佛號來了。她偶爾回頭，不覺喜極而叫：

「啊，通小姐！」

她見阿通睜着兩眼，很奇怪地張望着。

阿松靠近臉說：

「通小姐，清醒了嗎？」

「松小姐，怎麼了的？這裏是什麼地方？」

阿通開口了。

上人和妙舜尼停了佛號，仍合十端坐着。

六

「通小姐，這裏是本妙寺。你昨天從能樂舞臺出來倒臥地上，巧遇木村先生路過，救你來此……」

阿松把以後的經過大概說了一遍。

「你看，那裏坐着的是本妙寺住持日遙上人和妙舜尼師，在替你宣佛號做功德哩。」

阿通合掌說：

「多謝大師慈悲，我因追慕古人檜垣之後前往岩戶觀音，想不到給各位帶來偌大麻煩。」

「不不，你倒臥在本寺左近，而由木村先生救你來寺，是好大的緣份，安心靜養便好。」

上人柔聲說。

「還有可喜的，通小姐！」

阿松高興地說：

「武藏先生就住在那岩戶觀音的寺院裏，聽說今天便偕同森都法師和與市到這裏來了。」

「啊，武藏先生！」

阿通眼露神采，兩頰紅暈。但這只是一瞬之間，隨即仍轉爲蒼白，無力地自語着說：

「已經太遲了。我以罪孽深重之身，再也不能與武藏先生……」

「這是從那裏說起呀，通小姐！」

阿松把兩眼睜得大大的說。

「你有什麼罪孽呢！你不是潔白地愛着武藏先生一個人嗎？說起罪孽，武藏先生才是呢！他藉口進修劍術，讓你吃苦，把你丟棄了。」

「不是的，不是的！」

「通小姐，你要堅強些，不要灰心。你所時刻不忘的那人兒，快來眼前了呀。」

「……」

「通小姐，你說自己到底有什麼罪孽呢？」

阿松興奮地追問着說。

「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罪過，只知罪孽很重。」

「愛慕男人也是罪孽嗎？」

「我，我不知道……只知道罪孽太重，太重了。上人和尼師，請你兩位救救我罷！」

阿松尖叫着用兩袖掩住臉，雖然沒有出聲，兩肩不住地抽顫着。阿通也淚如泉湧。

「松小姐！松小姐！請你寬恕……」

「兩位小姐請聽。」

這時，上人靜靜地開口說：

「據我看來，通小姐是正正堂堂的；戀愛和技藝，以至平日的作爲，都沒有錯。松小姐的話也是對的。正正堂堂活下去的確信！正正堂堂向着活下去的路上猛進之心！這是多麼崇高呀！有了這種確信和猛進之心，人類才不致淪於畜生道，而向明天的希望邁進。依此而論，通小姐當然沒有罪過，毋寧說是人世間不可多得的崇高人物。但進一層想，人是一生下來便有罪孽，誰都荷負着目所不見的罪孽出世，忍受着輪廻的苦難的。不能與熱戀的那人團聚，是緣此罪孽；灼膚一般的戀慕之苦，便是那罪孽的火燄。人與人之鬩的憎恨，人類與人類的流血戰鬪，都是那罪孽所爲。通小姐一旦覺悟，是發見了這一罪孽哪，—」

「上人，請你救救我們！」

兩人邊哭着，同時叫道。

七

那天夜裏武藏睡得很甜，翌晨悠然醒來，太陽已爬得老高了。

與阿通生活在一起——武藏昨夜的決心並無動搖。設辭逃去的大川平藏，正張着戰陣候着自己，是意料中事。在他，是爲了逃避罪戾；但在武藏，是爲了與阿通團聚而戰。直至今日，武藏所進而迎戰的，都爲了兵法上的修業。無窮盡的修業之路——那是摒絕世俗、人情、愛欲的，冷峻無情的世界。武藏是一直蹂躪世俗，摒除人情，捨棄愛慾，向這條路上走着過來的。

爲此，倒下了幾多劍豪，而使阿通爲悲戀而飲泣。唯有悠姬，却反而憧憬着武藏的這一姿態。昨天爲止，他是崇高的、冷峭的、澄澈的，修業者的心膽。但自今而後，他將回到原來的世俗裏，委身於愛慾之中。

「悠姬公主，別了！」

他的心中不禁這樣低喊。

「來吧，肥後五十四萬石，加藤家的精銳，你們一齊來罷！」

武藏的熱血沸騰，捲起如虹的鬪志。

「森都，你也去嗎？」

「當然去哪。」

武藏裝束已畢，回顧森都和與市說。

「你也是他們憎恨的目標，是很危險的呀。」

「我相信武藏先生的寶劍哪。」

「與市，你有沒有殺過人？」

「沒有。」

「那麼乖乖地看着，大川讓我來斬殺罷。」

「是。」

森都邊笑着接口說：

「武藏先生，與市說心裏發毛……待目睹大川被殺死之後，就不想再做武士，說是要跟我做弟子了。」

「哦，那就很好，不要學武藏的樣。」

武藏低聲說。

「客人，去了？金峯山中有猛虎會吃人，尊駕如何通過？」

「和尚，實不相瞞，那猛虎就是咱的化身。」

武藏傲然答道。

「哈哈哈，這倒有眼不識泰山，雖然住了這些天……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可是座頭，你呢？」

「我嗎？和尚，我就是那猛虎背上的跳蚤。」

「什麼，跳蚤？你這個人盡貪便宜！哈哈……」

他們不顧和尚的朗笑，出了山門。武藏打頭，接着是與市和森都，後面跟着被大川一黨所拐誘，經武藏營救脫險的兩個村姑。

第十七章　圍

一

那時從熊本去岩戶觀音，除由高橋往返之外，有從松尾的本村上山，越金峯山的二條大道，和經島崎前往的間道。大川率領着黨徒，探知武藏將從金峯山的大路下來，便在熊本市梢，現在的二本木一帶埋伏着。

這裏是左依坪井川，右帶白川，兩邊夾河的單道，却沒有人家。日脚尚高，躲在草叢中的約有二十人——大川的門人和臨時拼湊的浪人，都是手上工夫了得的劍法家。他們分作兩批，採取前後夾攻的戰略。

街上，櫛立如篦的屋背後面，雄峙着熊本城的天主閣。

「哦。眞雄偉！」

武藏領頭。緩緩地走着，時時發出感喟的嘆聲。

道傍聳立着一株高大的櫝木，樹下有一尊地藏王的石像。到了石像前，武藏與森都同時煞住脚步。

「武藏先生，事有可疑。」

森都傾耳靜聽了一回，低聲說。

「正是。森都，你們不要走動，等着！」

話聲未畢，武藏早已騰地而起，疾如勁風地衝進左邊的草叢。武藏大刀出鞘，只見白光一晃——

「啊呀！」

白茅下一聲慘叫！刹時，那後面湧出七八名大漢。武藏的大刀間不容髮地刺進眼前覆面漢的肩膀。回手一刀，攔腰斬殺右邊鬢髮披肩的另一人。這兩人便仰面倒地了。

「啊呀呀！」

「退！退！」

餘下的大漢，發出恐怖的喊聲；跳上大路，爭先跑了。這一批是躲在草中，預備讓武藏過去之後，從後夾擊的一隊，現在却反而着了武藏的道兒。

而且這樣一鬧，潛伏在前途的中鋒——大川平藏率領的一隊，也在路上露形了。最後的援兵，木村又藏，也在十丈外，把臉深深地藏在帽簷下，兩袖高捲；是修業武士的打扮，站在路中。

武藏緩緩地退到大路上，拭淨刀上血跡，納入鞘中。

「武藏先生，得手了！」

「哦，不出所料，得了先機。與市，你約離我十步，從後跟來。不怕罷？」

「有，有，有點怕。」

「不要抖！娘兒們緊靠森都身後，跟着來罷！」

武藏仰首凝望前途。大川的徒黨共十七人，一律黑巾裹頭，兩袖緊束，大刀早已出鞘，在大路中心擺成馬蹄型，分作三道陣形。

「武藏先生，不出你的所料，風起了。是西風……」

「好，走罷！不要怕，趁着風勢，跟着來罷！」

武藏朝那迎頭的刀牆劍壁，悠然前進。

二

武藏的心中，昨夜以來便湧出騰騰的殺氣，像熱霧一樣蒸騰。他像負傷的猛獸，猛不顧身地邁進。

第一股殺氣，鼓動武藏向白刃之中突進。但臨勝負之前，他那冷靜和細心却並未喪失。他，早已算定早上的東北風，過午會轉爲西南，所以在這條路，選定這個時刻。他算定西南的勁風，將會捲起一陣砂塵。

現在，武藏正以輕快的心情，迎風一步步逼近敵人。原來煩重的心境，已是一碧澄清。一切

邪念都消逝了。青天碧落，他的心目中只有一劍，而天地間的一切，都雌伏在他的劍下。敵人的動向，敵人的意圖，都明明白白映在武藏的心眼中。他已勝劵在握了。

武藏已逼近敵前三十步了。在他背後，接着的是如影隨形的森都們。大川平藏正站在馬蹄型第一陣的中心。

「武藏！」

他叫道。武藏無言，默默地前進。

「武藏，知我秘密者死！那個瞎子，那個叫做與市的娃兒，一齊納命！」

武藏仍未停步，挺着胸，垂着手。眼睛半睇，但閃耀着異光。

大川正想再叫一次，但他驀地裏，向後躍退了。武藏騰地而起，緊跟着是電光一閃。

「啊！」

「嗚——」

左右二人仰面倒地。上身微俯，手提雙刀的武藏，兀立在兩人之間。馬蹄型立即潰散了。

「一齊向前！」

大川自己也搭搭搭連連後退，但仍怒目高嚷。武藏那裏肯放棄這個空隙，竄身而進，從背後又劈死了一個。

第一陣線是整個崩潰了。

「第二陣上前！」

大川不愧名手，雖在劣勢中仍不亂陣脚，窺伺着虎視眈眈的武藏，高聲呼喊。第二陣的人馬聞令向前，刀尖齊指，劍氣如虹。武藏不動，右上段，左中段，擺着架式，伺機而動。

這時，大概是預定的計劃，從第三陣中竄出六七個人，打橫裏想鑽向武藏身後。

「哦，來了！」

武藏心忖。身後拖着無力的尾巴，是武藏唯一的弱點。對方去攻這個弱點是理所必然的。但這已在武藏的計算之中，雖是弱點，正可以利用爲誘敵之餌，成爲陷敵之阱。

三

窺視着武藏背後的弱點，悄悄地偷着前來的敵人，共有五、六名；其中有攔刼阿通的那三人。大川在前，向左展開而成半圓，劍光耀目，盡是魁梧的大漢。

在這一情勢之下，那一邊先動，先出手的便是落敗。雙方都像石敢當一樣，瞪眼望着對方，沉着氣來比狠。武藏擬劍不動，額上的汗珠沿着兩頰淌下。

他的兩脚像被釘住在當地一般，正是讓人偷襲背後絕好的機會。敵人的揣測固然不錯，但他們那裏知道這正是武藏所盼望着的良機。

武藏看出他們的這一意圖時，不禁暗喜：「來了，來得好！」

首先是曾攔刼阿通的那三人，見武藏不動，便突，突，突……踏着道傍雜草竄過他的身邊。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只見武藏那龐大的身軀一晃，向横一躍。

「啊呀！」

他那身手的快捷，使人眼花撩亂。正面的敵人，一眨眼間不見了面前的目標，不覺駭然驚呼起來。

與這同時，茫然站着的森都脚下，也是一聲慘叫。是三人中的方臉漢，從背後斜肩被一刀劈開，撲了一個空。差不多同一時，紅臉漢也倒下來了。

「啊呀呀！」

正要向後躍退的獅子鼻的腦門，噴出一陣血光。這三個動作差不多發生於同時，祇是一刹那間的事。

「一齊上去！」

大川嘶聲一喊，從武藏背後一擁上前，陣勢已潰不成形了。武藏用左手小刀，格開打頭的青年武士的大刀，迎頭一劈斬下，把他劈爲兩爿。

這時，簌簌捲起一陣旋風。

「來來來，大家動手！」

是森都的號令，隨之而起的，是拍達拍達一陣古怪的聲音。森都、與市、村姑的手中，各拿着帶葉的樹枝，拼命在地面上拍擊。連日響晴的天氣，矮橋道上風砂滾滾，直向正面的敵人迎面捲去。

「來得好，森都。」

武藏已有了綽綽餘裕。這樣說着，他向狼突豕竄的敵人中騰身而入。上砍，横劈，左挑，右刺，頃刻間砍翻了三四個人。敵人已經崩潰。在砂塵中奪路逃命。

「跟着來！」

武藏朝森都他們一喊，緊追敵後。呻吟，慘叫，和雜亂的脚步聲打成一片。

在這噪雜聲中，傳過來大川悲痛的絕叫：

「木村先生，快快動手！」

「噢——！——」

前途的塵砂中有人呼應着。

四

「木村先生，錯了。那是自已人！」

大川連連叫道。

「啊——唉！」

一聲怒吼，接着是痛苦的慘叫。

突然，旋風刹時而止。木村又藏在塵砂已靜的大路上，倒提着大刀，像石碑一般屹立當路。他的脚下，横躺着三具死屍。正在奪路而逃的大川徒黨，駭然却步。大川平藏顫聲問道：

「木村先生，這是怎麼了的？」

「大川，爲什麼逃？去與武藏作戰！」

「木村先生，武藏太强了！請你……」

「蠢貨！回頭，去戰！」

聲音雖然嘶啞，語氣是斬釘截鐵的。他睜着眼瞪住大川。武藏正踏着大步，昂然逼近前來。

一個人想溜過又藏身邊奪路而逃。

「儒夫！」

又藏的大刀一亮，血光隨起，撲地倒了。

「唷唷，木村先生……」

大川的臉白了。

「不必多說，逃走的，殺無赦！」

「給他騙了！」

大川這才恍然而悟。

讀者當還記得又藏答應去殺武藏，將要辭出美作府邸時，在大門口被喚回去單獨留下的事。爾後密談許久，美作鄭重地吩咐又藏，假如大川及其黨羽僥倖逃得武藏的刀口，不要讓一人漏網，斬草除根。

美作與大阪城暗通消息，曾在熊本城上高豎打倒德川的反旗，確是一世之雄。雖不幸事敗被殺，但他的思慮見識，決非尋常。他雖曾一時接納大川之計答應去殺武藏，但回頭一想，立即警覺，知道以武藏爲敵是極大的冒險，倒不如把盡悉秘密的大川殺以滅口，方爲萬全之策。

武藏是名噪全國的武士，縱使暗殺成功，後果堪虞。另一方面，美作雖曾向藤堂和泉守推薦大川，不日出仕加藤家，但他原是無賴的惡徒，藩下對他的輿情也不見好，縱然殺却，不會有人出頭替他說話。如或不然，死人是不會說話的，索性正式給他加上販賣奴隸的罪名。

又藏對此當然是贊成的。雖非畏懼，但他不願與武藏鬪狠。他希望讓那可憐的阿通與武藏團圓。又藏陪着大川們同往，但臨時抽脚守在路口，攔截他們的逃生之路，雖是詭計多端的大川，却也初料所不及的。

他咬牙切齒痛恨，也鼓起兩眼瞪住又藏。這時武藏已趕到，從身後向他呼喊了。

五

武藏帶着森都他們，到了這一團人背後，相距不及兩丈之處。他出人意外地朗聲叫道：

「大川平藏聽着！遭你毒手飲恨而亡的大森伊衞門之子與市，和助他成全孝心的田原森都在

此。武藏以正義之名，代與市討此不共戴天之仇！你的重重罪惡暫可勿提，爲此孝子一念，快快授首！」

大川驀地回身。手下的武士也各舉刀向着武藏。這班人原是戰國的無賴浪人，到了窮途絕路知無可逃，各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們的頭目大川平藏，更是一反剛才的乞憐相，蒼白的臉色轉爲紅潤，眼中燃起鬪狠的兇焰。

「不錯，伊衞門確是被我——大川平藏所手刃。阻我者死，伊衞門乃自作自受，有何復仇可言！今旣由宮本武藏出面，本人姑准所請。武藏，放招！」

大川跨步向前，手下的七八名大漢也迅向左右展開，隨着大川向前。同時，木村又藏高聲叫道：

「啊啊，等着，等着！雙方聽着！爲親復仇，殊堪嘉許！木村又藏自願暫充公證，萬一有卑怯逃避等情，本人當場梟首，決不寬貸。話盡於此，雙方上前！」

「又藏，殺了武藏便輪到你了。早早洗頸以待！」

大川恨恨地說着，毫不畏怯地跨前五六步，向武藏逼近前去。武藏原是倒提雙刀，很饒興趣似地諦聽着大川的說辭的，直至對方逼近，方纔凝神提氣，靜靜地舉刀向前。捨身而前的大川，距離武藏約有十步，爲武藏雙刀所發散出來的怪力所懾，不覺停步不前了。

但這一瞬間，武藏反而迎身而上。沙，沙，沙……速度之快，勢同奇襲，出人意表。大川和手下，一齊仰身連連後退，武藏的長刀和短劍，望着他們的頭頂閃動。

大川騰身後躍，好不容易保持了架式。

「看劍！」

大川自暴自棄地，望着迅如雷電緊追不捨的武藏，迎頭砍下。可是撲了一個空。同時火光四散，大川的大刀脫手而飛。

「糟了！」

他冒死躍退。武藏的雙刀隨後追到。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大川的手下從左右夾擊，想擋住來勢。但一樣的也撲了空。武藏乘勢，左劈右砍，聳身而上，冒着血雨緊追大川。

這時，一個長身漢繞過武藏的背後——在武壇裏他是新進份子，據說工夫却在大川之上，是一個怪劍客。他偷偷地挻近，剎時擧刀而上。

六

木村又藏正在貫注全神看著武藏運用雙刀絕技，看得入神之際，不禁脫口叫道：

「危險！」

與這一聲同時，長身武士的大刀已從背後向武藏蓋頭而下。武藏不會背後長着眼睛，就地利，就劍勢，似乎萬無倖免之理。

「呀呀，武藏先生！」

與市也同時驚叫，皴地一聲，大刀已凌空飛上武藏的右肩。

可是，可是，在這千鈞一髮的利那間，武藏的身軀一沉，右肩微閃；手上的大刀電疾廻旋；而這三招是同時施展的。長身漢的豪刀劈了空，武藏的回手一刀，却不偏不皴，向對手攔腰砍進。

「嗚——唷！」

在血花四濺中，雙膝着地，頹然而倒。白日西斜，長身武士的影子閃過武藏的身形倒地。這一瞬間的動作，長身武士自己、傍觀的又藏和與市，誰也攪不清楚。

但在這一瞬間，大川從倒在地上的手下手中檢起大刀，如瘋如狂，發出怪樣的呼呼聲，迎面撲上。

武藏用左刀挑開了大川的刀尖，驀地挺立，右手的大刀同時迎頭蓋下。大川的腦門剎時綻開，鮮血迸騰，俯身撲地。

「與市！仔細看清殺父之仇已是報了！」

武藏邊嚷着，向死屍上再補上一刀。殘敵雖然仍作困獸之鬪，但已不足道。

「好手法！」

又藏不禁高嚷。初次見到的雙刀絕技，一擊一震，劍無虛發，左右兩刀運用之妙，呼應之巧，如陰陽相合，虛實互乘，眞可謂渾元運物，自然之至。而最使又藏心折的，是武藏的進退自如，靈滑迅捷無以復加，且心神犀銳，氣勢強旺，簡直威懾傍觀的又藏。

又藏感嘆之餘，被煽起如火的鬪志，胸中的熱血沸騰。他是久歷沙場的兵法家，正是追求強豪以試身手的修業時期。他追憶年輕時隨主公加藤清正馳驅於戰場時的功名心，手刃強敵時的激昂情緒，眞想同武藏一比身手。

武藏回手追殺殘敵，只剩下兩人想從又藏身邊奪路逃命。

「你想逃！」

又藏一聲大喝，揮刃而斬。敵人是全部肅清了，地上只留下死屍、鮮血和傷者。

路人繞着他們遠遠地圍成一個圈子。武藏的白衣上滿濺着血花，腥紅斑斑。他把雙刀納入鞘中，擬向又藏道謝，直趨而前。

「木村先生！」

又藏經他一叫，不覺心神爲之一震。

七

不待武藏開口，他接口說道：

「武藏先生，眞好俊的工夫！又藏有心請敎，務乞俯允！」

又藏提刀在手，凜然而立。

「噢，比劃！」

武藏凝視着又藏應道。瞬間，四隻眼中都爆出火花，當然誰都沒有惡意。那是探究劍術的兵法家之眼，但毫無假借，毫不姑息，閃耀着生死搏鬪之光。武藏也一樣的奮然而起。在小城道上與高田又兵衞那一瞬的勝負以後，他不曾有過這

樣機會。

「那麼，請恕無禮。」

武藏一拱手後退兩三步，已入鞘的雙刀再度出鞘，在下首踏定架式。

又藏擬刀「正眼」（日本劍術中以取敵之雙睛爲目的之架式）——他那肥前名匠忠吉手鑄的寶刀，發着耀目的劍光。他擬刀前跨。武藏的架式堅如鐵壁，又藏有摧堅破鐵的氣慨。

「哦，名不虛傳。」

武藏暗暗喝彩。自小次郎以下所有對壘過的好漢中，誰也沒有這樣的氣魄，逼得他退後半步。又藏找到武藏的破綻——在門面上。得此良機，正擬擧刀砍進。

但間不容髮，武藏的架式一變，轉爲大刀「上段」（取敵上身之架式），小刀「正眼」又藏被制先機，愕然後躍。

搭，搭，搭……武藏保持着原有的架式，向又藏逼進。又藏連連後退，五步，六步，七步……他驀地刹步，矮身坐下步馬。他又找到了武藏的破綻，是在喉間。

又藏正想望着武藏咽喉一刀刺去，但尚未出手，已被武藏制了先機。武藏橫跨一步，改爲「中段八字」的架式。

「唉——呀！」

又藏騰地而起，隨着裂帛般一聲大吼，大刀迎頭蓋下。

拍的一聲，火花四散。又藏的大刀，被武藏交成十字的雙刀給夾住了。又藏向回拔刀，但武藏的雙刀像塗着膠漆似地，黏住了他的大刀，怎麼也拉不回來，却又不能放鬆，一鬆手便吃武藏的回擊。他現在只有向下按，把全身的力都集中在兩腕上。

武藏也是傾其全力的。夾住對方的白刄，不能發生任何作用，這一刀法的極致，乃在下一變化，須得隨手反撥敵刃，同時迎頭回擊。可是又藏這一擊有千鈞之力，能够夾持已不容易，再也

不能採取下一行動了。

三把刀黏在一起，使刀的兩人，前後左右團團轉動。雙方的額上，都沁出一顆顆的汗珠，漸漸的呼吸急迫起來了。能按下雙刀是又藏佔勝！能反撥白刃是武藏佔勝！二者必占其一，沒有中間路線，兩人中非死一人不能結束。

八

這一天，飯田覺兵衞悠然跨着駿馬，帶着二三隨從在城中巡視。覺兵衞是與又藏齊名的，同爲加藤家自負的豪傑。這兩個人雖是稱兄道弟的好友，論秩祿覺兵衞却遠在又藏之上，已是加藤家的重臣了。

到了唐人街的街尾，他見一個奉行所的下級武士，上氣不接下氣，喘息着跑着前來。

「喂！住步！何事慌張？」

覺兵衞把他喝住了。

「啊啊，飯田爺！不，不，不得了啦，二本木的堤邊已成一片血海……」

「什麼，血海？」

「是的，一邊是在京町設武壇的大川平藏一夥二十人，對方是名叫宮本武藏的一個浪人。而那武藏却眞的了得，當場劈死了四五個……」

「什麼，武藏與大川，快跟着前去！」

覺兵衞不待說完，雙脚一夾，催馬絕塵而去。

他與武藏早年在京都一度相識，是心儀的劍客。對大川雖不友善，但作爲兵法家，也薄有交情。

他馳出郊外，到了二本木的堤邊時，剛好刮起一陣旋風。在風塵滾滾中首先看到的，是茫然呆立着的森都，和他脚下的累累橫屍。他正心想，大概戰鬥已是結束了。但頓時，瞥見了釘在地上，姿態不動的兩人。

「退開！退開！」

覺兵衞分開遠遠圍觀的路人，在離開兩人不

到丈餘的地方，戛然煞住馬蹄。

「哦，確是武藏！呀？」

覺兵衞訝異地心想：

「唉唉，那不是又藏嗎，這又爲何？」

覺兵衞深爲詫異，但他的眼中却閃着興味的光彩。又藏的劍，是轉戰沙場，在戰亂中磨鍊而成的兵法。而武藏，則是兵法修練的專門劍客。覺兵衞對此兩人湧起興趣，是理所當然的。

覺兵衞悄然看了半晌，突然變了臉色叫道：

「啊啊！」

他跳下馬背，急急趕到兩人面前，高聲叫道：

「兩位快請罷手！」

兩人都沒有回答。三把刀仍纏在一起。但勝負的決定，似已迫近眉睫了。覺兵衞大聲喝道：

「宮本武藏！木村又藏！飯田覺兵衞在此，請各抽刀！」

「啊！」

武藏把十字交叉的大刀同手一抽，舉上頭頂。與這同時，又藏的大刀騰空而起，但拍的一聲，被武藏的左刀壓住了刀背。

「輸了！」

又藏低喊。

武藏退後一步，迅卽收起大小兩刀入鞘，朝着覺兵衞拱手叫道：

「飯田先生，久違了。狼藉貴地，深爲抱歉。」

又藏也惶恐地，親熱地嚷道：

「覺兵衞！前幾天爲拜主公塋墓而來，請恕唐突。」

「好說，好說。倒讓我見了好場面，眞好眼福。哈，哈……」

覺兵衞很高興地，望着兩人朗聲而笑。

九

不久，奉行所的公人也趕到了。武藏與森都

等，隨着覺兵衞被帶到新町的奉行所衙署。又藏是逐斥之身，因覺兵衞的斡旋，早躲開了。

武藏在奉行所裏都照直說了。錯處原在大川平藏一邊，且加藤美作早有授意，便把奴隸買賣的事隱去不提，僅以武藏助與市爲親復仇殺死大川平藏來結案。奉行所並褒揚與市的孝心，當場發下奬金。村姑則悄悄地着家屬認領。

森都雖感不足，但做與市的監護人掙了很大面子，且擊破大川的陰謀，對加藤家的事也只得不了了之。加藤是當時九州唯一反基督敎的大名，森都是一直寄予好感的。

結案時已近黃昏，武藏換了衣服，偕同森都、與市，跟着覺兵衞跨出奉行所的大門。

「武藏，理應卽刻登殿稟告幼君，引見足下的。但爲時已晚，請先到敝宅暫宿一宵。」

覺兵衞雖誠意相邀，但武藏却一心都在阿通身上，便辭謝着說：

「飯田先生，層層厚意，武藏銘之肺腑。奈武藏急欲探訪鼓手庄田與右衞門家，違命之處，務請見恕。」

「唉，與右衞門？」

覺兵衞初時一楞，隨卽會心地笑了。他知道笛的名家阿通寄寓在與右衞門家，再參以京都所聽的傳聞，便了然於懷了。

這時，拉下帽簷深深地遮着面臉的又藏，從橫巷中悄然而前，望着覺兵衞低聲叫道：

「覺兵衞，適才多承包涵。」

「噢，你還在這裏等着？」

「是啊，一方面是不知奉行所如何處理，放心不下。再則急須帶領武藏先生到一去處。」

「又藏，罷了。武藏有人等着，在庄田與右衞門家。哈，哈，哈……」

「不，那個等着的人已不在庄田家，到本妙寺去了。」

「唉唉！」

武藏停步。

「武藏先生，說來話長，且先走路要緊。」

「唉，一切都是意外……」

武藏悄然自語，心中湧起不吉的預感。

「哦哦，雖是可惜，就此分手了。武藏，有什麼事只管找我，不必客氣。」

「是，多謝隆誼。」

「又藏！」

覺兵衞掉頭注視着舊日的戰友。

「不能歸藩，不勝惆悵。可是主公仙逝，目前恐難如願以償。」

「覺兵衞，夫復何言。今日與武藏先生之會，作爲今生最後的紀念，回長門後我已決定歸農了。」

「又藏！」

「遙祝幼君成長……」

「再會了。」

覺兵衞倏地回頭，悄然而去。

第十八章 轉進

一

本妙寺客堂的幽暗燈影下，日遙上人與妙舜尼師靜靜地坐下之後。

「上人，妙舜師，這位就是宮本武藏先生。再下首坐的，是長崎的座頭田原森都法師。再下首的，是爲親復仇的與市。」

又藏給他們一一介紹了。

「大概都已聽說過了。」

上人和妙舜尼對於武藏的異樣打扮不以爲怪，望着大家微笑，眼中閃着慈悲的光。

「承和尚慈悲，收留阿通，慚愧之至。」

武藏低頭申謝，仰頭望着上人。據又藏所告，阿通的病情相當嚴重，不知道仍健在否？他的心中頗爲不安。

「不，這也是緣份，不必客氣。」

「多謝厚意，但不知病情如何？」

「看樣子意外的硬朗。」

武藏釋然，眼中閃着喜悅的神彩。他急欲與阿通見面，但不好意思開口。不曉得上人知也不知武藏的心事，慢條斯理地說：

「武藏先生，請恕老僧無禮，你對通小姐到底作何打算？」

武藏不覺紅了臉說：

「是的，我倆是自幼相處，誓爲婚嫁的同伴，但兵法修業中不容許成家立業，遂致各自西東。」

「那麼現在呢？」

「遵守昔日盟約，準備偕回故鄉宮本村擇日締結姻緣。」

「那麼，兵法修業想已完成？」

「上人，兵法的進修是沒有止境的，我預備放棄了。」

「那太可惜了。」

「上人！」

武藏高聲抗辯着說：

「兵法修業是我任意選擇的一條路，放棄也是我的自由。」

「不錯……可是武藏先生，你與通小姐結婚，爲什麽非得放棄修業不可呢？」

武藏躊躇了一下，終於斷然說道：

「上人！兵法修行的道路是險惡的，決非阿通所能忍受得了。」

「用強韌的愛情力量也不行嗎？」

「是的，當初我也曾相信愛情的力量。但後來我警覺到我所走的進修之道，竟是只容一人獨行的小路。」

上人的眼光一閃，緊接着問道：

「哦，武藏先生！你曾攀上很高的山頂。」

武藏低頭回道：

「從那個山頂上下來了，與阿通結伴同行……」

武藏的心中突然湧上一陣激動，高聲嚷道：

「上人！請你讓我去見阿通！去見阿通！」

二

上人閉目頷首，說道：

「不錯，好不容易到了這裏，不見一面怎能安心。妙舜師，請領武藏先生前去。」

「可是，這時候……」

「無礙，兩個人的事，總得由他們兩人來決定；不問結果如何？」

「是。那麽武藏先生！請罷。」

靜寂的樹蔭下，漏出窗下的燈火。妙舜尼帶着武藏，步履輕悄地來到化城庵。

「請在這裏暫待一回兒。」

老尼把武藏留在門外，逕自入庵。假如這是敵人的居處，對於室內的動靜、細語，他會瞭如指掌的。但現在的武藏，感慨無涯地，胸中滿溢

着悲痛的心情，一心只在沉思着將用什麽言語，來向阿通謙謝往日的薄情呢。

「武藏先生，請進。」

不久，大門內傳來妙舜尼的聲音。武藏無端地覺得全身一震。

阿通靜靜地坐在搖晃的燈影下，宛如在微風中漾着的一朶鮮花。兩人相對無言，四隻眼睛相觸，相撫，結在一起。

「松小姐！」

妙舜尼以目示意，離開了。阿松會意，也離座而去。

「通妹！」

武藏的聲音嘶嗄。

「不睡在床上，不礙事嗎？」

「不要緊……」

「瘦了哪。」

「……」

「可是，還是一樣標緻。反而顯得年輕了……同在村裏的時候一樣。」

阿通的臉上染上一陣紅暈。眼中閃着小女孩一般的光彩，但很快地給淚水潤濕了。她喘息着說：

「我，已經不行了……」

武藏捱近說：

「那，那裏會不行了呢！病，會醫好的。」

「不行了！」

「那裏會有這種事，回村裏去慢慢的療養不就行了嗎？」

「不行了，武藏哥。」

「通妹，請你寬恕我，是我不好。讓你吃苦的，是我。你因此得病，病得這樣……我眞後悔，對你不起。我再不出門了，我們守在一起，不再分開……通妹，放出勇氣來！病會醫得好的，一定會好！不要灰心！」

阿通臉上的血色刹時消退，蒼白得像臘一般，搖搖晃晃快要倒下。

「通妹！」

武藏趕緊把她抱住了。

可是，阿通却打起精神，想從武藏的胸前掙扎出來。

「武藏哥，放手！」

「通妹！」

「請你放開！啊，武藏哥……我，我早已嫁到別處去了。」

眼淚奪眶而出，循着阿通的兩頰淌着，淌着……

三

「什麼！」

武藏愕然，不覺放開雙手。阿通仍舊端坐，淚如泉湧。

「通妹，剛纔，你說什麼？」

「武藏哥，太遲了呀！」

「什麼太遲了？」

「與你相逢……」

「那，那裏有這種事！現在也不會遲！」

「不，太遲了。」

「通妹！」

武藏這纔感到異樣，緊追着問道：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阿通抬起淚眼，一瞬不轉地望着武藏。

「武藏哥！我，我嫁到別處去了。」

「那，那會有……」

「做了菩薩的新娘了。」

「什麼，菩薩！」

他的眼神耀閃如電，隨即爆發而成一叢火燄。他呻吟着說：

「原來是……上了和尚的當。」

「武藏哥！」

「這是和尚的慣技，乘着人心上的弱點，因果哪，罪孽哪，誘人逃避人世的現象。說得天花亂墜，借着我佛慈悲……」

「武藏哥，不是的！是我仰求佛爺的慈悲的！」

「不，不會的！」

武藏猛然搖頭。他怒容滿面，眼中發着兇光。

「通妹不是那樣脆弱的女人！」

「不，是我偶而覺悟：做了癡情的俘虜！像謠曲中的檜垣一樣薄命之身！不是前世的罪業，又是什麼呢？」

「傻瓜！那不是我武藏的罪業嗎？與你何關！我就是爲此前來贖罪的哪，你沒有追隨檜垣之理！」

「武藏哥，那已太遲了。」

「不遲，不遲！我們還年輕，有着充沛的活力。通妹，請你相信武藏的愛！請相信我的力量！請你讓我來贖罪！讓我們堅强的愛，築成快樂的生活！」

阿通悲切地，但堅決地反覆着說：

「不行了，武藏哥！在我還沒有警覺到自已的醜惡之前，靠着你的愛的力量，無論多大的幸福都能如願以償。但現在，你已沒有力量爲我贖罪了。」

「沒有了！眞的？」

阿通斷然答道：

「眼所不見的罪業，前世的罪孽！男女相悅熱戀的快樂，只是燒燬人的業火罷了！我的罪業深重，除非仰求我佛的慈悲，別無得救的路了。」

「原來如此，我知道了……」

武藏望着阿通，心中吟唔着。

「武藏哥！你可理會得？」

「哦，慚愧！關於你這一件事，我給佛打敗了。可是，可是，我自已還是不敗的，無論怎樣苦惱、悲嘆，縱使遭受地獄的苦刑，也斷不假手神佛！參禪、誦經、念佛——我決不會墜入和尚的這些陷阱的！通妹，別了！」

武藏的臉色蒼白如紙，站了起來。

「武藏哥！」

阿通放聲而哭，倒在地上。

四

妙舜尼和阿松，聽見武藏的聲音漸高，漸粗，心中焦急，又趕回庵前。但又不敢進去，只是佇立在門外乾着急。她們無意間聽見兩人的爭論，阿松很想替阿通說句公道話，向武藏理論，心中更是忐忑不安。

武藏固然痛悔前非，回到通小姐的身邊來了，但通小姐未皈依佛法以前的痛苦，那消魂蝕骨的戀愛之苦，武藏未必知道。所以硬拿自已遲誤的愛情去逼迫人家，以爲就此萬事皆消，阿松以爲武藏的這一想法太過自私了。很想痛責他一番。

但看見武藏那兇神惡煞的樣子，阿松那裏還敢開口，戰戰兢兢地眼看他走遠了，方纔溜進庵去。妙舜尼怯怯地探身進去。

武藏不看她們兩人一眼，衝進黑暗，到了方丈前挺身而立。

「和尙！」

他大聲吼道。聲音是那麼沉着，而且尖銳。

「啊，武藏先生，圓滿解決了嗎？」

「什麼圓滿？你這裝聾作啞的禿驢！」

「唉唉，這是，這是……」

「首先該入地獄的，就是你們和尙！」

「唉唉！」

「木村先生，就此告辭了。」

武藏掉向又藏說。

「武藏先生，足下遭遇，深爲惋惜。」

「哈，哈，哈，不必過慮。森都，與市，就此別了！」

武藏說着，回身走了。

「武藏先生！」

森都和與市急忙追了出來。

「請等等！哪哪，與市，快些……」

森都讓與市牽着杖頭，衝進黑暗中去趕武藏，上人和又藏也走出門外，在夜靜如水中，聽見三人的足音，踏着石磴漸漸遠去。

「上人，眞罪過；像武藏那樣人物，也會迷失本性。」

又藏打破靜寂說。上人却搖頭答道：

「不，不見得迷失本性。在我們這樣根底淺薄的和尙眼中，也許是個頑冥不靈的莽漢，是殺人魔鬼，但他也許會攀上人世的頂巔，敢向菩薩比法的哪。眞了不得。」

「上人，我知道了，是個非常人物。」

「不錯，他纔是眞正的羅漢。怎麽樣，又藏先生，咱們去看看通小姐吧。」

庵裏，妙舜尼和阿松正在宣誦佛號，鼓勵着阿通。望見上人與又藏進來，阿通便哭了訴着說：

「上人，上人，請你救武藏。他說不輸給菩薩，要對菩薩作戰哩。」

上人點頭說：

「是罷，像我們和尙所認識的，道行淺薄的菩薩，眞會敗給武藏呢。到那時，通小姐也許仍被武藏奪了回去也難說呢。」

「唉唉。」

阿通困惑地，惴惴地仰頭望着上人。

「所以，我們不要輸給武藏，也得趕緊修行哪。」

五

「武藏先生！請等一等——」

森都緊握着杖頭，給與市牽着，邊叫邊走，從後面追着來了。武藏一聲不響，在星空下踏着步前去。

「先生，請慢走一步。」

與市也幫着呼喊。

「哈哈哈，啊哈哈……」

過了井芹川的土橋，武藏立住了，突然哄笑起來。

「唉唉……」

森都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好不容易追了上來。

「森都，眞好笑呀！哈哈哈……」

剛才向日遙上人咆哮，武藏自已都覺得太稚氣了，忍不住大笑起來。

森都的反應極快，緊接着說：

「武藏先生，有什麼好笑的。那個時候，上人都嚇得變了臉色哪。」

「哈哈哈，不僅日遙可恨，連澤庵和尙、信海和尙，還有你那朋友，長崎的道智……」

「不錯。」

「嘴巴上說是自由哪，覺悟哪，囘向哪，却把人縛住在因果的一端，套在輪廻的輪齒上。那些傢伙是永不前進的，只是一泓死水。像日遙說的，念佛就是無間，禪卽天魔，就連那日遙，未嘗不是本末顚倒……」

「正是，正是。」

「森都，你也不要讓法輪打輸了，那才丟人哪。」

「唉唉，言重了。可是武藏先生，通小姐呢？」

「哦，我把阿通交托給了佛陀。森都，記住了！病人最好還是交給佛陀，尤其是日蓮寶的『妙法膏』，當場見效。哈，哈……」

「是是，我會記住。」

「森都，你們現在作何打算？」

「武藏先生呢？」

「我不用問，照預定計劃去相良城下，探訪丸目藏人佐。」

「那我也放心了。眞不愧天下第一的兵法家，提得起，放得下。我帶着與市到天草，調查天主教的事，然後繞道長崎，再上京去。」

「森都！」

武藏用平時那沉着結實的語調，接口說：

「有一件事拜託你。我在長崎碰到的鴨甚內和那個叫鈴姑的女人，同那密探岸孫六。甚內和孫六已給我砍傷，但他們都是跟蹤着我的仇人，請你順便替我注意打聽。我自已倒無所謂，是怕他們另耍花樣。」

「知道了。除非叫我去入天主，除此之外，德川的密探也好，明探也好，你武藏先生的事，是義不容辭的。」

「與市！也得同你分別了，去做琵琶法師嗎？」

「是的，仗先生的大力得報大仇。武士太可怕了，隨侍師傅……」

「很好，很好。琵琶的修行也與兵法無異，好好的幹罷！」

「是。」

與市仰視着武藏。空中，是滿天星斗。

六

武藏穿城而過時，天還不曾抹黑。他不顧路人指指點點詫異着他那身奇異的打扮和龐大的身軀，如入無人之境，大踏步穿過城廂。

過川尻口，兩邊已無人家，路上也不見行人了。在肥後平原——那綠油油的稻田和菜圃當中，伸展着一條大路，是薩摩街道的一端。筆直的大路，蜿蜒在星空之下。夜風吹拂着武藏沁汗的兩頰。

他無端湧上來一陣喜悅，心中浮起笑意。鮮甜的香匀令人心醉。他的胸襟寬敞，步武結實。這幾天來一直呼嘯在武藏心中的愛欲之事，結局是武藏險遭慘敗。阿通心境的變化，在她可說是一大躍進；但在武藏，那正是晴天的霹靂，致命的一擊。

但在最後一瞬間，武藏躲過了那雷霆一擊，奮然而起。倘非敢於以神爲敵的，不逞的鬪志．

怎能臻此呢？

而且，他給了日遙上人迎頭一喝，乘勢而退。多麼俐落的轉進！這正是武藏的眞面目。對阿通的愛情並非就此毀滅，只是把它深鎖心中，加上烙印。他不再躊躇，不再後悔，不再迷惑，迎着燦爛的明天，一步步踏向勝利的大道。生命在躍動，明天在向他招手。

那天晚上，武藏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傍午，到了八代。

那時，八代城在麥島。城代是加藤家的重臣，片岡淸左衛門。以松江、德淵爲中心，民房櫛峙篦連，煞是繁華。據肥後國誌的記載，當時八代海的內港一直伸展到此，船舶的進出至爲頻繁。

戰國時代，相良氏坐鎭麓城，威震八代、葦北、下益城、而直達天草。天正九年，猛將相良義陽，因島津的壓迫，與盟友甲斐宗運戰，死於響原。自此全境轉入島津家的勢力圈中，直至豐臣秀吉征伐島津，城代一直駐在麓城。

日脚尚高。武藏在八代也不停留，直走到球摩川邊。從那裏，仰頭可望重嶂疊翠，奇峯聳峙的高山；俯視則見滾滾長流，淸可鑑底。

武藏憧憬着那羣山的深處，長流的泉源，像是去叩訪人類的故鄉，感到無限的親切。

第十九章　劍聖藏人佐

一

假如宮本武藏不知道丸目藏人佐依然健在，假如不是在長崎親眼看見雷電源太郎所使傳自藏人佐的雙刀法，他是決不會不遠千里南下球磨的吧。

九州自古號稱武勇之地，不論那一個時代，莫不名將輩出，勇士如雲。而其時以純粹兵法家、劍客馳譽日本全國者，除了武藏，也唯有丸目藏人佐徹齋居士一人罷了。

而這位藏人佐，竟屈居於小藩相良的家臣，眞是淺水潛龍，令人詫異。但你如知道藏人佐幼年時代相良家的勢力，便知事非偶然的了。

當時的相良家，正是一代名將義陽的時代，威震八代、葦北、下益城而至天草，與虎視眈眈，垂涎肥後的薩摩藩島津義久戰，眞是百戰百勝，從來沒有吃過敗仗。

在肥後，與義陽並肩的，唯有御船城主甲斐宗運一人，是九州屈指的雄藩。緣是，當時的相良家臣中，是不乏猛將豪傑之士的。

在這相良家稱雄的時代，藏人佐出生於八代，是與三右衛門尉的長子。少年時代便喜劍術，弟兄三人整天玩槍耍棒，劍不離手。十六歲時初上戰場，參加擊退薩摩入侵的大畑之戰。

翌年十七歲，寄寓天草本渡城主天草伊豆守家，進修兵法二年有餘，爲仰慕當時號稱天下第一的兵法家上泉伊勢守，離開天草。

那時，伊勢守在京都設立武壇，廣收門徒。藏人佐拜在門下，不數年而業藝大進。當時同門習藝的，有柳生新左衛門（但馬守）、疋田文五郎、穴澤淨賢、羽飼意心齋、磯端伴藏等人，可謂集天下英俊於一堂，後來都成了第一流的劍客。而藏人佐是儼然以第一人自居的。

一天，武壇裏來了一個倔强的劍客，傲然叫道：

「我乃南部盛岡人氏大瀧市郎右衞門，無論如何要向伊勢守先生請教幾手。」

而那天伊勢守剛巧一早出門，帶着門徒看花去了。武壇中只留下藏人佐一人。

二

傳報的人把這話一說，那個大瀧市郎右衞門竟惡狠狠地嚷道：

「哈哈，想該是聽見我的名字怕了，躱着不敢出來！」

說着，不肯離去。上泉伊勢守是當時被推崇爲近代劍法始祖的人物，無名劍士假使能够與他交上一手，已是無上的光榮；縱使落敗，便是登龍有術了。所以若非權威人物的介紹，要與伊勢守交手，眞是談何容易。

大瀧所以故意口出汚言，賴着不肯離去，其目的卽在於此。傳報的青年被他纒得無法應付，只得把這件事去告訴留守的丸目藏人佐。藏人佐經過幾年的苦練，雖然滿有自信，但在八個高徒中他是最後進的，每次有人來武壇比劃，伊勢守沒有一次讓他露過臉。這在他是引爲遺憾的，大有髀肉復生之嘆。就在這時，大瀧出現了。

藏人佐心想——幸好師父和師兄們都不在家，了不得只是個鄉下兵法家，讓他進來，揍他一頓也好。

「什麼，膽敢汚辱師父！」眞是不知天高地厚，等我丸目來讓他知道厲害。」

「丸目先生，不要緊嗎？武壇裏的法規，師父沒有在家是不許同別派比武的，會不會挨罵？」

「放心，不要緊。只要你不說，師父怎會知道。帶他進來罷。」

這時，藏人佐還不到二十歲，正是少年氣盛，加之他原是一個不多思慮而意氣用事的人。因

而自信力也極强。初入門的時候，他也自以爲是九州第一流的劍客，向伊勢守堂而皇之登門請求比試來了的。

那時伊勢守見他倒是個有出息的少年，便答應了他的要求，取出套着布袋的竹刀；這是伊勢守爲免妄殺無辜，別出心裁發明的東西。藏人佐見了竹刀，不服氣地說：

「先生，這樣軟綿綿的東西怎能對敵，我是用木刀的哪。」

伊勢守笑着說：

「不必替別人擔心，儘管來罷。」

「那麼，放肆了！」

藏人佐擧起木刀進攻，但木刀立被打飛，接着，臉上，腕上，腰上，都挨了竹刀。這纔惶恐地服了輸。他原是這樣一個氣燄萬丈的少年。

不久，大瀧來到武壇。年齡在二十三、四之間，目光炯炯，是身材拔羣的偉丈夫。藏人佐在練武藝的人中是身材矮小的，却也毫不畏怯，仰頭瞪着大瀧。

「我是伊勢守的高足丸目藏人佐，師傅他出，由我來討教幾手罷。」

「哦哦，門徒雖不够味，伊勢守先生既不在家，却也沒法。那麼借槍一用……」

說着，便從木架上選取一桿練武用的平頂槍，站在武壇中央。他便是後日大瀧流槍法的始祖，也是有名的豪者。拿着槍掂了兩掂，刹時立定架式。

「好，來罷！小娃兒！」

三

「什，什麼！」

藏人佐憤然，提着木刀向前。他那木刀，又粗又長，足足有三尺七、八，拿在矮小的藏人佐手上雖很不相稱，但左右掄轉，却使得極爲靈巧。伊勢守的門下，有面目的，少說些也有八十多人，論腕力是無出藏人佐之右的。

藏人佐擬刀「正眼」。大瀧的槍，一直對準藏人佐的胸前。雙方都在調整呼吸，暫時間沈身不動。旋卽，藏人佐的木刀輕輕地顫動起來了。他使的是積極的刀法，施用壓力，先動搖敵人的氣魄，再乘虛而進。

但對方的大瀧，不愧先前的大言壯語，氣魄之强，反有壓倒藏人佐之勢。藏人佐雖頻頻顫動着木刀，急欲擧刀進擊，但槍尖老在眼前晃動，竟使他不能越雷池一步。

一方面，大瀧最初輕視他是個年輕小伙子，但雖居弟子末席，伊勢守門下的英俊，豈能輕易制伏。他雙手提槍，靜等着進擊的機會。藏人佐的心中，却慢慢地焦躁起來了。

這個鄉巴老武士！他正想着要給對方攔腰一擊的那一瞬間，不知怎地有了破綻。

「啊——」

一聲叱咤，大瀧的槍尖如電光火石般滑進藏人佐的胸前。他正想騰身後躍，隨手檔開槍桿，可惜遲了一步，肩上已自着了一槍。

「輸了！」

敗得乾脆。藏人佐抽回木刀，低頭叫道。

「哈哈……小娃兒，這可知道厲害了吧？可是刀法不錯，多下些工夫，倒是有成之材。那麼請轉告伊勢守先生，改日拜訪。」

大瀧市郎右衞門說着，揚長而去。

藏人佐深悔孟浪，知道自已的技藝未熟，但始終想不透那一槍是怎麼挨上的。他正在垂頭喪氣，伊勢守帶着弟子同來了。藏人佐雖然脾氣暴躁，却不會說謊，便把前後經過一五一十稟告了師父。

弟子們莫不忿然，口口聲聲的叫道：

「追上去，給他一刀兩斷！」

伊勢守却靜靜地制止着他們，帶了藏人佐一人進入武壇。武壇的上首設有神座，供奉着鹿取、鹿島兩尊武壇正神。

伊勢守先向神座恭恭敬敬磕了頭，纔回過頭

來說：

「藏人佐，坐下來！」

四

武壇的定律是嚴峻的：師父外出，絕對禁止與外流比武！平時，無論有了什麼差錯，師父雖然從來不說一句責備的話，但今天，藏人佐却抱定被逐師門的決心，在神前端坐着等待責罰。

「師父，對不起。」

「哦，你這可知道了自已的業藝未精了吧？」

「是。」

「把當時比劃的情形說一遍看。」

出乎意外的，伊勢守的口氣竟是那麼溫和。藏人佐誠惶誠恐地，說了經過。

「你可領會了落敗的原由？」

「是，氣浮性躁，想勉强進擊，我想就是招敗的原因。」

「好！藏人佐，記住了。以前你練的刀法只是對我一人，等於是做獨脚戲。碰到沒本領的對手，還可僥倖取勝，遇上强手便自陷死地了。藏人佐，拿槍上來！」

伊勢守驀地站起，取了木刀。藏人佐知道師父有意親手傳授，便欣然取下練武用的平頂槍。

師徒兩人到了武壇中央，照例行了禮，分左右而立。伊勢守擬刀正眼，在調勻着呼吸。刹時，藏人佐找到了師父的破綻，便大吼一聲，鼓足全身的力氣，身隨槍進，一槍刺去。這一槍他用了十分力量，簡直可以刺穿鐵壁；但卡察一聲，只是撲了一個空。

「唉唉。」

他踉蹌地退後兩三步，正想掉轉槍頭，綽槍再進時，不覺呆在當地。是師父不見了。同時，他聽見伊勢守在他的背後，朗聲叫道：

「藏人佐，適才傳授給你的，正是新陰流刀法奧妙，細細思索，變化無窮，好自爲之！」

說過之後，伊勢守便一聲不響逕自進去了。

「多謝師父栽培！」

藏人佐慌忙丟下木槍，俯伏地上，目送着師父進去。但他的心中，還是悃然若失的。自此，他把自己緊閉在斗室中，貫注全神來苦思了好幾天，終於給他想通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決非筆墨所能盡。勉強的譬解，就是借對方之力為力，渾而為一的一種刀法。所以藏人佐猛力前刺的一槍，伊勢守用木刀隨手一拂，就在那刀槍接觸的一瞬，借着槍勢，向前騰身而上。依理來說，槍的速度和伊勢守上躍的速度應該相等，同是電光火石令人目眩的速度。

當然，要真正能夠運用這一玄妙刀法，還得下工夫去磨練。藏人佐卻練得得心應手，運用自如了。而更重要的，他因此領悟了兵法之道，是陰陽、虛實、有無的交錯，與大自然的妙理渾而為一的大道理。

藏人佐在伊勢守門下修業了五年，得了新陰流的真傳，被推為新陰流四天王的首座。

五

上泉伊勢守在京都立壇授徒，是從永祿元年至五年凡五年間，是因當時的將軍足利義輝的邀請去的。藏人佐在伊勢守門下修業，是從十九歲開始。那時，宮本武藏尚未出世，後來被武藏所殺的將軍家武術指南吉岡兄弟，也未露頭角。時代進入戰國，成了羣雄割據的局面，但足利將軍家在京都，仍能保持着權勢。

最後那一年，永祿五年三月十日，將軍義輝替伊勢守餞行，設筵將軍府中。宴會之後，在府中的振武殿裏舉行伊勢守高足的分組比試，最後並由伊勢守親自登臺，作新陰流的示範表演。其時被指定的對手，便是丸目藏人佐。

這一指定，是至高的榮譽，等於是由伊勢守本人指定了他是門下第一人了。事後將軍義輝頒與獎狀，譽上泉兵法為「古今無比，堪稱天下第

一」，且稱伊勢守的刀法為「天下之瑰寶」。這張獎狀，一直保藏於丸目家，且記載於藏人佐的傳記之中。

這年六、七月間，伊勢守離開京都，遄返故鄉上野國。丸目藏人佐也回球磨，出仕相良家。他在那裡的職務，是指導藩下子弟的武藝，兼理肅清間諜。

那時的相良家是肥後的雄藩，有很多各藩的間諜潛入境內，偵伺藩下動態和機密。據藏人佐的傳記所載，當時經他斬殺的間諜，共有十七名之多。

這其間，相良與島津之間屢啓戰端，藏人佐也曾從軍上陣，屢建殊功。但年壯氣盛的藏人佐並不以此為滿足，抱着以兵法家稱雄全國的野心，遂於永祿九年，率領門人木野九郎右衛門、丸目吉衛門等，辭了相良家再度上京去了。

六

前一年的永祿八年，將軍義輝為叛將所暗殺，弟義昭繼立；自此足利家的勢力雖漸走下坡，但京都仍不失為當時文武的中心。各地的兵法家，薈萃於此，冀一舉成名者，比比皆是。

藏人佐到了京都，竟樹立起「天下第一兵法」的高牌，希望有人前來挑戰。恩師伊勢守壯其志，專差給他送來新陰流兵法的印可證。但京中羣雄，知道他是伊勢守門下的首座，竟無一人敢來嘗試。他便於第二年又回球磨去了。

回球磨後，他再仕義陽公，想不到於數年之後的永祿十二年，竟招致了意外的大失敗。

永祿十一年，島津為奪回被相良占領了去的大口城，兩軍戰於初栗之野，島津大敗。翌十二年，島津再大舉進攻，薩摩勇將島津家久率兵屯於大口城附近之砥上，伏兵誘敵。其時，藏人佐獨排眾議，率守卒數百人前襲，遇伏大敗，死武士三十人，雜兵二百餘。主君義陽公大怒，以藏人佐輕躁誤國，諭令「永不召見」。

假如換了一個別人，也許就此意志消沉，或則逃亡，甚或自殺見志。但藏人佐非尋常人物可比，對此折辱不僅坦然置之，且更燃起旺盛的鬪志，隱忍自重，靜待着雪恥復仇之機。

藏人佐確是亂世的英豪，功名心特重，但生性暴躁，只知勇往直前，因此屢遭失敗。以他的個性而論，假如不得師父伊勢守的理解，也許不能臻於大成。伊勢守對他的粗暴作風雖感棘手，但從來沒有深責，反謂際此戰國亂世之時，非有此氣魄，不能自成一流的兵法家。

這其間，島津藩整頓內政，積極備戰，實力漸增，與相良之間時有接觸，互有勝負。直至天正九年二月十四日水俣城包圍戰中，相良家被迫訂了城下之盟，遂此一蹶不振。

是年冬，相良義陽因島津義久的威迫，爲保留球磨一郡，俾免相良家淪於覆亡，毅然與盟友御船城主甲斐宗運兵戎相見。但在出兵之先，義陽公便決心爲保全相良的基業且踐昔日對宗運的盟約，爲兩全其美而殺身成仁了。

自是，葦北、八代、下益城、天草等地，盡爲島津所奪，幸賴老臣犬童賴安、深水宗方等之策劃，好不容易保有球磨一郡，得以安然無恙。豐臣秀吉討伐島津之際，亦以處置得宜，得保獨立，以迄於今。

七

這幾年間，相良家多事之秋，劍豪丸目藏人佐爲雪大口城砥上之恥，大小各戰雖亦迭建奇勳，但「永不召見」的禁令却仍未因此解除。但藏人佐與其說是戰場上的勇將，毋寧是超絕的兵法家——劍客，在這迍邅之中，與恩師伊勢守仍不斷地文札往來，以熾熱之心，在研鑽兵法方面下工夫。而且在新陰流中，滲入自己從實戰上所獲的經驗和研究心得，另創了「泰捨流」一派。他的劍術聲望本來已經很高，各藩子弟投入他的門下，不遠千里前來受業的人，便慢慢的多起來了。

日月如逝，他的年齡已逾五十。這一代劍豪，似乎在這山國的小藩裏終其一生，別無建樹的了。但慶長三年，當他五十六歲的時候，因偶然的機緣，使他名震京洛，贏得關西日本第一劍客的榮譽。

藏人佐的門下，有一個叫做有瀨外記的徒弟，心想新陰流的始祖既是上泉伊勢守，倒不如從伊勢守直傳來得簡捷，上江戶投入了伊勢守門下。其時，德川家康已從三河播遷江戶，伊勢守便是因家康之邀，擔任着武藝師範的。

有瀨外記習藝數年，回來時給藏人佐帶來伊勢守的親筆函。略云：

——前年入京，曾將新陰流奧秘悉數相傳，以西國傳道授藝之事委諸吾弟，諒已洞察。……余於最近又參悟另一刀法，亟待相授，適吾弟門下有瀨外記就余習藝，略有心得，乃囑其回國時輾轉相授，幸垂察焉。」

對於如海師恩，藏人佐雖是銘諸肺腑，但向曾是自己徒弟的有瀨傳授刀法，終是耿耿於懷，便決心上京親炙師訓，帶着兩弟——壽齋和吉兵衛，弟子木野九郎右衛門、神瀨軍助及小田六右衛門等三人，日夜兼程到了江戶。但遲了一步，伊勢守已於前一月得病逝世了。悲痛之餘，他便去找師兄——柳生但馬守的府邸去了。

但馬守這時已繼伊勢守之後，做了家康的武藝師範，在木挽町的邸宅是够堂皇的，儼然是諸侯的身份了。

藏人佐却不管這些，帶着一夥人踏入府邸。

「喂，新左衛門！」

他仍用少年時的稱呼嚷着說：

「好久不見了。要在你這裡就擱一個時期哩

伊勢守門下的四天王：柳生但馬守宗嚴（卽新左衞門）、穴澤淨賢、疋田文五郎、丸目藏人佐。據丸目家所傳藏人佐的傳記上說，承襲新陰流的正統，繼伊勢守之後擔任德川家武藝師範而聲勢顯赫的，唯有柳生但馬守宗嚴一人而已。其他三人，自然而然便與新陰流分開了：穴澤轉爲長刀，（日本亦稱薙刀或眉尖刀，略如吾國青龍偃月刀），疋田發明槍術，藏人佐則自創泰捨流。

藏人佐住在柳生家中，見了宗嚴的劍法，躍躍欲試。

「新左，咱倆比劃比劃，也可以知道同根所出的兩個流派，孰優？孰劣？」

藏人佐終於提了出來。

「我早曉得你會來這一手哪。但藏！咱們有什麼好比試的？我們同門習藝，現在都是指導人家的身份了。師尊早已給你京都以西，關西師範的印可。而我得的，是京都以東，關東的印可。你是西日本第一，我是東日本第一！這樣不是很好了嗎？二虎相鬬必有一傷，倒不如互保體面，光大流派，纔對得起我們的師尊哪。」

藏人佐聽宗嚴說得入情入理，便也無話可說，自此斷了比試的念頭。每天，他也到練武場，給弟子們指點刀法了。

一天晚上，師兄弟兩照例對酌時，宗嚴的臉色，顯得鬱鬱寡歡。

「新左，怎麼了。像有什麼心事哪。」

「不，沒有什麼大事。今天上殿，南部公要我去試一個兵法家的本領，看情形想破格任用。但上頭是不許我與別的流派比武的，試本領不就是等於放對嗎？萬一失手，有玷家聲。不，連上頭的面子上也無光彩，以此躊躇……」

「新左，你也氣餒了？」

「也許是的，但我今日的立場，又不得不愼重。」

「那倒是的。對方是什麼人呢？」

「號稱東北之鬼，自創獨門槍法的大瀧市郎

右衞門，是第一流的兵法家。」

「什麼？大瀧！」

正是藏人佐弱冠之時，在京都伊勢守的武壇中，師父外出時交手落敗的對頭人。藏人佐的胸中，湧上年輕的熱血，叫道：

「新左，我替你來。不，無論如何讓我對他！」

「哦，你……」

「我曾敗在他的手中。」

「啊，想起來了！不錯，不錯。這倒應該讓你了。」

宗嚴也不覺拍膝叫道。

九

爲了這場比試，柳生家和南部家的使者往來磋商了好多次，方纔決定了日期。到了那天，南部信濃守親自領着大瀧市郎右衞門，到了柳生的武壇。

是時，大瀧年約五十八、九，身軀魁梧，目光炯炯，一望便知是功力深湛的偉丈夫。但馬守宗嚴是位至列侯的人物，大瀧雖在遠遠的末席落坐，但一點沒有畏怯的樣子。

信濃守給他引見之後，大瀧便鄭重其事地報了自己的流派，說道：

「辱承寵召，敬請爲後學示範一二。」

「知道了。但本壇壇規，須得先與門人交手，未知尊意如何？」

這是武壇一般的慣例，不僅此處如此，可是但馬守還是先徵求了對方的承諾。

「謹遵臺命。」

「那麼……」

但馬守向列座的高弟，以目示意。那裡坐着的，雖有但馬守長子宗矩及村山作右衞門、木村助九郎等很多高足，都屹然不動。只見丸目藏人佐提着木刀，站出來了。仍是那根又粗又長的大木刀。大瀧也借得丈餘的平頂槍徐徐地進入武壇

中央。彼此互施一禮。

「我乃丸目藏人佐藤原長惠是也，謹遵本壇壇規，專誠求教。」

「什麼，丸目藏人佐先生。」

大瀧一怔。他也非等閒的兵法家，數十年前，在京都伊勢守的武壇中比試雖是勝了，但對這一個不尋常的少年，決未忘懷。不，他也知道丸目是伊勢守門下四天王中的出色人物。

「不錯，本人忝列本壇敎練之一，大瀧先生該不致拒人於千里罷？」

「言重了，鄙人是求之不得的。」

大瀧黝黑的臉上，刹時抹上一片紅潤。年輕時代的回憶和新的鬪志，像是無端地湧着上來了。藏人佐雖不能列入柳生的門第，現在如或拒絕比試，就顯得示弱了。當然，假如能戰勝被稱爲柳生之上的藏人佐，大瀧的目的，可謂如願以償的了。

兩人一聲吆喝，向左右分開，站定架式。大瀧的槍，好像一條活生生的游龍，指着藏人佐的胸前。而擬在「正眼」的藏人佐的木刀，也像在噴着烈燄的火舌。他們的這一架式，不期然地與前次同出一轍，但三十餘年的歲月中，雙刀的精鍊是驚人的，簡直是勢如龍虎，令人驚心動魄。

但馬守及南部公以下列席的高弟們，誰都屏息靜觀，悄然無聲地。

十

雙方都是經過長時間磨鍊過來的第一流大劍客，彼此雖伺機而動，但找不到對方的一絲空隙。然而，生命之流是瞬息不停的。或高或低，或强或弱，或粗或細，長波短波，迭相起伏……這是生命的對立，要是有可乘之隙，唯有在生命的起伏中去尋覓。不知誰能先攫住對方的生命之流？

藏人佐察察向前逼進時，大瀧便相應後退。大瀧前進，則藏人佐後退。不久，兩人同時向右

移動……好像雙方都抓住對方的激流水花，長槍和大刀的尖端上，同時透出來一股殺氣。

「唉——呀！」

隨着大瀧的一聲大吼，疾如流星似地，槍與刀相擊，人與人擦身而過。藏人佐的身法快如飛燕，隨着擋過長槍的餘勢，轉到了大瀧的背後。

大瀧也不弱，旋身後轉；但可惜遲了半步——在他旋身之際，藏人佐橫揮的木刀，不偏不倚已進擊大瀧的腰眼了。

大瀧隨着仆倒，半晌掙扎不能起來。但藏人佐的這一擊，只用了五成力，幸未受傷。

「輸了！足下刀法，非某所及也。」

大瀧丟了手中槍，垂頭說道。

「啊，好俊！好俊！」南部公看得呆了，連連讚嘆。接着，他不解地問道：

「剛纔一手，疾如迅雷，眞是初見。想該是新陰流極奧秘的絕技？」

藏人佐望着但馬守，浮上快意的微笑說：

「請但馬先生解說罷。」

「是的，剛纔一手，是奧秘中的奧秘——鷂子翻身的絕藝。當今能够使這一手的，只有藏人佐與本人罷了。宗矩！助九郎！你們緊緊地記着！」

但馬守接着，便把三十餘年前，藏人佐在京都伊勢守武壇被大瀧擊敗的一段關節說出。

「大瀧先生槍法的犀利，除了使用鷂子翻身刀法，怕是誰也要他不得。」

這使大瀧的臉上，也不致難堪。他雖爲藏人佐所敗，仍得南部公重用，這是後話。

藏人佐在柳生的武壇裏住了半年，因但馬守的斡旋，從將軍德川家康得了「丸目藏人佐的兵法，爲關西日本第一」的定評。

藏人佐於是向柳生告辭：

「那麼，就此登關西，繞四國，下九州，去訪各流各派劍豪，以弘揚吾道。」

帶領着門弟，意氣昂揚離開江戶。那正是戰

國末期，英雄豪傑之士，如燦爛的繁星般散居各地的一個時代。

十一

在大阪，天眞正傳神道流的田熊左衞門以下，他踹破了五個武壇。正當名震京阪一帶的時候，得明石的武將酸漿（姓名不詳。據丸目藏人佐所記，乃當時著名的兵法家）之邀請，與之比試。酸漿果然不是藏人佐的敵手，便許藏人佐以高祿，勸他出仕明石。但藏人佐以自已得罪主君，形同放逐，不願再仕二君。於是以客師的名義，擔任了明石五十石的武藝師範。

這時，主君相良長每公適居大阪，無意中得知這個消息，說是：

「一個與柳生但馬守平分天下的名人，原是相良的家臣，天下諸侯爭相招致但以不願二君而拒絕受命，是今日不易多得的高潔之士。」

此時，長每公還是纔交二十的青年，聽到這個傳聞，却也足以自豪。而藏人佐的獲罪，乃先世義陽公手上的事，大石砥上之敗，長每公還是剛出世的嬰兒，怎能知道。只是砥上一戰，對相良家的影響太大了，雖然新君繼立，殿上重臣，誰也不敢提起。所以在長每公而言，丸目之名既是初聞，對是丸目的兵法，更是茫然的了。

聽了近臣的一番說明，他便黯然說道：

「當時的敵國島津，已成今日的盟友，而對一時的失錯便這樣酷責，也忒煞無情了。何況是卓絕的兵法家，徒顯得國小藩量仄，惹人恥笑。」

於是，立卽派人召見了藏人佐。

待藏人佐到行轅參謁時，他更推誠相見，吐露眞情：

「藏人佐，近前！遠自父祖以來，同甘共苦的患難君臣，而竟長年不許進見，是我的不明，委屈你了。希望你把過去的事付之東流，仍舊歸來！」

「是是。」

藏人佐俯伏着不敢抬頭。想起二十年來把自己埋沒在球磨山僻，無非是爲了彌補自已的過失；每有戰事，他必挺身而起，立功贖罪。但事不如願，一直過着迍邅的生活。這次失望之餘，請長假前往江戶，原是決心不再同來了。但對故鄉，誰不依戀？而且他是性格豪爽的人，既得主公諒解，且以善言撫慰，叫他怎不感激。

他抬起頭來，謝了主公的知遇之恩，接受了歸藩的面諭。

第二十章　纖月古城

一

藏人佐帶着門徒，一路上向各地的兵法家登門求試。但他的聲名已風靡全國，至多只是受塲優渥的招待，或則談論兵法，却沒有一個人敢於與他交手。

到了備後鞆津，有一個自稱小松市助的兵法家曾自動約他比試，待藏人佐應約前往時，却早已聞風而逃，只留下一個徒弟村上助康，後來也歸入藏人佐門下了。

在九州交過手的，有長崎的霞某，豐後一個使戟的名人某氏，筑紫矢部的筑紫榮門（初代。後被武藏所殺者爲第二代），肥後御船的荒木勘助，薩州大口的快鏡等人，都是當時傑出的兵法家、劍客，但無出藏人佐之右者。此外，各藩當然還有許多著名的兵法家，有的不戰而服，有的自願列於門牆，藏人佐的泰捨流於是廣播於九州全境，極爲流行。促使武藏發心遠道叩訪藏人佐的，那位長崎深堀人氏木島藤左衞門，也是這一時期收在門下的。

這樣巡廻各地，回到人吉城下，已逾時一年了。遞上歸藩的稟帖，立蒙召見，面諭改名爲「石見」，賜新地一百十七石，授兵法師範。同時，他的三個弟弟壽齋、頓藏、吉兵衞，也各賜祿五十石。這在一個僅二萬三千石的小藩，確是破格的優遇了。

歲月不居，藏人佐七十三歲時，將兵法師範讓與其弟壽齋及吉兵衞，自號徹齋居士，隱居於城郊三里外的一武村，自此躬耕田隴，不事外務了。

爲了專誠拜會這位前輩的老劍客丸目徹齋，宮本武藏現在正循葦北郡的佐敷川逆流而上，在兩峯的峽谷道上，一步一步，朝着仙境一般的球

磨盆地前進。

翠綠欲滴的山峽涼風，襲人如醉；武藏在熊本幾天來的煩惱，已被吹拂得無影無踪了。

「丸目的雙刀流！不曉得是怎樣想到的？」

他的心中唯此一事爲念，在長崎所見源太郎使用雙刀的架式，彷彿仍浮上眼底。過了水源的嶺頭，山路環繞着奇峯聳立的岩腰，脚下是懷抱着點點岩石的球磨川。武藏不覺駐足下望。這時，一個人像一陣風似地，想從武藏身傍越身而過。

剎時間，武藏拔刀，隨手一揮，一個全身黑衣，覆面的漢子，慘叫一聲，應手而倒。

二

武藏的第六感閃過一絲邪惡的預感，不由自己的寶刀出鞘，把那人從後肩上劈爲兩段。

「呀呀，無益的殺生……」

武藏感到一瞬的空虛，目注倒地的怪漢。覆面，黑裝束，脇下夾着一個桐木小箱。

「唉唉，這傢伙似非善類……」

武藏正在猶豫，後面響起一陣脚步聲。跑着前來的一羣人，見了武藏和倒在地上的怪漢，吃驚地煞住脚步。這一夥人個個手中拿着鋤頭或鐮刀，似是附近的農民。其中，一個中年的武士，歡喜不盡地撿起地上木箱，到了武藏跟前，躬身說道：

「路過的武爺，謝謝你手刃惡徒。我乃大野村的鄉士（退隱歸農的武士）四宮重兵衞，銘感不已。」

「那麼，這是何人？」

「他是狒狒丸的手下。」

「狒狒丸？」

「是的。過路的客官也許不知底細，狒狒丸是在球磨山裏坐山立寨的山賊魁首，不僅球磨、葦北，連日向、薩摩都深受其害。」

「原來是山賊。」

「而剛纔所殺的，是狒狒丸手下爪牙，名叫小猴子藤次，白晝潛入鄙人庫房，盜走祖傳的香木，是個無惡不作的惡徒。」

「哦，怪不得無端地感到邪氣，不覺信手揮刀劈去。」

「看刀法便知好俊的工夫，請問武爺尊姓大名，仙鄉何處？」

鄉士四宮重兵衛，恭恭敬敬地又施一禮。

「宮本武藏的便是。」

「啊啊，宮本先生！」

重兵衛不覺肅然後退一步，深深地躬身行禮。武藏的威名，連這深山中的鄉士，都耳聞久矣。

「喂喂，各位，宮本先生是日本第一的劍術大家，快快見禮。」

農民們嚇了一跳，齊齊跪下來了。這使武藏慌了手脚，受人落跪，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哩。

「各位，快不要這樣，起來，起來！」

好不容易勸他們站了起來。對這位鄉士和那些農民的純樸，武藏深為感動。臨別時，四宮重兵衛却說：

「先生該也不怕，但狒狒丸是毒蛇一般的惡漢，夥伴被人捕殺時，他便死纏着不肯罷手，總要伺機報復。而且他的手下强徒又多，連相良家都被攪得一籌莫展。前途務請注意。」

說着，依依不捨而別。

武藏下了球磨川的峽谷，沿急流而上。

球磨川中，有疾瀨湍流，有回旋深潭，也有蹲踞在危岩上垂釣的老翁，兩岸是蓊鬱的原始林，時有成羣的獼猿嬉戲其間，冥不畏人。

日脚西沉，人吉城下已是上燈時分了。

三

相良長賴受源賴朝的册封，自遠州相良莊進駐球磨，是建久九年間事；距這一年——慶長十七年，已是四百數十年了。而在那以前，矢瀨氏亦曾駐人吉城統治四方，歷史至為悠久。

相良統治四百餘年間，雖有內亂，但未為外敵入侵，從來沒有經過兵火的洗刼，城廂還保持着原來的樣子，街道和建築物都透着古色古香。

纖月城聳立在球磨川的對岸，地踞要害。城係矢瀨主馬佑所築，相良長賴曾加修建。據傳修建時曾在城牆一角掘出蛾眉月形狀的巨石，即以之名城，稱「眉月城」或「纖月城」。是後，代加修葺，規模更大，竟成全國名城之一，稱三奇城。

武藏在城郊九日町的一家旅店中住了下來。

球磨的雙套酒和鯰魚，那時便很出名，酒鍾的式樣也與別處不同。武藏一邊獨酌，一邊向旅館的女侍打聽當地的情形。

首先他想知道的，就是有關丸目藏人佐徹齋的消息。

「你知不知道，一位叫做丸目藏人佐的先生？」

「怎麼不知道，是與我同村的。」

「是不是叫做一武村？」

「是的，離這裡不到三里路。」

「先生的身體還壯健吧？」

「是哪，是哪，那麼大的年齡，牙齒和眼睛，還同年輕人一樣，只是耳朵好像有些聾了。」

「聽說剃渡皈依了？」

「是的，頭髮剃了。……你先生是不是認識丸目先生？」

「不，沒有見過面，正想前去拜訪。」

「你先生，是不是劍術師？」

「哦，差不多……。」

「那麼，要見到丸目先生可不容易。」

「是嗎？」

「而且丸目先生的耳朵是看他高興的，不願意聽的話，你給他說了一天，還是沒有聽見，裝着聾子。」

女侍笑着說。

武藏也笑了。

那夜更深，武藏被響聲驚醒，像有什麼東西從門縫裏塞進來似的。點起油燈一看，一封信落在地上。

——足下膽敢手刃本人部下小猿子藤次，此讎必報，引頸以待可也，狒狒丸書告

宮本武藏足下。

「哼，好無聊的傢伙！」

武藏一笑置之。

四

武藏初到人吉時，便向當地官府作了口頭的報告，說是作州浪人宮本武藏，兵法修業路經貴地，請准予旅行各處。這一報告，大概給上頭知道了吧。第二天早上，家老的相良清兵衛派人來邀請說：

「就近請教兵法，懇請隨同使者惠臨一敍。」

相良清兵衛，就是水俣被陷時的勇將，義陽公故後，領導相良家渡過難關的犬童賴安之子。足智多謀，不亞乃父。在關原之戰前後，竟能打開難局處置得宜，使相良家居然得以繼絕存亡的怪傑。兵法上師事丸目藏人佐，手上工夫，也着實了得。

武藏隨着使者，過梅花渡，從水手門入城，到了清兵衛的官邸。清兵衛當時五十五歲，面色紅潤，目光如電，相貌堂堂，一表非俗。而列席者五、六人，莫非神采煥發，目光犀利的武士，分左右而坐。

「宮本武藏參見。」

「啊，武藏先生！辱承惠顧，毋任寵幸。近前，請坐！」

清兵衛雖是和顏悅色，但左右的武士，一齊把銳利的眼光凝注在武藏臉上。武藏感到劍氣的挑動，但仍是不動聲色，悠然來到清兵衛左近落座。

清兵衛給他引見左右的武士說：

「丸目壽齋、丸目吉兵衛、木野九郎右衛門、神瀨軍助、小田六右衛門，都是本藩藩士，多請見教。」

「各位請了。」

武藏一瞥，盡是早已聞名的丸目藏人佐徹齋的門下高足，響噹噹的兵法家。

這種場合，話題總得從小次郎的決鬪開始。隨着清兵衛的發問，武藏把比試的情形，輕描淡寫地說了一遍。

「武藏先生！」

清兵衛轉了話題，問道：

「尊駕蒞臨敝地，目的安在？」

「業向官署申報，武藏因兵法修業巡廻各國，專誠繞道拜訪上國。」

武藏把訪問丸目藏人佐一事隱而不言，正是他的用意周到，爲慮萬一見不到藏人佐時，替自己預留餘地罷了。且輕易洩露自己的目的，是違反武藏的兵法的；往往因而招致意外的阻礙。

清兵衛張目問道：

「那麼武藏先生，是不是想在本藩找人比武？」

武藏幡然警覺，對方竟也如世俗之見，誤認他是不擇對象要求比武，到處殺戮，專以踹武壇、鬪門戶爲事的莽夫了。怪不得列座那敵意的目光和迫人的劍氣！

「這個——假如比試，除非請丸目徹齋先生，一較雙刀之技。但先生早已歸隱，切望能得言辭上的教益也好。」

武藏這纔照實說了。

五

「噢，足下善使雙刀，薄有所聞。但敝業師亦諳此道，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這時，坐在藩士上席的丸目壽齋，抬頭問道。他的臉上，似有出乎意外的樣子。壽齋是藏人佐胞弟，且是高足。年雖六十見外，精力充沛，

不輸給青年武士。

武藏掉頭答道：

「說來話長，在肥前長崎，曾因不得已的事情，與人拔刀相見，碰到當地兵法家雷電十五郎之子源太郎，使用著雙刀臨敵。事後方知雙刀之技，乃外祖父木島藤左衞門所授。」

「啊，原來如此。」

壽齋點頭說：

「距今二十多年以前，我們師弟去江戶拜會柳生但馬守閣下，歸途在長崎的深堀就擱了一個時期。當地的兵法家木島藤左衞門拜在儆業師門下，記得曾傳授了一兩手雙刀的使法。但正式學起來，須得熟誦口訣，不是短期所能記得。眞正得到傳授的，只有我們幾個隨侍在側的弟子罷了。」

武藏這纔正容言道：

「說來慚愧，武藏初創雙刀之法，自以爲除我之外無人能此。想不到數十年前，丸目先生早有發明，遂遠道前來，專誠求教。敬煩相爺及各位高弟，從中斡旋，俾武藏得會見丸目先生，當面懇求，便感激不盡了。」

清兵衞聞此，眼中漾着親熱的光彩。在座藩士的臉上也漸漸地緩和下來，誤會總算冰釋了。

清兵衞接口說：

「武藏先生，吾人不才，亦忝列兵法家之列，足下用心良苦，自能洞悉。但徹齋老的生性怪僻，隱居以來，絕口不談兵法，便是主公吩咐，也未必首肯。我讓門弟帶你前去，能否如願，就得看你的緣法了。可不是嗎？各位！」

「正是，正是！」

在座的高弟們，笑着同道。

「且讓我見了面，再當面懇求罷。」

武藏只好這樣答腔。

筵席上來之後，席間有人提起狒狒丸的事。

「在下曾手刄狒狒丸手下，斬於大野村道上……」

接着，武藏便提到旅店裏接到狒狒丸寄柬復讎的事。

「武藏先生，這倒棘手了！」

壽齋說着，望了望在座的人們，據他們的談論，從相良領內的北岳山迤南，至九州南部山脈，各地都有狒狒丸的山寨，堪稱爲羣山之王。他的手下雖是普通的人，但他自己却是個全身長着白毛，紅臉孔，火眼金睛的怪物。

相良藩雖曾多次發兵進討，但山路險阻，千峯疊嶂，終歸失敗。而在座的木野、小田兩人，便曾喫過狒狒丸的大虧。

「唉唉，眞是慚愧，上了大當。但狒狒丸確如傳聞那樣的怪物，決非人類。」

藏人佐的高弟，相良藩頂兒尖兒的勇士，提起狒狒丸，對他那奇形和怪力，大有談虎色變的樣子。

六

「啊啊，好景緻！」

看到了這美麗的盆地，武藏不禁叫好。周圍的山，高峻，深奧，處處點綴着油綠的平原。古色盎然的幾個村落，環抱在溝塍整然的耕地裏，隱約地躲在煙靄中，竟是那麼安祥。

球磨郡——相良立國迄今四百餘年；在那以前，早是熊襲族視爲金城湯池的桃源。只要看那些從附近古墳中發掘出來的土器、石器、高貴的銅鏡，用黃金和寶石鑲鏤的首飾，就可以知道這一片土地往昔的繁榮了。

路過的旅客，見了人吉附近的小盆地已自喫驚，待從人吉翻過丘陵，進入這上球磨的盆地，方纔驚訝於球磨的豐饒。

路也是結實的，古老的，印着悠久的歷史的足跡。武藏隨着丸目藏人佐徹齋居士的高弟木野九郎右衞門、神瀨軍助、小田六右衞門等，正踏着這條古道，從西村往一武村前去。木野和神瀨兩人正當壯年，小田是未到三十的小伙子。時間

是在相良清兵衞官邸聚宴的第二天早晨。

「宮本先生，就是那一家。」

木野手指着炊煙裊裊的一間農家說。那是從叉路拐進去的一間農家，屋前青苗如波，隨風起伏。屋左屋右，展開着一片遼廣的平原。

木野繼續說道：

「這裡地名切原野，是主公賜予師父隱居的荒野。這屋前屋後的田地，都是師父開墾的，周圍已闢水田和旱田數百畝，師父正在計劃作更大規模的墾殖哩。」

神瀨接口說：

「是師父自願要了這不毛之地，搬住這裡，今年是第五個年頭了。水田的水，從後面的山谷裏引來，水溝的工程和開墾，都是師父親執鋤頭，指揮工人完成的。」

武藏默默點頭。前年，他曾到大和柳生庄去叩訪石舟齋（柳生但馬守宗嚴）。其時石舟齋也絕口不談兵法，在許多家臣的環侍下，讀書吟嘯以樂餘年。

那時，武藏像是見到了一個登峯造極的兵法家到了最後的階段——已不用刀劍，不用言辭，體會得天地的至理，置身於海濶天空的，塵俗世界之外的一個聖人似的。

而現在，這個行將見面的丸目徹齋，則易劍爲鋤，隱身於隴畝之中。這像是實利的世俗世界，但在武藏的眼中，仍是那麼聖潔，予人以清新的感覺。

「啊，師尊！」

小田叫道。

一個老翁，在田間的小路上靜靜地走着。光頭，白髯垂胸，穿着條子的布袍。左手拄着竹杖，右手握着鐮刀……

在他的背後，聳峙着雄偉的白髮嶽。一彎新月，正高懸在峯巔。

第二十一章　劍與土

一

武藏去會石舟齋時，曾抱着必死的決心；現在去求教丸目藏人佐徹齋居士，也抱着如臨戰場一般的心情。

石舟齋位居列侯，深居簡出，自是不易親近，但徹齋祇是一介農夫，且已出現眼前。

可是，要在他家登堂入室，似乎也非易事。在武藏的眼中，徹齋所住的茅屋，像是裹着黑鐵的柴柵，同時也像全無武裝的和平殿堂。

神瀨軍助打頭，武藏殿後，四個人靜靜地走在展開在曠野中的路上。沒有大門的宅院，整潔的庭園中，剛從田地上回來的徹齋，背着來路站在那裡。

「老師！」

軍助躬身叫道。

「老師！您早。」

木野與小田也跟着行了禮。武藏在落後兩三丈遠的地方，低頭肅立着。

徹齋緩緩地回過身來，他的手中仍拿着鐮刀和竹杖。

被太陽晒紅的赭色臉，白髯垂胸，身高五尺二三寸，除了腰背稍弓之外，看不出是七十三歲的老翁。他像孩子似的，瞇着眼睛說：

「啊，你們來了。」

「一早來打攪老師，眞對不起。」

軍助首先答話。徹齋雖有三個弟子，但泰捨流的眞傳，却着落在神瀨軍助身上。

「大家都好嗎？」

「是，主公以下，清兵衞先生，壽齋先生，吉兵衞先生，都各平安。」

「有什麼事來了？」

徹齋望着弟子說。

「是。一位修練武藝巡廻各國的兵法家宮本武藏先生，無論如何想拜謁老師，當面請教雙刀流兵法。淸兵衞先生吩咐，要弟子們陪同前來。」

軍助說着，讓開一步，指着路上說：

「就是那一位。」

武藏躬身行禮。徹齋呆望了武藏一眼，用手兜着耳輪說：

「你說什麼？」

「是一位修練武藝巡廻各國的兵法家——」

軍助照樣再說了一遍。

「哦哦，你是說一個迷路的武士來了？那麼留他喫了早飯去罷。」

門弟們面面相覷，作聲不得。是徹齋又施殺手鐗，裝聾作啞起來了。

二

徹齋的這一手，門弟們唯有苦笑，武藏却笑不出來。武藏半生之間，不知遭遇過幾多强敵，衝破了他們的鐵壁，但徹齋的這一手，比任何銅牆鐵壁都更結實。

那是無孔的鐵耳。聞而不問，像是眞個沒有聽見的一樣。但那與世俗的裝聾作啞又自不同。那是千錘百鍊而得的鋼鐵的意志！這一意志在支配着聽覺。不願意聽的，便眞個變了聾子，聽不見了。武藏在一瞬之間，看穿了這一玄理。

隔着城門，閉門不納的柳生石舟齋！擋住在水邊的，那一天的佐佐木小次郎！那些影子，刹時閃過武藏的眼底。

「怎樣穿通這個鐵耳呢？」

武藏澄心淨息，靜靜的瞪着丸目徹齋。深沉的鬪志，使他的眼中透露黃光，直射徹齋。徹齋莞爾。

霎時，武藏眼中的黃光一歛，回身舉步，背着宅院悠然而去。這兩位高人之間，曾交換了一次間不容髮的虛實之戰。但門弟們怎能知道呢？

「呀，宮本先生！」

年輕的小田脫口叫道。神瀨和木野，也一心以爲武藏忿然而去，慌慌忙忙追了出去。這時，徹齋突然放聲大笑。

「哈哈哈……看樣子，他的肚子不餓。哈哈，哈……」

這笑聲，絆住了兩人的脚步。

「哪，你們進來罷。好久不見了，請你們呷茶粥（茶煮的粥，日本農家的常食品）。」

徹齋說着，逕自進去。門弟們沒奈何，也跟着進去。球磨的農家，夏天爐裏也不斷火，擱着煮茶粥的大鍋子。

一家，七十歲的老妻和二十前後的次女阿貞，男女僕人，共有四人。徹齋的子息緣慳，長子權內早夭，次子半十郎不成材，品性奸惡，爲害社會，徹齋嗾使部下，借獵野猪爲名，誘至白髮嶽殺之。那是徹齋五十二三歲時的事。由此，可知徹齋壯年是極爲嚴厲的。

自從隱居切原野以來，徹齋仍未能完全絕念塵俗。他擅長書法，精於茶道，舉凡風流韻事，莫不拿手。

以鍬代劍，親近泥土，可說是徹齋人生修行的最後階段了。這其間他所得的兵法，也許就是聞而不問的鐵耳罷了。當然，這也不是尋常人所能輕易領悟的一個境界哪。

三

早飯後，神瀨軍助揣着老師的臉色，開口說：

「老師，剛才那個叫宮本武藏的兵法家……」

「哦，是怎樣一個人呢？」

徹齋像是滿高興的樣子。

「是。他是作州的浪人，當代第一流的兵法家。十三歲時，打垮了新當流的名人有馬喜兵衞以來，擊敗了足利將軍家的師範吉岡兄弟，今年

又刀劈小倉細川家的佐佐木小次郎，是百戰百勝，從未落敗的劍豪。」

「哦——」

「而且他又以使雙刀出名，人稱雙刀流的始祖。今年在長崎，碰到以前曾受老師的指點的，木島藤左衛門的近親，使用我家雙刀，便專誠拜謁老師來了。而我們，也想見識見識他的雙刀，懇求老師答應見他一面。」

「軍助！」

徹齋的眼中，發出犀利的目光。

「太迂了，軍助！爲什麼向對方示弱？武藏的修行，是武藏的事。他是他，我是我。要看他的雙刀流，爲什麼不向他挑戰？他的修行，用不着你來陪襯。」

「是是。」

其他兩人，也惶惑地低頭。

「怯了嗎，軍助！」

「是，軍助不肖，現在趕去追他囘來。」

「哦，那也好。但不知你們的眼睛，能不能找到那個漢子？」

「不礙事，想該去得不遠。木野，小田，跟着來罷！」

神瀨軍助領頭，三人匆匆忙忙地追了出去。

「冒失鬼，竟沒有聽見聲音。」

徹齋望着他們的背影自語。接着，囘頭向女兒阿貞說：

「把櫃子上的布袋拿來！」

阿貞應聲拿了來的，是裝刀的舊布袋。徹齋抽出來大小兩挺木刀。好久不用了，仍烏油油地發光。

徹齋是左手癖的，長刀拿在左手，右手倒提着小刀，霍地站了起來。微弓的腰背挺直了，臉色紅潤，目光炯炯，眼睛像是比平時大了一倍。

老妻八重，怯怯地與女兒面面相覷。

「你，怎麼了的？」

「……」

「爸爸！」

「你沒有聽見嗎？阿貞！」

八重和阿貞傾耳細聽。

「啊，眞的。那是什麼響聲啊？」

不知從那裡，微微地傳過來 刀削 木頭的聲音。

四

徹齋出了庭院，兩手提刀，凛然向聲音的方向走去。與正屋相對，有棟養馬兼堆什物的房子。

武藏躲在那棟屋後，用小刀削着木刀。材料像是用的硬木槓杆。他們聽見的聲響，正是這個。

「賴漢，給我找到了！」

「啊——」

武藏應聲站起，手中擎着剛做成的木刀。他的臉上閃過一陣喜悅，但那只是一瞬，立卽轉變而成拼命的樣相。徹齋的雙刀擬着中段，殺氣騰騰，咄咄迫人。武藏驀地舉刀，騰地上躍，大吼一聲，迎頭蓋下。

他這一刀，並不是發見對方有懈可乘，乃是粉碎對方殺氣的，豪强的一擊。是他誘出鐵耳徹齋，欣喜之餘，轉敗爲勝的凌厲之劍。

「啊，獅子劍！」

徹齋邊嚷着，抽身後躍。武藏的刀撲了空，但雙方的架式，還是平分秋色的。同一時，徹齋左手的大刀高舉，向斜劈下，卡擦一聲，與武藏的木刀相碰。武藏覺得手尖一痲，手上的木刀險些脫手，好不容易囘手一刀，迎頜而下。徹齋右手撥刀，左手進攻。武藏閃身躲開，同時大吼一聲，從正面又是迎頭一擊。徹齋刀交十字，接住武藏的刀，轉瞬抽出右劍，把武藏的劍向左卸去。好險。左劍臨近，武藏飛身後躍。與這同時，

徹齋叫道：

「武藏，接刀！」

把右手的小刀，望着武藏擲去。

「噢——」

武藏應聲，用左手撥刀。

現在是武藏雙刀了。但徹齋却同身一轉。

「武藏，攻來！」

邊說着，自顧向前走去。那裡是正屋與子屋之間的狹弄，轉動雙刀是太仄了，武藏呆了一呆。

「武藏，怯了嗎？」

「呀！」

武藏刹時下了決心，將雙刀擬於中段，跨進狹弄。

徹齋在弄中叫道。

「不動劍！」

五

徹齋站在狹弄出口，木刀高擧，橫在頭頂，擱住在當地。這是泰捨流獨門的架式：右劈爲「高妙劍」，左揮爲「風勢劍」。武藏把雙刀擬於中段，數着徹齋的呼吸，一步一步，靜靜地逼近前去。

終於到了弄尾。若在常人，一定在這裡煞住步武，先探對方的動靜。但武藏却驀地衝出，猛然揮右刀迎頭蓋下。這是出乎徹齋意表的攻擊。好武藏，是乘勢制了敵人先機了。

「呀！」

迎着這出其不意的一擊，徹齋輕輕地躍退丈許。武藏隨即騰身一跳，向前撲去。說時遲，那時快，徹齋飄然翻了一個身。

「呀呀！」

就在這一瞬間，武藏失去了徹齋的踪跡。他像被推下地洞似的感到一陣空虛，好不容易扎住步馬。

「眞無之劍！劍刄疾捷如飛馬，火焰叢中好藏身。」

徹齋唸唸有詞，邁步向前。老妻八重和女兒

阿貞，瞪着眼茫然站着。徹齋走過她們面前，丟了木刀，取了鐵缶，登登登走出宅院，到了野外。

武藏追在後面，比試還沒有結束，徹齋的劍氣仍咄咄迫人。假如武藏住脚不前，有了鬆懈，徹齋的鐵缶便會蓋頂而下了。

武藏燃起如虹的鬪志，敏捷如豹，數着徹齋的呼吸，靜伺徹齋的步調。但徹齋的一步一步，結實得有如銅牆鐵壁，沒有絲毫空隙，無法近身。

徹齋略不回頭，循着曠野向前走去。武藏澄心淨息，數着脚步的拍子，想伺機撲去。但徹齋的步調是千變萬化的，有時像踏在磐石之上，有時如履薄冰。風來時，乘風而飄；隨着松籟的旋律跳動。時而如凌波的仙子，憑虛御風而前。

盛夏的烈陽，晒得躁切的武藏汗如雨下，臉色蒼白，只有眼中閃着如焰的光。

這樣往返於曠野之間，他們穿村落，過森林，一直西行，到了比「切原野」更遼濶的一個曠野中央。綠草地上露出黝黑的地皮，是剛着手開拓的荒野。在那裡，徹齋住了步。

「機不可失！」

武藏緊追上去，大吼一聲：

「徹齋看劍！」

六

丸目藏人佐徹齋居士，仍背朝武藏，煞住脚步。找到這個機會，武藏吼道：

「徹齋，看劍！」

大喝一聲，撲向前去。同一瞬間，徹齋也一聲短喝，把手中鐵缶拍的一聲頓在地上。而隨這一頓，武藏的腦門像受了重重一擊，反而踉蹌向後倒退。眼前金星亂飛，一陣眩暈。

「金鋼王寶劍！一擊萬法生，百魔自粉碎，何必分爾我，乾坤一握中。」

徹齋隨口吟誦，若無其事地，在處女地上溜

着鐵臿。

武藏好不容易立定脚跟，茫然望着徹齋。烈陽當空，鐵臿鋤地的聲音清脆悅耳，泥塊和石子，隨着鐵臿的上落四濺。從徹齋的五體發散出來的覇氣，已是無影無踪了。站在那裡的，祇是一個無邪的農夫罷了。

「無敵！」

武藏低語。

「非我所及！」

武藏被那無邪的農夫所感動，覺得自己與徹齋之間，隔着一段遠遠的距離。不，不僅徹齋，一切農人，工人，商人，孜孜不輟的芸芸衆生，好像都是高不可及似的。

金剛王寶劍——那不是指的勞動者敲擊的鐵槌聲，農夫掘土的鐵鍬聲嗎？

「唉，河山何處！」

武藏想起自己過去所走的路是多麼短促，而前途又是多麼遼遠。他抬頭遠眺。球磨川對岸盆地盡處，起伏的山岡；那前面的蒼鬱連峯，山巒重疊，展開一片深谷。

「去罷，到那山中。」

武藏自語。那個深谷，穿過四浦，五木，深入五家莊。這裡是九州南部山脈中最深奧的叢山。武藏改變計劃，不登日向，決定改道由五家莊而至砥用，再出阿蘇。徹齋默默地運動着鐵臿，流汗滿面。

武藏挨近一步，雙膝落地。

「老師父！」

「……」

「老師父！」

徹齋不答。

「多承指示，感徹肺腑；對武藏所創雙刀法，裨益匪淺。自今而後，武藏自當盡心竭慮，決心遵循老師父修行之路，加緊上進。告辭了，老師父！祝您健康……」

武藏站起身，也不顧身上泥巴，昂首望着遠

山，大踏步而去。旋即隱沒於草原之中。

這時，神瀬、木野、小田三人，也趕着來了。

「老師，武藏先生呢？」

七

徹齋揩着汗，伸直腰背，猛然回頭：

「喂，忙什麼？」

「是。」

三人悄然垂頭。神瀬緊接着說：

「回頭纔知道與武藏比劍的事，急急地趕着來了。武藏到那裏去了？我們也無論如何找他比劃……」

「哈，哈，哈……」

徹齋朗聲高笑。

「太遲了！武藏早已走了。」

「到那裡？」

「問他恁地？你們剛才幸好沒有碰到武藏，要不然，我現在要爲你們收屍去了。」

「老師，爲了修業，死何足懼！」

「空話！旣已死裏逃生，不可妄動。不許與武藏交手！」

「是。」

三人惶恐地應道。年輕的小田却說：

「老師，請把比試的情形說一說。」

徹齋手捋白髯，慨然說道：

「唉，好俊的工夫！無比的氣魄！他是心術、才智兼優的天才兵法家哪。我假如沒有這五年農耕中的磨鍊，也許會倒在他的豪刀之下吧。他的年紀還輕，將來一定會成古今無雙的大兵法家無疑。」

「那麼，雙刀法呢？」

「已近完璧無瑕了。我家的雙刀，是一刀的變形。他的雙刀是正體，五行生尅俱備，自成流派。我眞高興能遇上這樣的兵法家。而他，好像也有所得。」

徹齋極口稱揚武藏，而且把比試的經過說了一遍。三人默然諦聽。

轟隆……突然鎗聲響徹曠野，似乎就在左近不遠。

三人愕然。徹齋翹首望着鎗響的方向，說：

「是武藏去的那角。」

神瀨探身向前，着急地說：

「老師！這個時候開鎗的，除非是狒狒丸一黨。而且狒狒丸正在向武藏尋釁呢。」

「噢，你們去看看。」

「是。」

答應了一聲，三人便拔腿跑了。

第二十二章　四浦鄉

一

「啊，死了！」

領頭的木野突然站住；這裡是從荒野通多良木大道的森林中。

「是武藏嗎？」

後面兩人驚叫着趕上前來。

「不，一個奇形怪狀的賴漢，狒狒丸的手下。」

一棵合抱的松樹下，不像武士，也不像農民的中年漢，拿着後膛鎗死在地上。一陣血腥，是從後背後給連肩劈倒的。

「是武藏劈的。」

「哦，好工夫。不是武藏，那有這樣手段。」

「但不曉得跑到那裡去了？」

「聽說武藏不走回頭路，也許從湯前翻過奈頂，到日向去也說不定。」

「要不然，便走五家莊。」

「從這裡繞道大畑，再到薩摩也難說。」

「可是，不論走那條路，山區盡是狒狒丸的圈子。倘走五家莊更了不得，聽說狒狒丸正潛伏在四浦的北岳哪。」

「怎麼辦呢？要不要再追上去？」

「不，先去報告師父，再同清兵衛先生商量吧。」

最後，經神瀨下了決定，三人便急急地趕回去了。自從屢次進剿失敗之後，相良家禁止藩下擅自向狒狒丸尋釁，是怕他們對老百姓報復，暗下毒手。不僅此也，狒狒丸的背後，似乎有椎葉山的奈須一族在那裡牽着線子。奈須一族，是威懾九州之脊的，那遼濶的山岳地帶的一大豪族。豐臣秀吉進討島津之際，也待之以列侯之禮，且

由秀吉親賜鐵劵丹書保證其境內的安全。

刀劈狒狒丸手下的，正是武藏。穿過荒野挨近松林時，武藏眼睛一閃，驀地仆身倒下。接着轟隆一聲，鎗彈從他的身上掠空而過。假如他沒有警覺到藥信的氣味，也許早已洞胸而死了。鎗聲過後，武藏利時從地上一躍而起，疾如流星般追進樹林，一聲不響從背後劈死正擬拔腿遁走的怪漢。武藏直覺地知道那是狒狒丸的手下，倏地回身，與來時一樣的速度，沒入荒野中去了。

二

在先，武藏一心惦掛着與丸目徹齋的會晤，沒有把狒狒丸擺在心中。但經過這次狙擊的那一瞬間，狒狒丸的影子，在他的眼前漸大漸明，乃利時下了擊殺狒狒丸的決心。

武藏爲避狒狒丸一夥的眼目，從大路轉入高岡。高岡上也是一大草原，他向偶爾碰到的村人問路。

「武師爺！陌生人要從這裡到川村可不容易，沒有正式路徑，只有樵夫和獵戶踏成的小徑，而且縱縱橫橫不知有多少叉路，走錯了便轉不出來。而且又有狐狸作祟……」

不錯，一望無際，盡是蓬蓬雜草和茅葦的荒野，其中只有若隱若現一條被人跡踏平的小徑。但武藏有穿過這條路的決心，有把握能征服這條路。他像走熟路一般，大踏步向前邁步。他的眼底浮現出手拿鐵臿、斧頭，及槌、鏝、鉋等器具的大衆，無數的羣像。

這些羣像，就是當徹齋嚷了一聲「金剛王寶劍」而將鐵臿鋤土的一刹那間，呈現在武藏之前的。武藏本來也是羣像中的一人，從志於兵法修練以來，却專心致志於追求强敵以磨鍊劍法，不知不覺間對那些勞動人失去關懷，甚至忘記了他們的存在。他那異常的意志力，超人的苦行，對人性的叛逆，永無止境的鬪爭心，雖使他的心境澄清，高潔，但也因此失去衆生心。

徹齋便是針對他的這一空隙，下了鍼砭的。

「金剛王寶劍」：一擊萬法生，百魔自粉碎——是泰捨流的眞諦，是徹齋丟了劍隱爲田農時，見了勞動者無邪的樣子纔領悟而得的。這一劍法的根幹便是衆生心。驟見之下，好像愚弱陋劣，但在實質上比什麼都剛强，正大的衆生之心。

佛家則說：

「衆生心卽佛。」

武藏雖不曾到達這一境界，但在眼前發見了大衆。當他對勞動者的尊敬與愛情油然而起的時候，受了暴徒的狙擊。

「可恨的狒狒丸！」

他對那踐踏五穀，劫財戕命的凶賊狒狒丸，燃起憤怒的火焰。

三

武藏沒有迷路，橫斷高岡的原野，到了川邊河畔。這裡沿河展開帶狀的耕地。但向上游再走一里，到了四浦境內，便又轉進峽谷，少有平地了。

峽谷中的氣候溫煦，五穀豐登，果樹纍纍，河魚如織，山野上的收穫是富饒的。居民們耕種着那狹小的平地，或則開拓山勢緩和的坡面爲梯田，到處點綴着和平的部落。

武藏毫不費力地到了四浦最初的部落湯取野。武藏是明智的。他料定狒狒丸的手下必定沿着多良木街道，在各要害處設伏等着武藏，但做夢也想不到他會橫斷不毛的高岡，自置於死地，去接近狒狒丸的根據地的。

乘虛而入的武藏，僅在川邊的農家忝擾了一頓午餐，再一直往前走去。到了這個部落，他纔謹愼地先問到了莊司（官委的村長）家中。

武藏一聲不響踏進院子，莊司一家見了他那龐大的身軀和奇異的打扮，被嚇得正想拔腿逃跑了。武藏趕快安慰着說：

「我是武藝修業的武士，是相良家的家老相

良清兵衛老爺的要好朋友，想來打聽狒狒丸的事，請你把知道的盡量見告。」

經武藏這樣一說，老莊司更嚇得變了臉色，連連搖手說：「那，那，那還得了！今晚上準沒命了！」

「可是，這裡只有府上一家人，也沒有可疑的外人，說說何妨？」

「不不，狒狒丸爺爺的手下雖是常人，狒狒丸爺爺却不是常人，是神通廣大的大狒狒哪。」

「什麼，你說是狒狒？」

「是得道的白猿，身高六尺以上，全身披着茸茸的白毛，血紅的臉，兩眼如炬，連話都說不清楚。」

莊司的兒子，也說了一番在清兵衛府邸中徹齋的弟子們所說的同樣的話。但武藏豈肯相信！

「哈哈哈……莊司爺，天下那裡眞有妖魔鬼怪之理！」

小莊司却額角上露着青筋，一本正經地爭辯着說：

「怎麼，怎麼沒有！我說的是眞話，他不是常人的證據，是每年要吃一個活人哩。」

「哦——」

「而且他要的又是標緻的女孩，這四浦每年都得選一個村莊裏的姑娘，送給狒狒丸爺爺作上供的犧牲哪。」

「什麼？要標緻的娘們……」

「那也難怪的哪，武師爺您想，終須吃的，當然是年輕美貌的女孩味美的吧。您不相信，請到前頭叫做晴山的村庄去看看，聽說昨夜莊司的屋頂上揷了白羽毛的矢，正鬧得天翻地覆呢！」

「什麼是白羽毛的矢？」

「是呀，每年一次，狒狒丸爺爺從北岳頂上射出來一支白羽毛的矢，不偏不斜揷在他老人家要吃的那家姑娘屋頂，作爲標誌。」

四

武藏曾見過從異國運來的狒狒毛皮，染成紅色，做成猩紅披褂，但日本有狒狒，會說人話，會用常人作手下，會吃人肉，是無論如何不能相信的。他是當時不易多得的實證主義者，在他的生活信條「獨行道」第十三條有云：「在我而言，百無禁忌。」他是徹底的理智人物，心目中沒有忌諱，沒有廻避。

但他的「百無禁忌」，乃就他本身而言，並不干涉別人的想法。這些忌諱和迷信蟄伏人心已久，武藏並不否認人性的這一弱點。而對那奇怪的狒狒丸的眞相，愈想像愈令人陷入迷糊，除非一見牠的眞面目。

武藏急急乎想知道的，是北岳的地勢，山寨的構造。而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能接近狒狒丸。但這裡已是戰場了。畏敬狒狒丸如鬼神，深恐因此受累的村民，當然是不敢與他合作的。

武藏聽了湯取野小莊司的一番話之後，便說：

「莊司爺，老實說，我原是想剿滅狒狒丸來的，聽你說是那麼可怕的妖怪，怎能取勝？乾脆回去了罷。」

他裝着同人吉的樣子，却很快地沒入山中。在川邊的農家裏，他早已準備足够的乾糧，便咬着飯團，等着夜深，輕輕地朝着晴山部落摸索前去。晴山是北岳山脚的一個部落，居民是北岳山上所祀奉的北岳山王的後裔。

如眉的新月，高懸在峽谷中天。北岳隱在叢山之中。武藏曾從高岡上遠望北岳，但殿宇所在的山頂一帶，只見黑黝黝的一片樹蔭。狒狒丸的山寨，大概就靠在殿宇的左近吧。

武藏走在下望川邊河的崖壁路上，躡手躡足，循着樹蔭走向晴山。

到了一個轉角，武藏突然停步，凝視着前面一動不動。崖壁邊上立着一個人影，是一個年輕小伙子，低聲地自語着，像很悲切的樣子。下面是急湍廻旋的深淵。

「等着！」

好險，武藏一躍而前，抱住了正想投身深淵的那個人影。

「請，請放手！」

「不要作聲！」

武藏輕輕一夾，抱着他從山路竄進了雜木林中。

五

武藏悄悄地把他放在地上。青年渾身發抖，口中卻不住地低喚：

「狒狒丸爺爺，救命……」

「我不是狒狒丸，是過路的武士。」

青年映着微微的星月之光，仰頭望着俯視的武藏。那是年約二十二、三，一個樸實的農家子弟。

「噢，不是狒狒丸，突然被夾住了，便一心以爲……但你也……」

他見了武藏那奇形巨軀，不覺又篩糠似地顫抖起來。

「放心，我只是普通的常人，不是狒狒丸的手下。而你，是不是晴山的人？」

「是，不錯，我是叫做源七的農夫之子。」

好不容易，他纔心定下來似地。

「爲什麼要跳淵呢？」

「死，我想尋死！」

「爲什麼尋死？」

青年垂頭不語。

「不要隱瞞，直說了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青年抬起絕望的眼神。

「但，但，但是武師爺！誰也做不得力，雖然您武師爺也像是很強……」

「爲什麼呢？」

「對方是可怕的狒狒丸哪！」

「什麼，狒狒丸！噢噢……晴山莊司的女

兒，聽說中了人身供奉的白羽矢。」

青年向四面看了一眼，挨近前來說：

「武師爺，就爲了這個。可憐照小姐，要讓狒狒丸粉身毀血。武師爺，我與照小姐是海誓山盟之約，怎能眼睜睜看着照小姐被抬上山去？倒不如一死了之……」

青年不覺悲從中來，吞聲而泣。武藏注視着青年說：

「源七，老實告訴你，我是爲剿除狒狒丸來的。」

「啊？」

「我是名叫宮本武藏的浪人，不是自己誇口，是日本屈指可數的兵法家。在人吉，我見過家老相良清兵衞老爺。在葦北的大野村刀劈狒狒丸的手下以來，與狒狒丸結讎爲敵。今天也曾被他的手下用鎗炮狙擊了。狒狒丸知道我的名字，而且怕我。源七，你有沒有看見過狒狒丸？」

「是的，那天早上，到北岳附近去刈草，突然看見狒狒丸趕着野豬……同傳說的一樣，全身披着毛茸茸的白毛，臉上像塗了朱砂一般，眼睛像兩個火球。」

「源七！」

武藏的聲音突然含着異常的威力，青年被嚇了一跳。

「是，是。」

「你抬頭仔細比比看，我會比不上狒狒丸強？」

青年順從地抬頭望着武藏。六尺的巨軀，長髮垂腰，瞪着一雙眼睛。鐵青的臉，那奇異的眼光，帶着妖氣，咄咄迫人。天下的任何兵法家都不敢正視的，那股冷酷如冰的氣慨。

「啊啊，救命……」

看了一眼，青年不覺高喊一聲，低了頭不住發抖。

六

源七以為武藏也是同狒狒丸一樣的妖怪。不，比狒狒丸更為可怖。但經武藏溫煦地安慰了之後，纔知道他眞正是一個常人，便鼓起勇氣向武藏求助。

「武藏爺爺，你眞能撲滅狒狒丸，救救照小姐嗎？」

「哦，我一定斬殺狒狒丸，把那女孩兒給救出來。但源七，狒狒丸的周圍好像有很多手下，我要不讓他們阻擋去接近狒狒丸，得需要你的幫助。」

「是，只要您老吩咐。」

「首先，你要找一個狒狒丸一黨和村人都警覺不到的地方，讓我存身。」

「那不成問題。」

「還有，除你之外，再找兩三個年輕力壯的人，可能辦到？」

「有的，照小姐的哥哥宗一，昨晚就喊着要去找狒狒丸拚命，全村人好不容易纔把他穩了下來。犧牲村的金作，去年未婚妻被狒狒丸所殺，咬牙切齒地痛恨，他也一定肯來一份！」

「犧牲村是？」

「上流頭的村落，離這裡只有一、二里路，是北岳山山王爺的裔族，從古以來，每年山王爺的祭日，祭品都由這一村負責供奉的。所以給狒狒丸的人身供奉，也就着落在他們身上。」

「好，還有呢？」

「初神村的平次，平川的光藏，也一樣的痛恨狒狒丸的。不，武藏爺爺！說老實話，村裡的年輕人，對於老一輩的人，甚至連領主都怕後患向後退縮，誰都覺得牙癢癢地不服氣。所以背後誰都在說，只要領主再出兵進剿狒狒丸，到那時大家都肯向前，我把武藏爺爺的話向他們一說：……」

「哦，應該這樣。但源七，我的事假如讓狒狒丸知道就麻煩了，最重要的，不要讓老人家知道。」

「是。一起長大的村中青年，彼此都是推心置腹的同伴，絕不誤事。」

「好，那麼你先給我找一個藏身的地方。」

源七帶武藏去的，是村落附近密林中的一個小廟宇。

「武藏爺爺，這裡叫做荒神廟，平時有妖怪作祟，誰也不敢接近的。」

「哦，荒神廟，很好。」

武藏輕輕地推開廟門。

「荒神爺，忝擾了。」

說着，便在神座前坐了下來。

現在球磨郡還盛傳着，當時宮本武藏剿除狒狒，是這樣用意周到地，愼重其事的。

第二十三章　人身供奉

一

周圍是黑暗的深淵。但在兵法家修練有素的眼中，微弱的星光下，已够辨物了。籠罩在愁雲慘霧下的晴山部落，死一樣地沉寂。武藏像洞窟中的猛獸，蜷臥在荒廟中。

在半醒半睡中，武藏想起「書紀」及「古事記」所載日本武尊征伐熊襲的故事。一位眉目姣好，態度雍容的少女，在叢山峻嶺所圍繞的球磨盆地的平原上踽踽獨行。對面的小高岡上，建築着一座茅草舖頂的廣大宇舍，圍着重重的木柵。

宇舍中，熊族的大酋長川上梟師兄弟，在許多部下和婦女的簇擁下，正開着盛大的酒宴。當時這一帶的蠻民，分爲熊族和襲族兩支。熊族居球磨川上游，就是現在的球磨盆地；襲族盤駐在對面的山區——今之鹿兒島囎唹郡。

「喂，衆兒郎！襲國酋長來通知，說是大和朝廷發兵來討，正在翻山越嶺前來，所以我們纔重整柵砦，抵擋敵兵。」

說話的，是弟弟梟師。

「啊哈哈……老弟，在此抵擋太迂了！怎能讓敵人踏進咱們熊族地界一步？明天且讓我出師迎擊，在谷口殺他個片甲不留！」

哥哥的梟師說着，舉手中大杯一飲而盡。這時他的目光所注，是坐在一角微笑着的一個少女，好像很面生，但出色的美麗。他隨即招手着她前來。

少女應招而前，在他們兄弟之間坐了下來。弟弟的梟師顯出疑訝的樣子。哥哥却說：

「哪，給我篩酒來！想不到咱們領內有你這麼標緻的女孩。」

他把眼睛瞇得細細地，挨近過去。少女倏地推開了他的手，回手一把抓住他的胸口，抽出所

藏短劍，一劍把他刺倒在地。那手法之捷，只是瞬間而已。

「啊呀！」

弟弟的梟師一躍而退，拔出腰上所懸的蠻刀，迎頭蓋下。但蠻刀立即被打飛了。

「奸細，出來！」

他邊喊着跳出院子。少女應聲而出，揮手一劍，刺中他的胸前。

「報名來！」弟弟梟師在瀕死中高聲嚷道。

「我乃大和國天皇的太子，倭男具那王是也！」

弟弟梟師聞此，不覺莞爾而笑。

「啊啊，那麼，那麼……咱家兄弟，自謂是熊襲兩國無與倫比的勇士，故自稱梟師。皇子乃打敗我們的武勇之士，請自此改稱日本武尊！兒郎們，我死後須得好好侍奉日本天皇，不得有違。」

說着，氣絕而死。

這是遠古時代，發生在武藏現在所經的球磨郡某一地的一件故事。

二

武藏沉浸在神奇的古夢中，沉沉入睡。天亮後，源七給他送來飯團。他掐取岩縫中的流水，飽餐以待。

過午，昨夜所說的，阿照的哥哥宗一，犧牲村的金作，平川的光藏，初神的平次，都陸續到了。都是年輕力强，願意爲殲滅狒狒丸不惜出生入死的青年。他們當然也看得出武藏非泛泛武藝家可比，寄以充分的信心。

黃昏時分，源七帶了乾糧，輕輕地放在武藏面前說：

「武藏爺爺！照小姐決定今夜坐山轎被送去北岳了。村裏有十三個青年立誓幫我，照您老的吩咐，偸偸地躲在這山神祠附近。」

說着，源七回頭叫道：

「照小姐！」

同時低聲說：

「武藏爺爺，我偸偸的把照小姐帶來了。請您告訴他情形，讓她放心。」

只見一個少女，踏着落葉，發出輕微的沙沙聲，怯怯地走近前來。

武藏喫了一驚。那是多麼清純美麗的女孩呀！年齡、面貌都同小倉的悠姬一模一樣。

「照小姐，這位就是武藏爺爺，快見禮罷。」

「是，我叫阿照。」

阿照抬起頭來，把哭腫了的兩眼睜得大大的，仰頭望着武藏。

「這位武師爺能救我一命，眞的嗎？」

阿照的眼中，先是一陣疑惑，但不久便散射出信賴的光輝。

「他一定會的！」

阿照一瞥之下，便有了很堅定的信心。

三

那天夜裏，一乘轎子從莊司家出來，循着山路上去。轎子抬到了小廟的前面時：

「喂！」

突然，一個異樣的人物，攔住在火把前面。

「啊啊啊……」

村人們一聲慘叫，抛了手中火把，丟下轎子，回頭向山下沒命的跑了。他們的眼前一晃，見狒狒丸攔住他們的前途，但事實上，却是亂髮白衣——映着火光的武藏。

「嘻嘻嘻，我也像個妖怪罷。」

武藏不禁苦笑。原初預定用話嚇唬村人奪下轎子的，這樣一來，倒什麼也用不着了……武藏撿起地上的火把。

「照小姐！」

「噯。」

阿照從轎中跨了出來。梳着高髻，錦繡的白

裳，上加披風，是新嫁娘的華麗打扮。隨着雜沓的脚音，源七領頭，宗一、光藏、半次、金作和村裏的十幾個青年，也圍上來了。他們的腰上，各挿着鐮刀、小斧、劈柴刀等傢伙。

誰都沒有開口。

「那麼按照原定計劃，知道了吧！」

武藏把火把遞給了源七，接過阿照手中的披風，蒙頭一蓋，掀開轎簾鑽將進去。

兩個强壯的青年抬起轎子便走。

「照小姐，在原定的地方待着……」

「知道了。」

阿照被四、五個青年擁護着，轉進山中去了。

轎子漸上山坡。

「太重了，很累吧。」

「不，抬不動時，有人替換。」

路是陡峭的上坡道，左臨深谷，右邊是蒼鬱的密林，狹仄的藍天上閃着星光，新月如眉。這裡是暗淡的山路，火把冒着如墨的黑煙，搖晃着火舌。從晴山到北岳山王廟的殿堂，約有一里半路程。

抬轎的人和跟在轎後的人，誰也沒有說話，只是脚步聲和喘息聲。轎子規定要抬到殿堂前的院落歇下，但說不定在什麼地方，會有狒狒丸的部下突然出現。

離開山谷邊緣轉入曠野，到了曠野盡頭，是第一道牌坊。從那裡開始，路是平坦了，伸展著合抱的原始林。

「呀，村裏的哥兒們，辛苦了。」

過了第一道牌坊時，竄出來幾個覆面的嘍囉。青年們却不答腔——當然也無話可說。經過第二道和第三道的牌坊時，也是如此。過了最後一道牌坊，接着是石蹬。那裡已是大殿前的院子了。

武藏滿以爲一定有許多嘍囉會燃着火把在那裡等着的，但出乎意料的闃無人影，死一樣的靜

寂。只有一股陰森森的氛圍逼人。

轎子落了地。武藏從轎簾的隙縫向外偷窺，見大殿深處的黑暗中，閃動着一點青白色的火光。

四

青年們留下轎子，向來路踅回去了。武藏靜坐轎中，一動不動。這裡是北岳峯頭，狒狒丸的山寨據說就在殿後的山上。但不曉得他將怎樣處置這個供奉的犧牲。

雖是夏夜，但薄寒侵人。在陰沉沉的靜寂裏，武藏寧神調息注視着大殿深處有火光的地方，但一無所見。他感到一陣奇怪的腥臭。

一會兒，山路上傳過來很多人的脚步聲，殿後衝上一片紅光。

武藏屏息不動。

火把的後面是一個道人，接着有十四五個腰佩大刀，一律黑裝束的怪形武士，護衛着一個錦衣披褂，儼然王侯打扮的人物，邊上跟着掌刀的侍童，肅然走入院子。

他們之中沒有狒狒丸。武藏却對那披褂的人物，感到很大的興趣。年約四十前後，髮髻梳成王侯的格式，臉色蒼白，面目端莊，風度也很高貴。但那對又大又薄的嘴唇，顯得殘酷如冰。眼中好像噴出胸中所蘊蓄着的火燄似的，炯炯發光。他那胸中的火燄，無端地煽起武藏莫名的鬬志。

他們對武藏的轎子一瞥，便在轎子左右排成一列，面對着大殿肅立。

「道人！」

披褂的低喚了一聲。道人答應着，離開行列，步上殿前的石蹬。

照例參拜神殿之後，道人的口中唸唸有詞。但他口中宣誦的，不是北岳山王的名號，而是奇奇怪怪的神名。而在咒語的結尾朗聲宣道：吾人詛咒日本國王，詛咒全世界，今恭奉大王犧牲祭

禮，伏乞護佑吾曹，得遂復讎大願！

武藏也不覺聽得全身一震。

主祭的大概就是那位儼然王侯的披褂人物吧。他到底是何許人物呢？復讎大願又何所指呢？而狒狒丸又究在何處呢？

「轟隆，大王！」

披褂人開口一喊，從黑裝束的隊中跑出來兩個矮漢。透過火把的火燄，那兩人的臉在火光中映了出來。

武藏又是一震。鐵鍋似的黑臉，血紅的嘴唇，雪白的牙齒。那兩人不是日本人，是在長崎見過的黑人。他們到了大殿前，一個從腰間拔出銀笛，湊上如血的嘴唇。

另一個拿出形似潑浪鼓的大鼓，敲打起來。

五

笛聲悠然而起。

那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古怪曲調，連音節都與日本的笛全然不同。笛聲像是遠處傳來的鬼哭之聲，帶着妖氣在黑夜之中振盪着。在笛聲的間歇中，響起陰慘慘的鼓聲。

武藏原是不知恐怖爲何物的硬漢，但也被那不可解的笛聲和鼓聲，那帶著恐怖與不安，摧人的肺腑——像是威脅人的靈魂似地。

武藏歛神與那如魔的樂聲拮抗着。

拍達……大殿深處一聲響動，接着是踐踏地板的聲音。

笛聲與鼓聲突然高揚。

武藏歛氣凝神，瞪着大殿。一條異樣的形影搖擺而出，在火把光中現出原形。

「呀呀，狒狒丸！」

武藏在心中叫道。

那與傳聞中的怪物不差分毫，從頭頂到手尖，披下來茸茸如銀的白毛，身高六尺許，赭色的臉膛，火眼金睛，像是燃着兩個火球。

「哦，不錯，決非人類。」

武藏心中暗道，不信怪異的武藏，一直以爲所謂狒狒丸，只是有人假扮作傳說中的怪物來嚇唬老百姓的，但現在站在大殿前的，決不是人類的形態，而是巨大的猴精。

武藏突然想了起來，這正是住在南蠻深山中的猩猩，是土人們比虎豹更畏懼、尊爲魔神的，力大無窮而殘忍的怪獸——武藏不僅見過牠的毛皮，在長崎也曾見過這種怪獸的畫頁。那麼，吹笛和敲鼓的兩個黑人，一定是指揮野獸的土人。

那奇妙的樂聲越來越高。怪獸跳下庭院，咧牙露齒，發出淒厲的吼聲，上下揮動着兩隻巨掌，合着音樂的拍子，邊跳着團團旋動起來。

圍在周圍的黑裝束的一夥人，像是禱告，也像是咒語，用奇怪的腔調，跟着齊聲謳歌起來了。

眞是不可解的咒語和復仇之歌。這時，武藏並不曾忘記去注視披褂的武士。他的聲音近於野獸，兩目閃着殘酷的凶光，也不亞於猩猩。

音樂突然停止，怪獸也停止了跳躍。武士們的歌聲也戛然而止。

同時，披褂的武士便恭恭敬敬地開口了。

「大王喲，請饗狒狒丸所獻的祭祀犧牲！」

怪獸移動目光，瞪着眼前的轎子。

武藏這纔恍然大悟——

「哦，原來這奇怪的武士便是狒狒丸，而眞正的狒狒，却稱作什麼大王，是他們狂信的活偶像。」

六

狒狒丸和眞的狒狒是兩件事物，世人却因錯覺，誤認爲那是有神通而解人語的怪獸。

却也作怪。武藏緊握刀把，倒抽了一口冷氣。像從隙縫間透進來的一道電光——怪獸的眼，直逼武藏，帶着出乎意外的，未曾經驗過的猛獸的殺氣。武藏像潑了冷水似地，不覺凛然一震。

「這畜牲！」

武藏也睜眼反瞪過去。當然，那只是透過一線隙縫，不會直射對方的；但猩猩却也全身一震，吼叫起來。牠張開巨大的雙手，一步一步向轎子逼近過去。雖是野獸，但牠那敏感的本能，也感受到武藏的殺氣似地。

到了丈餘的距離，怪獸突然停步，亮着眼，像嚇唬人似地上下揮動着雙手，但不敢近前。

黑人中的一人，跑近狒狒丸不知說了些什麼。

「哦，從來沒有的，奇怪！」

狒狒丸自語着說。武藏心想——

「哦，我的鬪志和氣魄，把猩猩給反撥過去了！」

但武藏現在的立場，須得把對方吸引過來，是應該虛以誘敵的。於是他閉上眼睛，放鬆全身。刹時，怪獸騰身而前，驀地撕毀轎頂，伸進右手；但怪獸却突發慘聲，向後躍退。

「唉，作怪！」

狒狒丸也緊接着叫道。

武藏疾如閃電，已從轎中一躍而出，手中提着出鞘的大刀，屹立在怪獸之前，刀尖上滴着鮮血。怪獸的肩膀上湧着血潮。牠的臉上燃着激怒的火燄，呲牙咧嘴，瞪着血紅的兩眼，高舉着雙手，搭搭搭連連後退。

「啊，武藏！」

黑裝束的一人脫口喊道。

「什麼？是武藏。」

狒狒丸用他那如火的目光一瞥武藏，隨卽咧嘴笑道：

「嘻嘻嘻，眞有趣！日本第一的兵法家，做了咱們的犧牲！願望成就的日子近了。喂喂，大王，撲去！」

七

武藏的一刀雖劈中怪獸猩猩的肩膀，但旣非要害，刀口也不深。可是出其不意的一擊，却也

使對方連連後退。武藏正擬乘虛而進，雙手緊握大刀，準備向巨大的怪獸胸前撲去。同時，狒狒丸却高聲呼喊：

「大王，撲去！」

怪獸應聲咆哮。身高雖僅六尺餘，但肩膀之濶，胸背之厚，足足有武藏的三倍。雙手更是碩長無比。武藏好不容易煞住脚跟。那不是無懈可擊，只是怕被畜生那雙巨大無比的雙手給環抱住了。

怪獸踏前一步。武藏被迫，後退一步。

又是一步！武藏也被那兇暴的獸性給壓倒了似的。事實上，對着這種怪物，假如正面撲去，無論多麼登峯造極的高手，也不禁被那强大無比的力量給壓碎了的。

「眞蠢！」

武藏轉瞬間便警覺到自己從正面與怪獸狠鬥的愚蠢。

怪獸驀地撲向前來了。武藏沉身閃開，騰空而起。

「嗳——呀！」

刀隨聲至，劈倒了一個黑裝束的武士。

「呀呀呀……」

經這出其不意的突擊，那一夥人便亂了脚步。

「拔刀，上前！」

狒狒丸從掌刀的小僮手上接過武器，高聲喊叫。

「噢——」

一夥人齊手大刀出鞘；但同時，又有兩人冒血倒地。

「當心！」

「圍上去！」

從左右前後，揮刀包圍上去。

武藏的雙刀迎前，火花四散。回手反撥，轉瞬之間，又倒了兩人。

一方面，怪獸霎時失去目標，回轉身來，見

了這意外的混戰和血花，惹動兇暴的野性。而且既是野獸，怎能辨別敵我。

只見牠抖擻一吼，跳進亂鬪羣中，攫住了黑裝束的一人。

「唏——」

那漢子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但轉眼已被狠狠地擲在地上，打成稀爛。

八

武藏把鎭壓猩猩的黑人也劈倒了。擦身而過時，他也曾幾次刀傷怪獸。

武藏的戰略已佔盡上風了。敵人慌作一團；有被武藏所殺的，有被怪獸扼死的，也有向武藏迎戰，或向怪獸揮刀的。混亂中，火把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早已熄滅，只剩下幽微的星光。

「扯風！扯風！向本寨通報！」

狒狒丸逃過武藏的刀口，發出緊急的命令。有兩三個人應聲奔跑。敵人的鬪志已開始崩潰了。

「機不可失！」

武藏把握了這一契機，迅將小刀入鞘，縱身到了瘋狂的怪獸背後，雙手緊握大刀，望着那畜牲的心臟部分，貫注全力一刺而進。

怪獸發出一聲搖山震谷的凄厲吼聲，但身體仍直立着，只是篩糠似地劇烈震顫。武藏仍手握大刀，被牠這一震，彈開了兩三丈之外。

武藏就勢挺身立定。

怪獸又是一聲吼叫，兩手急劇地上下揮動着。牠那胸口，血如泉湧。驀地，牠張大兩眼，但牠的眼中已沒有武藏，也沒有狒狒丸的一夥人，只是凝望着遠處，也許望着那遙遠的、叢林密集的家鄉吧。武藏與牠相對而立，呆呆地忘其所以。狒狒丸和他的手下嘍囉，也茫然站着。那光景是壯嚴的。旋卽，怪獸的上身晃動，眼光刹時收斂，仰身倒下了。

武藏躍近，給了最後的一刺。

「猅猅丸！」

「……」

「你們尊爲神明的怪獸，已被武藏殲滅了！」

猅猅丸失神地站着不動。

「這次是輪到你了！」

武藏擎着大刀，向猅猅丸逼近前去。就在這時，後山一片火光，染紅了半爿天。接着是一陣喊聲。猅猅丸愕然回顧。

「猅猅丸，火起了！你的本寨已被村衆放火燒燬了。」

猅猅丸的的臉上閃過一陣悲痛。武藏却毫不容情地繼續着說：

「猅猅丸，你的野心毀了，是惡貫滿盈了。拔刀，猅猅丸！」

猅猅丸這纔開口怒吼着說：

「好，拼了！」

武藏敧身左躍，白刃掠過他的右鬢。

第二十四章 猅猅丸

一

「噢——」

對方的白刃，也掠過武藏的鬢邊。千鈞一髮之際，武藏向後躍退，發出感嘆的叫聲，把大刀擬於「正眼」。知道對方的武藝非比尋常時，倒惹動武藏兵法修業家的興趣。

猅猅丸連連進取，刀法之利，疾如電光，在武藏眼前晃來閃去。雖以武藏的精湛工夫，也只够閃身躲避，沒有還手回擊的機會。

「哦，好古怪的劍路？」

武藏心中沈吟。

但他立即看出對方的破綻來了。野狼襲擊强敵時，先在敵人的前後左右旋轉跳躍，待對方手忙脚亂，亂了步法時，最後纔望着敵人的喉管撲了過去。猅猅丸就是把這一戰法運用於劍術上的。他所揮的刀尖，一直沒有衝着對方的要害，只是在眼前閃電似地掠空而過。待時機成熟，他一定會從意外的角度，放出必死的一擊無疑。

武藏既已如此料定，便不再隨着猅猅丸的虛劍旋轉，只是擬於「正眼」，像巖壁似地屹立不動。

本寨的火勢愈旺，喊聲也更激越。未死的黑裝束嘍囉，只能在一傍擬刀而立，無法插手助陣。

猅猅丸的呼吸漸漸急促，刀法也驟然緩下來了。他好像警覺到自己的力法已被武藏看穿，不久也擬刀「正眼」不再動彈了。

勝券在握——武藏已有了十分的自信。就在這一瞬間，猅猅丸裂帛似的一聲斷喝，把手中所藏的飛刀，望着武藏的面門擲出。

「喀」地一聲，飛刀被武藏砍下地上。但在這同時，猅猅丸猝然飄身而竄，像野獸似地，鑽

進一傍的密林之中去了。

「等着，狒狒丸！」

武藏也飄身追去。

黑裝束的一個武士，揮刀從武藏身後撲來。

武藏回手一刀，劈爲兩段。

「狒狒丸，有話問你，轉來！」

密林中一片漆黑，但聽得見脚步的聲音。武藏循聲追去，他想知道狒狒丸的眞相。狒狒丸決非普通的山賊，自稱山上的民族，視國王爲仇敵，那奇怪的詛語，尊南蠻的怪獸爲大王而獻奉人身爲犧牲的殘虐行爲。在這些背後，一定潛在着出人意表的秘密。

「狒狒丸，回來！」

武藏邊叫着，邊循着踩在落葉上的脚步聲，被誘着踏入密林深處。

二

密林深邃，像是永無邊際。山寨的火燄和喊聲，也寂然無聞了。武藏雖然循着足音拼命追去，但脚步聲也漸漸微弱，終於消逝了。

離天亮尚早。這裡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的深淵。

武藏在這黑暗中站了好久好久。過去，他曾沿着山路進入深山幽谷，但像這樣深邃的原始林，却是從未見過。

一陣陣逼人的，黑暗中特有的感覺，重重地壓人心脾。武藏像是遠離了現實的世界，被推進了古老的，過去的世界中去了。

一片靜寂。但從那靜寂深處，傳過來噪耳的聲音。是細碎的脚步聲和絮絮的細語聲。

「鳥，獸……不，不僅那些，像有什麼東西隱伏在四周。」

武藏靜靜地傾耳諦聽，依然無法辨別。

「也許是我心底的聲音？」

武藏的意識漸漸地模糊，但周遭的黑暗却反而漸漸地淡漠，像是恢復了視覺。眼睛和意識，

都回復到了原始人的感受。

也不曉得走了多久，武藏怔怔地站住了。他的眼前突然出現一個奇怪的女子，全身赤裸，一絲不掛，頭髮長長的拖在背上，眼睛像是螢火蟲似地閃耀着。

那女人見了武藏，笑嘻嘻地在向他招手。武藏曾直覺地握住刀把，但看出對方並無惡意，便大膽地向她走去。

「你是誰？」

「……」

女人不答腔，只是一笑，邁開脚步。武藏跟在她的後面。厚厚的落葉，蓋住了地上的綠苔，像是舖着絲絨的地毯。聳立着的大樹，一根根筆直的樹榦，像是異國城門的圓柱。

森林中有鹿，有野猪，野猪逡巡在大樹之下，貓頭鷹在樹上探頭下窺。

現實乎？夢幻乎？武藏想起在天草看過的伊曾保物語（伊索寓言），感到莫名的樂趣。

如夢如幻，跟了一程，只見在前走着的怪女回頭看着武藏，指着前方。

「啊啊！」

武藏見那裡聳峙着白塔，不覺驚呼了一聲。那是用白石砌成的，異國風情的塔。

「奇怪，是誰住在那裡？喂，你這女子！」

武藏向怪女發問，但她早已去得無踪跡了。而另一個高貴而可愛的婦人，從石塔中出來，微笑着向他走過來。

「武藏先生。」她叫道。

「你是什麼人？」武藏嚴詞反詰。

「是來迎候您的。」

「是誰？」

「從狒狒丸先生那裡。」

「啊，狒狒丸！」

武藏這纔回到現實，他是把狒狒丸早已忘掉了。

「去罷！你在前帶路。」

「那麼，請從這邊走。」

武藏隨着女人，穿過密林。密林盡處，聳着白色的斷岩。

岩壁上斜砌着一段石磴，約有四五丈長。爬上石磴，是一個大洞窟，洞中燃着燈火。

「這裡叫做『醜女之室』，請您進去。」

「哦。」

武藏這纔看清了那個女子，年約二十二三，面色白皙，亭亭玉立，像是雍容高貴的公主。驟看，面貌有點像狒狒丸。

武藏不管狒狒丸安着什麼心腸，決心見他一面，搞清他的眞相。他跟着那個女子，進入洞窟深處。

三

只要聽到「醜女之室」便可知道那是蘊著神秘的洞窟了。初進去，有的地方濶，有的地方很狹，完全是天然的洞窟。但不到半里，便是人工修建的房間了。那也不止一間，廊廡相接，一連串的房子向洞中接連進去。

第一個房間裏點着燈，但無一人。石壁上，石壁鑿成的棚架上，擺飾着好多豪華耀眼的武器。這其中有些是武藏從未見過的，奇形怪狀的甲冑或刀劍，大概是異國的東西。

沿走廊到了第二個房間。

「哥哥，客人請到了。」

在門口，美女說道。

「請他進來。」

回答的，正是狒狒丸的聲音。

美女拉開房門，武藏昂然進去。

儼然王侯的狒狒丸，在燈檠下，悠然盤膝坐在熊皮的墊蓐上。

「狒狒丸，我來了。」

「請請，恭候大駕，難得難得。」

武藏在鹿皮墊上，與狒狒丸對面而坐。美女顧自轉身向裏面去了。

兩個人狠狠地交換了一個視線。狒狒丸先開口說：

「武藏，我覺得你的眼中蘊有一種奇異的東西。」

「我的眼中沒有奇異。」

「不，你的眼睛，直接威懾人的生命。你是天生的殺人鬼。」

「亂說，亂說！」

「你的眼睛，漠視人世所建立的一切權威。你不信神佛，否定人情。你的心比冰更冷；但不是空虛，在熱切地追求着什麼東西。武藏，我們握手罷！」

「啊哈，哈哈哈，多事。」

武藏給一口回絕了。

「狒狒丸，你的眼中燃着可怕的野心。不，燃燒着邪惡的詛呪。是野獸的眼，是瘋狂的眼。我想參透你的眞相：為什麼詛呪國王？為什麼淪為强盜？為什麼向怪獸供獻人身犧牲？看情形，我也許要你的命！」

「不錯。」

狒狒丸點頭說：

「你想知道這些，也是同氣相求的命運的撥弄。好，我來告訴了你罷。」

這時，先前帶武藏來的那個美女，搬進酒肴。

「武藏，讓我先給你介紹這位女孩，是我的妹妹加那姬，今年二十三歲。」

「哦，那麼你的太太呢？」

「無妻。你呢？」

「我也無妻。」

「哈哈哈，我們是光棍同志，先乾一杯！」

加那姬含羞地舉起酒壺。

四

「武藏，我是曾君臨這球磨全領的襲族子孫

。」

狒狒丸乾杯了說，武藏點頭說：

「這樣說來，是被相良氏所滅的，前人吉城主矢瀨主馬佑的後裔？」

「不是……」

「那麼，是木上岩城的城主，平川氏的？」

「不，更早。」

「那就不知道了。家老的相良清兵衛也說，那以前的球磨的歷史便不清楚了。」

「應該知道的。」

「那就怪了？聽說被日本武尊所殲的川上梟師，就是住在這一帶……」

「武藏，對了！川上梟師，就是我家祖先。」

「什麼，川上梟師？眞是笑話。」

武藏茫然。可是狒狒丸却是一本正經，眼中閃閃發光。

「是眞的。梟師兄弟被大和的皇子所殲，熊族中有一半投降皇子，移住平地，與入侵的大和民族和睦相處。另一半人則奉弟弟梟師的獨子爲君，蟄居山中。」

「哦，那也許是的。」

「你聽着！於是他們擁戴梟師的獨子爲王，支配着球磨的整個山區，但與大和族之間的戰爭，則仍未停止。不僅戰爭不斷，那些大和族和住在平地的熊族連在一起，要奪取山區。在他們，山區是重要的獵場哪。山上的熊族受此壓力，極少數的王族便搭着獨木舟下球磨川出海，逃離日本，到了遙遠的南洋。而大部分的人，則退到深山躲了起來。」

「哦，眞怪。後來呢？」

「逃往南洋的王族，世世代代供奉着一隻年老的猩猩，尊爲奇瓦基大王，年年貢獻人身，誓向日本平地上的居民報復。」

「不錯，就是那怪獸罷？」

「我們兄妹雖都出生在日本，但家父却是偕同奇瓦基大王，從南洋找尋同族的『逃人』回來

了的。」

「逃人？」

「候在森林中帶你來這裏的那個女人，就是逃人之一。」

「呃，那裸體的怪女？」

「是啊。平地的人們，稱女的爲山女，男的爲山男，小孩爲山郎，視爲左道異端的，正是我們的同族。居住在平地上的那個時候，我們的文化水準是沒有輸給大和民族的。可是——」

狒狒丸的眼中發出一陣奇異的光。

「武藏，你想！他們被平地上的居民，所追逐，所迫害，完全成了野獸。爲了逃避平地人的眼目，走人所不走的路徑，不敢建造房屋，不用火，不用刀，不穿衣服，不用人語，變成與人的世界背道而馳的野獸了。再也，再也不能恢復人性了。」

說着，說着，狒狒丸不覺悲從中來，簌簌地落淚。

五

聽了這太過離奇的故事，武藏不覺茫然。但住在深山之中，被稱爲山男、山女的裸體人，倒確是有的。不僅九州一地，武藏在旅途中，全國各地的山區中都有過這類傳說。

假如狒狒丸的話是眞實的，則不肯臣服大和朝廷的，怕不止熊、襲兩族而已。而那些蠻族，都因同樣的情形躲在深山之中。

可是，川上梟師的被殲，已是遙遙的遠昔了。那麼久遠的時間，在南洋的蠻荒之地，仍有着認日本國王及人民爲怨敵而詛咒着的梟師的子孫，該是多麼可怕的事呀！

而現在，他們的子孫偷偷地回來，正在籌劃着報昔日之讎；眞令人不寒而慄。看那狒狒丸的眼中，不僅燃燒著讎恨的火燄，簡直是如瘋如狂，像是附着兇神惡煞的瘋子的眼神。而武藏却在狒狒丸的眼底，發現另一隱秘。那就是奸智。

「狒狒丸！」

武藏用他那低沉但有力的聲調，開口說道：

「你的手下不見得盡是逃人，他們又是什麼人呢？」

「怨恨平地人的，不僅我們。那些賤民，被平地人趕上山來的；也有在平地上權力之爭失敗，逃進深山的豪族，如平家、源氏及其他許許多多覆亡的一族……」

「原來你是想把那些人們團結起來，進攻平地，奪取平地的覇權？」

「不錯，在我們的大神奇瓦基大王的號召之下團結，殺盡平地的人們，建立起另一樂土。」

「狒狒丸，你那大神却給我殺死了。」

「哈哈……，那祇是享受犧牲的吾神部下。眞的大神是不死之身，住在南洋密林深處。而且武藏，你聽眞了！參加吾神麾下的神道，在日本也不知凡幾，那些在權力之前飲恨而死的神道，都是歸向吾神的。你也加入我們一黨罷！你的血中，也流着我們山民的血統。武藏！你，你，你也不是大和的民族！」

「住口！狒狒丸！」

武藏凛然，變了臉色一聲大喝。誰敢斷言自己的血液中沒有滲着熊襲的血？或者倭奴乃至朝鮮人的血統？但借此來煽動叛逆，簡直是瘋狂，是妄想，是詛呪，是惡魔的訴語！

武藏手按刀把。

「狒狒丸，我要殺死你，用我這破邪寶劍，降魔之劍，非得把你所抱的那種瘋狂和妄想，從大地上抹去不可。你的祖先熊襲，現在已活在我們日本人的血中，孜孜地過着人類的正常生活。在我的劍下，驚醒你妄想的迷夢！」

「什麼，殺我？看你能否殺得了！」

狒狒丸瘋狂地縱聲大笑。

這時，端坐在一傍的加那姬，突然放聲哭了。

六

她那哭聲，激起武藏的哀傷。武藏放開刀把，望着自稱熊襲子孫的，奇怪的兄妹：緊皺眉心，用銳利的目光瞪着妹妹的狒狒丸；加那姬顫動着的肩頭和黑髮。

熊襲也是構成日本人血統的一種族。穿着日本人的服裝，說着和日本人一樣的語言，這兩兄妹與日本人是毫無差別的。但初見時，那咄咄迫人的狒狒丸奇異的壓力，和加那姬的妖艷，却是日本人所沒有的，孕育着非現實的妖氣。但加那姬又爲何而哭呢？

「妹子，好不知羞！在敵人面前……」

狒狒丸吊著眉尖，大聲叱道。

「哥哥！」

加那姬猛然抬頭，悲哀地仰頭望着哥哥說：

「請你不要再說那些話，不要再說了。」

「你還要這樣，給你說過不許開口。」

「不，哥哥……」

「不許開口！」

「不，我再也耐不下去了。殘殺無辜，刼人錢財……一切皆因哥哥那錯誤的詛呪而起。」

「住口！你要背叛祖先的遺訓嗎？」

「不是的。爸爸媽媽同日本不是爲了復讎，是想與逃人們同做一個日本人；而哥哥你，老遠地跑去南洋，帶回奇瓦基大王，定下那麼可怖的計謀。」

「你！你！」

狒狒丸亮着兩眼，暴怒得周身顫抖；但加那姬並不因此屈服。

「現在背離日本人又怎樣得了呢？簡直是發瘋。哥哥，我們也加入日本人的血統罷。」

「你這——」

狒狒丸大喝一聲，緊抓起一傍的金飾大刀。但突然，他像嚥下胸腔中湧着上來的什麼東西似的，痛苦地咬緊着牙根。胸前急劇地起伏着，臉

上染上朱紅。

武藏愕然注視着他的臉。加那姬也默默怔怔地望着。

猈猈丸頹然傾斜，口中湧出來陣陣的鮮血。

「妹——妹——」

猈猈丸抬起染着鮮血的臉。

「你，你，你把給武藏的毒酒，反而給了我，我這哥哥……」

他的臉色蒼白如紙，因憤怒和痛苦，醜惡地歪蹙着。

加那姬挨近前去，拚命地叫道：

「哥哥！請你寬恕我……丟開了詛咒。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拯救世人的禍患，拯救留在南洋的我們一族，和留在這裏的逃人的方法。不，還有哥哥的心靈……」

猈猈丸與痛苦掙扎着，像是凝視着刻刻迫近的死亡的陰影，傾耳於妹妹的訴語。

七

緊握着的金飾大刀，從猈猈丸的手中掉下地上。微笑浮上僵硬的唇角，他的臉上已經沒有詛咒，也沒有怨恨了。

他好像已經寬恕了妹妹。死的陰影，漸漸地掩上他的面龐。

他看了看武藏。

「武藏，把妹妹……」

是嘶啞的聲音。他的眼神好像等待回答似的，停滯不動。武藏却一時答不上來。

「把妹妹！」

「哦，知道了！」

武藏這纔點頭答應。

猈猈丸的唇邊再度浮上微笑，把視線移向妹妹，就那麼仰身頹然而倒。

「哥哥！」

加那姬撲上屍身。同時，武藏一聲驚叫。從

加那姬的口中，也湧出一陣血潮。武藏不禁挨近前去，把手加在她背上。

「唉唉，你也喝下毒酒……」

「是的，殺了哥哥，怎能獨生？哥哥，請等我一等。」

加那姬把臉貼在哥哥的頰上，但倏地抬身起來，抓住了武藏的手腕。

「武藏先生！你能平安，眞使我高興。」

「謝謝你。」

武藏說不出第二句話來。

「武藏先生！我眞不願死。我喜歡日本人，要做一個日本人。」

「可憐……我了解你的心情。堅強些，活下去，做一個堂堂的日本人！」

「武藏先生，不成了。我快死了，連，連你的臉也模糊了……」

她像夢囈似地低語着：

「武藏先生，武藏先生！日本人體內流着的血在呼喚。武藏先生！請擁抱我，擁抱我！武藏先生，緊緊地……」

武藏的熱血沸騰了。自己的血管中流動着的熊襲的血液，像在向那可憐的少女喚呼着似的。

「加那姬，來罷，做一個日本人……」

武藏緊緊地抱住了她。加那姬的眼中，淚珠如泉而湧。胸前不住地波動着。但不久——

「日本人……武藏先生，啊啊……」

邊說着，她的頭頹然下垂。

「死了……」

武藏把她輕輕地放在地上，交換地看着已死的兄妹。已經沒有可說的話，也沒有可做的事。燈火也快熄了。

武藏驀地站起，出了洞窟。東方已泛魚白，從遠遠的連山背後，透出黎明的曙光。武藏深深地吐了一口氣，茫然站着。

第二十五章　逆　風

一

武藏沒有踅回晴山的部落裏來。第二天早上，村人們得到村裏青年的通知，在北岳山王廟的大殿前，發見怪獸的屍體和十個黑裝束的遺屍。他們這纔知道一個叫做宮本武藏的兵法家，代替阿照抬上北岳，殲滅了怪獸。

一方面在武藏的鼓勵下，由源七帶頭的村中青年，在狒狒丸的山寨裏放了一把火，會合從犧牲村、初神、平川等地趕了來的青年，襲擊正在火燄中奔投無路的山賊，殺的殺，逃的逃，把山寨踏成一片平地。村中的青年沒有一個受傷，奏着凱歌，擁着阿照，意氣揚揚地囘到村中。

村人和青年們，誰也不知道怪獸後面還有狒狒丸其人；只是不見大恩人武藏踅回村中，便分頭各處找尋，終不得要領而返。

經由村人的報告，人吉城派出檢驗的官人來了北岳。其中有丸目徹齋的高足，與武藏因緣頗深的神瀨軍助、木野九郎右衞門及小田六右衞門三人。

「唉，眞是好俊的工夫！」

他們見黑裝束一黨的死屍，盡是一刀致命，對於武藏的手腕，不覺齊聲讚嘆。

可是，當他們見到遍體鱗傷的怪獸，想起當時格鬪的慘烈，又復不寒而慄，感嘆武藏的神勇而咋舌不下。

他們當然也不知道怪獸的背後還有狒狒丸其人。當場剝下怪獸的毛皮攜囘人吉，呈與主公長每公，消了公案。相良家所留的文案中，曾有進獻德川家康將軍羅香一斤及猩猩毛皮一張的記載，想該就是這匹怪獸的皮毛了。

既然不知道狒狒丸的存在，對於他們一夥的

陰謀當然更無從獲悉。所以大阪城陷之後，起兵叛亂的樵葉山豪族那須與吉等十三人與狒狒丸勾結，便沒有人知道的了。

所幸首領既死，狒狒丸手下的嘍囉分散各地，或囘原住的山村，不復爲禍村民了。而宮本武藏的武神，則一直傳留於北岳神廟附近的村落，至今不衰。

那麼，武藏又到那裏去了呢？

四、五天後的一個黃昏，一個像巨神一般身軀龐大的武士，氣喘敗壞地掙扎着爬上久連子村。毛髮茸茸，衣衫破爛，瘦削蒼白的臉上，只有雙目仍射出銳利的光芒。

他邊趕走向他狂吠着圍攏來的村狗，好不容易到了這部落的大老官緒方家門口。

「有人嗎？」

「是誰？」

主人的緒方春兵衞剛好出來，親自開門問道。那是近七個十歲的老人。

「我叫宮本武藏，是兵法修行的，從球磨繞道肥後濱町到了貴地，途中得病極爲困頓，意擬向府上借宿一宵，請老爺子賜予方便。」

「啊，那眞是的……哪哪，請進來再說。」

老當家的，很熱情地邀他進入屋內。

二

久連子是五家莊五個村中之一，從球磨過來，是第一個村落。據傳說，平家覆沒當時，平重盛的次子左中將清經，揚言在豐前的柳浦落水而死，事實上却潛往豐後的緒方，投奔了緒方左馬助實國。後娶實國女兒生有一子，因不敢暴露身世，那個孩子便認了母家姓氏，稱爲緒方一鈴淸國。

淸國共有五子，因鎌倉當局追索得緊，乃從豐後潛入八代的白鳥岳之麓，後來兄弟分爲五家，姓緒方的二家，姓造座的三家，領有附近山區

。這就是五家莊的起源。

另一傳說，則謂造座非平家後裔，是菅家的後代，於建長二年從筑前太宰府入五家山，成為一方的地主。

此外尚有各種不同的傳說。總之，這川邊河上流的水源地一帶山岳，共分五個村莊，住着五家豪族，族長稱大老官，是世襲相承的。

久遠子的緒方家，在五家中尤為著名。

莊院的構造雄偉，建築也够堂皇。客房的上首擺飾着盔甲、弓矢、鎗炮等武器。刀架上的大小兩刀，也極輝煌。

不知道緒方家由來的武藏，見了這樣的排場，頗為驚疑。但他再也顧不得去追索這些個了，全身火熱，頭痛得像快要爆炸似地，眼前是一片漆黑。

「啊，武藏先生，發燒得很厲害。快快躺着安靜一回，不必拘束。」

老當家的親切而熱情，給武藏泡來熱茶，一面吩咐女僕趕着收拾床舖。

「多承厚愛，銘感之至。」

武藏是再也沒有力氣虛套客氣了，躺著下來，不久便沉沉昏睡。

武藏從狒狒丸的洞窟出來之後，整整兩天，在密林中東拐西彎，好不容易纔摸索到了四浦村的夜狩尾部落。那時，他已感到全身發燒。但武藏生來頑健，從來沒有害過大病，平時有些小毛病，也是硬挺過去的。

這次他也滿不在乎，反而勉强掙扎着，經過五木村也不停留，一逕踏上五家莊的山路。但無論什麼英雄好漢，對病魔是無法抵抗的。這次的發燒，好像不是普通的傷風感冒。

「也許是中了怪獸的毒氣？」

他想。但事實不然，是他精神上的打擊，影響了體質，把風寒閉住在體內了。自從追狒狒丸進密林以後的種種意外：那奇異的幻覺，狒狒丸奇怪的自白，最後是加那姬之死。那些經歷，眞

是太過詭譎了。

「啊，加那姬做一個日本人！血在呼喚。歸入我的血統……熱呀，熱呀……」

躺在床上，在緒方一家人的看護下，武藏好幾次發出這樣的囈語。

三

一口回絕了武藏前所未有的熱愛之後，阿通又病倒了，好幾天昏昏沈沈，像在夢中一般，徬徨在生死的邊緣。

阿松時刻不離左右，妙舜尼也整天坐在她的枕邊宣誦着佛號。日遙上人早晚來替她諷誦經典。在昏睡中阿通雖也時時叫着武藏的名字，但清醒的時候，便跟着妙舜尼宣唸佛號。這其間雖好幾次暈絕過去，使阿松驚惶失措。但阿通却奇蹟似的闖過鬼門關，不到十天，那麼厲害的高熱，也漸漸消退，已能坐起來啜粥充飢了。

「通小姐，是法華經的功德哪。」

妙舜尼說。阿松也這樣想。阿通自己也是這樣相信。武藏假如在此，也一樣地首肯的吧。那次他別了阿通，給了日遙上人迎頭的一喝，出了本妙寺時，曾對座頭（日本古代盲者的官名，如吾國古代之樂太師；後人則稱剃髮挾琵琶遊方之法師，皆曰座頭。）森都說：

「托付病人莫過佛門，日蓮賣的妙法膏尤為靈驗……」

當時雖是戲言，却有一理。武藏也相信法華經的功德無量，但因他自信力極强，是決不肯去仰仗佛力的。

阿通的病體漸愈，心也安靜下來了。而且她不僅宣誦佛號，也會諷誦經文了。奇怪的是，過去那麼斬釘截鐵斷了念的武藏影子，近來竟常在眼底晃動。

「那麼痛悔前非，熱情滿滿地湍道而來的，居然一口把他回絕了：是不是應該的呢？罪孽深重的，不止我一人而已，為了逃避一身的罪孽，

我不是乖戾人道，失去這千載一時的機會了嗎？」

她不禁這樣想了起來。

「不不，我已獻身佛門，靠着法華經的功德復活的已死之身，決不能胡思妄想！」

每當那樣時候，她雖高宣佛號，藉以拂拭心中的雜念，但可憐愈是着急，妄想也愈是抬頭。

「那麼豪爽的武藏先生，這次一定把我完全忘掉了。也許已有別人……」

她的心中如焚，悠姬那年輕而大方的臉，在她的眼前漸漸地擴大。

「悠小姐戀愛着武藏先生，佐渡老爺也愛護着武藏先生，知道武藏先生與我的關係已是斷絕，他們兩人倒可以名正言順地結爲夫婦了。」

她的心胸像火燒似地疼痛。當她戀慕着武藏，在他後面跟着追踪的時候，雖是數年來不見一面，但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妄想……。

四

對我佛的慈悲湧上來的銘感是斷難抹煞的，阿通爲了祛除妄念，心中拚命地掙扎。可是，可是，戀戀於一旦斬斷的情絲，加上對悠姬的嫉妒，反見一天一天地熾烈。

「通小姐，看樣子硬朗多了。你現在就像枯木逢春，好不容易嫩芽初綻，但根幹已朽，萬不可忘却我佛慈悲，還得加倍修行，堅持諷誦法華經，不久便可長成，而成堅強的幼木了。」

一天，日遙上人好像看穿了阿通心中的煩惱，溫柔地諷示着說：

「而且，武藏先生喫了你那一棒喝，近來一定專心一意，向着兵法修業的路上突飛猛進無疑，您做一個法華經的行者，不要輸給武藏先生，也得勤進修行，將來一定有與武藏先生歡晤的一天。」

「唉，上人，那有這種事……」

阿通被上人說穿心事，不覺赧赧然低垂了頭。

「不，眞的，到那時彼此可以毫無間隔地把晤。武藏先生也一定在期待着這樣的日子哪。通小姐，你要相信和尚所言不謬。」

可是，阿通仍不能理解日遙上人的言外之意，聽不懂話中眞意。

「那有的事！到那時什麼都成過去了，武藏先生那裏會老等着棄婦，怕早與悠姬……」

阿通反而鑽了牛角尖。她爲自已的脆弱、無力而哀怨。上人一走，便湧出一陣悲憤的熱淚。

「通小姐，怎麼了？」

阿松關切地問道。

「不不，沒有什麼……只是偶然想起武藏先生，也不過是很早很早童年的事。」

阿通勉強申辯，忠厚的阿松却紅着臉接口說：

「通小姐，雖是做了法華經的信徒，又怎能忘得了武藏先生呢？上人不也是那麼說嗎？那次是病中太興奮了，待病後再去見見武藏先生。」

「松小姐，這些話不說也罷。」

阿通揩拭了湧上來的淚珠。這時，一個年輕的尼姑，站在化城庵的門口叫道：

「通小姐！一個女客要見你和松小姐，但不肯通報姓名，說是見了面便知道。是不是讓她進來？」

「唉，女客？」

兩人不覺訝異地對望着驚問。

五

來訪的女客是誰？——阿通和阿松都想不起來。

「松小姐，是誰呢？」

「不曉得哪，除非見了面。」

「是呀。」

阿通點頭。

「對不起，請你讓她來這裏……」

不久，門口一陣細碎的脚步聲，接着是妖艷的女人聲音：

「謝謝你，就在這裏？」

「請您進去。」

阿松開了門——

「啊！」

她不覺低低地驚叫了一聲。

「松小姐，你喫了一驚吧？眞是久違了！」

佐佐木小次郎的嬖妾，與鴨甚內結夥以武藏爲仇的鈴姑，很親熱地說着，一脚跨了進來。

做什麽來的？阿松着了忙，但又不能趕她回去。哥哥的寺尾新太郎曾是小次郎的門徒，阿松本來認識鈴姑。現在當着鈴姑面前，又不便對阿通說明。終不成知道阿通是武藏的愛人而加害於她吧。萬一如此，也不難降服——在工夫上，阿松是蠻有把握的。

「是鈴姨嗎，請這邊來坐，只是通小姐病體初愈，不能久談……」

邊說着，帶她進了裏間。也不等鈴姑開口，搶着給阿通介紹着說：

「通小姐，這位是佐佐木小次郎的身邊人，與小次郎先生同住在一起的鈴阿姨。」

這當然是給阿通的警告，阿通也喫了一驚。

鈴姑却不管這些，滿面春風地說：

「是的，剛才寺尾家小姐說的，我是小次郎先生影裏的女人。但請放心，那一次的比試是堂堂的決鬪，全是命運的安排，我是一點也沒有懷恨武藏先生的。」

鈴姑裝得像煞很誠意的樣子。不幸的是座頭森都雖把鴨甚內的事告訴了阿通和阿松，可惜沒有提起鈴姑。而鈴姑也壓根兒不知道洞悉長崎過節的森都已到熊本，而且與她們兩人相識。

以武藏爲死仇的鈴姑所以出現熊本，當然是爲了探聽武藏的行踪而來，而且她很快地就探知武藏去了相良城下。

那麽，她有什麽目的來探訪阿通呢？遠在小倉時，她便聽說一個女人熱戀着武藏。但那個女人由阿松伴同着追踪武藏來了熊本，現在在本妙寺中，却是昨天纔知道。她於是切望着能見一見那個拚着性命熱愛着武藏的女人。

她不知道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武藏與阿通在本妙寺最後訣別的一幕。

六

鈴姑憎恨武藏的心理絕不單純。當小次郎還不知變龍變鳳在暗中摸索時，用自己出賣靈肉的金錢供奉他去揮霍，好不容易盼望到了小次郎出仕細川侯。如願以償得在小倉同棲，不久行將扶爲正室之際，武藏像一朵烏雲般突然的出現，把她的幸福連根挖掉了。她以萬斛幽怨痛恨着武藏，是理所必然的。

可是，雖有視武藏爲不世之仇的鴨甚內與之同謀，但以一個弱女子而欲報殺夫之讎，當時並沒有十分的決意，毋寧是沉浸在暗澹的絕望之中。

直至船島決鬪之後，正謠傳着武藏畏懼小次郎的門人復讎而遁走時，悠然出現在小倉城中的武藏——從見到武藏的那一刹那，纔惹起鈴姑手刄那如鐵的胸板的衝動。

那不僅是目覩小次郎之敵的激動。是他那冷冰冰的態度，任你如水柔情都無法打動的嚴峻的目光、毫無表情的臉，煽起了鈴姑的忿怒。而武藏那龐大的身軀，鋼鐵般的體魄，也遠非小次郎等所能及。鈴姑心想——

「這樣一個漢子，不妨盡情殘殺！卽使拚着一生視爲仇敵，也決無後悔！」

她燃起血腥的讎念，感到生的意義。這時開始，她對那個幾年來爲戀慕武藏而流浪追踪的，名叫阿通的女人，感到肉麻的興趣。

這樣，自小倉而長崎，隨鴨甚內跟踪着武藏，口頭上雖說是爲夫復仇，但事實上那只是一個

口實，像是另有深讎大恨的不世之敵似地，一心只想置之死地，而且不願假手他人；而在不知不覺中抱着莫名的信心，深信用自己的手——必能手刄武藏。

她與甚內來熊本，已有一星期了。甚內的刀傷已痊，只留得一隻右手。聽說武藏去了人吉，鴨甚內便一路追踪下去，立即離開熊本。鈴姑因旅途勞頓，再聽說去人吉的路很險峻，便單獨留下來了。

昨天，聽到阿通住在本妙寺的消息，便乘着與頭冒冒然來了。說實話，鈴姑對阿通竟惹起無端的妒意和敵愾。

「哼，多年來苦戀着武藏的女人，不知道生得怎樣標緻？不曉得有沒有碰到武藏？武藏是否接受了女人的相思？不見得吧，那冷冰冰的武藏！」

她對阿通，竟是對着情敵似地，作了種種的揣測。鈴姑不僅不願武藏死在別人手中，在自已手刄他之前，更不願他爲別的女人所愛。當然，對阿通也是的。

七

鈴姑雖安着這樣心腸，但面對着阿通，却滿面春風，訴說着自己對武藏不存絲毫的芥蒂。一方面，她也不放棄對阿通的犀利觀察。

——怪不得，這樣一個女人，却也够得上去死盯着那冷如鐵石的武藏。

在她那弱不禁風的纖麗中，蘊着寒梅一樣的美麗、芬芳，和淸高品質。這使鈴姑不得不爲之心折。

而阿通，却天眞地，無邪地，把鈴姑所說的謊言認了眞。她說：

「眞是的，鈴小姐雖那麼說，但痛失親夫的悲痛，我是深爲同情的。不論輸贏，兵法家所走的路是險峻的，要不然，也難做兵法家之妻了。也眞難爲你，提得起放得下……」

「可不是嗎？現在我唯有皈依菩提，所以這次來熊本，也專爲到這本妙寺進香來的。」

「那眞難得，我給你引見日遙上人和妙舜師罷。」

阿通深深地受了感動。照理，自己與小次郎的侍妾，原是勢不兩立的讎人，而今竟能如此互訴衷曲，莫非是菩薩的指引？雖說爲了悲戀而備嘗辛酸，雖說在人海的狂濤中浮沉過來，但阿通身家淸白，而所交接的又盡是上流人士，從來沒有見過須得提防的虛妄之人。這樣的一個阿通，在江湖中打滾長大的鈴姑眼中，簡直是個小娃娃一樣。而阿松所知道的鈴姑，也只是個侍候着名譽極高的小次郎的家庭主婦罷了。

但談話之間，鈴姑竟也爲阿通的純情所感動，看了她那弱不禁風的病體，不禁惹起一縷同情。

「唉，可憐！這個樣子，縱使縛得住武藏的心，怕也難以白頭偕老……」

所以雖然滿口謊言，却也有情，半小時後鈴姑辭去時，竟也贏得阿通和阿松的完全信賴。

鈴姑也對兩人起了好感，第二天，第三天都一連往訪。雖然嘴巴上說的，仍是滿口荒唐，心裏倒是眞心實意的。阿通對她也漸漸的推誠相見，把拒絕武藏的事一五一十都告訴了鈴姑。

「唉唉，那也太過那個……」

鈴姑把兩眼睜得大大的。

「可是，我那時的情緒，除此別無良策。就是今天，想起自身的罪孽和菩薩的慈悲，我仍認爲自己沒有做錯。」

「可是，通小姐，你好剛强，是用菩薩代替了愛情的。武藏先生一定惱了？」

「那當然……可是武藏先生這人，到不得已時是斬釘截鐵的脾氣，決不拖泥帶水。這時怕是早已把我忘得乾乾淨淨了罷。」

鈴姑認眞的搖頭不表贊同，而且以教訓的口吻接口說：

「不，通小姐！武藏先生也是男人，男人的相思決不如此乾脆，而又是那麼熱愛着找了來的………」

「不，不會的。」

阿通悲戚地說。眼中滿含着幽怨的神色。

「武藏先生是別有心上人的，長岡佐渡老爺的[illegible]養女悠小姐！」

「噫？」

「實則是細川與秋殿下的嫡女。」

阿通說了之後，愕然，放低聲音趕緊追加着說：

「鈴小姐，這是秘密的自己話，請不要向外洩漏………」

八

「哦，聽說是老成的公主，但十六歲正是情竇初開的黃金時期，私戀武藏也非絕不可能。身分雖則懸殊，只要武藏贏了柳生，今後便是名實相符的天下第一兵法家，做了將軍家的武藝師範，就是侯王的身分，且是偏袒着武藏的長岡家，這件婚事却也不是絕不可能………」

黃昏後，鈴姑踏着本妙寺的石磴回去時，一路上這樣自忖自想着。

「與秋殿下雖因反抗德川做了浪人，但現在正是如日初昇的細川家的公主，當然非通小姐所能匹敵。假如爲此，通小姐的放棄武藏，却也難怪。唉唉，怎樣好呢？」

鈴姑也同阿通一樣，對悠姬惹起深深的嫉妬。假如沒有佐渡撐腰，武藏與小次郎的決鬪便難成事實。當時鈴姑便已抱怨佐渡，現在却更深刻了。而阿通竟把應守的秘密，對這鈴姑洩漏了。

鈴姑回到米屋町的旅舍，已是上燈時分。開了房門——

「呀，鈴小姐，回來好遲！」

正靠在桌上寫字的鳴甚內，回頭叫道。

「喲，甚內哥，幾時回來的？」

「午時過後便回來了，鈴小姐早已出去………」

「嘻嘻嘻，這倒不勞關懷，最緊要的是武藏怎樣了？」

「在北岳的深山殲滅怪獸，就此失踪了。但放心，決不會死。做好了一件事，就此一去不回頭，是武藏的一向作風。大概是翻過椎葉山到了日向，要不然便是越五家莊直奔阿蘇。因留你在此，所以先趕回來了。可是鈴小姐，武藏與丸目藏人佐徹齋的比試，好像費了很大的勁哩。」

「不過，仍是武藏的勝利吧？」

「不，那也不盡然。我是見了徹齋的高弟神瀨軍助，知道了詳細的過節………」

甚內把眼睛投注在剛才所寫的，那本厚厚的手釘本上：

——晨，偕武藏至一武村切原野訪恩師徹齋的隱居。入門，見恩師適在前院，進而稟報，師裝聾不聞。

甚內把從軍助所聽得到的筆錄讀到這裡，嘻嘻地笑着說道：

「鈴小姐，這徹齋老是裝聾的能手，不願意聽的話，任憑你大聲也聽不見。這時他與軍助之間的對話，答非所問，眞是妙不可言。而在這時，武藏却不知緣何，突然離開，顧自走掉了。」

「就這樣結束了嗎？」

「不，這纔開始哩。」

甚內把筆記本子繼續讀下去，最緊要的地方，軍助也是事後聽徹齋說的吧，用軍助直敍的語氣，把當日的過節一口氣記錄下來。而且在各要點，插入甚內自己的批評。那是一篇很好的比試的記錄和批判，當然是甚內的精心之作。

九

「眞了不得！」

鈴姑感嘆着說。

「可不是嗎？提起徹齋，因他躲在山國小藩，年輕一代很少有人知道，但他是比柳生石舟齋更高的出名劍士。可是武藏也眞了不得，進退疾徐的精妙，沒有毫釐之差，乘隙而進的氣魄，眞是前無古人的必勝之訣。」

「甚內哥……」

「唉，等着，聽我說嘛。那武藏與徹齋比試之後，功力又增强了好多。當然，這是我的失着，不能趕在他之前去控制住徹齋哪。」

「嘻，那眞可惜。功力如果再增强的話……」

「就是哪。我原是早已有點警覺到武藏兵法的弱點的。他的劍是殺人劍，爲兵法而有的兵法，只是爲磨鍊一己之劍，只是爲增强自己一人的兵法。在挑人作戰時，沒有正邪善惡的界劃。在他的眼中沒有人性，也沒有道義。只是爲了一人的修業，而竟殘忍地剝奪人命。他的劍欠缺着利人利世的兵法上根本之理法，是所謂殺人劍。」

「哦，眞難懂。」

甚內却揚揚的接着說：

「所以，我一直在想，假如站在熱愛人類、恪守道義的慈悲之劍，亦卽眞的活人劍之前，雖以武藏之强，勢非一敗塗地不可。只可惜當世沒有那樣熱愛人羣，爲正義與人性而奮起的高超的劍士。」

「甚內哥，這樣說我也懂了。你是說世上盡是些微不足道的野心家。但能够見到這一點，甚內哥也眞够偉大的了。容貌雖不高明，眼睛却够犀利的。」

「嘻嘻嘻……你這算是稱讚我是不是？」

甚內拿手帕揩着鼻尖上的汗珠，苦笑着。

「當然哪，是大大稱賞！」

「好了，好了。而徹齋，就是巧妙地攫住了武藏的這一空隙。」

「哦，就是剛纔筆記上說的，那個什麼金剛王寶劍嗎？」

「對了，徹齋向大地上所擊的那一鍬，一擊萬法生，百魔自粉碎。這還用得著去看個別的敵人，眞所謂陰陽乾坤盡在其中矣！」

「嘀嘀——」

「所以徹齋一變而爲孜孜耕種的農夫，就是暗示他那無心的一擊足以粉碎一切，同時也是扶生一切的，萬世不壞的活人劍。那時武藏倘或不知死活進擊，徹齋的鍬子必定粉碎武藏那顆蓬頭了。可是好武藏，竟一觸而悟，領會了破邪降魔的活人劍——金剛王寶劍的眞諦。他所以發心殲滅爲害人民的狒狒丸，卽在於此。」

「哦，那就麻煩了。」

鈴姑皺着眉頭。但甚內却朗聲笑道：

「哈哈哈……鈴小姐，不必擔心！這以後纔有趣哪。武藏的劍既已染上人性，顧慮世道，便不會像過去那麼單純了。他的劍繞上人情，纏上義理，正是我們的進攻目標。」

「原來如此。甚內哥，我佩服的不僅是武藏與徹齋，對甚內哥的研究心，尤爲欽佩，竟那麼細心寫下武藏比試的情節。」

「唉，只是爲了無論如何要打倒武藏的一念哪。」

甚內亮着眼，翻動着筆錄的本子。

十

手釘本的封面上，寫着「武藏惡業記」五個大字。內容自武藏十三歲的時候一擊而斃鴨甚內舊主有馬喜兵衛的過節開始，把爾後數十次的比試情形，都詳細地記載着。

在長崎被武藏斷了左臂，在異人館中治療時，甚內偶爾感觸，開始了這本記錄。惡毒如蛇的甚內，既以武藏爲仇，想借他人之手打倒武藏，便得隨處細心研究了。但他實地所見武藏的比試，僅是吉岡兄弟的三次決鬪，小次郎的船島厮拼，與高田又兵衛在小城道上閃電的一擊及長崎的混戰罷了。於是他把耳聞的隻言片語，也細心地

筆錄下來。

寫出來一看，連自己都出乎意外地竟能通曉各流各派的兵法似地。他不顧歪曲事實，故意貶抑武藏，儘可能用嚴正的態度，一面批判，一面究明眞相。來熊本後，對於高橋街頭的陣鬪，尤其是對木村又藏的比試，專誠去請敎飯田覺兵衞，把當時的實況一一記錄下來。

平時對甚內，總是出於冷嘲熱諷的鈴姑，唯有對這一件事，不禁眞心感嘆，而且不僅對他那醜惡的容貌，對他的人品都另眼看待了。

「呀，鈴小姐，聽說你每天匆匆忙忙出去，是上那兒去了？」甚內把筆記本端端正正放在桌上，瞪着眼說。

「嘻嘻嘻，甚內哥，不必多疑。我碰到阿通了。」

「唉，那個阿通？」

「哪，武藏的情婦，曾在備後的鞆津養病的那個吹笛女人。」

「哦，那個女人！」

「那個阿通，由寺尾家的女兒陪同，追踪着武藏，住在本妙寺裏。」

「哦，原來這樣。但那樣女人，犯不上去尋仇，不要理她。」

「可是，却又不然。當初，我也只是爲了好奇，想見面挖苦她幾句的。但見了面，方知那個女人也了不得。」

甚內對此，好像不感興趣似地。

「雖然病得奄奄一息，却給武藏來個硬釘子，把他轟走了。」

「什麼？這樣狠命趕着來的……」

「參悟女身的罪孽，皈依佛門了……雖是現在也許稍有後悔。」

「這就叫做女人哪！」

「住嘴，甚內哥！我現在却要幫着通小姐的。」

鈴姑說着，突然壓低了聲音：

「甚內哥，你對長岡佐渡，作何想法？」

十一

「什麼，佐渡？」

甚內聳了一下肩膀。

「你不當他也是仇人之一嗎？」

「當然，沒有佐渡幫着武藏，細川公也不會答應小次郞先生的決鬪了。佐渡的偏袒武藏，令人可恨。但恨有什麼用呢，對方是一國的家老（諸侯的家臣之長），怎能下手？鈴小姐，我的想法不同，只是認定一個仇人宮本武藏！」

「那當然，我也只認定武藏一人爲唯一目標。但甚內哥，現在却不容你這樣了。」

「噢，那又爲的什麼呢？」

「武藏萬一做了佐渡的女婿，又將如何呢？」

「女婿？難道那像鬼怪一樣的一介浪人？」

「話雖這樣說，現在他假如擊敗柳生，不由他自主，鐵定是將軍家的武藝師範，而且只要武藏有意——甚內哥，不是你自己說的？」

「哦，那當然。這也是事實。」

「加上佐渡偏愛着武藏，而他的侄女悠姬又私戀着他，這樣一來……」

「哦，那悠姬小姐——」

「通小姐在佐渡府中待了那麼久，她的話準不會錯哪。」

甚內這纔相信了。但仍茫然地說：

「做了佐渡的女婿，事情便更麻煩了。但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可是，甚內哥。」

鈴姑挨近過去說：

「這是不能張揚的，悠姬是佐渡的侄女，全是騙人的謊言，實在是細川的一門，與秋殿下的公主。」

「與秋殿下？」

「甚內哥怎的不知道？細川侯忠興殿下的次

子，原是秀忠公的近臣，與現在江戶的忠利殿下雖是同胞兄弟，但關原之戰反抗德川，被逐於本家，現以浪人身分隱居京都。所以甚內哥，他的女兒假如由本家的家老收留，冒稱姪女，德川家竟能置之不聞不問的嗎？」

「哦，不錯。」

甚內交叉着手腕沉思了一會兒之後，癟着喉嚨說道：

「鈴小姐，人的命運眞是奇怪。剛才我不是說過的嗎，武藏的劍上沾染上義理人情，我們抓住了這點，可以把他趕進義理人情的泥沼中去。過去他對於政治是漠不關心的，德川也好，細川也好，都無所謂。但我們只要稍耍手腕，可以使他成爲德川的叛徒，造成他的矛盾。」

甚內注視着鈴姑說：

「可是鈴姑！這個主角却不是我。」

「是我？」

「不，唯有京都所司代（德川幕府時代的官職，駐守京都，監督京畿附近各國諸侯的政治）板倉勝重手下的密探岸孫六，纔能擔當得了。」

第二十六章　山靈

一

武藏臥病五家莊久連子村，承大老官緒方家的老當家和他們全家人的細心看護，爲他調醫服藥。但仍一連發了幾天的高燒，一直徘徊在死的邊緣。

這幾天，武藏昏迷不醒，時發囈語。老當家的，好幾次搖頭嘆息着說：

「唉，這個人一定是經歷了很大苦難來的！」

給武藏的心理上最大的打擊，是洞窟中狒狒丸兄妹之死；尤其是加那姬之死。那個洞窟是他們兄妹兩人的隱蔽所，連他手下的嘍囉似乎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村裡的人當然更不會知道。所以一直沒有聽到發現兄妹屍體的傳言。嚴密地說，他們兄妹是否確已斷氣，連武藏都不敢遽下斷語。

武藏自少對女性特別拘謹，毋寧有着潔癖，雖曾山盟海誓已有婚嫁之約的阿通，也不曾有過擁抱愛撫的事。而他竟在洞窟中擁抱過加那姬，雖不是戀愛，也非情慾，但身中熱血沸騰，加那姬的血，像是流進了自己的血管中來了似地，感到心的急劇動悸。

這是得未曾有的體驗，使他陷入無可名狀的迷亂中，感到混身顫慄。

武藏在高燒中，好幾次夢見那時的光景——感到全身如焚。他自己好像變成狒狒丸一樣的異族，也去追殺平地上的農民。

第五天的夜裡，武藏在夢魘中，突然臉部的筋肉起了一陣痙攣，哼了一聲，呼吸便停止了。

「啊，拿水來！快快！」

老當家的慌忙含了一口水向武藏臉上噴去，一面挖開牙關，灌進冷水。

「武爺，醒醒！」

挳近耳邊一叫，忽然彈開兩眼。

「唷，清醒了！」

「挨了一刀被武藏……」

武藏只這麼喊了一聲，又閉上眼睛，隨卽陷入昏睡之中。幸好自此熱度漸漸降低，到天亮時，才從昏睡中清醒過來。

又過了六、七天，熱度纔完全退淸，離了床蓐，洗臉梳髮之後，正式向老當家的申謝活命之恩。

「哈哈哈，能平安無事，眞是莫大的喜事。最初，只是連連說着囈語……」

「眞是愧慚之至。」

「不，那是高熱之故……曾有一次停了呼吸，倒眞的急了。好不容易轉過氣來，却說是被武藏挨上一刀？」

老當家的，詫異地眨著眼說。這也難怪，雖是囈語自稱武藏的竟說是「挨了武藏一刀」，好像冒名頂替似地。

二

「這倒記得很清楚。」

武藏翕上眼睛。那時，他覺得自己變成犽犽丸，正揮刀亂殺成羣的農民，忽然出現了另外一個自己——武藏，立卽把變成犽犽丸的自己殺傷了。

霎時又成一個自己，跌進墨黑的洞中，一直往下沉。突然，什麼人一把抱住了說：

「唷，清醒了！」

一看，竟是丸目徹齋。

「挨了一刀，被武藏……」

武藏記得那時曾這樣回答。之後，便又失去了意識。

現在他不提犽犽丸的名字，只是說：

「我自己變成一個惡漢，追殺着成羣良民……

……」

他把夢中的情景說了一個大概。

「噢，那眞奇了。從那時起，熱度便往下降，囈語也沒有了。」

老當家的亮着目光，嘆息着說。

「武爺，你是死過一次，重新活轉來的。假如你有什麼罪孽的話，便一筆勾消了。丸目徹齋是相良聞名的劍聖，就是他救了你的命的。」

武藏也不禁頗受感動。夢雖不足爲憑，但他好像確是死裡逃生，跳過了死線似地。而且熱度一退，身心便一天一天爽快，從心中湧上來前所未有的，快樂的希望。

擁抱了加那姬之後的迷亂和顫慄，也一掃而光了。現在，他只剩下年輕的，感情的高潮。那是被喚醒了的青春，和山民的熱血。

過了幾天，武藏的健康已完全恢復，對於生命，湧上來前所未有的堅强的信心。而且劍術也好像比以前剛强許多了。

「唷，現在纔是眞正完成雙刀型的時候！」

武藏這樣下了決心。幸好老當家的也勸他多靜養一個時期，便接受了他的好意，有時閉門獨坐，有時涉足深山，凝思澄慮，以至寢食皆忘。

如此一月，武藏終於自創一格，參悟了雙刀的奧秘。

「好，去罷！回京去。」

武藏決意下山去了。他決心用這新創的流派來立身，用這一流派來普渡世人。他所熟識的京城，在眼底竟映成那麼美麗的天地。

「武藏先生，打攪您來了。」

這時，老當家的帶進來一個三十六歲，商人似的漢子。

「武藏先生，他叫佐助，也是咱們村裡人，整年在外地流動販賣藥材的行商。昨天佐助回來，方知武藏先生是當今譽滿全國的著名劍士。」

老當家的邊說着，連自己也做了劍士似地，精神奕奕，挺着胸脯。

三

五家莊在那時便有許多村民自製熊膽或山裡的草藥，販賣到全國各地去。五家莊雖是遠離人間的秘境，而竟成爲全國知名的地方，便是緣此。佐助就是販賣藥材的行商之一。

這次，他帶着煆灰的猴腦，出門整整一年，昨天方纔回來。

「宮本先生，雖是初次拜會，但先生的大名，一路上眞是如雷貫耳，聽得太多了。而先生會駕臨這個荒村……眞是，眞是，說也不會相信。」

佐助像很世故，恭恭敬敬叩下頭去。

這個村莊會有這樣行商，在武藏也是意料不到的。

「是偶然的機會，攪擾這裡很久了。你出門販藥到些什麼地方呢？」

「是的，以小倉爲中心，筑前、筑後、肥前、豐前等村村落落，都曾走過。」

「噢，小倉？」

「先生，那時我也正在小倉；一刀劈倒佐佐木小次郎那次大決鬪的時候。唷，眞是名聞全國的哪。」

「我也聽到的，武藏先生。」

老當家的也接腔說。

武藏紅了臉。提起過去，尤其是當面稱讚，使他很窘。

佐助也知道武藏在長崎正覺寺被圍攻的事。

「先生去了之後，眞是哄動一時，人家盛傳說着，宮本武藏刀劈二十勇士哪。」

他還是盛讚着武藏的工夫了得。

「可是，小倉一帶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新聞？」

武藏轉換了話題。佐助一聽，拍了一下大腿：

「對了，正有一事……」

他捱近一步，接着說道：

「有人要我帶口信給您先生呢。」

『什麼？』

這意外的話，使武藏喫了一驚。

「他知道我要回家，說是宮本先生應該也在肥後的什麼地方，也許有機會見到……」

「那又是誰呢？」

「是先生的知交，座頭森都法師。」

「噢，是森都！」

「旅途中，咱們常住在一個客棧裡，這次也在小倉的旅館同住了十來天。」

「他怎麼說呢？」

「說是追踪着先生復讎的三個男女到了小倉，好像有着什麼陰謀，好像對付與先生很有關係的某一個人，請先生越快越好，趕回小倉——大概是這個意思。」

「謝謝你。」

一邊道謝，武藏立卽直覺到：

——某一個人，一定是指悠姬！

四

武藏抬頭說：

「老爺子，這就不得不告辭了。」

老當家還是像古代的武士似的，挺直着身子。他說：

「好像有什麼重大的事等着您，勇敢地去罷。」

「是的。」

「你是知道的，山上是這樣安謐，平地上却滿是戰爭，您可不要落敗哪！」

「是的，決不……」

「萬一輸了，再回到山裡來哪。我們祖先便是在平地上打了敗仗的武士。據傳，我們祖先來這裡時，早有土著在這一帶住着。現在當然是與我們一族混在一起了。他們自稱是山神爺的子孫，專靠狩獵爲生。現在村人還是年年祭祀山神，

就是爲此。獵獸的方法，也是他們敎的。而那些土著，說不定也是在平地上打了敗仗的。」

「老爺子，你知不知道猅猅丸這個人？」

武藏突然挿口說。

「不，不知道。是什麼人？」

老當家搖頭說。那麼聲勢浩大的猅猅丸，到底沒有把勢力伸展到這裡來。武藏深爲慶幸，這和平的山村，幸好沒有被猅猅丸倒行逆施的妄想所騷擾。

「是球磨的山賊，被我在路上殺死了的。」

他輕輕地撇過，不談下去了。

可是，逃入山中的熊襲一族，不曉得與老當家剛才所說的，自稱山神子孫的土著，有沒有什麼淵源？過去遠望峯巒，以爲只是隔絕塵寰的大自然的，而竟流轉着如許悠久而神秘的人生，使武藏不得不深爲訝異。

第二天早上，武藏離了久連子。雖曾再三推辭，佐助却堅持要送武藏到下益城的砥用。

已是九月天了——山寒沁人，秋已老了。山谷間的濃霧一開，露出一碧青天。白雲朶朶，繞着峯尖靜靜地浮動。

下到谷口，到了尾根，前途又是險惡的山路。經推原、小原，出了五家莊，當天便到了砥用。

那天夜裡，在佐助認識的地主家中渡過了一宵，第二天早上別了佐助，武藏仍是獨行踽踽，沿着六里的山路，到了濱町。在這裡，却使武藏好生躊躇。

向西，是經御船、六嘉、鯰村而至熊本。向東，則經馬見原而至阿蘇、越小國、杖立，直下中津，是到小倉的近路。

「熊本，有阿通在那裡。」

武藏暗想。在那種情形下分開的阿通！當時他早已斬斷情絲，一無依戀，用千鈞鐵扉，把她幽禁在心的深處去了。但望見前途，將臨熊本，鐵扉似乎也有了縫隙。

「不曉得是否無恙？」

武藏雖曾說過，病人最安全的是寄託佛門，但到底還是放心不下。

五

哀愁，從心的空隙侵蝕着武藏。

病體支離的阿通，浮上他的眼底。阿通投入了菩薩的懷抱，她的臉上仍是痛苦的。阿通的投奔佛門，不是快樂，而是悲戀的結局。她一定仍是悲泣着，連佛像都愁眉苦臉，滿懷凄涼，一切都是我的罪過！自責之念，不禁油然而起。

「阿通，還死不得，在悲哀未消之前……而你的悲哀，當然得由我來拂拭……」

武藏雖在心中這樣呼喚着，但同時下了決心，不繞道熊本。因爲他還沒有自信，能從佛祖懷中奪回阿通。

「要使自己更堅强，奮鬪到底！」

武藏奮然自勵。

「阿通，等着有那麼一天！」

武藏的脚步望東跨西。他的戰場在東，是小倉！悠姬公主，一定有了突變。

「一定是甚內揭發了悠姬的身分，但這樣一來，遭殃的倒是恩人佐渡了。」

武藏揣測着。

「但佐渡手下有很多股肱之臣，尤其是那五個青年。」

武藏的眼底，又浮上來曾與自己有師弟之約的寺尾新太郎等五個青年。

「以佐渡的智略，寺尾的武勇，想該不致服輸。」

但他又想起鴨甚內那堅韌的迫力，和自稱小次郎之妻，鈴姑的可憎眼神。從甚內的身上，發散出蛛網一樣粘粘的東西；鈴姑的目光，則銳利地穿透武藏的心胸。

而武藏對這兩人一直抱着莫名其妙的寬大，不顧殺死他們。但這次他却下了決心：

「好，殺死他們！」

除此之外，沒有斷絕禍根的方法了。

自濱町至馬見原，是三里十二町。在客棧中過了一夜，翌晨一早動身，到中坂岡才能望見阿蘇火山的煙火。到高森又是黃昏。在宮地、內牧、杖立各泊了一宿，北上阿蘇盆地。一路上，他常駐足仰望火山的神火，遠眺着外輪山的雄姿。

落店時，也曾浸在溫泉中慢慢地排遣。在杖立時，他曾這樣想：

「到了小倉附近，怕不會有工夫入浴了吧。」

這一假想，後來竟成了事實。雖是爲了別的原因，但杖立的溫泉之後，終武藏的一生，便沒有再洗過溫泉浴了。

六

出了阿燕，還得走好幾天的山路。經過很像球磨的日田盆地，一面欣賞耶馬溪的名勝，沿着山國川順流而下。武藏飽吸山中的清新氣息，對川水的流轉自如，興起無限的感慨。他的心中滿懷着自信與戰志，而那五方五行雙刀流，却早已成熟了。

月射寒流澄如鏡——武藏兵法中的這一名句，據說就是這次駐足耶馬溪的潭邊，掠過他的心頭的印象，後來凝結而成的。

武藏凜然踏進平原。但到中津時，不覺又使他躊躇起來。

「怎樣進小倉呢？」

武藏心想：假如自己的揣測不錯，甚內一黨眞的在計劃揭發悠姬的身世，直接受害的是悠姬本人和長岡佐渡。但陰謀的動機是因我而起，他們的目的也在我身上。他們是利用悠姬去貽害佐渡，藉以誘我前來，從中擊殺。怕是早已張下天羅地網，只等我去自投羅網的了。

最好是先見座頭森都一面。但從那條路踏進小倉呢？從大路上堂而皇之前進，未始不是乘其不備的奇襲，但對方既是甚內，這也不見得是萬

全之策。

武藏在中津住了兩夜，踏勘附近的地勢，選了一條荒草沒脛的小路。

過橋，是沿海岸的大路。向左拐彎，經久保、香春、伊田，朝金田前往。

距金田不到一里許的一個部落，十五、六歲的一個少年，正站在小河的土橋上，寫生着遠山的風景。雖是粗布衣服，看樣子不像普通的農家子弟，大概是隱居的浪人之子吧。

武藏愛畫，而且也懂得一點，便走近前去從背後悄悄地窺望。畫得好俊！不像十五、六歲鄉下少年的手筆。武藏曾多年住在京阪，與著名的畫家也有交遊，眼力是相當犀利的。

「畫得好！」

少年愕然回頭，見了武藏龐然的異相，更睜大了兩眼，怔怔地望着。

「哈哈哈，我是路過的兵法家，不是什麼壞人。哪，你顧自畫罷。」

七

「恕我無禮。」

少年像是對自己的小心眼感到難以爲情，恭恭敬敬地道歉着說。

「不，我纔是呢。」

武藏也微笑着說。雖然衣着並不考究，但禮貌周到，是一個率眞的少年，武藏便自歡喜了。

「我愛畫，不覺前來張望。像是學的雪舟派，是跟師匠學的？」

「不，我沒有師匠，只是隨便塗抹幾筆。我喜歡雪舟，要是正式學畫，也想學雪舟派哪。」

「我也喜歡雪舟。」

「我的畫，您看怎樣？」

少年以爲武藏是同好之士，便掀開了畫册問道：

「這是寫山的，但怎麼也畫不好。」

武藏看着畫册回道：

「山！確不易畫。但你要畫的，是無人的荒山呢，還是有人居住，有鳥獸棲息的山？」

「嗨？」

少年張眼低喚。

「還有哪。隔絕人寰，峻險、聳峙的孤峯，胸懷遼濶的母山、女兒山、友山、和平的山、鬪爭的山……」

「我從來沒有想得那麼多，只是被山勢的美麗吸引住了，一心想把它描繪下來。」

「當然，這樣你纔能感應山靈，把握山靈，配上流泉，配上樹木，在一幅畫面上，寫下美與調和的小宇宙哪。」

「噢，是的，是的！」

少年的雙頰上染上熱情的緋色，再次仰頭望着武藏。

武藏朗笑着說：

「我是一介武夫，那裡懂畫呢。剛才說的，也只是耳聽了畫家說的；但我也加了些意見……當然，單靠理論是畫不好的。」

少年却一本正經地說：

「我就是愛聽這個畫理。你剛才說的畫論，是那一位畫家說的？」

「這個嗎？那個人就是你所喜歡的雪舟派的名手，叫做谷川等伯的畫家。」

「噢，等伯先生！我雖沒有見過他的畫，名字是曉得的。您認識他嗎？」

「在京阪一帶見過兩、三次。好俊的人品，畫的氣魄也了不得，可說是當今雪舟派的領袖。可是老弟，你的筆力，很有點像等伯先生呢。」

「眞的嗎？」

少年的眼中閃過一陣光彩。

「你的畫，已不是消遣的畫了。已蘊有探求美的，專門畫家的氣派。任它埋沒，眞太可惜了。」

武藏一本正經地說。

第二十七章　密　使

一

「我也想跟一個好師匠去下工夫，像等伯先生那麼的……但我是武士，還得磨鍊武藝。」

少年昂然說。

「哦，好志氣！你可是細川藩下？」

「不，只是浪人，與母弟三人，住在左近。」

「尊翁呢？」

「死了。」

「那眞是……」

「家父是越後的浪人，關原之戰，隸屬森伊岐守部下，隨軍上陣，吃了敗仗後入大垣城，不久病死。家母帶着我和幼弟投奔親戚來了這裡。」

兩人不自覺地走動起來。背着夕陽，邊走邊談。

「唷，關原！我在那次大戰中，也隸屬敗軍的石田部隊，可說是死裡逃生……正是你現在的年齡。」

武藏高興地笑着說。當時出征時，當然滿想在戰場上建立功業圖個出身。而歸附石田部下，也並非另有什麼見解，只是跟着主家罷了。敗軍之後，接着是主家的覆滅，備嘗艱苦。但在一個少年步卒，與其痛恨敵人，倒是自嘆命運而已。在今日武藏的眼中，當然無所謂德川或豐臣，只是想起少年時代的功名心，不禁惹起甜甜的囘味。

少年又睜大了眼，望着武藏說：

「那麼，你也是敗軍之將哪？」

「對了。可是我不氣餒，你看，現在不也是依然昂首濶步，走盡天下的大道嗎！哈，哈，哈哈哈。」

「我也不會向命運低頭的，要做一個武士，重振家聲。這是家母的希望。」

「不做畫家？」

「像我的境遇，雖說家母熱望，但要出仕談何容易。只要做一個武士，一邊學畫。」

「那也很好。」

武藏點頭說。

不知不覺已到了村中。少年忽然停步，指着左首一間頗大的農家說：

「我就住在這座大院子裡，請進來坐一會兒罷。」

今天總得在金田過夜，而且武藏也很想同這個聰明的少年再談一回，便說：

「也好，只是要你替我找一個住夜的地方。」

「好，這有何難，附近有好多人家收留過路客商的。」

「那倒好。那麼咱們也通個姓名罷。我是作州的浪人，宮本武藏。」

「啊，武藏！」

少年嚇了一跳。但他仍沒有忘記禮貌，隨即答道：

「我叫矢野三十郎。」

二

那似乎是很富裕的農家，從前院打橫穿過正屋旁，後院種着柿子、梅等果樹，還有一片很大的菜園。再進去，三四間獨立房子，像是堆置雜物的木屋改的，當然沒有什麼大門。

三十郎帶着武藏到了那裡。

「媽，有客人來了。」

他站在簷下，高聲叫道。

門開處，出來一個中年婦人。見了武藏，便隔着門限深深地萬福。那婦人，一眼便知是武士的太太，顯得堅定而沈着。

「請進。」

「打攪了。」

「媽，這位就是宮本武藏先生！」

「嗨，唷——宮本先生！」

那婦人聽見武藏的名字，也喫了一驚。這裡是細川家的領下，那次與佐佐木小次郎的決鬪，母子倆當然不會不知道的。

「一路上與令郎同道，談得興頭，便一逕造訪。」

「難得先生光臨……眞是簡慢得很。請坐，請坐……」

她把坐位挪到廊下，搬出茶具，也同三十郎說過的一般身世，告訴了武藏，而且說希望三十郎和弟弟四郎，將來能做一個堂堂的武士。

「重振矢野的家聲，是我唯一的樂事。」

她紅着眼睛說。

「眞是的……你的辛苦，將來絕不落空。」

武藏安慰着說。三十郎的母親，看樣子不願兒子學畫，唯一的希望是要他靠着一刀一槍重振家聲。武藏心想，以她這樣的家世，却也難怪。

「媽，宮本先生準備在金田過夜，要我替他找下宿的地方，您看德兵衞家怎麼樣？」

三十郎突然說。

「可是，德兵衞家昨天便有人投宿了……。」

「媽，就請先生住在我們這裡好不好？我還有好多事想請教哪。」

「唉，你這孩子，這樣地方，不是太簡慢了……」

「老伯母，不妨礙的話，我也想在這裡打攪您一晚，有許多話要同三十郎兄談談。」

「嘻嘻嘻，只要您不嫌簡慢……能得宮本先生住在這裡，眞是蓬壁生輝，矢野家的無上光榮哪。」

這時，搭搭搭一陣脚步聲，從正屋那邊來了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肩上扛着木刀。武藏知道是三十郎的弟弟。

「四郎，快來見禮！這位是宮本武藏先生哪。」

經三十郎一說，四郎眨着圓圓的兩眼，抬頭望着武藏。

「矢野四郎參見……」

他學着大人的口吻，使三人不覺相對而笑。

三

「大哥！」

四郎朝着三十郎說：

「老師要你去一趟。」

「要我？」

「是的，可能因你今天沒去練拳。」

「不會的，早已請了假。也許有別的事。」

三十郎掉頭向武藏說道：

「先生，我到村裡去去就來。有一位叫做橫田梅軒的先生，在村裡立着武壇，教授武藝和書寫，我在那裡充當助手。」

說着便出去了。

武藏進了屋裡。雖然沒有什麼擺飾，但收拾得整齊潔淨，顯得這一家的母親，確是一位堅強的女人。

母親下厨去整理晚餐，武藏便與四郎閒聊。四郎不愛讀書，只喜劍術，樣子也比哥哥三十郎剛毅，常說些武士慣用的敬語，逗得武藏發笑。

他當然也知道武藏的威名，便連連的問些兵法上的話。

「先生初上陣，是幾歲的時候？」

「十七歲的時候參加關原之戰，是我第一次上陣。但兵法上的決鬪，是十三歲那年。」

「嗨，十三歲！就是我今年的歲數，對方呢？」

「叫做有馬喜兵衞，是新當派的名人，當時卅四、五歲了。」

「嗨，卅四、五？」

「我小時曾被送去播州寄養在一個寺裏。就

在那一年，那個兵法家在鄉裡附近的海邊圍上竹柵，樹了高牌，招人比武——署名天下第一兵法家有馬喜兵衞。」

「哦……」

「我練劍回來途經那裡，見了那個高牌很氣忿，我認爲自己的爸爸纔配稱天下第一的兵法家，便上前，用墨汁塗抹高牌，在一傍寫上『明日比武』四字，簽上自己的名字。那天晚上，喜兵衞送來答應比武的回信。而那張條子却給和尚收到了，可眞不得了。」

「有趣極了。」

四郎不禁眉飛色舞地插口說。

「和尚把我大罵了一頓，天一亮便帶着我到竹柵去，向喜兵衞搗蒜似地叩頭討饒。但喜兵衞却不答應。我不服氣，便舉起手中的棍子撲上去，口中叫着——喜兵衞來，咱們比劃！」

「有趣！有趣！」

「喜兵衞拔出大刀，走了兩三回合，我便丟了手中棍子，撲上前去攔腰抱住他，扭腰一擲，趁他尚未起身，撿起地上棍子，照他的頭上一擊，他便死了。哈哈哈……」

「呀呀，好棒！」

四郎呆呆地亮着兩眼。

晚膳上桌時，三十郎也回來了。不知怎的蒼白着臉。

四

雖強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但看他連吃飯都索然無味。武藏便警覺到了——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

飯後，三十郎與母親躲在厨房裡輕輕地悄聲談話，過了好一會工夫……

待母子倆出來時，母親的臉上顯得很着急的樣子。

「先生！有一件要事，想同先生商量……」

三十郎緊張地開了口。

「唷，你說罷。」

武藏也儼然回道。

「剛才我被武壇裡叫到去，先生是早已知道的了。到了那裡，我被叫進內室，梅軒先生和一個浪人模樣的武人正相對而坐，談論着宮本先生的事。」

「哦。」

「我聽他們說，武藏爲了某一件事必來小倉。這正是替恩師佐佐木小次郎復讎的千載一時的機會，早有同門的浪人，兵法家二十餘人，磨礪以待，伺機而動。」

「哦，話出有因。但三十郎兄，橫田梅軒武師，是不是佐佐木小次郎的門下?」

「不，不是佐佐木小次郎的門下，他曾受業於筑紫榮門。而那位筑紫榮門先生，據說在長崎死在宮本先生的刀下。這也是他們說的。」

「不錯，榮門是我殺的，是他逼着要和我決鬪……」

「就是爲此，那個客人要梅軒先生也參加襲擊宮本先生的一夥。」

「那個客人叫什麼名字呢?」

「名字沒有說，只說是原先在佐佐木小次郎家做武壇總管的鳴甚內派來的，年約三十五、六，黑黑的臉膛，高高的架子。」

「鳴甚內！我知道的。那麼叫了你去，又是爲了什麼事呢?」

「這是——」

三十郎更緊皺着眉心說：

「梅軒先生心裡雖是不願，但還是加入了他們一黨，決定到小倉去。而要我們門人守着街頭巷尾，假如見了宮本先生，立即通知小倉。」

「多承您好意見告。」

「先生!」

三十郎用手背揩去湧上來的眼淚。

「背離了老師梅軒先生，眞令我心腸爲斷，所以同家母商量。」

「宮本先生，」他的母親接口說：「三十郎的悲痛，我很明白。可是，雖是老師的吩咐，明知其非而冒然參加，是違反道義的。在藩侯的監視之下正正當當的比武，雖然身敗而死，還有什麼讎恨可言?而今陰謀報復，也太過卑怯了。」

「謝謝你，武藏銘感之至。」

武藏深深地垂頭申謝，再靜靜地抬起頭來。他的臉上閃着光彩，已操必勝之劵似地。

「那麼，三十郎兄，梅軒先生決定幾時動身到小倉去呢?」

五

「是今夜亥刻（十時），與密使一同前去。」

三十郎不再流淚了。

「今夜……」

武藏閃爍着眼，默默地沉思。

偶然的機緣，因與矢野母子邂逅而得敵先機，找到了敵人所布的羅網的線緒。從這一根線上，能够知敵全貌。但，怎樣處理呢?

武藏沉思之間，母親向三十郎瞪了一眼。三十郎會意，便進言說：

「宮本先生!事已至此，我們一家永遠爲先生效力，有用得着我們的地方，只要力之所及，儘請吩咐。」

「謝謝你們，層層厚意，非言語所能表達，唯有銘諸肺腑。他們這次的陰謀，假如單是以我爲讎，倒不介意，但事實上……」

武藏把悠姬的事說了一個大概。

「推測甚內一黨，因恨我之甚，把陰謀的目標轉向對我寄與厚意的長岡佐渡相爺。不，一定如此。」

他把眞實的事一說，母子兩人的臉上，顯得更爲堅決了。母親也敦促着說：

「宮本先生，儘管吩咐!」

「那麼——」

武藏望着三十郎說。

「三十郎兄，請你給我辛苦一趟，送一封信到小倉去。」

「是，這有何難。」

「小倉城內魚町後街，有一家叫福井屋的旅店——是一家起碼的小客棧吧。那裡住着一位琵琶法師，叫做座頭森都。你把我的信交給他。」

「知道了，今夜便去……」

「好罷，但要等他們走了之後。」

「而且我與他們不走同一條路，梅軒先生是繞西，經直方而進小倉的；我繞東路，從香春過去。」

「哦，這樣纔妥。」

母親插口說：

「明天早上，待門人會齊之後，由我上武壇去，替代你轉達梅軒先生的話，同時告訴他們你不在家，免得露了破綻。」

「是呀，他們起疑就不好辦了。宮本先生！那時家母對門人說——說我聽說一個像武藏模樣的武士，由中津搭船去小倉，所以立即趕到中津去了。您看可不可以？」

武藏連連搖頭說：

「三十郎兄，那不成。所謂『虛中見實』，路徑儘管不同，這樣一來，等於是把我在這裡出現，告訴了敵人一般。」

「倒也是的。」

「這也是應該知道的，兵法之一，謊言是事實的影子，稍爲練達的人，抓住了那一點點影子，便不難探出事情的眞相。說謊是最不容易的。我想這一件事，倒是請令堂看情形應付罷。」

「是，我知道了。」

這時，一直在傍靜聽着的四郎，卻聳着肩膀說道：

六

「先生！請也給我分派一件工作。」

母親也從旁慫恿着說：

「是呀，宮本先生！四郎也把自己當做一個大人了。年紀雖小，不管白天黑夜，小倉或博多，都獨來獨往，什麼也不怕。有什麼事，儘管叫他去罷。」

武藏怔怔地望着四郎。四郎滿懷高興地說：

「先生，你明天是不是也到小倉去的？」

「哦，也在明天早上天未亮前，走梅軒這條路，趕上小倉附近。」

「先生，請您帶我一起去吧。」

「什麼，跟我一起？」

「媽，好罷？我一定會給先生派用場的。」

「噢，只要先生不妨礙，和三十郎兩人，老待在窮鄉僻壤永無出頭日子，不要說小倉，不管京裡或大阪，跟先生去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母親是下了絕大決心的。

「好，我帶他到小倉去罷。」

「先生，我一定去！」

四郎緊握着小小拳頭叫道。

當夜三十郎照預定計劃，過了亥時離家，動身到小倉去了。四郎因明天絕早便須起身，早早打發他去睡了。

武藏望着替四郎整理行裝的母親，低聲說道

「只是偶然的機緣，承府上一家如此見愛，武藏心感無已，容再叩謝。令郞三十郎和四郎兄弟，都是前途有望的少年，對於他倆仕宦一節，伯母未知有何意見？」

母親端容回答道：

「是的，爲了重振家聲，無論微祿末秩也罷，好歹讓他們掙個一官半職，我便死也瞑目……」

「我想看機會把他們兄弟推薦給細川家，未審尊意如何？」

「嗨，細川家！」

母親不知怎的，躊躇了一下，卻說：

「宮本先生！關於這點，却得向先生請教，敬請指示迷津。戰場上的仇敵，是不是永遠的仇敵，須得世代懷恨，永爲世仇？」

「那也不能一概而論，須得視其情形。像我，認爲把戰場之爭視爲死讎而永遠懷恨，終非所宜。」

「宮本先生，孩子的祖父矢野高光，原是丹後田邊的城主，爲細川家戰敗而亡，祖母也在乳娘鄉里越後，自盡殉夫。而我却另有緣由搬住細川領內，怕孩子們傷感，一直沒有向他們說明底細。」

武藏靜靜地答道：

「憂慮得是，瞞着不告訴年幼的郎君，足見賢明之至。矢野家戰場上的恩怨，可說是隨着城主的覆亡和祖父母的自盡而消滅了。現在的矢野家是白紙一張，與其喚起孩子們過去的妄想，讓他們逗留在永不回來的夢境中，倒不如從今日的現實中重新出發爲妥。在這多變的人世間，最有力的便是現實。經過一段時間，即使令郎知道事實，也自然不會動搖了。伯母，請把這件事交給我。待細川家再轉過一代，便更方便了。」

武藏想起狒狒丸兄妹，追憶起五家莊的大老官一族，不禁興起人世滄桑之感。

七

「這個世上，過去我多少還抱着丹後田邊城主後裔的妄想，但到今日爲止，一筆勾消了罷。」

母親堅決地說。

武藏接着稱讚三十郎繪畫的天才說：

「四郎固然要他以武士立身，但三十郎假如能拜在名家門下學畫，將來必能名聞全國。」

母親也深爲所動。

「是……我知道了。過去，我太過拘泥於祖父的家聲，一心想做一個武士而重振門戶，今後當任憑他們的希望去發展罷。假如三十郎上京拜在畫家門下，我可以把貯藏着以備萬一的銀子統

統給了他，隨後我帶同四郎上京，幫着三十郎用功，靠針黹也混得過去。」

說着，說着，他的眼眶不覺濕了。

「好決心……三十郎做畫或做武士，但憑今後的命運來決定罷。總之，武藏有緣，自當竭盡綿薄。」

這矢野兄弟：哥哥後來稱三郎兵衞吉重，弟稱四郎吉勝，同仕細川家，各得采邑百五十石。尤其是三郎兵衞吉重，以畫名世。此是後話。

而今天，正是三十郎踏進新的人生旅程的第一步。他穿着母親替他準備的玄服，背負藕粉色包袱，腰揷大小兩刀，踏進深夜的街道，風姿颯纚地走向小倉。

他走的不是陽關大道，只是一條仄徑，迤邐穿過許多部落通向小倉。但三十郎是熟門熟徑，在疏朗的星光下，冒着水樣秋風，到達小倉。望見異國風情的勝山城天主閣時，正是旭日初昇，映着閣頂發出燦爛的光芒。

進城到了魚町後街的福井屋旅館，是一家幽靜的小客棧。

三十郎道了來意，隨即出來一個與四郎差不多年齡的男孩，請他進去。

這男孩，就是少年與市。敏感的森都，已警覺到來人是武藏的信使了。

第二十八章　秋　風

一

「是武藏先生的來人罷？」

待三十郎坐定，森都便開口了。

「是的，宮本先生昨夜住在金田，就擱在寒舍。我是叫做矢野三十郎的浪人，有緣能爲宮本先生效勞，爲他送信來的。」

「哈哈，給瞎子送信！」

森都幽默地說，臉上浮着厚意的微笑。

「總之，請您看看。信封要叙來唸，也是先生吩咐過的。」

三十郎從腰纏裡摸出信札，遞給森都。

「封面上怎樣寫的？」

「座頭森都，煩轉致長岡佐渡相府悠姬小姐親展。宮本武藏緘。」

「哈，哈，哈，不錯。」

「另有幾件事要我當面奉告：先生今晚要連夜趕來烏旗（今之戶畑），到漁夫才助家中。才助是家父在世，舍間在大阪時，家中用的小厮，是一個忠厚人。舍弟四郎隨先生同來，到時舍弟會來聯絡。」

三十郎把武藏吩咐的話，逐件說了一遍。當然有幾件事是很重要的。

森都這纔重新見禮，把弟子與市也給介紹給三十郎。

「三十郎哥，辛苦你了。我苦於不能與武藏先生取得聯絡，心裡正自着急。但鴨甚內有着什麼陰謀，還不能得悉詳情。只是知道他會集浪人，與京都所司代的密探岸孫六頻頻往返於京都、小倉之間，監視着長岡府邸。由這些跡象，我也同武藏先生一樣想法。也許見了悠姬小姐，便能知道眞相。但在敵人監視下，怎能接近悠姬小姐呢。大概甚內是認識我的。」

森都先是沉着頭想了一回，但旋卽笑着說：

「那麼三十郎哥，你現在打算怎麼樣呢？」

「宮本先生所交代的事，就此告一段落。但我這次出門，準備暫時離開家母，可能的話，就此跟着宮本先生上京去。」

「嗯，你確是前途無量的武士哪。」

森都朝着三十郎說。

「我是預備一邊進修武藝，一邊學習繪畫去的。」

「繪畫？」

「宮本先生也一直勸我不要丟了學畫。」

「眞有趣，同武藏先生有深交的，都擅長某一技藝。通小姐的笛，悠姬小姐的畫，你也是畫。而我，則是琵琶法師。哈哈哈……」

二

於是，三十郎便在森都的客棧裡住了下來。入夜，四郎來通知，說武藏暫住在烏旗的漁夫才助家，靜待時機成熟，再作打算。

不久，森都不帶琵琶，扮作按摩的瞎子，偕同與市出去，直到深夜方纔回來。前天整夜未睡的三十郎，已經睡得很熟了。

「三十郎哥！」

「唷，您回來了？」

「不，不要起來……今晚的成績很好。我覺得東邊有苗頭，便向相反的不老庵前往。因爲庵主富田如安本來相識，聽說今夜那裡舉行茶會。意外的獲悉明日過午，長岡佐渡相爺，帶同年輕武士在庵裡舉行露天茶會。屆時，悠姬小姐當然也會出席的。三十郎哥，我的琵琶卦是極靈驗的哪。」

森都說着，竊竊而笑。

不老庵在城東足立山麓，原是幽邃的勝地，自小倉豪商富田如安布置園林，經營茶室不老庵之後，更成了小倉屈指的名勝了。禪宗巨刹應壽山福聚寺的興建，却是數十年後，寬文年間的

事。

森都的消息是準確的。

第二天過了午刻不久，五個强壯的年輕武士簇擁着三乘轎子進入不老庵。轎中坐的，是長岡佐渡和他的夫人，及悠姬三人。在庵前落轎，由庵主富田如安接待，一直導往野餐的地方。年輕武士們，當然也隨侍在側。

蒼鬱的樹間，點綴着如火的楓葉，楓樹的老幹下，是一片綠茵，鋪着緋色毛氈。

風和日麗，靜穆襲人，時而響起白頭翁尖銳的啼聲。茶會將近尾聲時，不知從那裡送過來琵琶的聲音。

「唷，琵琶……」

佐渡傾耳聽了一回，吩咐着說：

「像是就在左近，寺尾去看看。」

他不僅是被那悅耳的聲音所打動，眼中還閃着警戒的光芒。

「是。是不是要他不要彈奏？」

「不，那倒不必。如在附近，看是什麼人！」

「是。」

新太郎奉命離座，穿過樹林，朝聲音的方向攢去。

三

富田如安知道彈琵琶的人是森都，但爲什麼巴巴的跑來這裡，他事先並無所聞，自然不知內情。

可是，如安是深具肺腑的人物，直覺地知道「必有緣由」，表面上却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

寺尾新太郎不多一回便回來了。

「稟告相爺！是一個流浪的琵琶法師，名叫森都的在本庵後園彈着琵琶，只是愛好風雅，别無可疑之處。」

「唷，座頭的森都！」

如安乘機答腔：

「是我認識的琵琶法師，原是武士出身，基督教翻跟斗（轉宗）的始祖。」

佐渡點點頭。新太郎繼續報告說：

「座頭之外，還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在左近繪畫，是領內金田村的浪人之子。」

「噢，領內的浪人，在那裡繪畫？」

「是，筆法挺秀，眞是難得。」

「新太郎先生，在那裡？」

悠姬揷口問道。

「這裡進去有一道小瀑布，座頭和少年，都在那附近。」

「伯父我去看看。」

「早些回來，我們在庵裡等你。」

武藏去了雖不到半年，悠姬的身材高了許多，已是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了。眼神中那些稚氣已不復存在，蘊藏着女人深湛的神采。

森都仍繼續彈着琵琶——是他得意的「平家物語」……而從錚錚的琴韻後，傳來潺潺的水聲。綠苔斑斑的斷岩上，垂下幾縷白線。在它的前面，矢野三十郎展着畫册，正在寫生瀑布。

悠姬躡足走近三十郎背後。三十郎則一心運着畫筆。

「啊，畫得眞好！」

悠姬不禁出聲讚嘆。

「呀！」

三十郎愕然回頭。

「我是佐渡相府裡的悠姬。尊駕貴姓？」

悠姬的態度高貴，但語氣溫柔。

「是。我叫矢野三十郎。」

「好像是雪舟派，尊師是那一位？」

「沒有師匠。」

「自己練的？畫得眞好。」

「您也愛畫？」

「是的，在京師時，請光悅先生指點的。」

這時，從樹林邊傳來的琵琶聲戛然而止。森都由與市牽引着，走過來了。

四

「我是座頭森都。」

森都在悠姬背後就地而坐，低聲說。

「啊，琵琶法師嗎？」

悠姬口中囘答，却沒有囘過頭來。

「三十郎，把它畫好罷！我想看看你怎樣畫右手那塊突出的岩石哪。」

「是。」

三十郎仍對着瀑布運着畫筆，但心中非常焦急。最初森都原打算借彈琵琶吸引茶會中的人，再找機會與悠姬見面的。後來改變主意，叫三十郎帶着畫具同來，却得了很大方便。

趁此無人，早些把武藏先生的信交給她纔好——三十郎運着畫筆，心中却這樣想着。但畫了一會，雜念漸消，被引進畫境三昧，眼中心中唯有瀑布與岩石了。……森都默坐着，沒有作聲。

「好了！」

三十郎抹上最後一筆，欣然叫道：

「喲，眞好……」

悠姬熱心地望着畫面。

「不行，只是照自己的意思塗鴉。」

「九州難道沒有出名的畫家嗎？」

「沒有聽說。」

「那麼還得上京去，太可惜了。」

「是，我也這樣想，私淑着等伯先生。」

「等伯先生！眞了不起。」

「我沒有見過光悅先生的畫。」

「到相府來，我給你看。順便請你看我的畫。」

三十郎躊躇着。森都趁此插口說：

「公主，森都給您送信來了。」

悠姬靜靜地囘過頭來。

「給我的信？」

「是，宮本武藏先生的。」

「什麼，武藏先生？」

悠姬注視着森都。

森都從懷中取出武藏的書簡。

「請您收下。」

「等等！你怎麼認識武藏先生的？」

「長崎以來，我一直爲武藏先生效勞，在熊本也見面的。」

「那麼，武藏先生現在那裡？」

「就在附近的烏旗。」

「旣然如此，爲什麼不直接到這裡來呢？」

雖然家勢沒落，究係王侯息女，怎能從不明來歷的人手中，輕率地接受信札呢。

「這其間別有緣由，請公主看信……」

三十郎也插口說：

「務請公主收下信札，我也是武藏先生的人哪。」

悠姬看着森都和三十郎，突然走近森都前面。

「謝謝你們，請把信給我罷。」

五

「在這裡拆看罷。」

悠姬自語着說。

「最好在這裡……」

森都顧慮着周圍，低聲說。

悠姬一口氣讀完了信，臉色稍呈蒼白，心情像很激動。但眼中却亮着光采。

「我知道了。」

悠姬收起書信，用感激的眼，望着三人說：

「信中也提到你們各位，謝謝你們。」

「是。」三人躬身囘道。

「是武藏先生吩咐，有五位青年隨時保護着我。但武藏先生說，暫時不要讓五人知道。法師，今後你怎樣給我與武藏先生取得聯絡呢？」

「這個，我剛才想起來了。由您的牽引，讓三十郎能進出相府。務請設法……」

悠姬立卽答道：

「他也同我一樣學畫的，我想伯父一定會答應讓他來相府的。」

「多謝公主。」

「三十郎，明早請指着我的名字到相府來，今天我會先同伯父說好的。」

「是，準定前來。」

「有人來了。」

森都低聲說。

「那麼，請把詳情轉達武藏先生！」

「是，不勞牽掛……」

悠姬就此離開了。

「公主，相爺等着哪。」

新太郎迎上來說。

「我看那少年繪畫啦。」

「畫得不錯吧？」

「嗨，畫得眞好……」

悠姬與新太郎並肩消失於樹林之間。三人完成了這件大事，如釋重負。

「三十郎哥，像是很標緻的公主哪。」

森都說着，咧開嘴吧一笑。三十郎紅了臉說：

「你怎麼知道呢？森都法師。」

「怎麼不知道呢！像嶺上的奇葩，品格淸高，散着智慧的芬芳。而且，嘻嘻嘻……」

「法師，爲什麼發笑？」

「唉，小哥，你不知道，是一位惹起天下風雲的公主，怕會給武藏先生帶來麻煩。」

一陣秋風，吹得楓葉飄零。

「呀，好冷！與市帶路。三十郎哥，咱們回去罷！」

六

「阿悠，這一位是中津月光寺的秀月師。」

悠姬一進不老庵的茶室，佐渡便指着一位尼姑給她介紹着說。

「師父，您好。」

悠姬恭敬地行了禮。

「剛才相爺提起您來……」

尼姑也滿面春風地還了禮。

佐渡接着說：

「秀月師出身京都名門，像你這樣年齡出家，到各地修行，現在是屈指的大知大覺，道德高超的佛門弟子。很早便想給你介紹了，今天恰在小倉，便請她前來。」

尼姑接口說：

「悠小姐，我的身世同你很像，小時死了母親，家父是族中的叛逆，終於身亡家覆……我深感世事無常，便決心皈依菩提，爲父母祈求冥福。」

悠姬靜靜地聽着，警覺到了事非尋常，仰頭望着佐渡叫道：

「伯父！」

她的聲音很尖，使佐渡爲之一怔。

「在師父面前，不必守着秘密嗎？」

「什，什麼秘密？」

「有關我的身世。」

「那是，師父早已知道了。」

「不，我不是說以前的事，是說今天，目前的！」

佐渡顯得很尷尬。

「伯父，不是有人揭穿了我的身世，故意爲伯父找麻煩的嗎？」

佐渡望着悠姬呆了半晌，但下了決心說：

「阿悠！不錯，有人向京都所司代．板倉勝重處密告你是與秋殿下的息女。爲了這一點小事，本來也影響不了德川家和細川家之間的感情。但細川家也有敵人，正在向將軍家挑撥離間，公事上却不能置之不理。」

「伯父，我知道了。你是勸我皈依佛門？」

「阿悠，我心裡的悲痛！叫我有何顏面去見與秋殿下！你要曉得我是多麼愛你，期待着你的前途……」

佐渡黯然說道：

「但除了遁身佛門之外，又怎能保得你的安全呢？」

七

悠姬低垂着頭，拚命抑制住湧上來的激情。從武藏的信中，知道有人告發自己的身世，預料到德川家的壓力遲早會加諸佐渡身上；但佐渡會因此勸自己投身空門爲尼，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佐渡繼續說着：

「當然，與秋殿下是細川族中反抗德川家的人，而佐渡竟偷偷地接養着他的女兒，若以此爲細川家心懷貳心的證據——萬一有人這樣檢擧的話，或許會有非拿你的首級去表明心跡不可的那麼一天。但幸好上頭保證不把這事張揚出去，只是着落在我的身上，妥爲處理。這當然是我的無能，但悠姬，你總得體諒我的處境。」

悠姬仍垂頭不語。尼姑却接口說：

「悠小姐，年輕輕的削髮爲尼，皈依三寶，聽起來好像非常悲慘。但其實不然，我們與三寶爲伴，朝夕相共……不知不覺中受了我佛的智慧與慈悲，連自己也成了人世的光明，進而普渡衆生，共登極樂了。」

尼姑宣揚佛道，讚頌着僧尼尊崇而清高的使命。她所說的，是根據多年修行而得的經驗，從深湛的信仰中湧着出來，足以打動人心的。但悠姬却幾乎沒有聽見。

佛！尼！是她從來不曾想過的事。在京時雖曾與知名的禪師或和尚相識，那只是視他們的敎養高超，趣味盎然的人物罷了。悠姬的胸中所蘊藏着的，只是堅强地邁向現世的旅程。她的胸中鼓舞着不畏任何苦難的意志力和冒險心。

因此，現在充塞於悠姬心中的，是壓迫佐渡的德川的權力。卽使是出於溫情的方式，但對那權力的反抗心，和對甚內一黨的憤懣，使她沸騰

起滿腔的熱血。

「悠小姐，你可明白我的話？」

尼姑的話告一段落，反問着說。

「師父，我不明白。但不明白也無所謂，現在立刻剃度也成。不，伯父要我的首級，要我自殺都無所謂！可是，可是……」

悠姬瞪着佐渡，激動地說道：

「伯父，我非得攪個清楚不可。到底是什麼人，怎麼知道我的身世，有什麼目的向官家檢擧？攪清楚了之後，我決不猶豫！」

「哦——」

佐渡顯得很狼狽。

他是早已預感到不安，曾警覺到一件不尋常的大事廻旋於自己的身邊。正在這時，從板倉勝重處來了密使，揭發悠姬的底細，勸告他趁事情還未鬧大，使她離開細川家，或則送去尼庵削髮爲尼，俾免細川家罹難。佐渡對此晴天霹靂，除了驚愕之外，却未曾想到出於什麼人的陰謀擺布。

「好，難怪你懷疑，待我查明告訴你。」

佐渡抬頭說。

第二十九章　騷　動

一

矢野三十郎挺着胸脯進了佐渡相府，但初次跨進權貴的府邸，使他的心中忐忑不安。

昨天，同您公主雖是約好了的，但不知果能如願見到否！

出來應門的，是一個年輕武士。

「我叫矢野三十郎，求見府上悠姬小姐，勞煩通報。」

「請您稍候。」

年輕武士意外的客氣。他進去之後，不久出來一個女侍。

「小姐專候，請隨我來！」

她恭敬地在前帶路，走過長長的走廊，一直帶他到了悠姬的房間。三十郎俯伏參見。

「三十郎，辛苦你了。哪，進來！」

昨天還不覺怎樣，今天可不然了，不僅身分懸殊，悠姬那高貴的風度，威懾着三十郎，使他惴惴不安。經悠姬再三溫語相邀，方敢抬起頭來，在她的對面坐下。

「這就是光悅先生的字畫。」

悠姬指着壁上說。

那一幅小軸，畫的是「拂水飛燕」，與雪舟派的畫截然不同，線條和色調都顯得飽滿豐厚。畫上題着一首和歌（日本詩），字也寫得遒勁有力。

「三十郎，你看怎樣？」

「真好，畫品高，敦厚而且穩重……但他的畫與我所走的路線，好像完全不同。」

「是的。這是天份獨厚，人格高超，地位崇高，而且從平和的生活中產生的畫。也許與你的見法不同。」

「是的，以我的生活環境，怎能達此畫境，

我所畫的，不論山、川、木、石，都不能離開泥土的氣息。」

「這樣不是很好了嗎？三十郎——」

悠姬突然放低聲音說：

「我現在非得趕快見到武藏先生不可，打算今夜偷偷地前往烏旗，請你先去通知武藏先生一聲。」

「是，請您放心！」

「那麼今天沒事了，明天請你再來一趟……」

三十郎去後，悠姬仍坐在原處，深深地沉入遐思。她自語着說：

「伯父的立場，到頭來總得屈服於權力之下，是不能幫着我的。不曉得武藏先生是不是也一樣？……是不是也勸我去做尼姑？」

阿通的影子，突然浮上她的眼底。

阿通在本妙寺修行，早由阿松信中知道了。

當時悠姬很受了衝動，覺得阿通的遁跡寺庵，並不意味着就此放棄武藏，反是更堅强的愛情的表示。她曾自語：

「武藏先生也許會敗在阿通的愛情之下。」

二

她的胸中感到無端的悸動。悠姬於是燒起離京時父親所贈的貢香。一縷幽香從青磁的爐中裊裊而上，漸漸地瀰漫於聖潔的少女閨房。

「公主！」

門外，是寺尾新太郎的聲音。

「請進來！」

肅立在門外的，是「武藏五人團」——新太郎領頭，野田、山東、和田、宮脇五個青年武士。

「公主！」

新太郎推門進來正想說話，悠姬却攔住了他的話頭，指着上首說：

「請等等！剛纔焚了香，是家父秘藏的，名

叫『波香』的名香，靜穆的氣氛沁人心脾……」

五個青年便也肅容端坐，靜下心來。不久，悠姬回頭問道：

「你想說的？」

「是。」

新太郎肅然回道：

「昨夜，承相爺告知，官家秘密來文，查詢公主身世一節……」

「我也是昨天在不老庵裡方知此事。伯父的意思，是要我拜在秀月師門下躲避災難。」

「是，這也聽說過了。可是相爺面諭，要我們趕緊查明如何洩露秘密。」

悠姬的目光一亮，接口說：

「各位！我雖不曾向伯父禀告，但這事的內幕——誰向官家告密，我是知道的。」

「嗨嗨，是什麼人呢？」

五人聳肩急問。

「這一點遲早總得告訴你們。倒是，對我削髮為尼一節，各位以為如何？」

五人默不作聲。

「這就難了。各位是細川的家臣……伯父要我去做尼姑，各位怎能反對呢！」

悠姬冷冷地說。新太郎却開口了：

「不，雖是相爺的意思，不得公主點頭，還是不成。一切得視公主的決心，我們永遠看公主的主意行動。」

「反抗伯父的命令也是嗎？」

「是！但相公也不希望公主削髮的，只是出於無奈。假如有其他不損害細川的家聲，而能保護公主安全的良策，我相信他老人家自必樂從。」

「我知道了！我現在也這樣想。但我想與一個人商量，那就是武藏先生。」

「嗨，宮本先生！但先生是——」

「就在左近，但為避敵人耳目，對伯父也守

着秘密。我想今天悄悄出府，前往會晤，你們能不能幫襯。」

五人交換了一個視線，點頭說道：

「是，願為公主效勞。」

悠姬在長岡府中的人緣極佳，也許她是生來的領袖人才，能够使人不威而服。

待佐渡夫婦睡下之後，她得下人的幫助，輕輕地出了後門。

「公主，路上小心……天未亮前，請早早回府。」

送她出來的女侍，輕聲說。

外面是一片漆黑。悠姬是紫色的頭巾覆面，腰插小刀，那樣子倒像是年輕的武士。

走不了幾步，五條黑影悄然出現，貼近她的前後左右，跟踪着前去。當然就是那「五人團」。

城門口，尾寺等早已打點好了。出了城，路上闃無一人。到了魚町，横巷內閃出一個人影。

「三十郎恭候。」

「辛苦你了。」

出了京町，常磐橋下有一頂轎子等着。

「請公主上轎。」

新太郎掀開轎簾。在他們的前後簇擁下，轎子沿着博多街道前進。

當時的烏旗，是冷落的漁村。灘邊的松林間，疏疏落落點綴着幾座茅舍。才助的家，在離開大路老遠的松林深處。雖是茅草屋頂，大概生活優裕，屋宇相當寬廣。武藏住的，是最裡一間。他還是一樣的長髮垂肩，白綾夾衫，但衣服倒是嶄新的。

遠處傳來陣陣拍岸的濤聲。

「先生，怎麼恁遲？」

端坐在武藏面前的四郎，裝着大人的口氣說。

「哦，快來了罷。」

武藏隨口答道。

「待我卜上一卦……」

森都邊說着，取上壁上的琵琶。

他倒豎琵琶，用指尖撥動琴弦，傾耳諦聽餘韻。這是森都得意的「倒豎琵琶卦」。

「放心，已到附近了。」

他說着，但跟着却側着腦袋。

「奇怪！」

他自語着說：

「離不了多遠，有人跟踪，脚步聲很清晰。」

「森都！眞的？」

武藏皺着眉頭。他雖不相信卜卦，但因森都的琵琶卦屢見靈驗，却也不敢忽視。

「是的，決不會錯！」

「哦，我也有此感覺。待我去看看。」

武藏手提大刀，站了起來。

三

看武藏將要出門，四郎也跟着站了起來。

「先生，請您帶我同去。」

與市慌忙說：

「四郎哥，千萬不要跟先生前去，見怕了便不想做武士了。」

四郎聳肩說：「我不怕！」

「你還沒有見過哪，沒有見過先生殺人……」

武藏微笑。

「與市，不必擔心，不是去殺人。四郎，一起去罷，我還有事託你。」

「是。」

四郎與高采烈地，跟着武藏出去。

「好嗎，知道了罷？」

到了大路，武藏再三吩咐着說。

「知道了！」

四郎堅定地答應了後，向小倉那邊一直跑過去。走不了多遠，從對面傳過來一陣脚步聲。三郎趕快轉過身來，放緩脚步。

登登登……脚步聲在黑暗中漸漸迫近。不久，載着悠姬的轎子，已近前了。

「什麼人？」

領先的三十郎開口呼喝。

「哥哥，是四郎哪。」

邊走着，低聲回道。

「哦——」

「先生吩咐說，後面有不明來歷的人跟踪。過去一點，右手有一株露根的大松樹，在那裡放下公主，轎子和護衛的人照舊一直沿大路下去，天亮前回頭來接。只留寺尾新太郎先生，從半路踅回，逕來先生處。」

這些話，新太郎也聽到了。

「好，知道了。」

新太郎一面回答，一面邊走着，掀開轎簾詳細告知悠姬。

不久，到了目標的露根松樹下。悠姬輕輕地跳下轎子。

「公主，這邊！」

四郎牽了悠姬的手，拉她跑進松林。

「公主，當心不要撞在松樹上。」

周圍是一片黑暗。從那黑暗中，傳過來波濤的聲音。悠姬讓四郎牽着，循松林中的小徑，一直往前疾走。不久，前途朦朧地出現了白色的東西。

四郎先緩下脚步，終於站住了。

「先生，一切順利。」

「武藏先生！」

悠姬望着在黑夜中，像巨木一般站着的白衣的武藏，迎着前去。

武藏退後一步，深深地躬身說道：

「公主，遠勞跋涉，惶恐之至。」

「不，有話非當面請敎不可……」

「去罷，同到敝宅。」

「太黑了。」

「四郎！」

但四郎早已向住處跑去了。

「我牽着你走罷。」

「謝謝。」

四

森都也迴避了。裡面的房間，只留下武藏與悠姬兩人。悠姬高貴而華麗，在燈光下，倍增光采。

小倉一別，已逾半載，但兩人之間，却更顯得親近了。武藏對悠姬的情操和知性，以及高潔的少女之夢，深爲感動。而悠姬對武藏，也爲他那不爲權門所屈，不爲因習所囿，抱着劍獨來獨往的修業精神，致以尊敬和憧憬。彼此間的這種感情，在別離中却也漸漸滋長，及至這次事件發生，而强烈地交流了。

雖然雙方都沒有絲毫男女情愛的不潔之念。他們以爲這只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應。但在那心深處，互相有着「異性」的意識，却也無可否認。

武藏威儀凜然，向悠姬簡單地敍述旅途經歷，和給她寫信的緣由。

「武藏先生！你的想像沒有錯，就在法師送信來當天，伯父已經明白地告訴我了。」

「那麼，固然……」

「從京都所司代的板倉，來文盤查我的底細。」

「竟已到了這一步？」

「來文中詰責伯父收留著我，那是當然的事，而且要我削髮爲尼……」

「什麼，當尼姑！是所司代提的嗎？」

「是的。」

「相爺呢？」

「你以爲如何？」

武藏點頭：

「我知道了。那麼公主自己的意思呢？」

悠姬的眼睛一亮。

「你看我該怎麼辦？」

武藏抬起頭來，用他那黃色銳利的目光，注視着悠姬。那目光像利刃似地，使悠姬不覺全身一震。但並不可怖，也沒有不快。

「公主，你要我說嗎？」

「武藏先生！我想聽聽你的意見，作爲自己的決定。我正站在岐路上哪。」

「哦——」

武藏望着悠姬，默然了半晌。但接着却堅定地說：

「公主，照着自己的意志堅强地活下去！不管將軍的命令，不問父母的吩咐，你都可以置之不理，沒有遁身空門的必要！」

「武藏先生！」

悠姬興奮地說：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的苦難日子，堅苦的戰鬥，終於來臨了。但公主，決不能輸給他們！」

「武藏先生！」

悠姬的眼中熱淚盈眶。

「公主，這次的事因武藏而起，理應效勞，決不退縮……」

「武藏先生，你肯與我同行？」

「當然哪！」

武藏斬釘截鐵地回道。

（第一册完）

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書目

郵撥：105626　電話：3929134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4號二樓
讀者直接函購九折優待

四季文萃

①年　輪（散文）	楊牧著	特價40元
②二殘遊記（小說）	二殘著	特價50元
③人生試金石（勵志小品）	王鼎鈞著	特價45元
④文學家的情書（書札）	徐志摩郁達夫等著	特價40元
⑤二殘雜記（散文）	二殘著	特價45元
⑥愛的源泉（散文）	司馬長風著	特價40元
⑦聚晶集（雜文）	楊乃藩著	特價40元
⑧文學的史與評（文學）	顏元叔著	特價50元
⑨斗方集（雜文）	孫如陵著	特價40元
⑩我們現代人（勵志小品）	王鼎鈞著	特價45元
❶開放的人生	王鼎鈞著	特價40元
❷碎琉璃	王鼎鈞著	特價50元
❸靈　感	王鼎鈞著	特價45元
⑪中國現代小說的風貌（書評）	葉維廉著	特價40元
⑫憂鬱的開絲米龍（小說）	忻　易著	特價45元
⑬鑿　痕（小說）	溫瑞安著	特價45元
⑭天香庭院（散文）	張秀亞著	特價40元
⑮回首暮雲遠（詩評）	溫瑞安著	特價45元
⑯娥眉賦（詩）	方娥眞著	特價40元
⑰花開的聲音（詩）	葉維廉著	特價40元
⑱蛻變中的新一代（論述）	丁庭宇　陳百範等著	特價40元

本公司已出版日本劍俠小說系列

①決鬬者宮本武藏（上、下）

柴田錬三郎著　王家成譯　特價每套 120元

②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1-4）

小山勝淸原著　金溟若、李永熾合譯　特價每套 240元

③孤劍不折（全一册）

柴田錬三郎著　王家成譯　特價　60元

全省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直接向本公司函購９折優待，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105626，戶名四季出版公司）或以等值郵票直接寄到本公司卽可。

新書預告

①宮本武藏（1-4）

吉川英治原著　譚英凱譯

吉川英治的「宮本武藏」是日本家喻戶曉的武俠經典之作，吉川英治因爲這本書的出版而名震日本文壇，備受推崇。評論家認爲這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一部劍俠歷史小說。本公司預定六十八年三月間出版。

②眠狂四郎殺法帖（直譯、書名未定）

柴田錬三郎著　王家成譯

這是柴田所寫的以眠狂四郎爲主的系列小說之一，本公司將自六十八年元月起陸續出版，柴田氏不幸於六十七年五月病逝，朝日新聞在紀念文中贊譽這套小說是他的代表作，內容非常精彩。

⑲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上册（歷史）莊　練著	特價60元
⑳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中册（歷史）莊　練著	特價60元
㉒生活在瓶中（小說）	馬　森著	特價50元
㉓浪莽少年行（論述）	陳曉林著	特價45元
㉔入聲字箋論（語文）	陳慧劍著	特價120元

四季選輯

①權　力	呂理甡／傅依萍譯	特價45元
②創造的勇氣	羅洛梅著　王溢嘉譯	特價40元
④開放的覺醒	卜桂茲夫婦著　呂理甡譯	特價40元
⑤三歲決定一生	懷特著　夏滌生譯	特價50元
⑥卡特自傳	卡特著	特價40元
⑦學童功課進步術	多湖輝著	特價40元
⑧掌權致富魔法	希區柯克著　王海濱譯	特價50元
⑨符號的魔力	鮑蘭原著　關雲編譯	特價50元

四季書庫

①快樂諾言	鞠羅理著　本公司特譯	特價 55元
④大蓋特蓋集	姑隱著	特價 45元
⑤絕　響	柯麗絲蒂著　王家成譯	特價 40元
⑥玄秘的眞相	克利斯朶芬著	特價 45元
⑦達拉斯的約會	麥克唐納述　冉亮譯	特價 45元
⑧諸神還在外太空	鄧尼肯著　本公司譯	特價 40元
⑨夢露之死與甘氏兄弟	席塞卡著　賴俊達譯	特價 40元
⑩古世界七大奇蹟	奈哈魯著　林信成譯	特價 45元
⑪神秘海域一鬼船	辛普森／柏格合著	特價 50元

⑫世界史上名女人	永井路子著	王家成譯	特價 40元
⑭西城驚魂	華生遺著	梅耶編譯	特價 45元
⑮不死之域	艾倫／倫斯法克合著		特價 40元
⑰當代十六大懸疑	高德溫著	戴秀譯	特價 45元
⑱⑲決鬪者宮本武藏(上、下)	柴田鍊三郎著	王家成譯	特價110元
⑳蝴蝶怨	曹又方著		特價 40元
㉑亞當夏娃日記	馬克吐溫著	方辛譯	特價 40元
㉒改變歷史的巨覇們	左秀靈譯		特價 45元
㉔奇女凱莉	本公司編譯		特價 45元
㉖㉗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一、二)	小山勝清著	金淇若譯	特價120元
㉘㉙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三、四）	李永熾譯		特價120元
㉚細雨絲絲	徐薏藍著		特價 45元
㉛孤劍不折	柴田鍊三郎著	王家成譯	特價 60元
㉜醜陋的醫師（上集）	趙祖淼著		特價 50元
㉝醜陋的醫生（下集）	趙祖淼著		特價 50元

四季生活

①健康長壽九十要	石垣純二著	陳秋帆譯	特價 45元
②頭腦的營養	小林司著	陳秋帆譯	特價 40元
③指壓健康法	安部俊雄著	林妙鈴譯	特價 80元
⑥各種健康法的危險性	高須克彌著	陳秋帆譯	特價 40元
⑦懶人健康法	羅斯／馬丁合著		特價 45元
⑧灸穴治療法	間中喜雄著	陳秋帆譯	特價 45元
⑨夜尿症療全法書	現代民間醫療研究會編		特價 45元
⑩青春與安全	任劉月薇著		特價 45元
⑪古病今醫	趙祖淼著		特價 50元

◎住址及姓名請書寫清楚◎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寄款人姓名住址

收款帳號 第105626號
收款戶名 四季出版公司

經辦郵局戳

新臺幣 元

手續費 次

主管： 經辦：

本聯由劃撥儲金組登帳後寄交帳戶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新臺幣 元

手續費 次

收款帳號 第105626號
收款戶名 四季出版公司

經辦郵局戳

收據號碼！

主管： 經辦： 局號：

本聯由劃撥儲金組存查

四季大典

①世界奇聞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②歷史珍聞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0元
③科學趣味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④百病自診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⑤錯誤糾正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⑥世界名句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鄒郎小說專輯

①竊國者	鄒　郎著	精裝 95元	平裝特價 65元
②陰謀者	鄒　郎著	精裝130元	平裝特價100元
③叛　諜（陰謀者第二部）	鄒　郎著	精裝130元	平裝特價100元
④地下司令	鄒　郎著	精裝120元	平裝特價 90元

經銷書

①大學生的故事(一、二)集	洪斯晶編		每集 40元
②向聯考挑戰	洪斯晶編		特價 40元
③論語別裁（上、下册）	南懷瑾著	平裝特價280元	精裝 特價340元
④習禪錄影	南懷瑾著		精裝 特價320元
⑤楞伽大義今釋	南懷瑾著		特價 75元
⑥禪宗叢林制與中國社會	南懷瑾著		特價 35元
⑦禪　話	南懷瑾著		特價 50元
⑧新舊的一代	南懷瑾著		特價 50元
⑨維摩精舍叢學	袁煥仙著		精裝 特價300元
⑩二十二子（全套十四鉅册／可以分期付款，樣張備索）			精裝定價9000元
⑪第一站	王　果著		特價 50元
⑫成功與成名的小品哲學	唐　華著		特價 60元
⑬罐頭食品品質管制學	林　超著		特價120元

•有版權•不可翻印•

•四季書庫•
26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

第一冊

原　　著／小　山　勝　清
譯　　者／金　溟　若
發 行 人／葉　聖　康
社　　長／盧　壯　興
出版及發行／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13-18號信箱）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4號2樓
電　話：3929134
郵　撥：105626
出版登記／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319號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鄉中山路二段637巷37號
電話：9521291－2
第 一 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廿日出版
第 四 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廿日

特價60元　◀本書印刷、裝訂如有瑕疵請寄回更換▶

通信欄

請讀者注意

一、劃撥時姓名地址務請正楷填寫。

二、基本讀者購書請註明讀者證編號。

三、如需掛號寄書，請加郵資六元。